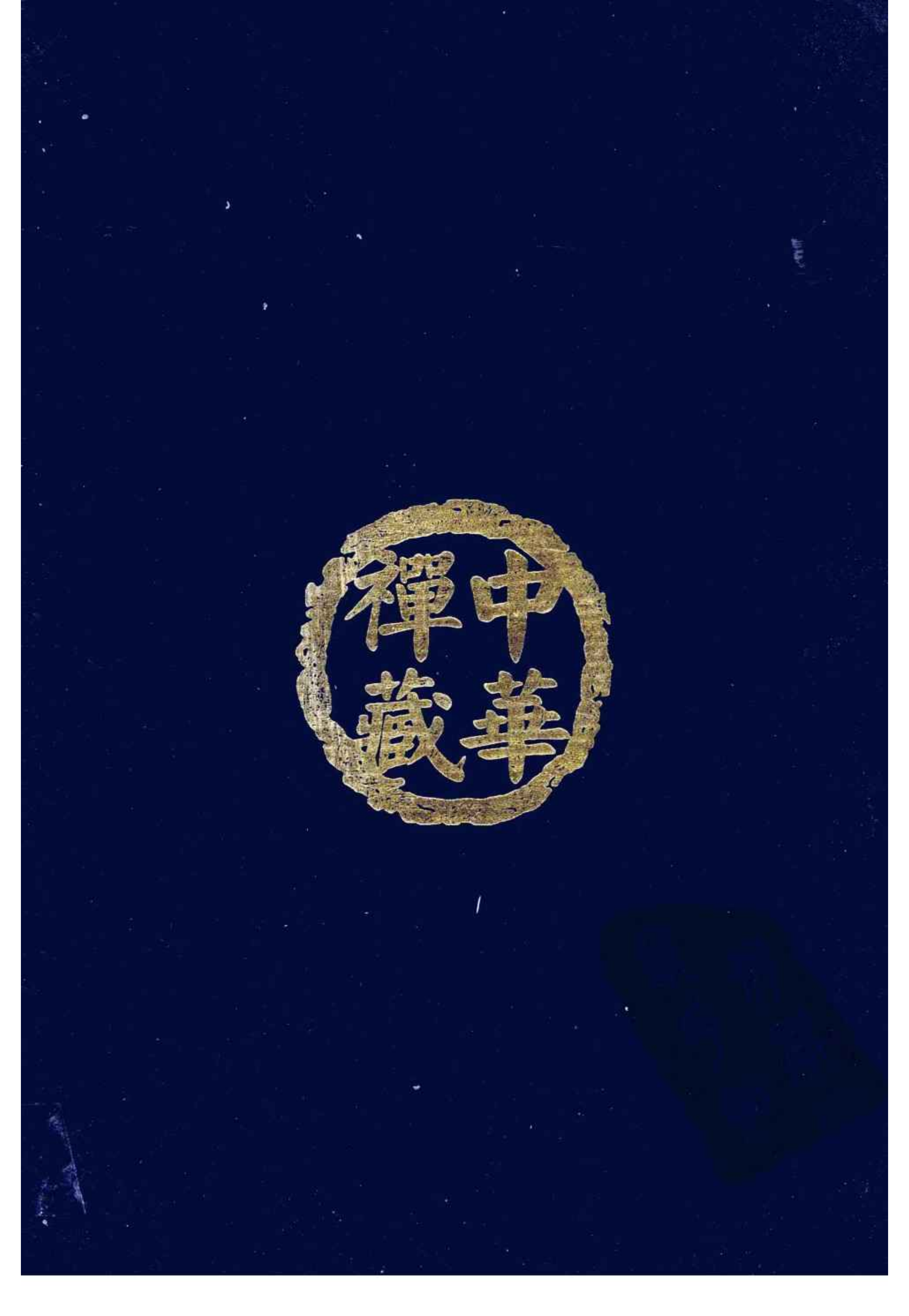

禪宗全書


中華禪藏

禪宗全書

史傳部十四

(14)

藍吉富 主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禪宗全書／藍吉富主编．－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4.12
ISBN 7-5013-2602-9

Ⅰ.禪…　Ⅱ.藍…　Ⅲ.禪宗－文獻－匯编　Ⅳ.B946.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103681 號

責任編輯：王冠　于浩
封面設計：許冬麗



書名　禪宗全書（全 101 册）
著者　藍吉富 主编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 7 號）
發行　010-66139745，66175620，66126153，66174391（傳真），66126156（門市部）
E-Mail　cbs@nlc.gov.cn（投稿）　btsfxb@nlc.gov.cn（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河北三河燕郊古籍印裝廠
開本　880 × 1230 毫米　1/16
印張　4414
版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書號　ISBN 7-5013-2602-9/B · 108
定價　18000 圓

解題

一、禪燈世譜

編譯組

全書九卷。明・道忞編修、吳侗集。道忞，字木陳，南嶽下三十五世，天童山密雲圓悟法嗣，初感佛祖傳記系譜湮滅不全，而就諸傳燈錄、碑銘殘簡等，考其世系，編纂諸祖傳燈世譜，但草創未舉。後入閩，得福唐優婆塞弟子吳侗所纂世譜，以其「與忞先心不謀而合，但惜……多錯漏，附會未免……」乃予以校勘、修補，而完成此書。崇禎五年（一六三二），得黃端伯贈序後付梓刊行。

本書將釋尊以降迄於明代的禪門傳燈世譜，以圖表明示，給予學者頗多便利。而書中卷二引用丘玄素的碑文，以及呂夏卿的雪竇重顯禪師塔銘，將出於雲門、法眼二宗的天皇道悟當作馬祖道一的法嗣，歸於南嶽系，一般「天皇道悟爲石頭希遷的法嗣，屬於青原系」的說法，爲古來「五家宗源」爭論的焦點之一。近人以爲將道悟歸入南嶽系，是編者道忞昧於史傳所犯的錯誤。

關於世譜的內容，依次如下：

卷一：始祖釋迦牟尼佛至三十三祖大鑑慧能的三十三祖世系圖，以及諸祖旁出法派系圖。

卷二：南嶽下法派系圖。

卷三：南嶽第四世溈仰宗世系圖、南嶽第五世臨濟宗世系圖。
卷四：南嶽下臨濟宗黃龍派世系圖。
卷五：南嶽下臨濟宗楊岐法派世系圖。
卷六：南嶽下臨濟宗虎丘法派世系圖。
卷七：南嶽下第七世雲門宗法派世系圖、雪竇顯法派世系圖（上）。
卷八：南嶽下雲門宗雪竇顯法派世系圖（下）、南嶽第九世法眼宗法派世系圖、大鑑下第十世承天昭系。
卷九：青原法派世系圖、青原第五世曹洞宗法派世系圖（洞山下）、青原下曹洞宗壽昌經法派世系圖、青原下曹洞宗雲門澄法派世系圖。

二、居士分燈錄

編譯組

全書二卷。明．朱時恩輯。明崇禎五年（一六三二）刋。朱氏鑑於一般傳燈錄都偏重佛祖的記傳語要，對於分燈助化的在家居士頗多疏略，因此特意輯錄維摩居士、傅大士、龐居士等七十二人（附三十八人）的記傳語要，添加贊語而作成此書。

本書內容，大略如次：

㈠卷首：除王元瑞、張翼軫的序文及作者的緣起外，另採錄宋濂的「夾註輔教編序」、「重刻護法論題辭」；大慧禪師示眞如道人書，以及蓮池大師的九篇法語。

㈡卷上：收錄維摩詰、傅大士等二十八人（附韓愈等九人）的記傳語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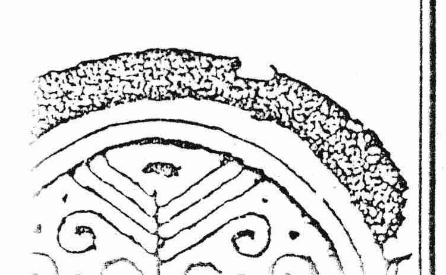
㈢卷下：收錄李端愿、趙抃等四十四人（附文彥博等二十九人）的記傳語要。

此外，卷末補錄呂巖眞人及張伯端二人的記傳語要，另收許經的後序，黃廷鵠的跋文，以及章台鼎的勸緣引等。

續指月錄 下

卷十一～二十

清・聶先 編



目次

叁、居士分燈錄

續指月錄卷十一

六祖下二十七世

臨濟宗

杭州東明虛白慧昷禪師。族王氏。祖貫湖廣。父爲丹陽稅課副使。遂家焉。幼穎悟。不類常兒。年十四。往從妙覺湛然受業。一日作務次。然問汝在此作什麼。師曰。切蘿蔔。然曰。你只會切蘿蔔。師曰。也會殺人。然引頸。師曰。降將不斬。然異之。會然遷撫之疏山。師聞唯菴唱道松隱。將往叩其心印。至一小菴。自誓曰。我今若不徹證。決不復回。遂禪定六日。方出定。舉首睹松谿

然有省。自此晝夜危坐。端如鐵幢。故諸方號之爲匠鐵脊。後抵姑蘇鄧尉。謁果林首座。座指令參寶藏持和尚。發憤咨參。寢食俱廢。一夕驀然徹證。述偈曰。一拳打破大虛空。百億須彌不露蹤。借問箇中誰是主。扶桑涌出一輪紅。持笑曰。然雖如是。也須善自護持。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師受囑辭去。於天目之平山堂。結侶坐千日。長期期滿。至昭慶受具。 一日至安溪古道山。見峯巒秀拔。遂有終焉之志。一住三十載。影不出山。道風遠播。衙衲爭趨座下。拓基營繕。成大精藍。宣德乙卯。賜額東明禪寺。復命度僧。以奉香火。檀

施委積。師復損餘貲。往修淨慈大殿。　正統六年辛酉。六月二十七日。忽集衆叙謝訣別。衆請偈。師曰。一大藏教無人看。著爭用得者幾句閒言語。至二十九日辰時。跏趺而逝。茶毘舍利無數。塔於東塢。寶藏持嗣

建寧天界雪骨會中禪師。僧參次。師問從何處來。僧曰。逼塞虛空。都無來去。師曰。既無來去。阿誰拕皮袋到者裏。僧曰。內外俱空。皮袋何有。師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西來豈有意耶。師曰。臘月三十日到來。向何處安身立命。曰。信脚踏翻。乾坤獨露。師乃示以偈曰。的是金毛親出窟。法輪掉轉入塵來。一聲驀地遙空

吼野犴聞之腦裂開。福田來嗣

金陵大岡月溪澄禪師。參東普無際悟和尚有省。悟臨寂有付法偈曰。我無法可付。汝無心可受。無付無受心。何人不成就。 師繼席東普。有僧本善向師求證師曰。佛法不是鮮魚。怕爛卻那。日惟東敲西擊。暗垂勘驗而已。善一日侍師園中坐次。師曰。你向來看甚麼話頭。善曰。無字。師曰。如何是無字。善曰。如今看來。恰似口金剛王寶劍。師曰。如何是金剛王寶劍。善曰。寒光燄燄。耀古騰今。師曰。還我劍來。善曰。擬動則犯他鋒鋩。師曰。橫按當軒時如何。善曰。佛來也殺。祖來

也殺。師曰。老僧來聻。善曰。亦不相饒。師曰。殺後如何。善曰。且喜天下太平。師曰。畢竟如何是無字意。善曰。贓賊分明。師曰。賊即且置。還我贓來。善曰。六六三十六。師曰。未在更道。善曰。夜短睡不足。日長飢有餘。師曰。牛過窗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善曰。了無一法當情。聻爾通身露地。師曰。你即今向甚麼處安身立命。善曰。何處不稱尊。無際悟嗣

舒州投子楚山幻叟荊壁紹琦禪師。蜀之唐安雷氏子。年九歲。從玄極通受業。首參無際。一日聞板聲有省。復徧叩月溪海舟諸老。咸稱賞之。正統六年再參

無際。際問數年以來在什麼處住。師曰。廓然無定。際曰。有何所得。師曰。本自無失。何得之有。際曰。者是學得來底。師曰。一法不有。學自何來。際曰。莫落空耶。師曰。我尚非我。誰落誰空。際曰。畢竟是作麼生。師曰。水落石出。雨霽雲收。際曰。莫亂道。只如佛祖來也不許縱爾横吞藏海。現百千神通。到者裏更是不許。師曰。和尚雖則把住要津。其柰勞神不少。際拍膝一下。師便喝。際曰。克家須是破家兒。恁麼幹蠱也省力。師掩耳而出。至晚復召師詰曰。汝將平昔次第發明處說來看。師從實具對。際曰。還我無字義來。師呈偈曰。者

僧問處偏多事。趙老何曾涉所思。信口一言都吐露。翻成特地使人疑。際曰。如何是汝不疑處。師曰。青山綠水。燕語鶯啼。歷歷分明。更疑何事。際曰。未在更道。師曰。頭頂虛空。脚踏實地。際乃鳴鐘集衆。畀以袈裟拂子。　後出世天柱。僧問。如何是天柱境。師曰。澗闊雲歸晚。山高日出遲。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頷下眉遮眼。腮邊耳搭肩。曰如何是天柱家風。師曰。雲甑炊松粉。冰鐺煑月團。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海神撒出夜明珠。曰學人不會。師曰。文殊失卻玻瓈盞。問如何是佛。師曰。生鐵秤鎚。曰如何是法。師曰。石頭土

塊曰。如何是僧。師曰。黑漆拄杖。　景泰五年遷投子。上堂。僧問遠離皖山。來據投子。海衆臨筵。請師祝聖。師曰。鼎內長生篆。峯頭不老松。曰祝聖已蒙師的旨。投子家風事若何。師曰。提瓶穿市過。不過賣油翁。曰只如祖師道。不許夜行。投明須到。還端的也無。師曰。雖然眼裏有筋。爭柰舌頭無骨。曰趙州道我早猴白。渠更猴黑。意作麼生。師曰。不因弓矢盡。未肯豎降旗。問和尚今日陞座說法。未審有何祥瑞。師曰。麒麟步驟丹靑外。優鉢華開烈燄中。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雪消山頂露。風過樹頭搖。問寶劍未出匣時如

何師曰。神號鬼哭。曰。出匣後如何。師曰。佛祖吞聲。曰。出與未出時如何。師曰。無鬚鎖子兩頭搖。僧提起坐具。師便喝。僧擬議。師便打。乃曰。毒蛇頭上揩痒。猛虎口裏橫身。也須是恁般人始得。適來者僧。大似一員戰將。敢來者裏奪鼓攙旗。惜乎龍頭蛇尾。死在棒下。若解轉身。活路自然。不犯鋒鋩。所以道。弄蛇須是弄蛇手。不會弄蛇蛇齩殺。　舉法燈示衆。山僧本欲深藏岩穴。隱遁過時。蓋爲清涼老人有未了公案。不免出來爲渠了卻。時有僧問。未審清涼老人有甚不了公案。燈拈拄杖便打。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僧曰。過

在甚麽處燈曰過在我殃及你師曰大凡宗師出世先要拈出己見然後方可定斷古今看他法燈如此作略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幻叟今日亦爲蠶骨老人有未了公案出來爲渠了卻若有問蠶骨老人有甚不了公案應聲便喝眼目定動連棒打出大衆山僧恁麽提持且道與法燈用處還有優劣也無若緇素得出許他是箇同參　上堂衆集師斂衣就座良久曰大衆分明記取便下座　師到菜園見冬瓜問園頭者箇無口因甚長得如許大頭曰某甲不曾怠惰一時師曰主人公還替你出些力氣也無頭曰全承

渠力師曰請來與老僧相見頭便禮拜師曰者猶是奴兒婢子在頭轉身拈篾縛架師乃呵呵大笑回顧侍者曰菜園裏有蟲 天順間由匡廬歸蜀韓都候於方山迎師住持 成化九年三月望將示寂衆請末後句師展兩手曰會麼復曰今年今日推車撞壁撞破虛空青天霹靂呵呵呵泥牛吞卻老龍珠澄澄性海漚華息泊然而逝（無際悟嗣）

雲南古庭善堅禪師本郡昆明人首參無際悟和尚示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苦心窮究十載方得透脫後於隆恩求悟印證悟曰子見處如何與老僧不同師

展兩手曰。者箇非別。悟頌之。一日辭悟。悟曰。甚處去。師曰。十字街頭訶佛罵祖去。悟曰。子還來否。師曰。不違和尚尊顏。禮拜便行。初遊金臺。止大容山。復南還住金陵天界。遷皖桐浮山。示眾。舉汾陽無業禪師曰。古德道人得意後。茅茨石室。向折脚鐺煮飯喫。過二三十年。名利不干懷。財寶不為念。大忘人世。隱跡岩叢。君王召而不來。諸侯請而不赴。豈同吾輩貪利愛名。汩沒世途。如短販之有少希求而忘大果。師曰。誠哉是言。我等惟掠虛頭。妄自尊大。無明三毒。潛結於心。逆惡境緣。知無解脫。據實而論。且莫管你是知識

非知識除卻一切施爲動靜語默文字生死到來畢竟作麽生脫去不得認著箇死搭搭向頁久處妄想不得執著箇轉轆轆向活脫處狂蕩但有絲毫差別見覺直饒脊梁生鐵鑄就機辯懸河瀉水未免閻老子打入阿波波阿吒吒八寒八熱萬死萬生灼然灼然擊拂子昨夜蟭螟吞六合虛空撲碎落岩前復召大衆珍重　示衆若論向上一著了無別說惟當人本自具足文字經論且無放處近來諸方學者盡被古人舌根埋沒不能决志透脫開口處情塵知見學解聰明於自受用中確無的實似者等豈非自喪己

靈。爾若不信。有日病來。將所學所抱挺將不去。那時方悔錯用心力。學者既是實爲生死行脚。豈可高心執見。聞恁麼說。便憤志決透去。乃思前算後。便拌此生。大捨身命。做大休歇工夫。當知此非小因緣。必猛利方能入劄。且諸方諸宿說做工夫。於自究竟處。或一年半月一月。或三年五載。有些見解。或聞師家舉似。或看冊子。便認著業識做模樣。生大我慢。便效古人行棒下喝。瞬目揚眉。學者不知被他惑了。此箇樣子。正是生死無明。若或眞參實證。卻不恁麼。要向本分中緜緜密密。下死志做將去。莫論年久歲深。一念

乎撥之不開。蕩之不散。時節到來。荳爆冷灰。天翻地轉。打破疑團。虛空粉碎。方是自己大光明寶藏。大受用處。自然頭頭無礙。物物全彰。了無一法可當情。說者邊。那畔。通明透徹。凡情聖解。宛爾一如。盡十方世界。森羅萬象。總諸佛清淨無礙三昧。到恁麼田地。說甚麼文字情解。根根塵塵。悉是大光明寶所有時。攝十方諸佛光明。入一微塵光明。一微塵光明現十方世界諸佛。諸佛非來。我亦非動。寂寂如如。無彼無此。諸佛具大清淨無礙三昧。大解空寂滅三昧。大不思議海種種三昧。乃至不可說微塵剎數。剎塵塵剎。一

一具足。十方諸佛定慧三昧。於一毫不從外來。嗟夫。學者於初立志處。擔荷一担經書。字句口耳傳習。爲其已見。認爲古人用處。古人卻不如此。語默動用。別有生機。豈等閑共與卜度。須是具大根器者。聞必敬信。生難遭想。其或我慢矜高。退之遠之。珍重。　師既老。乃歸昆明之古庭示寂。一時古庭與盤龍南北並峙。至今二大士之肉身存焉。門人一貫編師語錄并山雲水石集行世。無際悟嗣　已上三人

佛跡頤庵眞禪師。遊歷諸方。多所契入。後參揚州田素庵居士。爲入室上首。得獲付囑。　住後示眾。青山疊

疊綠水滔滔。於斯會得。獨步高超。雖然。也是尋常茶飯。古人道。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機不離位。墮在毒海。語不驚羣。陷於流俗。若向擊石火裏辨緇素。掣電光中明殺活。可以坐斷千差。壁立萬仞。諸兄弟還知有恁麼時節也無。今時諸方說禪浩浩。盡謂腳跟點地。鼻孔撩天。究竟具正眼者。落落罕聞。所以偏正不一。各立異端。堅執己解。弗通實理。所謂正法難扶。邪說競興。古人道。信有十分。則疑有十分。疑有十分。則悟有十分。可將盡平生眼裏所見。耳裏所聞。惡知惡解。奇言妙句。禪道佛法。貢高我慢等心。徹底傾瀉。

莫存毫末。只就末明末了。公案上。距定脚跟。豎起脊梁。無分晝夜。無參處參。無疑處疑。直得東西不辨。南北不分。獃𢥞𢥞地。卻如箇有氣底死人相似。心隨境化。觸著還知。打破髑髏。不從他得。豈不慶快平生者哉。田素庵居士嗣

伏牛物外無念圓信禪師。金臺高氏子。九歲出家。長而受具。首見無際悟於隆恩。有省。歸而牛山結茅。復詣繁昌參月幻。幻問何處來。師曰牛山。幻曰。人在者裏。牛聻。師曰。覿面不相識。全體露堂堂。幻曰。雖然如是。頭角不全在。師曰。某甲今日山行困。幻復拈起竹篦

曰。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上座作麼生。師曰。有勞神用。幻曰。未在更道。師便進前奪竹篦擲於地。幻軒渠大笑。師曰。某甲罪過。便作禮。幻乃撫而印之。師菴居三十載。開法伏牛。 僧問龐居士道。一種沒絃琴。惟師彈得妙。某甲今日請和尚彈看。師欬嗽一聲。僧曰。不會。師曰。鐘作鐘鳴。鼓作鼓響。僧曰。意旨如何。師曰。馬大師去世久矣。 問如何是卽心卽佛。師曰。富兒易驕。曰。非心非佛。又作麼生。師曰。窮坑難滿。曰。某甲不會。師曰。若道卽心卽佛。大似好肉剜瘡。若言非心非佛。何異灸瘡加艾。直饒道不是心不是

佛不是物也是平地喫交。且道畢竟如何。坐來拭几添香火。粥罷呼童洗盋盂。月幻法嗣

曹洞宗

鄧州香巖淯拙文才禪師。平陽臨汾姚氏子。生有異質。見僧則合掌作禮。不類常童。長依絳明福巖普公出家。嘗讀證道歌。至幻化空身卽法身之句。欣然契悟。愚菴盂云若向者裏悟去披毛戴角有日在　龍唐柱云不離花下路便見洞中春會麼山僧借手行拳去也乃舉長蘆上堂云幻化空身卽法身遂作舞云見麼見麼恁麼見得過橋村酒美又作舞云見麼見麼恁麼不見隔岸野花香且道香巖悟底與長蘆道底還有差別也無　乃謁還源呈所解。源曰。祇如道君不見是指阿誰。師曰。覿面親呈。

更無回互源曰墮坑落塹漢作恁麼語師曰和尚作麼生源曰汝口聻師曰勘破了也源可之　泰定甲子主祖庭尋隱香巖詮釋般若心經并華嚴法界觀僧問如何是理法界師曰虛空撲落地粉碎不成文曰如何是事法界師曰到來家蕩盡免作屋中愚曰如何是理事無礙法界師曰三冬枯木秀九夏雪花飛曰如何是事事無礙法界師曰清風伴明月野老笑相親崇先奇云香巖老人只知指疆畫界不覺通身水泥者僧會卽會也是紙上富貴若是四法界未夢見在　白巖符云盡謂香巖老漢被者僧扯入葛藤窠裏東兜西搭殊不知善言者言滿天下無口過還知者老漢舌根不動處麼良久云切忌道山僧饒舌　至正壬辰師年

八十一。夕沐浴更衣。呼門徒申誡敎。且曰吾死火之。灰揚可也。翼旦吉祥而逝。葬全身於雪庭塔右。少室遇嗣

熊耳空相珪禪師。上堂。我若喝汝。便作喝會。到處信口胡喝亂喝。我若棒汝。便作棒會。到處胡棒亂棒。我若除卻棒喝。敎他向本分中道一句子。他便作女子拜。不是提兩句鬼話出來。便如啞羊相似。如此等輩。皆是狂狗逐塊。何曾夢見有獅子奮迅的牙爪。驀喚云。者裏還有獅子麽。試弄弄爪牙看。一僧出。師便打。曰逐塊尋香。未爲好狗。僧擬對。師又打。曰棒折也。未放你在。曰恁麽則雲巖路絕也。師曰。是你上天無計。怎

怪我雲巖路絕。乃連棒打逐出曰。寄與天下亂統漢。

少室
遇嗣

嵩山龍潭深禪師上堂。山僧當年於般若經顛倒夢想處。得箇究竟涅槃。然後知一切聖賢皆以究竟涅槃。成了箇顛倒夢想。及乎見我遇老和尚問他古塚不爲家。如何是禪。老和尚曰。此是死語。山僧道。如何是活語。被老漢劈面一掌曰。得恁麼死。郎當。山僧擬對。又被老漢一掌。山僧當時不覺如暗得燈。乃大宣曰。此回不是夢。眞箇是廬山。今日山僧不敢昧卻本源。特爲諸人也須恁麼親見一回始得。乃拍案一下云。

噫。山僧今日太殺逗漏。少室遇嗣

嵩山龍潭端禪師。僧問如何是少林宗。師曰。九重淵底起神龍。曰如何是曹洞宗。師曰。百劫冤家狹路逢。曰如何是臨濟宗。師曰。無口人吞栗棘蓬。曰如何是雲門宗。師曰。手提寸鐵走西東。曰如何是潙仰宗。師曰。龜毛慣縛樹頭風。曰如何是法眼宗。師曰。喜把金樽勸醉翁。曰如何是千聖不傳宗。師曰。現鐘不打何處鍊銅。少室遇嗣

洛陽天慶江禪師。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鬼神茶飯。曰古鏡已磨時如何。師曰。魔外冤仇。曰銀椀盛雪

時如何。師曰。眼見卽瞎。曰明月藏鷺時如何。師曰。動卽禍胎。曰不見不動時如何。師曰。推出者死漢。曰乞師更垂方便。如何轉身。師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兒盛將歸。少室遇嗣

嵩山永泰祥禪師。堅上座典客。師曰。今日有甚客來。堅曰。憧憧不絕。不過是胡張李黑。師曰。你還揀擇得出麼。堅曰。一味教他喫茶去。師曰。儱侗漢。奴郎不辨。怎消得常住物。曰惟和尚命。師曰。吞鐵丸去。堅笑曰。和尚亦恁麼。師打曰。你亦恁麼那。少室遇嗣 已上六八

盤山遇禪師。上堂。諸方尊宿。皆好舉話。接待衲僧。山僧

今日效顰也。舉一則。供養大眾。良久云。莫怪空疏。便下座。復顧謂侍僧云。拄杖在。侍曰。在者裏。師曰。各各自領取一頓　寶應達嗣

太原斌禪師。上堂。以手屈指數之曰。西天四七。東土二三。算到一千七百。總出我者指頭不得。噫。罷罷。得歸去時且歸去。莫落他人指數中。寶應達嗣　已上二人

金陵天界雪軒道成禪師。雲州趙王之遠孫也。父徙居保定遂家焉。年十五。出家受具。已結三人為侶。在青州土窟中。密究單傳之旨。忽有老人貌甚奇古。謂曰。汝三人忘苦辛。甘澹泊。究明向上大事。他日必作法

門棟梁。師叱之曰。既作棟梁。乃居土窟耶。老人曰。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言訖而隱。師益自勵。聞秋江潔公。大弘曹洞宗旨於齊之靈巖。遂往禮謁。潔問師何處來。師曰。青州來。潔曰。帶得青州布衫來麼。師曰。呈似和尚了也。潔即肯之。俾參堂。久之疑情冰釋。徑造丈室。潔曰。金鎖玄關打開了也未。師曰。千年桃核裏覓甚舊時仁。潔頷之。囑曰。是汝本有之事。善自護持。他日能弘吾道者必汝也。　洪武十五年。天下郡縣開立僧司。統領釋教。師應選。道契親王。睿眷尤篤。三十年秋八月。召師至殿。命住天界。師奏

不會佛法。上製詩一首。鐫於金榜。懸諸法堂曰。不答來辭許默然。西歸隻履舊單傳。鼓鐘朔望空王殿。示座從前數歲年。　上堂。白雲萬頃卷舒。露劫外眞機紅葉千峯燦爛。顯箇中妙旨。亘古今而不昧。經塵劫以常存。鳥道虛通。運步玄關緜密。獅絃錯落。接指古韻鏗鏘。直得石女點頭。木人拍手。拈起金針玉線。穿過機先截來兎角龜毛。發明向上。正偏獨露。隱顯全該。所以物物頭頭。塵塵刹刹。未有一絲毫欠少。大眾還會麽。夜來木馬雪中過。驚起南辰北斗藏。　上堂。陰極陽回化日長。梅花處處噴清香。箇中消息無多

子遍界何曾有覆藏如是則明明兼帶百草頭上相
逢密密宣揚萬象光中獨露利名場上薦取無位眞
人人我山中顯示本來面目影含宗鑑心生則種種
法生身是道場心滅則種種法滅石女高提寶印文
彩全彰木人暗度金梭絲毫不昧牽動劫外機輪烜
赫寰中歲月潛通遐邇直得枯木生花該括古今解
使寒冰發燄雲籠古路依依野色還迷月滿寒巖皎
皎神光遍照六門機息何須宛轉旁參一色功圓切
忌當頭印破白牛運步已蒙建化之緣玉馬嘶風總
是利生邊事且道如何是向上事咄兔角杖挑潭底

月。龜毛拂拄嶺頭雲。　元旦上堂。三陽交泰。萬物咸新。顯一眞之妙用。總造化之淵源。塵塵合道。處處通津。法筵大啟。覺苑弘開。國運與佛運齊興。皇風共宗風并扇。祇如道舊歲已去。新年到來。未審去從何去。來從何來。如斯評論。轉見誵訛。敢問大衆衲衣下一著子。還有增添去來也無。於斯會得。便見臘盡陽和無影樹。春回花發不萌枝。　上堂。五月榴花照眼明。薰風啼鳥徧巖扃。機先一著無玄妙。切忌當人認色聲。記得夾山會禪師示衆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天童覺曰。夾山老子解開

布袋。將差珍異寶。撒向諸人面前了也。正當恁麼時。又作麼生。路不拾遺。君子稱美。大眾。且道。夾山天童二老見處。一一揀點將來。總成漏短。鳳山分上則不然。若是色見聲求。卽非家珍。了知目前無一法。頭頭物物總相應。其或未然。更聽末後一句。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休唱太平歌。 三十五年七月。太宗嗣位。奉使日本。命師往宣聖化。至永樂二年回。與同使官僚備奏。皇情大悅。恩寵有加。四年以僚佐譖繫囹圄百餘日。師坦然無慮。上知其非罪。宥之。 六年春。奉旨就鍾山建普度大齋。命師說法。聽者數萬人。 十

一年赴北京朝賀奉旨於慶壽建齋賜賚尤渥宣德三年師年七十六表辭歸山宣宗憫其誠遣內臣護送南還天界西庵養老　七年臘月八日示微疾辭衆說偈趺坐而逝上製文遣官致祭闍維之日煙燄五色仙鶴翔空異香滿道彩雲縹緲四衆萬餘人咸嘆希有火後收舍利圓紅者無算塔於南畿安德門外勅賜塔所爲鷲峯禪寺靈巖潔嗣

西京天慶息庵義讓禪師眞定李氏子丱歲薙落遍參宗匠後往封龍扣古巖就公嘗作達磨得皮得肉等頌就稱賞之曰達磨皮肉骨髓皆被諸子得去不如

隻履西歸者是甚麼消息。師曰。且喜和尚猶記得。就曰。是則是。我終有些疑你。師曰。恁麼則老胡賴也。就顧侍者曰。我眼何如。 出住天慶。次遷熊耳之空相。泰山之靈巖。雒之嵩少。僧問無功之功。還有偏正否。師曰。偏正歷然。曰如何是無功底偏正。師曰。石牛吐出三春霧。靈鳥不棲無影林。 問如何是直指人心。師曰。舌在口裏。曰如何是見性成佛。師曰。金屑雖貴落眼成塵。曰如何是莫向言中取則。師曰。道火何曾燒著口。曰如何是句外明宗。師便打。曰因甚便打。某甲。師曰。你要我句內明宗麼。 庚辰夏遘疾。乃命門

人曰。斯疾不可起也。吾往必矣。至五月十二日。囑後事。書偈曰。來時本淨。去亦圓周。虛空作舞。任意優游。右脇而逝。封龍就嗣

泰山靈巖容禪師。初參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有理會。但於靑州布衫。與師子一吼。祖父俱盡。語未透。偶與同參上泰山日觀峯。忽憶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小天下話。驀地失足。跌得悶絕。同參扶起。良久乃甦。大叫曰。此是師子一吼。祖父俱盡時也。孔孟未必到恁麼田地。因謁封龍就和尚。呈所見。就曰。更須知有向上關棙子始得。師喝一喝而出。就大喜。呼而印之。封龍就嗣

晉寧心菴主。常舉拳頭曰。天下衲僧。只用者箇殺活他。凡有僧來便打出。無能搆者。因是人稱爲鐵拳頭菴主。封龍就嗣

白茅春菴主。常與心鐵拳往來。僧問和尚用何法接人。師曰。但將冷眼觀螃蠏。看彼橫行到幾時。曰。恁麼則冷眼鐵拳。相結恨於天下也。師曰。衲子多好嚼屎蛆。封龍就嗣

已上四人

續指月錄卷十一

續指月錄卷十二

六祖下二十八世

臨濟宗

金陵東山翼善海舟永慈禪師。按東山行實碑。載師爲蜀之成都余氏子。（生於洪武二十七年甲戌）齠齔時見僧輒喜。一日聞說生死事。遂發志棄俗。趨彭縣大隋山景德寺。投禮住持獨照月師剃染。後入西山。住靜八載。發志參方行脚。首謁太初和尚請益。開示父母未生前話做工夫。一日初問師曰。父母未生前。那箇是本來面目。師即從東過西。叉手而立。初曰。未在更道。師曰。兩

眼相對。有甚相瞞。初大悅。制解起單。復參東普無際和尚。不契。乃出峽。赴京。得度。宣德二年復還金陵靈谷掛塔。雪峯和尚請師充首座。制解。即詣古道山。參東明旵禪師。一見便問無相福田衣。甚麼人得披。旵下座搊一掌。師曰。四大本空。五蘊非有。汝作麼生掌。旵又一掌。師曰。一掌不作一掌用。速道。旵又一掌。師神色不變。曰老和尚名不虛播。復展具三拜而立。旵曰。我居古道山三十載。今日只見得箇僧。乃留旬日。欲付袈裟。師曰。某甲不為衣來。堅不受。下山。自此聲譽叢林。金陵牛首。請師領眾三載。退隱天界山居。太監

袁誠法名智海欽師道德。請住翼善寺。開山說法。正統五年庚申六月二十八日。昆和尚留囑明白庵曰。吾有衣法二物。待十年後。送至金陵東山海舟和尚受納。付囑曰。字付慈海舟訪我我無酬明年之明日西風笑點頭。明年如期果寂。白庵不違遺囑。限滿日。請首座法薦。於景泰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持衣齎至東山。師祝香而受。東明昆嗣

杭州東明海舟普慈禪師。按師七世孫天童悟和尚傳云。蘇之常熟人。姓錢。世宗儒業。出家於破山。初至慧日寺。聽講楞嚴。至但有言說。都無實義處。乃曰。言說

今日愈多矣。遂歸。日夜閱經。尋思實義。面顏日悴。有居士問曰。師顏色有病。師云。佛法不明。故爾。非病也。士曰。佛法不明。何不往府中鄧尉山。問取萬峯蔚和尙去。師聞欣然。便詣鄧尉。見萬峯。峯問曰。沙彌何來。師禮拜。起曰。常熟。峯曰。到此何爲。師舉前話。再拜求示。峯便劈頭兩棒。攔背一踏。以脚兩踢曰。只者是實義。師有省。起曰。好。只好。大費和尙心力。峯笑而許之。付以偈曰。龜毛付囑與兒孫。兎角拈來要問津。一喝耳聾三日去。箇中消息許誰親。又曰。子當匿跡護持。莫輕爲人師範。師自以爲得。乃結廬於洞庭山塢二

十九年。一日僧至師問曰。上座何處來曰安溪曰安溪有人麽曰虛白和尚說法不異高峯曰是誰弟子曰寶藏曰有甚言句僧舉室中驗人語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三藏不是法。是甚麽下語者皆不契舉畢復問師曰參寶藏否師曰我與寶藏同參萬峯僧曰當日有何所見遂隱於此就再不參人去師曰問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峯便打我從此得悟僧曰請言得之所以師曰但要人知痛癢的是實義是妙心言說盡屬皮毛僧笑曰若據此見解生死尙未了何得云悟未在未在不見道心不是佛智不是道耶師遂

有疑曰。彼處衆中有眞大徹者麽。僧云無。　師卽棄庵渡湖往安溪。詣東明。適有人設齋。師至關前。問明曰。今日齋是甚麽滋味。明曰。到口方知。說卽遠矣。師曰。如何是到口味。明卽打滅燈曰。識得燈光何處著落。味卽到口。師無語。次日黎明。遣侍者請師。師卽至。明問曰。曾見人否。師笑曰。見只見一人。說出恐驚人。明曰。假使親見釋迦。依然是箇俗漢。但說何妨。師曰。萬峯。明曰。爲敍先後耶。爲佛法耶。若敍先後。萬峯會下有千人。若論佛法。老闍黎佛法未夢見在。何驚之有。若親見萬峯。萬峯卽今在甚麽處。師面赤罔然。明

曰。若如此。不曾見萬峯。師歸客寮。三晝夜寢食俱忘。偶値香燈繩斷墮地。忽然大悟。詣關前呈悟由。明曰。老闍黎承嗣萬峯去。師曰。白公爲我打徹。豈得承嗣萬峯。明乃笑。遂集衆出關。陞座曰。瞿曇有意向誰傳。迦葉無端開笑顏。到此豈容七佛長。文殊面赤也茫然。今朝好笑東明事。千古令人費啞涎。幸得海公忘我我濟宗一脈續緜緜。乃擲下拄杖云。千觔擔子方全付。玄要如今拄杖談。以拂子擊三下。下座。隱元琦頌云。痛領萬峯白棒痕。洞庭搖拽小乾坤。無端一陣業風起。浪拍孤舟過海門。師卽入方丈禮拜。明曰。老僧不出月去也。至二十七夜辭衆。二十

九日示寂。師仍欲遁歸洞庭。四衆苦留。乃繼其席。

嘗舉興化問克賓維那。你不久爲唱導之師。賓云。不入者保社。化云。會不入不會不入。賓云。沒交涉。化便打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克設堂飯。至來日齋飯時。興化自白椎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卽便趕出院。師拈云。若爲濟宗兒孫。必要明他家裏事。予昔蒙萬峯老人付我偈。便以爲得。直至今日始知我錯。萬峯不錯。一遇東明和尙。乃明棒頭賞罰言句亦然。果然悟在己。而法藉師。豈曰一悟卽爲了當。如以一悟靈通。不求師法。正謂威音已前無

師可也。威音以後。師師相受者此也。所以克賓識得父師苦心。策發已明向上關棙子。洞達閫閾中事。不在言宣。失錢喫棒受罰出院。骨碎身粉。也難酬報興化萬一。況打罰出院乎。海長老今日所以不嗣萬峯而東明者。亦此也。古諺云。養女方知娘受苦。生子乃識父辛勤。誠哉是言也。實有箇中大事。豈容草草。若與人抽釘拔楔。坐獅子座。爲人天師。抉人眼翳。紹佛祖位者。必須一一透過。切莫以悟爲是。將綱宗抹殺。置而勿究。何異天魔外道。莽蕩招殃。悔乎。　萬峯忌日。師拈香指眞曰。我幾淹殺你甕裏。幸是普慈。若是

別人不可救也。爇此瓣香。堪酬接引。喝一喝云。只笑你護短沒投師。佛法當人情。展坐具禮拜。又拈香云此一瓣香。供養東明長老。一片赤心鞭策。令余洞達宗源。連喝兩喝云。一言豈盡普慈心。千古兒孫贊報恩。又拈香云。此瓣香供養昔日師僧指南之力。若不棠師何有今日。他日到來拄杖三十喫有分。堪報不報之恩。喝一喝云。受恩深處便爲家。有乳方知是阿娘。禮拜起說偈曰。源頭只在喝中存。三要三玄四主賓。五棒當人言下會。四料還須句裏明。末後眞機死活句。箇中消息在師承。碎形粉骨酬師德。將此身心

報佛恩慟哭歸方丈。臨示寂說偈曰。九十六年於世。七十四載爲僧。中間多少諸訛。一見東明消殞。以拂子打圓相云。釋迦至我六十二世。有不可數老和尙。又打圓相云。多向者裏安身。咄。乃投筆而逝。景泰元年。全身塔於東明左側。得法十二人。東明旵嗣。

師著拈頌一帙行世花城弟子沈貫爲之序其畧曰海舟嗣旵公一事自佛至今無有其人人我四相些微未盡者不能爲之師誠古佛再現人間也無奈師年邁臘尊出世無何而入滅宗風未能大暢寰中惟有拈頌古機緣百則令慧日重開破暗千古其頌或引人詩句出自手眼有合佛祖意者採摭而成之箇中意旨是非不敢固必但見師之操履人品爲法忘形去名存實自無苟足而其頌拈量不妄意測度謬爲撰述者也明眼人見之究之奉行有日在嗟乎今時魔熾法殘拈花一脈寥寥不顯於世眞正宗師煨鑪山穴保養

聖胎俟時待緣暗流支派使兒孫布揚祖道雲興雨澍潤澤靈根佛祖花開香浮震旦觸聞其香咸令悟入者舍師之裔其誰歟時景泰丁丑三月九日○山曉晳禪師崇正錄云潭吉五宗救中之說總以未見永慈之碑誤之天童先師翁闢妄中答潭公書云老僧誠有意探討故刻小字印於語錄之前數年竟不能得邇來有法侄山茨將海舟寶峯二祖機緣刻行於世蓋得之丹壑查居士家藏佛祖源流中者然則萬峯蔚出寶藏持持出東明旵旵出海舟慈慈出寶峯瑄又得靜菴素禪師語錄素為海舟二世孫敘聯芳圖始自釋迦遞代相承敘至東明旵海舟慈雲溪瑛瑛與寶峯瑄為昆季焉據是源流的的相承海舟慈為東明旵祖之嗣後竟無餘議但俱未見翼善之碑誤言始得豁然嗣無疑矣當時潭公聞先師翁之以普慈為永慈耳○樂讀氏曰海舟永慈翼善碑按康熙元年大咸咸公住東山時始為刊布四方一時名衲皆宗之前人俱未之見焉其東明海舟普慈傳乃悟老人作於崇禎年間山茨際公住東明時刊行也不謂翼善一碑請訛互異不得已而兼存之所謂余生也晚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惟有多聞闕疑

已耳古今僞碑甚多世之譜牒造端恆有之具戒衲子有是事乎昔之天皇天王今之永慈普慈並載爲是知我罪我我何辠焉

水心月江覺淨禪師。蘇之沈氏子。十五歲。往從古拙芟染。參峴山宗不契。後見東明旵和尚。親依最久。一日問旵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旵曰。你那裏去來。師進前曲躬曰。那裏去來。旵便喝。師亦喝。旵便打。成化巳亥正月十九日。戒飭徒衆。說偈而逝。東明旵嗣 已上三人

邵武君峯大闡慧通禪師。建寧邵氏子。參雪骨中禪師。一夕有省。卽說偈曰。手把淸風斧。毘盧頂豁開。三千諸佛祖。一串穿將來。旦詣丈室求見。中曰。還我舌頭

來。師復說偈曰。坐斷恒沙界。全心一物無。浮雲都散盡。獨耀一輪孤。中印可之。後住君峯。弘治十四年。二月十七日。集眾說偈曰。人生七十古來稀。更添一歲也希奇。若問老僧何處去。處處空獨露笑嘻嘻。沐浴更衣。趺坐而逝。天界中嗣

金陵高座古溪覺澄禪師。蔚州人。從雲中天暉昶芝染。閱大藏。歷五寒暑。於大慧錄中無字話染指。參投子琦禪師。言下機契。親炙久之。得盡其旨。隱於固始之南山有年。後住金陵高座。結制小參。三條椽下坐堆堆。把定身心若死灰。撥出爐中些子火。驚天動地一

聲雷。還有不惜眉毛者麼。良久乃曰。有時三世諸佛。與火爐說法。覓火和煙得。有時火爐說法。三世諸佛諦聽。擔泉帶月歸。於斯會得。芥子納須彌也得。須彌納芥子也得。正眼觀來。兩箇火爐三世諸佛。結住於靑州布衫。一粒芥子。百億須彌。收歸於雲門胡餅。兩堂雲水。穿又穿不得。嚴又嚴不得。大衆正當恁麼時。畢竟作麼生。還會麼。眉間迸出金剛燄。露柱燈籠盡放光。　成化癸巳八月九日。沐浴更衣。集衆訣別。端坐而逝。少頃衆泣。師復開目慰衆曰。不須如是。復瞑目。投子琦嗣

襄陽大雲興禪師。久侍楚山琦和尚。一日琦出郡歸。眾
途迎。琦曰。我不曾下山。亦未嘗出郡。且道甚處去來。
師曰。大眾久立。請和尚回寺。琦曰。那裏是寺。師曰。鐘
聲響得好。琦呵呵大笑。師便禮拜。後琦付偈曰。躬自
西州定宗旨。親從投子付袈裟。他年出世提綱要。不
立孤危是作家。投子琦嗣

涿州金山寶禪師。參楚山琦和尚。琦問曰。面南看北斗。
且道明甚麼邊事。師曰。和尚合取口好。琦曰。未在。師
曰。瞞別人即得。琦曰。如何是透關眼。師振聲一喝。琦
曰。向上一機。又作麼生。師曰。青天日卓午。琦曰。未夢

見在。師曰。木童拈玉線。石女度金鍼。琦曰。轉身一句。速道速道。師曰。雨添山色秀。風來竹影移。琦拈拄杖。師便喝。拂袖而出。琦曰。放汝三十棒。師轉身作禮曰。謝和尚慈悲。琦曰。子雖有滔天之浪。且無湛水之波。師俛首默然。琦深肯之。投子琦嗣

唐安湛淵齋禪師。參楚山幻叟琦和尚。親依最久。一日入室次。琦問如何是至理一言。師曰。有口說不得。琦曰。松風流水。爲什麼卻說得。師曰。爲渠無口。琦曰。你道他說些什麼。師曰。和尚適來問甚麼。琦曰。祇如絕音響處。還有說也無。師曰。有則灼然有。只是聞不及。

琦曰。聞即且置。你道他說箇甚麼。師乃豎起拳頭。琦曰。還有聞得及者麼。師以手指香爐曰。是渠卻聞得。琦曰。因甚渠卻聞得。師曰。爲渠有耳。琦曰。汝亦有兩耳。爲甚聞不得。師曰。雖然聞不得。瞞他一點不得。琦曰。放汝三十棒。師便禮拜。投子琦嗣

石經海珠祖意禪師。掩關次。一日楚山琦和尚至關前。擊門一下曰。請關中主相見。師斂手鞠躬而立。琦曰。趙州無字作麼生。師曰。只爲婆心切。肝膽向人傾。琦曰。不涉有無時如何。師曰。某甲到者裏卻不會。琦曰。待汝出關。與汝一頓。師曰。某甲即今亦不在關內。琦

指關門曰。爭柰者箇何。師便喝。琦曰。天氣炎蒸。善加保護。師便禮拜。投子琦嗣

長松大心眞源禪師。三池張氏子。謁楚山琦。問曰。從上佛祖。言不及處。行不到處。請師直指。琦拈拄杖曰。聻。師便喝。琦便打。師又喝。琦又打。師便禮拜。一日室中侍立次。琦曰。向父母未生前道一句來。師曰。道不得。琦曰。因甚道不得。師曰。他沒口。琦曰。又道沒口。師曰。謝師答話。投子琦嗣

松藩大悲崇善一天智中禪師。彭縣人。體貌奇異。年十二。從月光受業。具戒後。居松藩。一日楚山琦和尚過

其廬師述悟由。琦曰。如何是無字意。師曰。出匣吹毛劍。寒光射斗牛。琦曰。趙州因甚道無。師曰。波斯嚼冰雪。不覺齒牙寒。琦曰。拈過有無。如何湊泊。師曰。夜深誰把手。同共御街游。琦曰。向上奇特一句作麼生。師曰。秋夜家家月。春來處處花。一雙清白眼。何用撒泥沙。琦即印可之。投子琦嗣

石經豁堂祖裕禪師。成都巨氏子。久從楚山琦游。一日琦閱經次。師詣前曰。和尚看底是什麼。琦便喝曰。你道是什麼韲。師亦喝。琦舉起經曰。百千三昧。無量妙義。皆從者一卷經流出。且道者一卷經。從甚麼處來。

師彈指一下。琦便休去。投子琦嗣

三池月光常慧禪師。簡州李氏子。參楚山琦。琦曰。久聞上座嘗覽大藏是否。師曰。和尚莫謗某甲好。琦曰。白底是紙。黑底是墨。畢竟如何是經。師曰。和尚莫要不本分。琦曰。作麽生是不本分底道理。師曰。經聾。琦曰。似即似。是即未是。師便禮拜。投子琦嗣

中溪隱山昌雲禪師。參楚山琦。琦問汝名甚麽。師曰。昌雲。琦曰號聾。師曰。隱山。琦曰。雲在山中隱。如何又出山。師曰。只因夜來鶴帶過嶺頭關。琦曰。或爲霖雨時如何。師曰。偏潤寰區。琦曰。忽被猛風吹散時如何。師

曰。依舊靑天白日。琦呵呵大笑。投子琦嗣

翠微悟空禪師。關西人。久依楚山。一日入室次。琦問。踏翻大地無寸土。徹底窮源事若何。師曰。有星皆拱北。無水不朝東。琦曰。還假履踐功用也無。師曰。履踐則不無。功用卽不可得。琦曰。只箇不可得處。亦不可得。子又作麼。師擬進語。琦震威一喝。師曰。恩大難酬。便禮拜。投子琦嗣

珪菴祖玠侍者。一日病次。琦往視。値心上座來。琦顧師問曰。如何是心。師曰。開口不容情。琦曰。未在。師返顧心曰。何不禮拜和尙。心便就禮一拜。琦休去。後病革。

有痛苦聲。琦曰。平日得力句。到者時節。還用得著麼。師點首。琦曰。既用得著。又叫喚作麼。師曰。痛則叫。癢則笑。琦曰。只如三寸氣斷。向何處安身立命。師曰。雨過天晴。青山依舊。琦曰。從今別後。再得相見否。師曰。曠劫不違。今何有間。琦曰。恁麼則子不曾病耶。師曰。病與不病。總不相干。琦復執其手曰。者是甚麼。師便合掌曰。某當行矣。振身端坐而逝。投子琦嗣 共十二八

五臺顯通大巍淨倫禪師。雲南康氏子。古庭堅和尚居浮山。師往叩。室中機契。後住顯通。 上堂。無孔鐵鎚當面擲。黑漆崑崙攔路坐。莫有挨拶得入。拈弄得出

底出來道看。僧問如何是臺山境。師曰。不是天晴。便是下雨。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金剛窟裏萬菩薩。曰未審尋常所說何法。師曰。清風吹幽松。近聽聲愈好。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曰。今年調雨水。農家好春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待飯僊山轉身。卽向汝道。乃曰。拈砒霜作醍醐。亦曾有也。撒珍珠如瓦礫。誰箇不然。開眼上樹。特地喪全身。夢昇兜率。也是揚家醜。未動情思轉魔女。盡成菩提寶器。不勞腕力指娑婆。便爲妙喜淨邦。長水濬岳積而來。瑯瑯覺冰消而去。信脚踏翻瑠璃穽。等閒擊碎珊瑚枝。　上堂。

三聖震威一喝。正法眼裏撒沙。南泉白刃高揮。古佛家風掃土。何必不必。探竿豈在人手。湘南潭北。塔樣脫體持來。不萌枝上放春回。烈燄堆中飛片雪。有斯作略。可謂其人。誰家井底無天。到處波心有月。

冬至示衆。五頂瓊瑤堆。千松珠玉枝。盡臺山泉石煙雲。飛樓涌殿。總是文殊一隻智眼眞光。是汝諸人常在於其中。經行及坐臥。還知從不曾動著渠一莖眉毛麽。若也與麽見得。便爾攝大千於毫端。廣塵沙於法界。其或未然。切忌東卜西卜。老僧爲汝諸人眞實告報。今朝冬至一陽生。珍重。

示衆。山高海闊。月朗風

淸。松蒼石白。夏暑冬寒。如是歷歷分明。一一成現。且道衲僧分上。成得箇甚麼邊事。莫有道得者麼。不妨出來道看。若無。老僧自道去也。拈拄杖便下座。

示衆。演祖道有則奇特因緣。舉似諸人。欲說又被說礙。不說又被不說礙。大小演祖。大似靈龜曳尾。一言旣落人耳。如何諱得。老僧也有一則奇特因緣。索性舉似大方。令他倚門傍戶者。一箇箇壁立千仞。便下座。

示衆。老僧者裏也不說東村李大郎太儉。也不說西社王二姊太奢。也不會安角呼兔。也不會添足畫蛇。早起一盂白粥。午後一盌淸茶。誰管他陳年爛葛

藤冷地開華展兩手曰汝等諸人來者裏討甚麼乾木查師有山居吟無事山房門不開土堦春雨綠生苔此心將謂無人委幽鳥一聲何處來古庭堅嗣

夷峯寧禪師參大岡月溪澄和尚久而徹證澄付以偈曰祖祖無法付人人本自有汝證無授法無前亦無後藏本續續後二句云汝受無付法急著傳於後○月溪澄嗣

杭州天眞毒峯本善禪師祖貫鳳陽吳氏父宦遊廣東雷陽而生年十七出家初遇源明和尚示無字話師當下便能領解舉似明明曰我二十年看箇無字如蚊子上鐵牛子纔學做工夫便有許知見復曰觀子

根器有異於人。切莫途中被人哄去。作長老。悞汝大事。師蒙誨。即發願一味拍盲做工夫。自誓此生。以悟爲期。慕無際道風。入川參叩。會際蒙召赴京。遂掩關不設臥具。惟置小凳。昏重并去凳。一日聞鐘聲有省。說偈曰。沈沈寂寂絕施爲。觸著無端吼似雷。動地一聲消息盡。髑髏粉碎夢初回。再往謁際。適際遷化。遂求證於月溪澄和尚。言下有契。後澄遺書。召師付囑。師適因事他出。澄臨委息。命送衣拂。師得法住山。凡四十餘載。　成化初。掩關石屋。後住天真。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前江潮急魚行澀。後嶺峯高鳥泊

難。僧請益高峯和尚示衆曰。海底泥牛銜月走。巖前石虎抱兒眠。鐵蛇鑽入金剛眼。崑崙騎象鷺鷥牽。此四句內。有一句能殺能活。能縱能奪。若人檢點得出。一生參學事畢。未審是那一句。師曰。待汝悟即向汝道。僧曰。不會。師曰。不見道。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卻你拄杖子。普說畧曰。寶劍全提日用中。高揮大抹肯從容。卷兮魂膽迎風喪。舒也髑髏徧地橫。萬死萬生渾不顧。一鎗一騎便收功。趙州性命分明也。血刃參天不露鋒。以拂子拂一拂。虛空廓徹無消息。萬里無雲天漢碧。撈得須彌入藕

絲。彌勒釋迦齊叫屈。倒騎鐵馬逐西風。驚得泥牛從海出。諸仁者。若作奇特會。孤負己靈。不作奇特會。抱贓叫屈。且作麼生會。解藏天下於天下。始見林梢掛角羊　壬寅示寂於天真。塔於本山之陽。月溪澄嗣

五臺普濟孤月淨澄禪師。西河張氏子。首參月溪澄和尚。令看趙州無字話。三日有省。澄異之。復入蜀謁廣福。福問大死底人。卻活時如何。師曰。眉毛眼上橫。鼻孔大頭垂。曰如何是無字意。師曰。風行草偃。水到渠成。曰大地平沈。虛空粉碎。汝向何處安身立命。師曰。雲消山嶽露。日出海天清。　天順改元。還清涼。代王

延詣內掖。問道尊禮之。令旨建寺於華嚴谷。額曰。普濟。　師住山後。嘗有山居偈曰。寰中獨許五臺高。無位眞人伴寂寥。一任諸方風浩浩。常空兩眼視雲霄。　甘貧林下思悠悠。竹榻高眠石枕頭。格外生涯隨分定。都緣胸次畧無求。　自住丹崖綠水傍。了無榮辱與閑忙。老僧不會還源旨。一任靑山靑又黃。　深隱巖阿不記年。名韁利鎖莫能牽。七斤衫子重聯補。日炙風吹愈轉鮮。　颯颯春風和鳥哀。淸音直到耳邊來。爐燒柏子端然坐。對月殘經又展開。　後坐脫於本山。　月溪澄嗣

已上三人

鳳陽槎山護國無用文全禪師。濟南商河劉氏子。年十九。投靈巖祝髮。初見月天。蒙示法要。次參別傳有省入。傳問虛空粉碎。大地平沈。汝在甚麽處安身立命。師曰。昨夜泥牛吞浩月。今朝木馬吐淸風。傳曰。一歸何處。齊。師曰。一自白牛歸雪嶺。直至如今不見踪。傳頷之。　復往金山謁無極。囑師見寶月。月問有草鞋錢麽。師曰。靑山不露頂。月曰。如何是應物現形。師曰。孤光明月普天輝。萬象森羅全體現。　一日月入堂坐次。叫曰。寒寒。師便搬火爐向前。月曰。如何是火爐邊事。師敲火爐三下。月微笑而出。　入室次。月拈拄

杖曰。者是拄杖子。且道主在甚麼處。師奪拄杖擲地。叉手而立。月曰。看者漢撞卻拄杖子了也。師拂袖便出。後蒙印可出世槎山。上堂。舉古人道。扇子踍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且道意作麼生。眾無語。師云。不識匡廬眞面目。都緣身在此山中。　上堂。法不孤起。仗境方生。道本無言。因言顯道。然雖如是。猶未是衲衣下事。且道作麼生是衲衣下事。僧問三乘。即不問。直指事如何。師曰。雙峯頂上鶴棲樹。九龍山上鳥啼華。曰西來祖意蒙師指東土相傳事若何。師曰。嶺上有風千古秀。澗

邊流水萬年淸問如何是白水境師曰一片荒田堆四野三間茅屋壯諸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白虎頭邊天子廟黑龍潭上帝王基曰人境兩忘時如何師曰蘇武不知靑羝意七郎常恨白鴉歸僧禮拜師拍案下下座

崇福大慧覺華禪師（廣善潭嗣）維揚劉氏子初見海舟有省復參寶月於繁昌遂蒙印證住後上堂舉拂子威音那畔只是者箇如今目前也只是者箇若喚作拂子瞎却人天眼目不喚作拂子瞎却人天眼目大衆畢竟喚作甚麽若也直下見得便知迦葉微笑二祖覓心了

不可得。紹如來傳燈。續祖宗正脈。良久曰。千聖不能識。以拂子擊香案一下。廣善潭嗣　巳上二人

處州白雲無量滄禪師。示衆。二六時中。隨話頭而行。隨話頭而住。隨話頭而坐。隨話頭而臥。心如栗棘蓬相似。不被一切人我無明。五欲三毒之所吞噉。施爲動靜。通身是箇疑團。疑來疑去。終日獃樁樁地。聞聲見色。管取囫地一聲去在。頤庵眞嗣

明州用剛宗軟禪師。示衆。大凡做工夫。只要起大疑情。不失正念。千疑萬疑。祇是一疑。纔有間斷。卽落空也。見汝等做工夫。未曾半月一月。打成一片。焉得不走

作果若眞疑現前撼搖不動自然不怕惑亂又不得起一念歡喜心纔有絲毫異念卽打作兩橛只管勇猛㤀將去終日如箇死漢子相似到者般時節那怕甕中走卻鱉

和庵忠嗣

黔中正法雪光禪師族趙氏徧歷諸方凡五臺峨眉普陀諸名勝道場及各祖開山處無弗參訪至靈峯度夏聞舉嚴陽尊者問趙州公案舉似寂照照曰無功用處正好用功莫認些子光影有悞生平復結冬於景德一日於定中聞巖瀑聲觸發默舉從上佛祖機緣一一透得

參潔空通禪師從頭舉似之通曰不

見道。莫謂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道了便入寢室。師自是茫無意緒。懷疑不決。一日見寒山子詩。吾心似秋月之句。凝滯頓釋。得蒙印證。　後庵居古山。示衆。禪之一字。學者須眞參實悟。纔知其中平坦捷徑。不可泛泛留心。或作或徹。須要死心用功。朝夕向三寶前。發大誓願。起大精進。將古人留下許多葛藤公案。盡皆丟下。萬萬不可將平日見聞。增大我慢。障我光明。遲則十年二十年。速則彈指刹那。自然有箇透脫處。直得千聖不傳之祕。不異繫珠衣裏。頓護故物。自有一種眞切受用處。卽所謂踏破鐵鞋無覓

處。得來全不費工夫者是也。　師住古山。道風遐布。慈心接引。後學多增眞實工夫。視師恩逾慈母。示疾之日。索筆書偈曰。如此而來。如此而去。欲叩眞乘。如此而已。遺命脫化後。七日封龕。香雲繞室。門下弟子及檀信千人。共覩掩龕。哀聲震谷云。潔空通嗣

性空和尙。嘗作顯宗歌曰。達此宗。無今古。拶破虛空還自補。聲色堆頭妙覺場。放去收來無間阻。體中妙。夜半木人臨鏡照。波斯南岸嚼寒冰。塞北兒童街市鬧。用中玄。石女吹笙碧樹巔。趙州葫蘆挂東壁。村中王老夜燒錢。玄中玄。妙中妙。寶絲網裏鬭明珠。須向暗

中通一竅。海潮音。熾然說。師子筋琴彈白雪。兩岸青山笑點頭。百年狐兔形摧滅。雪峯瑞嗣

曹洞宗

南陽萬安松庭子嚴禪師。河南緱氏縣人。族姓樊。幼多疾病。父母許愿出家。九歲投少林雪雲師披剃。十八受具。博通內外典詩古文辭。不學而能更遞酬唱。下筆輒就。碩師鉅儒無不以法器期之。初參江月照。息菴讓。皆有省發。後參淯拙才禪師。舉前所得質之。才曰。子不聞蠱毒之家。水莫嘗否。師曰。也須吞得入吐得出。始是好肚皮。才曰。蒼天蒼天更添冤苦。師曰。謝

和尚印可　復以叅同契。寶鏡三昧。反覆徵辨。大豁疑礙。才曰。荷擔大法。盡在子躬。遂付以衣法。有五乳峯頭獅子子。光前耀後自超羣之句。時南陽萬安虛席。延師主之。　洪武二年主少林。力田給眾。偈曰。亂後歸來自耨耘。生涯辛苦與誰論。晝拈塊石驅山鳥。夜坐巢菴逐野豚。腸斷秋風頻擊柝。目窮夜月以銷魂。近來始識農夫苦。一飯仍思施主恩。　僧問地藏栽田博飯。與和尚是同是別。師曰。關干雖共倚。山色不同觀。曰。百丈開田說義。但展兩手。意旨如何。師曰。雖然無語。其聲如雷。曰。和尚又作麼生。師曰。晝拈塊

石驅山鳥夜坐巢庵逐野豚。　問岩頭參洞山不肯洞山嗣德山不肯德山岩頭有甚長處師曰若肯二師則孤負二師也曰他道洞山好佛祇是無光卻是如何師曰賺殺一船人問和尚陞座秦封槐因甚不來聽法師曰你還見秦封槐麼闍黎若見聽他說法有分。　僧問達磨面壁時如何師曰早是魔魅了也曰如何得剿絕去師曰倒搓芒繩縛鬼子。杖人贊曰參了江月照卻被松風吹再謁息庵讓臨機不見師擅開涫拙鋪毒蠱能吞吐蒼天連叫冤靈鑰眞風度五乳獅子兒哮吼超羣去岩頭何過師不肯洞德老賺殺一船人煙波誰解討秦槐不聽法面壁已遺殃左搓箇芒繩秋草空斷腸

十三年冬周王爲國母慈孝皇后悼資

冥福。命師陞座說法。賜僧伽棃。後退老閒居。七十而化。香嚴才嗣

佛巖稔禪師。上堂。英雄識英雄。豪傑喜豪傑。山僧非二者。一生友難結。獨有七尺藤。相憐還相悅。夜來忽反目。要打我腰折。諸兄弟。你道他爲何如此。謂我太把達磨心髓。爲人都漏洩。今早他又求懺悔。只爲愛我之深。卻乃悞了此祕訣。決然無人能辨別。山僧亦欲將他也拗折。豈不與彼成兩橛。乃卓拄杖曰。依舊兩生歡喜。閑非且拋撇。香嚴才嗣

登封嵩山竹庵子忍禪師。鄧州內鄉王氏子。上堂。舉法

鐙欽開堂曰。法鐙本欲棲藏巖竇養拙過時。柰緣先師有未了底公案。出來與他了卻。僧遽問如何是先師未了底公案。鐙便打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曰過在什麼處。鐙曰。過在我殃及你。天童覺云。者僧若是箇漢。出來便與掀倒禪牀。不惟自己有出身之路。亦免見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師云。山僧則不然。今日若有問如何是不了底公案。拈拄杖便打云。獅子咬人。韓獹逐塊。

香巖才嗣

登封華嚴遇禪師上堂。說到不如行到。行到不如忘會。如何得忘會去。靠拄杖曰。白雲不約來青嶂。綠水無

心弄碧蟾。下座。香嚴才嗣

陝州熊耳登禪師。上堂。達磨皮鞋一隻。不知是誰竊了去。尚有此話大行。莫道無可憑據。噫若是一向恁麼去。則今日使箇全無些子興趣。乃抛下一隻鞋曰。者箇還當得麼。自笑曰。也祇要此話大行。下座。香嚴才嗣

古蔡元禪師。小參。今夜不答話。僧出。師曰。討棒喫的漢。有甚了期。僧曰。何不便棒。師曰。賊是小人。拈拄杖便歸方丈。香嚴才嗣已上六人

天寧才禪師。上堂。山僧一生性急。了弄成病。又因性急了弄去病。只因性急了多敗闕。又因性急了多補闕。

如今垂老急不得。卻又不急不得。如何是好。仔細看來。事到頭來不自由。汝等又作麽生。卓拄杖。便下座。

空相珪嗣

南陽維摩懷禪師。上堂。僧問文殊問疾時如何。師曰。擲水月在手。曰維摩獨臥時如何。師曰。弄花香滿衣。曰三十二菩薩說不二門時如何。師曰。穿花蛺蝶深深見。曰維摩文殊互相激揚時如何。師曰。點水蜻蜓款飛。曰和尚是僧。如今卻演俗詩。師曰。一滴水墨兩處成龍。曰和尚善讀唐詩。師曰。我知汝不善讀唐詩。

空相珪嗣

雒陽天慶能禪師。示眾。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杖子有幸。麟鳳紛飛。　僧問盲聾瘖瘂時如何。師曰。好箇堂堂老大。隨。草鞋覆卻骨包皮。空相珪嗣

韶陽雲門憨禪師。參空相珪。問一見便去時如何。珪曰。太鹵莽生。師曰。深入堂奧時如何。珪曰。太穿鑿生。師曰。恁麼則節拍相應去也。珪命維那明窗下安排者杜撰衲子。維那曰。既是杜撰衲子。如何安排明窗。珪曰。你試杜撰看。那擬對。珪即逐出。師大笑。珪攜手親送入客寮。後出世雲門。空相珪嗣

陝州安國仁禪師。上堂。以手加額曰。日早晚也。侍者曰。

老和尚照顧眉毛好。師曰善哉。照顧眉毛去。遂下座。
空相珪嗣

大都天寧壽禪師。上堂。驢事未了。馬事到來。茫茫大地。誰是放懷。阿呵呵。歸去來。無根樹子清風起。不待春回花自開。空相珪嗣

遼州定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胡地冬抽筍。曰若遇客來時如何。師曰。你莫思量我。別甑炊香飯供養你。曰何以克當。師曰。茅屋麤疏。聊喫一頓。便打。曰深感盛欵。師笑曰。小人偏揑怪。空相珪嗣

解州沿禪師。僧問。有一問犯尊諱時如何。師打曰。賞你

一箇大膽。曰沿門乞丐是何行履。師又打曰。賞你一箇小心。曰恁麼則小出大遇也。師曰。合眼跳河。空相珪嗣

曜州顯禪師。僧問打地和尚。被人撤去拐子時。如何只用口咬天。師曰。今日又咬著箇頑皮漢。又問彼門人因人問便抛柴在鍋中時如何。師曰。龍生金鳳子。沖破碧瑠璃。空相珪嗣 已上九人

金陵靈谷潔菴正映禪師。撫州金谿洪氏子。幼入安仁三峯為沙彌。洪武丙寅。試經得度。謁靈谷巽中謙禪師。方入門。懷中香忽墮地。遂有省。謙命領維那。謙沒。往天界參雪軒成公。軒命典藏。會泉州開元寺虛席。

乃闢舉奉勅入院日上堂。僧問法筵肇啟。四眾具瞻。皇恩佛恩。如何普報。師曰。甘露泉開流大地。曰報恩一句。蒙師指。西來祖意若為宣。師曰。庭前石塔聳寒空。曰恁麼則遍界不曾藏也。師曰。汝見箇甚麼。曰某甲終不敢自瞞。師曰。切莫眼花。問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師曰。兔角杖挑天上月。龜毛拂散海濱雲。曰恁麼則龍天胥慶。僧俗歸仁去也。師曰。且合取口。僧禮拜。師乃曰。山僧蒙恩。點住此刹。親蒙天語叮嚀。付以清心潔己四字。此是傳佛心印。亦是順海明珠。既已頂戴南來。亦要普施大眾。須知世法佛法。落霞與孤

鷲齊飛。古佛今佛。秋水其長天一色。天心罔測。山益高而海益深。聖語難窮。天普葢而地普載。大衆作麽生會聖意去。莫是不染世塵麽。莫是不貪法味麽。莫是不飲無爲酒。不坐涅槃牀麽。若恁麽會。非則不非。是則未是。山僧今日不敢久祕。未免當堂指出去也。木人舞出法堂前。一任炎天飛白雪。下座。永樂元年朝京冋福州諸山舉住雪峯寺時殿宇老敗師一舉而新之人咸以爲應雪峯再來之讖後卒於金陵靈谷。有語錄名古鏡三昧行世。靈谷謙嗣○祖派圖以師嗣淸遠渭者非是蓋誤以報國謙爲靈谷謙也

陝州熊耳松溪子定禪師。偃師馬氏子。七歲禮古巖祝

髮。迨巖遷化。往參息菴。命師主藏。因白事次。言下豁然大悟。出世熊耳山。　小參。宗門中事。號曰單傳。一心之外。更無餘法。祇爲此土衆生。好在言句中著脚。甘在道理中埋殺。於一心之法。轉增迷悶。所以初祖西來。打破舊日窠臼。闢開別樣乾坤。非是好奇立異。祇是見病與藥。非爲得已。如初祖一到少林。三緘其口。九年面壁。坐斷一切枝葉。單提向上巴鼻。任你窺伺無門。鑽研不入者。裏不可以有言會。不可以無言會。不可向格內通。不可向格外通。直須忘情泯見。方可得其心髓。則諸佛之法印。列祖之慧命。無出於此

按一指而地轉天旋。行一令而山崩海竭。又安用劃截虛空。巧立門戶。隨波逐浪。別生枝節哉。今日許多禪和。不知務本。祇尋枝摘葉過日。不知有甚用處。如洞山玉線金針。大似花前弄影。臨濟三玄三要。無非醉後添盃。諸人還看得破麼。良久曰。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　師之勘辨學者。凜若秋霜烈目。隨機應酬。如盤走珠。一日示寂。謂門弟子曰。吾世緣已畢。化時至矣。汝輩勿以世情眷戀。有乖道誼。末後一句。聽吾分付。言訖。泊然而逝。天慶讓嗣

舜都宗禪師。僧問如何是長老家風。師曰。飢餐鐵釘飯。

渴飲木札羹。曰作家到。來以此相待。遇著俗漢。又作麼生。師便打曰。聊當點心。天慶讓嗣

空杳偉禪師。僧問忽遇大蟲時如何。師曰。還見大空小空麼。僧作虎吼。師曰。者畜生踍跳作麼。曰如何得不踍跳去。師曰。空杳門下無弱將。天慶讓嗣

廣平實禪師。僧問九轡十八洞中。是甚麼人教化得。師曰。拄杖子。曰他不會鄉談。師曰。獨有此子伶俐。曰敢乞和尚借去爲引導如何。師便打曰。他那肯與人作情面。天慶讓嗣

已上四人

續指月錄卷十二

儀徵黃孟氏。即張老太施錢七十六千五百文敬刻
此本連圈計字四萬二千五百一十五箇祈除夙障
加增福慧
光緒十二年秋八月金陵刻經處識

續指月錄卷十三

六祖下二十九世

臨濟宗

杭州東明寶峯智瑄禪師。蘇州吳江范氏子。在俗爲木匠。因海舟和尙造塔院。斧傷自足。痛甚。索酒喫。舟聞之。往謂曰。適來范作頭傷足。猶可。假若斫去頭。有千石酒與作頭喫。作頭能喫否。師恍然有警。遂求爲僧。舟卽與披剃。曰今日汝頭落也。師曰。頭雖落。好喫酒人。頭不落也。乃充火頭。一日負柴次。舟見曰。將荆棘作麼。師曰。是柴。舟便呵呵大笑。師罔然無措。舟曰。是

柴將去燒卻。師起曰。和尚畢竟是甚麼道理。故問我。我不能答。是日刻意參竟。不覺被火燎去眉毛。面如刀割。以鏡照之。豁然大悟。作偈曰。負薪和尚喚爲棘火。燄燒眉面皮急。祖師妙旨鏡中明。一鑑令人玄要得。乃呈於舟。舟便打。師奪拄杖曰。只條六尺竿。幾年不用。今日又要重拈。舟大笑。師又呈偈曰。棒頭著處血痕斑。笑裏藏刀仔細看。若非英靈眞漢子。死人喫棒舞喃喃。舟曰。卽此偈語可紹吾宗。果是從緣入者。永不退失。從疑得者。妙用隨機。乃付偈曰。臨濟兒孫是獅子。一吼千山百獸死。今朝汝具爪牙威。也須萬

鏊深山止。從此名聞遐邇。學者雲集。 一日天琦瑞參。師問甚處來。琦曰北京。師曰只在北京。爲復別有去處。琦曰隨方瀟灑。師曰曾到四川麼。琦曰曾到。師曰。四川境界與此間如何。琦曰江山雖異雲月一般。師舉起拳曰。四川還有者箇麼。琦曰無。師曰因甚卻無。琦曰非我境界。師曰如何是汝境界。琦曰諸佛不能識。誰敢強安名。師曰汝豈不是著空。琦曰終不向鬼窟裏作活計。師曰西天九十六種外道。汝是第一。

石車乘拈曰寶峯應機緜密覿面活埋不是天琦和尚洎合失卻一隻眼雖然如是且如何是西天九十六種外道底第一良久云諸佛不能識誰敢强安名金粟恁麼道卻是黑豆換眼睛 法音濼曰濼上座

仔細檢點將來三大老總不出九十六種外道內何故有舌無口　琦拂袖便出。師以偈付曰。濟山棒喝如輕觸。殺活從教手眼親。聖解凡情俱坐斷。曇花猶放一枝新。時座下得法五人。琦居首焉。　成化八年壬辰。十二月九日。師無疾而逝。全身塔於東明寺右。海舟慈嗣

廬山雲溪碧峯智瑛禪師。少未讀書。苦不識字。晚年信口成章。時多奇之。囑門人智素偈曰。見徹孃生親面目。從今保守者天眞。爪牙養就崢嶸日。哮吼一聲百獸驚。海舟慈嗣　已上二人

邵武君峯清祥上座。大闡問曰。何者是有。何者是無有

無都不計後作麼生。師曰有卽是生無卽是滅有無都不計。非生亦非滅故曰佛性不生不滅佛性卽是自性自性卽是佛性有無不計獨露眞如自性更無別說有卽是幻無卽是化有無不計非幻亦非化是名離幻卽覺常覺不住故曰眞如妙心有卽是惡無卽是善有無不計非惡非善生死永斷故曰菩提故曰般若故曰妙法故曰妙心故曰三世諸佛故曰列代祖師心印亦名自性圓通倒去顚來縱橫自在無坐無禪無修無證無定無亂望師慈悲證其虛幻復呈偈曰法性空無礙平等觀自在截斷兩頭機是名

超三界。闓曰。宜深保養。不宜速說。君峯通嗣

杭州徑山天才英禪師。嘗曰。默堂和尚平地上湧起波濤。虛空敲出木楔。中毒氣回來。剛道親見寶月。不知瞎卻多少人眼睛。呀。洎合饒舌。天寧宣嗣

金陵碧峯天通顯禪師。玉芝問。碧峯寺裏有如來莫便是和尚否。師曰。上座還見麼。曰。縱見得。也是金屑落眼。師曰。這漢死來多少時。汝來爲他乞命。轉身歸方丈。明日上堂。舉古德云。打破大唐國。覓箇不會佛法的也無。又曰。向南方走了一轉。拄杖頭上不曾撥著箇會佛法的。此二句甚有諸訛。試爲酬一語看。芝曰。

前不遘村。後不迭店。曰。未在。再道。曰。不遇知音者。徒勞話歲寒。師復問曰。汝向南參。有何言句。試道看。芝舉前悟道偈曰。湖光倚杖三千頃。山色開門五六峯。觸目本來成現事。蒲團今不鍊頑空。滿目風光足起居。有誰平地別親疏。縱令達磨傳心訣。問著依然不識渠。師曰。非非。芝曰。云何非非。師曰。子不非非。恁人非非。梁皇達磨。兩不見機。何勞折葦。又遣人追。古之今之。落入圈繢。曰。如何得不落入圈繢。師打一掌曰。是落也。是不落也。芝聞師示。將平日所蘊。泮然冰釋。卽展謝去。

師遊西湖宗鏡堂。升法座曰。此處正好

說法。芝從傍唱曰。說法已竟。師便下座。顧曰。何者是我說法處。芝曰。劍去久矣。師笑而頷之。東方裕嗣

杭州天目寶芳進禪師。參夷峯寧有省。付法偈曰。眞性本無性。眞法本無法。了知無法性。何處不通達。　師臨終。呼門人問曰。有水否。從者以湯進。師叱曰。水以取淨。何用煖耶。汝等可易來。從者易水至。師嗽口作梵唄聲曰。生如水濁。死如水淸。淸濁無定。是箇恁麼。大喝一聲而寂。夷峯寧嗣

荊州圓通夢菴懶牧湛覺禪師。長安曲江張氏子。幼慕禪悅。從藍田秀芟染。矢志究明生死大事。朝夕孜孜。

至於寢食俱廢。一日有省。往見性空。求爲決擇。遂蒙印證。成化丙戌。開法圓通上堂。選佛場草深三尺。空王殿濕捲千尋。圓通有一句子。囫圇吐不出吐出不囫圇。若有人檢點得出。許他具一雙眼。性空法嗣

曹洞宗

西京少室凝然了改禪師。嵩陽金店任氏子。自齠齔繫念空宗。依訓公剃落。知有己躬下事。遂依止祖庭。廿歲納僧服。初參月印於香山。涉歷寒暑。鮮克契入。會松庭嚴禪師主天慶。師往依之。每以己事咨扣。舉印示衆。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語。從此深

明洞上宗旨。師乃問曰。這箇莫是背觸不得底意麼。巖曰。笑破山僧口。師聞罔措。巖呵曰。你在鬼窟裏討甚麼椀。師愈不安。一日巖上堂曰。一言迴脫獨拔當時。師當下釋然。舉似巖。巖乃印可。歸隱二祖菴。洪武二十三年請主少室。上堂。祖師心印。不是有言。不是無言。不是有知。不是無知。豈可向言句下硏窮意識中揣度哉。昔日祖師初來。販得久遠滯貨。無人承當。祇得九年面壁。後來二祖。卻似癡猿捉月。來問安心。這老漢也是憐兒不覺醜。向他道將心來與汝安。二祖便承虛接響。喚作得髓。看來也好與三十棒。何

故纔涉脣吻。便隔千山。諸人還會麽。咄。山僧今日與麽道也。好與三十棒。　上堂。莫向言中取則。直須句外明宗。若能如是會徹古徹今。自由自在。知麽。　師嘗有山居詩曰。嵩山萬丈絶躋攀。長夏松風儘日閒。自笑鼻頭雙孔大。氣通天地有無間。　題石羅漢曰。巖頭一尊石羅漢。藤作髭鬚向風戰。千年從不化齋糧。身心如一無更換。　趺坐山頭數百秋。也無歡樂也無愁。縱然血浸齊腰雪。羨爾惟將一默酬。　示樂庚子。無恙。忽召衆敘別。說偈曰。壽年八十七。出息復入息。撒手威音外。緜緜與密密。（五燈續作撒手威音前金烏叫天碧）

杖人覺浪盛頌云香山月印再三撈還來松庭覓甚碗路逢死蛇盛將歸鹵莽卻來弄擔板笑裂山僧臭口門一言獨拔出行款久販滯貨捉月癡猿句外明宗大蟲紙裹得髓須教三十棒莫聽千峯啼杜鵑

師平日行止端莊。王侯敬仰。周蜀伊三藩。登山供養。厚贈珍貝。師泊如也。松庭巖嗣

續指月錄卷十三

續指月錄卷十四

六祖下三十世

臨濟宗

竟陵荊門天琦本瑞禪師。南昌鍾陵人。父江堂。母徐氏。年二十。忽念色身無常。棄家遠遊。投荊門無說能薙髮。能示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後遇高郵全首座。同往襄陽。途中偶聞婦人呼豬聲。全曰。阿孃牆裏喚哪哪。途路師僧會也麼。撥破者些關棙子。孃孃依舊是婆婆。師矍然汗下。一日染病甚劇。有暉禪者勉師曰。病中工夫切不可放過。昔大慧和尚在徑山患背瘡。

晝夜叫喚。或問和尚還有不痛底麽。慧曰有。曰作麽生是不痛底。慧曰痛殺人痛殺人。師於言下豁然。又一日聞山鹿叫喚。會得日用之中無不是底道理。復往蜀中謁楚山。問曰某甲閒時看來了然明白。及至臨機因何茫然。山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後遊金陵途中。忽然如從夢覺。從前所得。一場懡㦬。遂參寶峰瑄和尚於高峰。鍼芥相契。遂蒙印證。　師一日對普照太初舉云。不論向上三玄要了末後一著。初云如何是末後一著。師曰風吹牆畔柳。日曬澗邊榆。照云青山低處見天闊。紅藕開時聞水香。初作噦聲云

正是弄嘴師云你作麽生初云如人上牆百無計師作嘁聲起身歸位石車乘拈曰一嘁聲百無所計一嘁聲起身歸位具眼的辨看

示眾曰世間無法出世間無法會得者箇無法歸家穩坐笑巖寶別曰若會得者箇無法且請上居門外○法音滐曰若會得者箇無法三生六十劫何况大似傍若無人　一日舉金剛經滅度一切眾生話師云先聖先賢皆要絕後再甦我即不然何故松之本翠柏之本蒼去歲半斤今年八兩且道還有絕之與甦若能會得始是欺君不得若然不會切莫造次笑巖寶拈曰覺絕老人貴要圖箇本分不知翻成分外

示眾祖師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更無別法若向者裏知箇落處

定也有分慧也有分宗也有分教也有分佛法世法無可不可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其或不然定也不是慧也不是宗也不是教也不是盡爲不識本心名爲狂妄經云虛妄浮心多諸巧見不能成就圓覺方便諸佛諸祖惟傳一心不傳別法汝等不達本心便向外求於妄心中起妄功用所謂如邀空華欲結空果縱經塵劫只名有爲須知見性成佛性乃不是見他人之性佛乃不是成他人之佛决定是汝諸人本有之性與十方法界秋毫不昧人人本具箇箇不無但向二六時中一一之處回光返照看是阿誰不

得執定。祇在一處。須是於一切處。大起疑情。將高就下。將錯就錯。一絲一毫。毋令放過。行時便看者行底是誰。住時便看者住底是誰。坐時便看者坐底是誰。臥時便看者臥底是誰。見色時。便看者見底是誰。聞聲時。便看者聞底是誰。覺一觸時。便看者覺底是誰。知一法時。便看者知底是誰。乃至語默動靜。回頭轉腦。屙屎放尿。著衣吃飯。迎賓待客。周旋往返。一一返看。晝夜無疲。倘若一念忘了。便看者忘了底是誰。妄想起時。便看者妄想底是誰。你道不會。只者不會底又是阿誰。現今疑慮。你看者疑慮底又是阿誰。如是

看來看去。不妨頭頭獨露。法法全彰。萬境不能侵。諸緣不能入。得失是非。都無縫罅。明暗色空。了無彼此。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盡聖盡凡。都盧祇是一箇誰字。更無別念。上下無路。進退無門。山盡水窮。情消見絕。豁然爆地一聲。方知非假他求。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寶峰瑄嗣

匡山天池林隱淨菴智素禪師。東萊趙氏子。早年父母俱喪。年十五祝髮。謁雲溪瑛得旨。後住天池。上堂。體露金風光皎潔。一色明明無間歇。羺羊挂角覓無踪。海底蟾蜍吞卻月。　荊藩請住東山。上堂。在天天高。

在地地厚。一毫端上。應時納祐。此猶是者邊事。且道那邊事作麽生。拊几曰。釋迦睡重。彌勒起遲。下座。

雲溪瑛嗣

嘉興東塔野翁曉禪師。無趣空參。每呈見解。師皆不諾。一日謂趣曰。我有一言。要與汝說。空聳耳而聽。師但笑而不語。空再四懇請。師復笑。空始具威儀作禮。跽而哀懇。師乃曰。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貴在直下體究。子若果信得及。可放下萬緣。參箇一歸何處。空從此死心看話頭。經三載。一日聞雞鳴有省。詣師求證。師反覆徵詰。後付衣拂。復示偈曰。非法非非

法。非性非非性。非心非非心。付汝心法竟。寶芳進嗣

嘉興天寧法舟道濟禪師。郡之張氏子。年十八。猛省出家。父母難之。至二十一歲投天寧爲行者。祝髮。參吉庵祚。庵門庭孤峻。師朝夕咨叩。一日聞磬聲。豁然洞徹。庵印可之。未幾長安覺王寺。請居第一座。室中秉拂。機用莫能湊泊。　嘉靖初。住金陵安隱。僧問如何是安隱境。師曰。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曰。如何是安隱家風。師曰。石虎山前鬬。泥牛水底眠。僧曰。不會。師曰。用會作麽。　精嚴晚參。精嚴寺裏撞鐘。府譙樓上擂鼓。同時顯大神通。穿透千門萬戶。大

眾還聞麽。若道不聞，爭柰鐘鼓分明，人人有耳。若道聞，將甚麽聞。卽今鼓絕鐘消，聞底事作麽生，試道看。卓拄杖，黃金自有黃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陸五臺居士問：畫前元有易不。師曰：若無伏羲，將甚麽畫。士曰：畫後如何。師曰：元無一畫。士曰：現有六十四卦，何得無言。師曰：莫著文字。士曰：請和尚離文字發一爻看。師召居士，士應諾。師曰：者一爻從何處起。普明用拈云：畫前畫後，論有論無，總與大易無涉。直饒一喚一諾，爻象分明，也未是衲僧極則。畫前原有易否，天寧者漢何不當頭便喚五臺，待他應諾卻好云元有易否。陸公者裏必然別有所入，且免後來許多周遮。玉林琇頌云：倒垣破屋住幽林，徹後通前不掩門。轉北向南接影響，可憐咫尺隔千層。一初元頌云：義

皇殿上話庖氏夫子庭前毀仲尼共住都因不相識卻致腦後擊金椎　士又問至人無夢何也師曰常人於現前虛幻分別境界不知全體是夢認為實有而以昏昧想心繫念神識紛飛境界為夢所謂夢寐俱夢夢中復作夢也至人於自心境界如實而知故於現前虛幻境界妙用冷然通徹無礙而睡夢亦自明明而知歷歷而覺所謂寤寐一如者也故至人無夢之說非有無之無乃是無夢無非夢夢與非夢一而已矣　士又問夢裏須臾何以歷涉萬里師彈指一下曰千里萬里只在者裏問聖人有妄念不師曰無曰既無妄念何用兢兢業業師

曰。兢兢業業故無妄也。 問爲政如何得無倦。師曰。榮辱得喪。毀譽是非。一切不管。但虛其心。行其所無事。則無倦矣。 問終日吃飯。何故不曾齩著一粒米。師曰。吃飯底人。居士還曾見不。 士問四方上下有窮盡不。師曰。居士試返觀自己心量。有窮盡不。士良久曰。實無窮盡。師曰。世界亦然。 士又問地獄實有不。師曰。人作了惡。歷歷自知。雖經久遠。憶持不忘。便是業境。自心明知自惡。不能自釋。便是法王心地不空。地獄實有。心若空了。地獄隨空。 示人偈曰。工夫不間四威儀。聽板聞鐘好下疑。打破未生時面目。好

來爐畔受鉗鎚。道本無爲豈屬修。有修頭上更安頭。虛空若使重加柄。野草閑花正好愁。將謂衣中有寶珠。衣穿方信寶珠無。前年尚有無珠說。今日無珠說也無。內不尋思外不求。大千沙界一毫收。塵塵剎剎蓮華藏。認著依然是外頭。人人心上古彌陀。末法人中不信多。念念他方求佛法。不知念念是彌陀。後還弁山。晚年復退歸天寧。庚申秋示疾。或請說偈。師舉手搖曳而逝。吉庵祚嗣

湖州天池月泉玉芝法聚禪師。嘉禾富氏子。兒時每藉地趺坐。折草念佛。人皆爲其親曰。此兒他日必爲佛

弟子。稍長淹通經史。年十四。從資聖堅法師受業。芟染受具。矢志參學。夙夜匪懈。　一日閱壇經有省。往謁吉庵祚。不契。復見法舟濟。多所啟發。偶會陽明王公於多士中。王拈袖中鎖匙問師見麼。師曰見。王復納入袖中曰見麼。師曰見。王曰未在。師疑不決。一日聞僧舉僧問大顛和尚如何是見性。顛曰見即是性。不覺釋然一笑。述偈曰湖光倚杖三千頃。山色開門五六峰。觸目本來成現事。蒲團今不鍊頑空。　後往結制於漏澤之雲峰。忽憶雪巖和尚問高峰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人公在甚麼處。便有見處

究未脫然。一日聞友人誦天通顯禪師碧峰寺裏有如來之句。遂詣碧峰。纔見便問碧峰寺裏有如來。莫便是和尚不。顯曰。上座還見麼。師曰。總見也是金屑落眼。顯曰。者漢死去多少時。汝來為他乞命。便歸方丈。次日顯上堂。舉古德曰。打破大唐國。覓箇不會佛法底也無。又曰向南方走了一轉。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此二語甚有諸譌。試為酬一語看。師曰。前不搆村後不迭店。顯曰。未在更道。師曰。不遇知音者徒勞話歲寒。顯曰。有甚得力句。試舉看。師遂呈二偈。顯曰。未免落入圈䙡。師曰。如何得不落入圈䙡

顯便掌曰。是落不落。師豁然大悟。平昔所蘊。皆冰釋。已而侍顯過杭。遊南屏。至宗鏡堂。顯登座曰。此處正好說法。師曰。說法已竟。顯便下座。顧師問曰。何者是我所說底法。師曰。劍去久矣。顯頷之。遂蒙印可。後歸隱天池。衲子日臻。遂成叢席。 示眾。至道無爲。非有爲無以造其深。絕學無學。非力學無以臻其極。譬猶玉之在璞。珠之在淵。非剖鑿探求。終無以獲。故雪山苦行六年。少林壁觀九載。以至斷臂求法。腰石負舂。趙州三十年不雜用心。香林四十年方成一片。孜孜矻矻。廢寢忘餐。惟欲究明大事者。皆參禪學道之榜

樣也。柰茲禪林秋暮。法道荒涼。逐妄隨邪。無復自振。惟知粥飯現成。不愧虛消信施。或遊心異學。肆志便聰。或穿鑿機緣。馳求義解。是皆唐喪光陰。徒增業識。如舍父窮子。飄轉無據。可勝嘆哉。若是英靈漢。直須於生死岸頭。猛著精彩。一念純眞。纖塵不立。如遇怨敵。單刀直入。不顧危亡。如墮深井。念念無他。但求出路。若能具如是深心。管取到家有日在。　僧問金軀初降。九龍吐水。聖誕重逢。未審有何祥瑞。師曰。金鳳銜華呈瑞彩。錦鶯翻調奏新篁。曰周行指顧示眞機。今日如何露消息。師拈拄杖曰。拄杖子上透三十三

天築著帝釋鼻孔。下透十八重地獄。擊破閻羅王頂門。俯應羣機。萬象森羅咸稽首宣揚般若。大地山河側耳聽。僧曰。恁麼則昔時靈鷲。今日天池。師曰。一道神光輝宇宙。莫將今古較疏親。便下座。 陸五臺居士。問東土一千七百善知識。卽今總在什麼處。師指庭樹鳴蟬曰。者裏也有一箇。士曰。聲響便是麼。師曰。喚作聲響。卽蹉過也。士又指石問曰。無情說法。只如者箇作麼說得。師曰。居士喚者箇作什麼。士曰。石頭。師曰。又道說不得。 師於嘉靖癸丑五月十九日示寂。天通顯嗣

建寧雙峯古音淨琴禪師。本郡建陽蔡氏子。自幼卓犖不羈。每嘆曰。世間有求皆苦。不如早覓箇出身處。年二十五。從東峯祝髮。初見大闡。無所啟發。次謁性空闋主。一日見座下尊宿靜晃閱古梅語錄。中有僧上方丈曰。某有箇入處。梅便打出。僧又進方丈。梅復打出。晃笑曰。者僧實有悟處。只是大法未明耳。師聆晃語。便起身設禮。求示入道旨要。晃曰。佛性雖人人本有。若不以智慧攻化。只名凡夫。今欲成辦此事。直須盡掃葛藤枝蔓。只將一句無義味話頭。自疑自問。自逼自撥。不肯求人說破。不肯依義穿鑿。決要命根頓

斷。親證親悟。如此晝三夜三。廼勒將去年。深月入。忽然心華發明。如雲開見日。古人公案。一一洞了。始知無禪可參。無佛可做。頭頭上了。物物上通。如人到家不問路也。師蒙示誨。卽死心研究。看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復過滇南參壽堂。抵雞鳴灘。忽然大悟。泊見壽堂。鍼芥相投。卽承記莂。歸隱雙峰。一正德壬申。遷瑞巖。示衆。學道人當截斷諸緣。屛息雜念。單提本參話頭。於行住坐臥。苦樂逆順。一切時中。不得忘失。凡靜中所見善惡境緣。皆由不正思惟。但只瞑目靜坐。心不精采。意順境流。半夢半醒。或貪靜境。致見種種

境界。若是正因衲子做工夫。當睡便睡。一覺便醒。起來抖擻精神。摩娑兩眼。齩定牙關。捏緊拳頭。專心正念。切切偲偲。疑來疑去。到水窮山盡時節。忽然疑團迸散。頓見自己一段本地風光。非從人得。到者箇時節。纔名入門得地。更要求明眼宗匠。決擇不可便休。一法不明。直須辨明。一理不通。直須通透。假使悟後不能通達化門。古人謂之坐在百尺竿頭。不能至於一切智海。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珍重。壽堂松嗣

杭州徑山萬松慧林禪師。郡之仁和沈氏子。從天目平

舒。獲聞心要。後遊金陵。聞僧誦丹霞禪師上堂語。遂大徹。時伏牛空幻覺禪師寓廣德。師往謁。呈所見。創蒙印可。後往徑山。一日辭衆。書偈曰。七十六年。萍蹤何倚。本無去來。應緣而已。書畢而逝。（金臺覺嗣）

曹洞宗

西京嵩山萬壽俱空契斌禪師。平陽垣曲人。族姓王。從重興院無相法師薙染。久而參方。謁凝然改禪師於嵩山。求示心要。改曰。你向達摩未西來時道一句看。師無以對。心甚疑之。一日覩秦封槐。豁然契悟。徑往丈室。擬舉似間。改遽謂之曰。契斌參得禪也。師便喝。

改曰。喝作麼。師曰。和尚何得以贓誣人。然曰。趙州勘破婆子。婆子敗闕在甚麼處。師曰。一對無孔鐵鎚。然曰。趙州意又作麼生。師曰。荊棘林中重加陷阱。然曰。石頭書亦不通。信亦不達。是何意旨。師曰。千里同風然曰。青原垂足。又作麼生。師曰。禍事禍事。然曰。洞上一宗。密在爾躬矣。　景泰四年。主祖庭。僧問如何是空劫已前事。師曰。烏龜向火。愚菴盂云。料掉沒交涉且道過在主家賓家者裏明得方許你會空劫已前底事如或不明且看烏龜向火○龍唐桂云恁麼舉揚還當得空劫已前事麼天色稍晚各自歸堂參取好　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夜半烏雞帶雪眠。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老翁抱著石烏龜。曰。

如何是正中來師曰出匣吹毛寒逼天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公孫舞劍難思議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黑狗銀蹄無處討曰五位旣蒙師指示少林直指事如何師曰沙裏無油麥中有麪

僧問如何是君師曰誰能窺測九重深曰如何是臣師曰萬里山河點墨痕曰如何是君向臣師曰寶殿光含萬化新曰如何是臣奉君師曰玉階仙仗龍顏近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端拱無爲天下平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闍黎珍重始得僧禮拜師微笑曰山僧今日不著便下座

景泰壬申師示寂塔於少林之西塢 凝然改嗣

續指月錄卷十四終

續指月錄卷十五

六祖下三十一世

臨濟宗

隨州龍泉無聞絕學正聰禪師。邵武光澤人。族姓奚。母吳氏。髫年出家。二十受具。習止觀唯識論。一日有衲詰師曰。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其意云何。師依文答之。衲譏訶而去。師從此激勵。疑情頓發。坐臥不安。經六載。一日聞馬嘶大悟。遂往見天琦瑞和尚。纔禮拜。瑞便打。師曰。某甲適來草草。觸忤和尚。瑞曰。老僧今日被上座勘破。師曰。

和尙是在世忘世。在世忘世。在念忘念。某甲豈能勘破。瑞曰。在世忘世是如何。師曰。了物非物。曰。在念忘念是如何。師曰。於心無心。曰。心物俱忘時如何。師曰。華山高突太行峩。瑞頷之。遂蒙印可。　住後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一代時教。門曰。對一說。龍泉則不然。若有問山僧。如何是一代時教。劈脊便打。曰。合取狗口。　僧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石香亭。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喪卻了也。笑巖寶拈云。放去較危。收來太速。頌曰。古雲峰頂人難覩。偶被風吹映夕霞。百鳥未歸天已晚。夜深依舊宿蘆花。○石車乘拈云。聰和尙雖則不負來機。和盤托出。柰者僧依語生解。若問山僧。如何是本來面目。劈脊便打。待者僧云恁麼去時如何。復打云。十萬八千。且道與古人

相去多少
試簡點看　僧問今朝四月八日。天下叢林皆慶如來降誕。未審如來何處降生。師於几上畫圓相示之。僧無語。笑巖寶仆僧作禮云盡界普瞻　師一日忽遁去。不知所之。門人蹤跡久而不得。越二年。師復歸山。七月朔夕。師謂衆曰。因心不了又遊方。吳越山川路渺茫。拄杖一條擔日月。龍泉寺裏話偏長。偈畢。以拄杖擲地。趺坐而逝。天琦瑞嗣

沔州古巖濟禪師。中年目盲。僧笑巖寶參。師問何處所來。寶曰。親從關子嶺來。師曰。無聞老兄好麼。巖曰。好。師曰。如何見得好。巖曰。老來康健。師曰。爭見得康健。

巖曰著衣喫飯坐臥經行師曰與麼則不出常情巖曰要且常情莫測師仰面大笑翌日巖入室師曰嶺頭老兄先師嘗許他悟處見骨只是太朴無博學巖曰和尙博學乎師曰老僧亦非博學巖曰恁麼則一同也師曰亦有不同處巖曰如何是不同處師曰他有眼我無眼巖曰和尙若無眼爭見得無無博學師又大笑囑曰子器非凡宜深根固蔕廣作利益非汝而誰惜吾衰老不及見矣巖拜謝而去天琦瑞嗣

伏牛際庵大休實禪師新鄭李氏子幼嬰疾苦甫數歲父母慮其不育命投寶珠受業年二十訪老宿古心

示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尋入火場打三有省。述偈曰。法身本無相。法相本來空。會得者消息。處處顯家風。　後往謁天琦瑞和尚。途中遇天眞月印二禪客。同至關子嶺。琦問。你三人一路麽。師曰。雖然一路。來處不同。琦曰。如何是你本來面目。師便珍重。琦曰。未在。更道。師便喝。琦曰。父母未生前。喝箇甚麽。師無語而出。自後數呈偈。琦皆不諾。　一日侍琦於承天。琦問曰。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你作麽生會。師曰。當堂不正坐。那赴兩頭機。琦爲助喜。　住後陞座。須彌作舞。海水騰波。龍象交參。人天共聚。大地

山河同宣妙句。三賢十聖共證菩提。眉藏寶劍起寒光。袖隱金鎚行正令。明殺活。顯金機。舉拂子還有明眼衲僧不顧危亡。向前一肩擔荷得麼。便下座。僧笑巖寶參。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竪起拂子。寶曰。此外更有指示也無。師擲下拂子。寶便禮拜復敘問參關子嶺話。師曰。恠道親見作家來。寶便喝少頃師又問曰。我那老兒別來四十年未知今日鼻孔如何。寶曰。與和尙鼻孔一般。師曰。上座還見老僧鼻孔麼。寶曰。見。師曰。向甚麼處見。寶曰。兩眼下口門上。師曰。有祕密句曾向上座道麼。寶曰。曾道。師曰。試舉看。寶

曰合取臭口師拈拂子寶便喝師拂袖而出天琦瑞嗣 已上三人

襄陽大覺圓禪師漢川人儀貌豐碩聲如洪鐘參叩淨庵默契庵付偈曰一枝正法眼列祖遞傳來付汝待時至馨香徧九垓師受囑後隱居襄西　僧笑巖寶同爽庵參謁求依侍師曰上座錯了也老拙平生溫飽自適別無所長爽曰某生死事大語未竟師約而笑曰老拙亦有生死何獨爾有寶曰某恨晚進多無愜志和尚豈拒人哉師曰出家兒本自無爲無事爾等特來反無事生事少間辭不獲已方少允曰與麼則粥飯自辦始得　師方便莫測最惡時機不涫誠

者。一日室中以數則因緣問寶。皆許可。乃曰。老僧以一則爛熟底因緣問你。昔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大悟。師曰。問既不涉有無。良久亦是閒名。正恁麼時。外道悟箇什麼。寶擬進語。師遽以手掩其口曰。止止。猶更挂唇齒在。寶乃釋然曰。可謂東土衲僧不及西天外道。占偈呈曰。自笑當年畫模則。幾番紅了幾番黑。如今謝主老還鄉。那管平生得未得。師稱賞之曰。奇哉斯人。是從上果地中語也。寶侍四閱月。師一日無病而終。預前呼寶敘平生爲僧始末畢。乃曰。今作沙門者。皆是波旬之徒。如來之

仇讐何止虎皮羊質而然也重囑寶曰當念從上付囑之重子切勿易爲人師他日法門莫大之幸不在吾多囑也語畢正午瞑然而逝茶毘建塔畢寶乃辭行天池素嗣

嘉興無趣如空禪師本郡施氏子幼慕宗乘留心體究同法舟濟參訪數載後見野翁曉和尚徹法源底嘗掩關禪定一日啟關示衆曰自結玄關自活埋自吾閉也自吾開一拳打破玄關竅放出從前者漢來

元宵示衆畫角聲中薦得觀音未是作家彩燈影裏知歸室利謾誇好手憑麼告報與諸人也須笑破

虛空口。若也未瞥然。再看鼇山顛倒走。　參。小參眾
立定師喝一喝曰。禍出私門。便歸方丈。　示眾舉脩
多羅教曰。以思惟心測度如來圓覺境界如將螢火
燒須彌山。師曰。我且問你諸人。如來境界既是測度
不得。底畢竟如何合煞。喝一喝。還見教意麼。便下座
示眾云。言前薦得巳天涯。句下承當路轉賒。一擊
鐵圍如粉碎。雲天空闊雁行斜。　除夕示眾。時窮何
似日窮好。月若窮來歲亦然。三十六旬窮過了。東村
王老夜燒錢。老漢並無一物。應箇時節因緣。拈拄杖。
只有者箇無窮無盡。歷劫經年。今夜隨時送去。免教

涉蔓相牽。擲下拄杖。歷劫得來今斷送。拍雙空手接新年。 示眾。佛是眾生屋裏了事人。眾生是佛屋裏不了事漢。若要一樣。但佛與眾生。一時放卻。則無了無不了。卓拄杖。但於事上通無事。見色聞聲不用聾。

端陽示眾。佳節端陽。何曾頂約。五月五日。年年撞著。風搖蒲劍碧楞楞。日照榴華紅灼灼。道在時節因緣。豈論正法末法。向來著意馳求。通身是草。今日信手拈來。無不是藥。豎拂子。大眾且道此藥治甚麼病。擊拂子。不但老維摩。藥王藥上也喫一帖。 示眾。豁開頂門眼。照徹大千界。既作法中王。於法得自在。

師一夕湖邊步月。適遇一僧。師曰。明月與淸風。水天同一色。人人在箇中。只是出不得。僧曰。打草驚蛇。作麽。師曰。上座又作麽生。僧曰。看脚下。師大笑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　萬歷己卯仲冬。師謂門人性沖曰。來歲中秋五六之間。吾行矣。子宜知。庚辰八月十六日。沖以前期而至。師示微疾。集衆說偈曰。生來死去空花。死去生來一夢。皮囊付與丙丁。公。白骨斷橋。隨衆。阿呵呵。明月淸風吟弄。佛日方曰。皮囊既付丙丁。白骨交歸斷橋。畢竟將甚麽吟風。甚麽弄月。良久云。爲見煙霞生背面。因知星月繞簷楹。　語畢。端坐而逝。世壽九十。野翁曉嗣

隨州七尖大休宗隆禪師。青州益都賈氏子。依郡之石佛薙髮。寓成都北寺爲典座。出街挑水。忽然有省。作偈曰。大地山河體性空。那分行走與西東。偶然撞著無私句。萬水千山總一同。就河南乾明寺無盡室中盤桓。針芥相投。印以偈曰。道高不假修。德重事理周。一枝正法眼。付與隆大休。 出住隨州七尖峰。垂三關語以示學者曰。吹毛寶劍。被石人持去。挂在萬仞峰頭。四壁無路。如何取得。有一如意珠。被木人擎來拋向大海波中。不假舟航。如何覓得。盡大地是箇火坑燒卻了也。唯有一莖眉毛在。未審是何人見得。

師在茄園架瓜次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指茄曰黃瓜茄子僧不契再問師曰莫勞叨黃瓜茄子僧終不契下山別參一尊宿宿曰你在何處來僧曰七尖峰來曰大休有何言句僧舉前語尊宿合掌曰眞大慈悲 嘉靖二十一年十一月八日集眾書偈曰三際握來一拄杖十方原是舊袈裟泥牛石虎知消息踏破虛空便到家置筆端坐而逝（石門海嗣）

嘉興胥山雲谷法會禪師本郡嘉善懷氏子九歲芟染於大雲寺出家習瑜伽教年十七潛投天寧時法舟濟禪師方閉關屢策發之一日問師曰圓覺經云四

大分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師聞之猛省卻立巷側至四更不動濟呼與語未契未幾被本寺追回鎖禁越二年復出至陽羨見古林教參一歸何處續入吉菴會下菴問曰汝參話頭時中絲毫無不間否師曰不能曰如此卻是虛播光陰師曰雜念漸消本念漸熟或非虛度菴曰有消有長盡屬代謝非究竟法（汰如河法師補讀高僧傳云師年二十受具修天台小止觀往郡之天寧問所修何時於法舟濟公公曰夫學以悟心爲主止觀之要不離身心氣息何能脫然子之所修流於下乘矣因示以旨要師力究之一日受食食盡而不知碗忽墮地猛然有省恍如夢覺公與印可）師遊留都止天界毘盧閣閉關時覺胸中有月照寒潭之狀越三載報恩

諸老。迎於三藏殿。朝盂暮榻。蕭然適也。自謂足矣。偶有道者。被褐訪之。師因呈所見。道者訶曰。脫得見盡一切皆是平常。汝所得自以爲極玄極妙。不知皆是鬼窟中作活計。師擬進語。者厲聲喝曰。汝道平常是甚麼。玄妙是甚麼。不告姓名。拂衣而去。師因大省。二十年所得。消釋都盡。又三年。北遊燕。與偏融。白雲相切磋。回南都。五臺陸公等。送住棲霞。結庵於天開巖

大洲趙公至棲霞。聽法師講楞嚴。自謂洞悉關竅及入庵見師。恍然喪其所得。問曰。師熟楞嚴耶。師曰不會。趙嘆曰。真楞嚴矣。 念菴羅公。荊川唐公。慕謁。

羅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我者裏無此貨。臨別語羅曰。性海非遙。法流常注。纔有擬議。便隔萬山。荆川踊躍稱快。師曰。公勿便快活。茲事取不得。捨不得。若謂面前皆是。即執妄爲眞。若欲向上尋求。又是撥波覓水。唐拜之曰。不至棲霞。幾虛此生。 復遊吳。了凡袁公訪師。師示以宗旨。袁聞之灑然。補續高僧傳云了凡袁公未第時參師於山中對坐之晝夜不瞑目師問曰公何無妄念公曰我推我命無科第子嗣分故安心委命無他妄想耳師曰我將以公爲豪傑乃一凡夫耳聖人云命由自作福由己求造化豈能拘人耶乃委示以改過積德唯心立命之旨公依敎奉行竟登進士有子嗣焉 師復遊金臺。旋歸棲霞。鄉僧多潛奔之。袁復訪師。師問汝來作麼。

曰專求佛師曰丹霞云佛之一字吾不喜聞有所馳求盡屬妄想袁曰我本是佛求卽無求師搖首曰未在袁曰長安無別路曰然則任汝胡行曰終不向師覓路師曰究竟如何曰棲霞嶺上草青青師休去明年了凡邀師歸嘉善之大雲建立禪廡禪道爲之中興

憨山清禪師爲沙彌時侍師彌謹一日請曰說禪乃了生死法若一念不生則思神覷不破造化何能拘之耶第患不明道眼耳淸將北行師言誡之曰古人行脚單爲提明己躬下事爾當思他日何以見父母師友耶愼毋虛費草鞋錢也

達觀可禪師參方時同平泉陸公思菴徐公謁師叩華嚴宗旨師發揮法界圓融之妙皆嘆未曾有禪道草昧於時復有起色

僧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有水皆含月無山不

起雲曰莫更有奇特否師曰不得將軀作籠　萬歷戊辰冬主三陳菴禪會乙亥正月三日起行香徧閱僧房告衆曰此地淸淨吾可觀化明日遂端坐而逝世壽七十五塔於大雲之右天寗濟嗣

嘉興精嚴東谿方澤禪師郡之嘉善人族姓任首謁法舟濟禪師於天寗一日室中舉龍潭見天皇公案至何處不指示心要言下有省行蒙印可解制秉拂佛法雖徧一切世間而未嘗有絲毫透漏作麽生結雖未嘗有絲毫透漏亦未嘗有絲毫囊藏又作麽生解故知百丈大師曲引初機爲此方便誑謼之辭其實

莫能結。莫能解也。設使有箇孟八郎漢出來道。我能向百丈大師。結不得處。一結結斷。直使天下衲僧。忘前失後。求出無門。亦能向百丈大師。解不得處。一解解開。直使天下衲僧。七狼八藉。竄身無地。卻甚奇特。諸上座。彼既丈夫。我能不爾。良久擊拂子一下。曰吽。

天寧濟嗣

已上二人

浮峯普恩上座。山陰金氏子。十歲出家。至年十九。忽念生死事大。奮志尋師。初至大悲。叩無際首座。示以心生則種種法生之語。師當下有所契入。有偈曰。返本還源便到家。亦無玄妙可稱誇。湛然一片眞如性。迷

失皆因一念差。復見法舟濟於天寧呈所見。舟可之。又謁萬松休於烏石峰。松問何來。師曰天寧。松曰有何言句。師舉前話。松曰。不是不是。師曰天寧道是和尚如何道不是。松曰天寧則是我則不是。師疑不決。後參玉芝聚禪師。復舉前話。聚曰。是與不是。未出常情。二俱喫棒有分。師曰如何是出常情句。聚與一掌。師當下豁然。平昔礙膺。一時融釋。聚曰。汝既如是。當善護持。復以偈囑曰。莫學支流辨濁清。是非盡處出常情。鐵鞭擊碎珊瑚月。會看東山水上行。天池聚嗣

建寧斗峰天眞道覺禪師。本郡建安張氏子。看萬法歸

一一歸何處話。久而有省。占偈曰。一手拍兮一手鼓。無位眞人出格舞。口中唱出無腔歌。三千諸佛同一母。往見古音求證。音稱賞之。雙峰琴嗣

曹洞宗

西京定國無方可從禪師。雒陽許氏子。禮福先芘峰剃落。初參龍潭順。超化宗。入室請益。稍有契入。後參俱空斌禪師。斌問子參何人來。師曰。少室山前風悄然。斌曰。因甚一花開五葉。師曰。沒孔鐵鎚百雜碎。斌曰。掠虛頭作麼。師曰。某甲祇見盡天下祇解掠實。無一人能掠虛者。斌曰。不打自招也。師曰。老和尚慣用底。

不妨勘破。杖人盛云龍潭未見龍超化卻將化空裏打箇筋斗來詐明道士鐵錘墮天下掠實無掠虛不打自招笑殺渠慣用老人今勘破何妨收拾者鑾驢末後關還透過百丈甘爲野狐九峰不肯首座果能平地生波許你家中穩坐 斌以緜密闡奧重加煅煉偶撿傳燈。見天衣以行者五人。俱召實上座因緣。師當下密契五位奧旨。遂承印記。隱於郟鄏定國寺。 示衆。佛祖宗乘。本無言說。但此段家風。非從外得。須七處徵心。八還辨見。方得到家穩當。不涉程途。汝知九峰不肯首座。百丈墮在狐窩。足見得人爲難。而得理爲尤難。如上多方。切須珍重。成化十九年壬寅六月示寂。塔於少室。萬壽斌嗣

續指月錄卷十五

續指月錄卷十六

六祖下三十二世

臨濟宗

北京柳巷月心笑巖德寶禪師。金臺之世族也。父吳門。母丁氏。早失恃怙。弱冠偶之講席。聽華嚴大疏。至十地品云。世尊因中。曾作金轉輪王。時有乞者。來化國城妻子。頭目手足。內外布施。王作念言。我今若不施與。向後百年。一旦空廢。全無少益。反招慳悋過失。不若施與。空我所有。益我功德。師聞之。不覺身心廓然。嘆曰。古今同一幻夢中。遂決志出家。纏絆歲餘。就於

本境廣惠禪林。禮大寂能公披緇祝髮。明年受具。朝參夕叩。雖深信知有。不肯自休。務期親證。徧謁大川月舟古春古拙諸老宿。後至關子嶺。參無聞聰和尚。問十聖三賢已全聖智。如何道不明斯旨。聰乃厲聲曰。十聖三賢汝已知。如何是斯旨。速道速道。師連下十數轉語。皆不契。遂發憤。寢食俱廢。一日攜籃到澗邊洗菜。一莖菜葉墮水旋轉。捉不住。忽有省。提籃喜躍而歸。聰立簷下。問是甚麼。師曰。一籃菜。聰曰。何不別道。師曰。請和尚別問。來至晚入室。聰舉玄沙敢保老兄未徹話。師曰。賊入空室。聰曰。者則公案。不得草

草。師喝一喝。拂袖便出。　復往見濟菴古巖大覺諸尊宿。皆器重之。　後上爾子嶺。再參聰和尚。一日雨寒。聰命烘爐。乃問人人有箇本來父母。子之父母。今在何處。師曰。一火焚之。曰恁麼則子無父母耶。曰有則有。只是佛眼覷不見。曰子還見麼。曰某亦不見。曰子何亦不見。曰若見則非眞父母。聰曰。善哉。師遂呈一偈曰。本來眞父母。歷劫不曾離。起坐承他力。寒溫亦共知。相逢不相見。相見不相識。爲問今何在。分明呈似師。聽閱之甚喜曰。如是如是。只此一偈。堪紹吾宗。卽說偈曰。汝心卽我心。我心本無心。無心同佛心。

佛心非我心。木陳忞頌云水裏拾來火裏燒出頭天外自逍遙翻思未會機前著有一毫兮是一毫 牧雲門頌云千山歷盡草鞋穿任運騰騰度好年平實商量田地穩靈山慧命一絲懸 箬菴問頌云一莖菜葉忽隨流喜躍歸來盡底酬父母徧身紅爛地瞎驢端許振宗猷 復曰。佛如轉輪王。佛法如王命。佛子豎法幢。能令邪作正。囑曰。汝諦受持。遇緣熟者。智愚皆度。續佛慧命。須待其人。師蒙記莂。復侍聽年餘。乃禮辭去。後底金陵寓靜海牛首高座等處。數載。復還金臺。初居圓通。次遷南寺鹿苑慈光善果諸剎。 端陽上堂。舉大慧和向上堂曰。今朝又是五月五。大鬼拍手小鬼舞。驀然撞著桃符神。兩手搥胸叫冤苦。師曰。大慧老漢。大似少箇

禁方向青天白日。見神見鬼。笑巖則不然。今朝正是五月五。雲從龍兮風從虎。山僧要與現前諸大聖凡賭箇賭。信手拈來百草頭。甜者甜兮苦者苦。拈拄杖。驀然突出者一條。穿過從上諸佛祖。是你現前諸人百樣具有。為甚麼只少者一箇。忽有箇見義勇為底。憤憤地向前道。和尚且莫壓良為賤。若論者一箇。敢道人人不欠分毫。放下拄杖曰。汝宛不知。何妨矢上更加尖。堆上重添土。

上堂。男兒固奮沖天志。莫若從頭放下來。直把髑髏枯死盡。仍敎死眼豁然開。

上堂。舉南嶽讓和尚。一日問衆曰。道一為人說法也

未曰已爲衆說法了也。尚曰。總未見人通箇消息來。乃密遣一僧去探。囑曰。待渠上堂時便出問作麽生。看渠有何言句。可記將來。僧往一如所教。馬祖曰。自從何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僧回舉似。尚深肯之。師曰。山僧者裏三十年不曾見箇鹽醬。汝等在者裏討什麽盌。以拄杖一時趁散。　上堂。當門一隻箭。來者看方便。擬進問如何。穿過髑髏面。　上堂拈拄杖曰。有麽有麽。時有僧出作禮。師劈脊便打曰。多口作麽。曰某甲一言也未。何爲多口。師復打曰。再犯不容。漢月藏拈云。俊則太煞俊。未免著忙在。頌曰。不須賓主會來親。占得神機絕法人。雪夜梅花領春早。滿園香草

未知新

僧問一言道盡更不容其言時如何師云武陵谿畔杜鵑語十里桃花血滿紅遠菴僼頌云武陵谿畔杜鵑鳴萬語千言無別聲回首若知歸去好天涯遊子盡回程旅菴月頌云誰家桃李鬭芳姸杜宇聲聲喚客還曾踏武陵谿畔路洞中春色異人間天岸昇頌云辭窮理盡舌頭乾海底珊瑚撐著月杜鵑聲裏落花紅多少阿師全漏泄

上堂趣庭露溼階苔滑行道藤牽山徑迷禪者多詢眞祖意夜來攜履獨歸西拈杖指云看看看祖師又越山門而來也喚行童與我卽便逐出良久云是你諸人分上著這等閑家具不得

僧問如何是和尚昔年獲益事師以拂子倒懸視僧云會麽僧云某甲已識和尚做處也師曰你道荆州黃四

娘禮佛求箇什麼。僧無對。師乃打出。石車乘拈云僧問獲益師拂倒懸彼此分明誰知末後一拶如墮萬仞深坑至今起不得召大眾云還救得麼莫道賊過張弓好雪巔持云黃四娘禮佛畢竟求箇甚麼乃吁一聲曰空中鳥跡原無見葉上風聲若有聞 僧參問從上千七百老凍儂某甲今日一串穿來獻與和尚伏請判斷。時門外忽聞犬吠。師遽顧侍者。看是什麼客來。侍者出問話。僧罔措。師曰。上座適纔問什麼。僧擬重舉。師與連棒打出。 僧問如何是文殊普見三昧。師曰。死人眼。曰如何是觀音普聞三昧。師曰。死人耳。曰如何是一言道盡底句。師曰。死人口。 一僧請益金剛經爲人輕賤話。師曰。汝有疑否。僧曰。有疑。師

曰。有疑則為人輕賤。無疑則應墮惡道。僧沈吟。師曰。會麼。僧曰。不會。師曰。把出你不會底來看。僧曰。不會教某甲把出箇什麼。師曰。汝之罪業。劃然消矣。僧歡喜禮謝而去。　問玄沙不出嶺。保壽不渡河。落第幾機。師曰。總落第二機。曰如何是第一機。師曰。玄沙不出嶺。保壽不渡河。曰畢竟得箇什麼。師曰。灼然。畢竟得箇什麼。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一文錢。一箇大燒餅。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喫在肚裏了。當下欣欣。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你無一文錢也只甘受餓。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雲門胡餅金

牛飯空腹而來滿腹歸。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柳影橫塘魚上樹。槐陰單地馬登枝。僧曰與麼則形影兩分。曲直自顯去也。師曰未曾飽食廬陵米。徒把蒲團認作天。僧參問承聞諸佛出世爲一大事因緣。請問和尚如何是大事因緣。師曰著衣喫飯局屎放尿。僧不肯。不禮拜而出。師喚回示以偈曰諸佛出於世。唯爲大因緣。局屎並放尿。飢餐困打眠目前緊急事。人只欲上天。談玄共說妙。遭罪復輸錢。僧慚惶作禮而去。一日有兩官人遊山入門哦曰茂松脩竹。回顧見師。便問如何是道人家風。師曰茂松

脩竹。曰有何旨趣。師曰。自家觀不足。留與客來看。

有士人閱師淨土偈。乃問佛說是經。則有六方諸佛。出廣長舌相作證。今吾師說偈。有何殊證。師曰。居士舌頭亦不短。又問何爲不思議功德。師曰。前街人喚犬。後巷罵貓兒。又問老師今年高壽了。師曰。論年不見箇葷腥。作麽不槁瘦了。

僧問處處入法界。念念見遮那。如何是遮那。師曰。淨地不須屙。舉趙州和尚問投子。大死底人。卻活時如何。投子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師頌曰。三十六物都灰燼。只遺一雙枯眼睛。置向九衢深夜後。無光明處作光明。

舉世尊拈華

公案頌曰。師資妙契芥投鍼。似海如山無處尋。石火光中曾著眼。始知佛祖不傳心。 舉經題卅字頌曰。黑白未分已墮偏。那堪擬議費鑽研。西乾此土諸賢聖。鼻孔撩天總被穿。 示座主偈曰。荷鉏到處賣工夫。三兩文錢足可圖。鉏得他家田地淨。自家田地盡荒蕪。 示僧法中幽趣眼中翳。向上玄機境上塵。黑漆桶邊箍子斷。太平國內自由人。靜坐寒巖此病難男兒爭肯自相瞞。轉身一步無多子。始信塵含法界寬。 師嘗室中垂語曰。佛未出世祖未西來。元無佛法世法之名。迥出黑山鬼窟一句作麼生道。 又曰。

佛既出世。祖已西來。佛法世法。相爲建立。不犯化門。道將一句來。　又曰。佛生凡聖對待之門。世法佛法。名言强立。總拈過一邊。衲僧本分一句。試道將來。

又曰。尋常間語言問答。甚平易。甚不思議。剛被人問箇如何是汝本有底佛性。爲甚麽卻反眼豎口啞。

又曰。旣爲佛子。志階佛地。因甚二箇佛字。最不喜聞。

師晚年退居京城柳巷。於萬歷辛巳正月十六日示寂。奉全身塔於小西門外。無聞聰嗣

臺山龍樹寶應禪師。一日晨興。覩明星有省。述偈曰。日出東山。月沈西嶂。昨日今朝。曾無兩樣。天琦瑞下大川洪嗣

臺山楚峰和尚。獨居祕魔崖。十餘載。木食澗飲。人不堪其憂。師恬如也。一日聞火爆聲。豁然大悟。占偈曰。眼睛突出死紫頭。赫赫神光照四洲。觸處現成人不委。幾回春去又逢秋。大川洪嗣

玉堂和尚。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看脚下。曰如何行履。師曰驀直去。大川洪嗣已上三人

蘇州車溪無幻古湛性沖禪師。秀水張氏子。初以俗相謁無趣。遂有所契。尋棄家從趣芟染。趣一日問師曰。徑山頌三玄三要曰。徹骨徹髓道一句。三玄三要絕遮護。此二句中山僧欲取一句為法。你道取那一句

好。師曰。和尚適纔問那一句。趣瞋目叱曰。得恁無記性。師曰。祇爲和尚徹骨徹髓。趣曰。不然。爲汝一人。卽得。爭柰大衆何。師曰。取卽不辭。孤負先聖。喪我後人。趣曰。如是如是。

師往徑山結茅集無趣語錄。一日歸覲。趣曰。一向作得些什麽事。師曰。某甲買得段田。收得原本契書。請和尚僉押。卽將集本呈上。趣接得展看曰。者是我底。你底聻。師曰。和尚不得攙行奪市。趣便將集本擲下。師便趨出。少頃呈偈。趣曰。者是你作底麽。師曰。某甲鼓粥飯氣。若謂有所作。孤負和尚不少。趣點首。金明進云我若作敬畏待云請和尚僉押便乃垂下一足他更如何但云念子

遠來且坐喫茶不特不負來機要且主賓有禮若作徑山待云者箇是我底你底聻遽好與一掌何故大丈夫拵虎鬚未爲分外　古林如云我若作徑山待道者箇是我底你底聻便與作禮云今日念和尚老大者天峯性頌云相逢各自展家風祖業兒孫用不窮大海無涯恣躍鯉長空萬里縱飛鴻

住後示眾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卓拄杖昨宵時雨滴空階一片綠苔俱打溼　示眾大道體寬長空絕跡撥下雲頭別通消息同生同死風行草偃且道把住爲人好放行爲人好乾坤一合地胡餠日月兩輪天氣毬　示眾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笑殺老龐公至今猶瞌睡曾祖見人便面壁不解寒溫祕魔走到便擎叉全無禮義南山鼈鼻不若死鮨西院鑷刀渾如

鈍鋸。且道大悲如何爲人。輪王總未拋三寸。徧界先聞刀斧聲。　浴佛上堂。毘籃園裏曾呈醜。古佛堂前又露形。不是日光三昧力。如何洗得你身清。大眾釋迦老子。今日誕生。未審此時。還曾落地也未。一僧出曰。落地了也。師曰。你見甚麼人說。僧無語。師曰。杓卜聽虛聲。僧問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曰。道者合如是。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雪隱鷺鷥飛始見柳藏鸚鵡語方知。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曰。千株松下。百草頭邊。　師燒火次。僧問如何是自性天眞佛。師曰。與我般一束柴來。僧肩柴至。又問。師曰。

者奴子好惡也不識便打。介菴進頌云大富須還長者家天然隨處有生涯可憐不識寰中寶錯過眞金在赤沙　牧公謙頌云腳下魚行總不知因憐鶻鶻亦何癡幾多負義忘恩者徒有雙雙兩道眉　僧問如何是最上一乘。師曰。藤穿篾縛。曰意旨如何。師曰。三十年後。　僧參。師問何處來。曰廬山。師曰。古人道。不向廬山尋落處。象王鼻孔漫撩天。如何是廬山落處。曰請和尚尊重。師便低頭休去。

示念佛偈。發心念佛循公道。念念無私佛卽靈。念到公私俱不現。唯心唯佛更何論。念佛休論閒與忙。時時無間始相當。一聲喚醒慈悲主。刹刹塵塵是淨邦。眞心念佛錦添華。功德難量等海沙。大處顯然全

體現同名同號更無差。　火爆偈團圝無縫罅緜密不通風。一點無明發。分身剎土中。　示人動口全抛一片心。擬思量處不知音。百千年外看家話。倒腹傾腸說與君。起念求心心既念。頓然無念念無心。九重之內常爲主。徹古該今不動尊。盡心竭力作工夫。內外推尋實總無。正恁麼時無計可。忽聞村內一聲歌。卽心卽佛隔皮言。非佛非心亦是權。端的要知眞實處。直須吐盡野狐涎。　師菴居二十餘載。萬歷庚戌受徑山請。不數月疾作。仍返東溪。辛亥冬示寂。茶毘塔於徑山。無趣空嗣

嘉興祇園古卓性虛禪師。繫籍儒門。潛心釋典。屢困場屋。遂禮無趣祝髮。力參數載。見紅日觸身有省。四方來者。多就師諮決。　許司馬以名刹相延。師力辭之。萬歷乙卯九月晦日。謂眾曰。我將行矣。乃說偈曰。好去了。好去了。無生路上人知少。他年再有相逢日。大眾修行須及早。呵呵。寂然而逝。已上二人無趣空嗣

曹洞宗

嵩山萬壽月舟文載禪師。別號虛白。北畿通州人。世系蔚州廣寧王氏。祖才。從太宗靖內難。官至武德將軍。父清。早無子。嘗禮廣濟白菴空禪師受戒。發願曰。若

生子。必命出家。一夜淸夢老僧入室而師生童時或結草爲菴。或聚沙爲塔。或塑泥爲像。撮土爲香。採花爲供。戲作種種佛事。人皆異之。九歲入鄉較。讀書輒了了。年十三。父以夙願語之。師欣然。遂禮白菴落髮。年二十。詣杭納具。北遊。掩關。因閱萬松拈提古宿機緣。若面牆者。久之忽省。乃曰。曹洞宗風。大播天下。有織錦迴文之妙。非針線細密。盤旋回互。不觸當頭者。不能與伊作主也。遂旛然出關。參無方從問曰。某閱評唱。有言前露刃句裏藏鋒之妙。而大慧要劈碧巖之板。其過安在。方曰。祇這一片嵩山影石。老僧久欲

推倒。爭柰病久無力。子試爲推。師擬議。方曰。推不倒在。及覲炙一年許。每呈語。方曰。驢年去。忽一日曰。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此豈不是大龍底轉身句。方乃笑曰。這漢桶底脫也。百愚斯頌云。春雨山花爛錦。秋風落葉飛金。夜靜幽人得意。猿啼旅客傷心。咦。等閒若不登高望。爭見東流海漾深。位中符頌云。跳出葛藤窠窟裏。玉線金針定交理。門外刹竿拈轉時。三十六峰齊立起。正德改元。主少林。示眾。達摩西來。以一乘法。直指單傳。令人見性成佛。至我少室如九鼎繫於單絲。汝等諸人。趁色力康健。打辦箇事。直須努力。莫閒過日。師住祖席一十六載。後退老於三十六峰之雲山深處。嘉靖甲申。師示寂。塔於

少室祖塋。送葬之日。伊鄭嵩三府。積香如薪。四衆雲擁。霞光萬丈。觀者歎未曾有。無方從嗣

續指月錄卷十六

續指月錄卷十七

六祖下三十三世

臨濟宗

宜興龍池幻有正傳禪師。初號一心。溧陽李氏子。師自述云兒時體肥。性好捕魚羅雀。靡所不爲。八歲就鄉塾。十二三肌腴骨立。遂廢業。偶爲母看誦香山卷偈語。乃知發念持齋。十六歲。父母强與婚合。未幾琴瑟不調。發心出家。又二年。病不戢。出家意始決。黎明起焚香。默對觀音像前。誓曰。某若再近女身。此身當若何若何。其夜即遯去。後婦將產。父命使偏覓。終弗獲。一日

值父於途次。强歸不就。仍以母疾篤候侍。歸又一年。既歿。喪殯乃辭父長往。入荆谿顯親寺禮樂庵師薙染。示看父母未生前話。密自矢志曰。若不見性明心。决不將身倒睡。一夕聞瑠璃燈華熚爆聲有省。舉似庵。庵頷之。　後庵遷化。師直造神京。謁笑巖寶和尚。於觀音庵。寶問上座何來。師曰。南方。寶曰。來此擬需何事。師曰。但乞和尚印證心地。寶曰。若果識得心地。那更有工夫印證耶。師曰。雖然。不得不舉似過。寶曰。參堂去。師珍重便出。至晚入室。方具述所以。寶驀踢出隻履曰。向者裏道一句看。遂把話頭一時打

斷。懡㦬而出。通夕不寐。翌旦寶出方丈。見師猶佇立簷下。驀喚上座。師回顧。寶翹一足作脩羅障日月勢。師不覺脫然悟旨。牧雲門頌云兩片唇皮正合開死蛇忽地觸人來天明毒氣方甦醒翹作脩羅也怪哉　箬菴問頌云夜靜燈花听一聲瑠璃殿上露全身巨靈分破華山色赤脚波斯絕路行　晦山顯頌云閃電爲人機自別睛空霹靂　師太孤危回頭擲瞎頂門眼金鎖玄關當下灰後辭行。寶乃書曹溪正派源流付之。復贈一笠曰。覆之毋露圭角。師受囑。出住臺山祕魔巖寺。居十有三載。入京師寓普照。後住龍池。　上堂。無上法王。有大陀羅尼門。名爲圓覺。驀竪拂子曰。會麼。鷂子已飛天外去。猷翁猶向月邊尋。　上堂。一切法不有。一切法

不無若能如是會水上按葫蘆　佛誕上堂今晨四月八日是我釋迦如來示生降誕之時山僧忽然思量起來二千五百餘年巳來不知有多少路見不平之輩務要別尋一箇人來與我釋迦老子比勝負較優劣殊不知我釋迦如來是何等一箇面孔汝諸人還知得我釋迦如來腳跟立地處麼還曾夢見我釋迦如來頂相麼良久曰舉手扳南斗回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箇般人驀豎拂子曰雲門大師來也擲拂子便下座　上堂老僧者裏不問你久參晚進貴要正知見知見若正了生死如反掌大抵不落斷

常有無二乘偏見更有甚麼商量若有僧問作麼生是正知見但向他道老僧在你脚下良久喝一喝下座。

萬歷甲申師講演法華於祕魔巖寺時有萬融首座病目初愈仍來座下展本聽經師方陞座見之言曰且喜萬融首座病眼重開幻人有賴彼悚身起立云不敢師曰且問汝即今目前所覩境界與向未病眼時同耶異耶對曰無異師曰然正古人所謂三十年前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乎中間有箇入處則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老僧今日休歇得見山依舊是山見水依舊是水是也師乃說經。

上堂師云

鄙人將謂今時佛法門頭。沒有可商量人。仔細檢點。也有一箇半箇。有僧出問。誰是一箇。師曰。卽今如鬧市街頭。十字路邊。盤膝坐地。哇哇叫化錢者是。又問誰是半箇。曰卽今認住客塵煩惱。確定以爲主宰者是。或曰。若說佛法。原不曾許汝有商量處。烏用汝顚言倒語。有許多饒舌。師曰。我不怪你。雖然說得儘是你儘做得箇膾子手。何也。任他佛頭來。魔頭來。獅子頭。象頭來。牛頭。馬頭。人頭。狗頭。羊魚頭。鵝頭。鴨頭。旣到汝案頭上。一一儘汝破除。打發。一邊去。只恐汝把箇死猫兒頭。便不能破除得。打發不開去。於此打發

得開去。纔是好膾子手也。或曰。將那死猫兒頭來著。
師乃笑曰。果然不識有人於斯。一似箇無尾巴底大
蟲。且道順毛還勒得伊麽。有人於斯。一似箇生鐵掴
子。有力者還拗得折伊麽。果乃順勒伊不得。拗折伊
不得。只是有一人摇頭不肯。何也。第恐將箇臭鶻突
布衫。做了貼體衣。至死不肯脫。總有青州布衫堆滿
世界也沒用處。況今時善知識。都只要抱不哭底孩
兒。不敢觸著伊。動著伊。只怕退了伊底道心。又恐斷
絕往來了。不唯不我供養。反被伊生謗毁。作禍害。便
不柰何。若是拚捨性命善知識則不然。饒他是生鐵

摑子。須要誘引伊一舉舉到那半天裏沒劄殺處了。始撒手。待伊自放下來。務要跌折了他底。又饒他是箇無尾巴大蟲。先須掘箇坑子。隱覆卻。候待伊來陷入內。務要使伊跳不出去。直待伊計窮力盡時。且問他你還要活麼。待伊頷首時。更曰且緩緩。直須敎伊命根斷如死灰了。這臭鶻突布衫方得卸下。始可謂我救得這死漢了也。不然。這畜生還踍跳在。雖然。說得也好。只可惜今時末法世中。無這等一箇知識。正所謂賢聖隱伏。遇而不遇也。怪伊說不得。呵呵。李孟曰。大夫問老師修行多少年。方纔得悟。師云。貧道修

行未久。亦無悟處。雖然。貧道自持齋出家學道以來。不過四十餘年。前二十年。止入得箇信位。於晝夜十二時中。猶不知其飢飽。雖寒暑亦莫辨。後二十年。但醒得一一病痛。不從外入。俱是自已心中所發。近日又增得箇歡喜處。始知得人人肚飢。都只是要飯喫。然又恰如人從半夜睡醒了。只顧東摸西摸。信手摸著了自已底鼻孔。不覺失聲。呵呵一笑。 有客問某等修行。當何用工。師提數珠曰。會麼。客曰。會得。師反詰曰。汝作麼生會。客曰。若恁招著數珠念佛。有什麼不會。師曰未也。客去。若更有別說。某便不會矣。師舉

數珠招曰。但恁麼一粒一粒撥過去。　又有客如前問。師反詰曰。汝擬修行圖箇什麼。客云。冀會道耳。師曰。果欲會道。直須放下。只要會道底念頭便是真用工處。若此用工。自當會道。客云。奈要會道這一念放不下何。師曰。去。汝正鬧在。　屢有客問道於師。師或答。或不答。問。嘗聞有如來禪。有祖師禪。作麼生甄別。師舒手班指數曰。余今年五十六歲矣。客曰。老師耳背耶。傍有僧走過。師驀扯住問。今日是八月十五否。僧答云。今日是十四。明日是也。師撒手對客云。唯這僧記得端的。又有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忽云。好

打好打各作色曰何只言好打耶師竪起拳云不是拳頭定是巴掌客揖之而去客有再扣之畢竟何以爲道也師乃從容諭之曰道無方所無有形名指點伊不得取舍伊不得是非伊不得向背伊不得有無伊不得增減伊不得揀擇伊不得動靜伊不得好惡伊不得逆順伊不得可否伊不得進退伊不得語默伊不得思議伊不得垢淨伊不得依倚伊不得營爲伊不得對待伊不得偏黨伊不得閒忙伊不得前後伊不得難易伊不得始終伊不得人我伊不得親疏伊不得損益伊不得寤寐伊不得異同伊不得男女

伊不得老少伊不得得失伊不得新故伊不得迷悟伊不得固必伊不得高低伊不得貴賤伊不得果如是信得會得則無往而非道也客又曰然則某意念不動時還是道否師驀以手插向腰間摸得箇蝨子擲向地云阿啞阿啞跌殺我耶跌殺我耶便休　有客問西來大意師指古鏡云是這箇客曰李某不會何師云爲汝未曾用工磨得客曰某作麼生用工卽得師云卽目前古鏡聻復急索曰還我西來大意來客省曰我會也我會也師云會卽不無試說來客乃指古鏡曰某既會矣奚又止在是師領之　僧問九

峰不肯首座因緣。師舉拳示之曰。爲伊不識這箇。僧云。識得後如何。師云。石霜住持有分。僧又曰。聞毘陵孫太史亦曾問此。未知如何答伊。師曰。山僧但答爲伊道眼未明耳。僧云。卽如道眼明後。又作麽生。師云。則不見有休去歇去在。僧再擬開口。師叱曰。去。汝不會我語。李長庚居士敘師語錄後畧云。余一日別師緣問畢竟明何事。師竪起拳頭。余擬議。師曰。公不要開口且細參去。越數年。師歸荊谿。余再請益。師曰向年舉的公案記得否。余曰和尚今日拳頭在那裏。師厲聲曰沒有。余曰和尚拳頭失卻鼻孔原止半邊。師遂變色轉向面壁。余卽出至階下。聞師厲聲曰這箇人放鬆了不柰他何。且拿住索套兒不由他。三年五年不來尋我。余曰和尚大機大用。只怕我承受不來無何余轉外籓。迄今爲後序。已越三十年矣。當日三

年五年之語大負我師不覺泣下云云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屋北鹿獨宿。僧曰。不會。師曰。溪西鷄齊啼。夾山豫云師翁答話雖則一椎兩當未免令者僧分西著北不肖孫則不然今日或有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但向道面臨江水闊早晚看行舟更曰不會向道兩岸蘆花裏清風引白鷗　僧問。如何是奇特事。師曰。蝦蟆捕大蟲。僧曰。恁麼則不奇特也。師曰。猫兒捉老鼠。僧禮拜。師便喝。僧曰。老和尚爲甚麼放某甲不過。師厲聲曰。老僧有事。你且去。石車乘拈云龍池大開慈門手遣者僧爭柰者僧不請來機龍頭蛇尾若當時待他道老僧有事你且去也與震威一喝可謂知恩有地何故只因漁父引始見浪頭高　天笠珍頌云萬仞龍門透者難金鱗擬躍點波瀾電雷相送重燒尾腥血空流石上斑　居士訪師次。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

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問師意作麽生。師曰。無孔笛。幾人解吹。士曰。弟子試問和尚得否。師曰。得。士曰。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西河火裏坐。　士大夫從師遊。師每舉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二語。罕有契者。　有山居偈曰。五峰雲頂古文殊。盡日跏趺總笑余。半點苦寒禁不得。躊躇未了又躊躇。萬曆甲寅二月十二日示寂。先一日有僧自臺山來。師與劇談徧普。抵暮索浴。衆察師意。懇請遺訓。師舉所帶帽者三。衆無語。師撫膝奄然而逝。建塔於本山之麓。笑巖寶嗣

南陽靈谷曇芝禪師。參笑巖寶。問古人道打破鏡來相見。既打破鏡。擬向甚麼處相見。寶曰。慚愧殺人。師忽有省。頓領厥旨。遂忘禮拜舞蹈而出。服勤數載。寶付以偈曰。微笑拈花第一機。相傳八八未知非。今將從上非非法。分付賢英力荷歸。笑巖寶嗣

五臺瑞峰三際廣通禪師。入侍笑巖室中機契。付以偈曰。一念不生諸數滅。萬機休罷十方空。界空數滅漚澄海。諸佛眾生影現中。後居臺山。僧無明經參問曰。某於古德機緣。尚有疑處。乞師指示。師曰。試舉看。經曰。臨濟大師道。佛法無多子。畢竟是箇什麼。師曰。向

道無多子。又是箇甚麽。又問。玄沙謂靈雲敢保老兄未徹在。何處是他未徹處。師曰。大似玄沙未徹。又問。趙州云臺山婆子。我爲汝勘破了也。勘破在甚麽處。師曰。卻是婆子勘破趙州。經復請師頌之。師曰。知是般事便休。老僧不解恁麽。因卽命經呈頌。經各具頌呈答。其頌臨濟曰。醍醐上味出放乳。滴水攙中便不成。三十棒頭開正眼。何曾傳得祖師心。　頌靈雲曰。見色明心。附物顯理。具眼宗師。許而不許。敢保老兄未徹。一隊閑神野鬼。不是焦面王來。受陷遭坑幾許。　頌趙州曰。暗藏春色明露秋光。有眼莫鑒。縱智難

量到家不上常安路。一任風花雪月揚。師然之。笑巖寶嗣

鳳陽正宗悟上座。久侍笑巖。室中機契。付以偈曰。此宗須信有眞悟。莫學諸方平實禪。異日寒灰親爆出。紅爐又放一枝蓮。笑巖寶嗣

京兆高菴傑上座。久侍笑巖。室中機契。付法偈曰。世出世間不二法。都盧祗在一塵中。俄然信手輕敲破。三世如來立下風。笑巖寶嗣

天台天常經上座。久侍笑巖。室中機契。付法偈曰。剗盡乾坤無實法。搜窮心佛有虛名。驀然黑白都翻轉。掌上新籌獨汝贏。笑巖寶嗣

武林素菴智上座。久侍笑巖室中機契。付法偈曰。青蓮目瞬應時節。七七雄談非犯舌。識得文言義路空。何妨塵說熾然說。笑巖寶嗣

嘉興天寧幻也佛慧禪師。別號嬾石。會稽人。南宋史相之後也。母戴。夢天台僧抵舍。孕師及娠。鄰人共驚異。相見紅光盈室如火。六歲入童子學。授經知大意。十四慕空宗。走天台見松谷法師於華頂之勝峰寺。求度不允。乃泛海求潮音僧度。復不允。遂發憤髡身魚腹中且死得救免。舟人愍之。爲剪髮詣谷。谷始納爲命令名。留習台教五載。一日晨課中間豁然。不覺心

吻俱開。告谷。谷奮挺逐之不得住聞嘉禾有濟法舟者。走見之。會濟方屬纊。於是一鉢煙村。孤筇天外。南詢北訪。參笑巖寶和尚得受記莂。出住天寧之優曇苑。疾當世學者走聲勢輛煥。一徵之以枯澹。數十年門無宿客。嘗示眾曰。四大之軀。孰不有。五味之食孰能無。白玉體箇箇分明。紫金身人人可得。爭柰食之不常而食。衣之不常而衣。八萬種魔。寧教易曉四百四。病以何遣除。諸仁者。不是祝髮了。叫做出家披金襴。叫做出家。識文達理。叫做出家能行苦行。叫做出家。避喧求靜。叫做出家。有人緣。叫做出家。感天

供。叫做出家。緊要在著草鞵入釋迦腹裏屙屎放尿。
跨大步穿達摩心中。戴角披毛。枯草拈來。直得百花
相鬬。鼓動含靈。喚起維摩。寂默十方如來。密付汝印。
一切天魔。自然傾膽。咦。鳥哢春晝閒。彌勒。華發東風
見故人。　又曰。一番相見一番新。好看鉢盂添柄。幾
處行來幾處險。猶奇艇內藏輪。海不顧山頭月白。一
任浮沈。空無柰雨脚風淸。大家和會。參方衲子。講席
高流。居士宰官。天仙魔梵。有情無情。生一乾坤死一
乾坤聖一法界。凡一法界。何曾謾得諸人。若也謾得
諸人。那討說箇是非好惡。賢善才能。尊卑異類。焯然

些子謾不得欠不得你道是什麼境界會麼滿目塵埃千聖眼半身落魄五宗心　晚退多寶菴足不越閫者復十餘載老且耄矣忽思天台舊隱即日拄杖還南嘉禾緇素遮止天寧　崇禎戊辰八月師示微疾簡歷示小師曰後二日可小師涕泣固留師笑諾爲更留三日仍涕泣固留不可俗弟子聞之趣置龕室初五日工適報竣師卽以是日午跏趺榻上而逝僧臘七十八世壽九十一語音如鐘足有輪紋軀畫番番黃髮齒落更生皆其異相之著者至若五臺睹文殊眞境司爨感天台聖僧靈異可徵茲不具述云

笑巖寶嗣
已上八人
嘉興南明慧廣禪師。鹽官韓氏子。出家興善寺。謁無幻沖禪師。示趙州無字話。一日遊徑山。就地拈得片紙。有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之句。釋然有省。乃往見沖。遂蒙許可。　住徑山上堂。五峰頭卓朔。雙徑尾顛先。喝石巖一任跨跳。明月池覆地傾天。此四句中。有一句有殺人刀。無活人劍。有一句有活人劍。無殺人刀。有一句殺人刀活人劍俱有。有一句殺人刀活人劍俱無。伶俐衲僧。簡點得偶儻分明。許你一生參學事畢。　除夕示眾云。前年年年鼻孔無半邊。去年年年兩

眼不完全。今年年年精骨獻青天。顧左右曰。廣上座禪已說了。汝等作麼生會。良久曰參。　一日茶次。有僧持餅趨過師前。師問云。這箇餅。那裏買來的。僧回身云。莫道無語好。師便舉手中半箇云。這半箇那裏買來的。僧云。這卻道不出。師云。情知汝道不出。　師在皋亭進關時。有僧問云。師今進關。必待徹悟而後出關。師云。恁麼盡未來際。出此關不得。　一夕下雪次。有僧推窗云。滿山都是雪。師云。隨聲逐色漢。僧云。乞師離聲色道一句。師云。滿山都是雪。　泰昌改元仲冬二十七日。奄然坐逝於祇陀庵。車溪沖嗣

曹洞宗

北京宗鏡小山宗書禪師。號大章。順德南和李氏子。其在童幼異於常倫。與羣兒戲。效作佛事。十歲學儒。已通大義。一日掩卷嘆曰。此皆世法。非出世法也。遂往郡之開元薙落。聞月舟禪師法席之盛。入室請益。密踐八載。蒙付正宗。後少室疏請。師嘆曰。先師化後。三十餘年。曹洞宗風。迨乎湮沒。前輩有言。禪林下衰。弘法者多假。我偷安不急撐拄之。其崩隤趌可須也。某甲雖慚付囑。其柰付囑何。遂主之。時值亢旱。河井乾枯。旣法席敷開。泉源復漲。南庵依頌云地缺東南水自寬波濤萬頃碧漫漫賺他無

限凝男女按著泥阬砌礁磚　位中符頌云種就無
根樹影長大鵬肯逐枋榆忙養堅九萬摶風翅一旦
飛鳴天
下揚

嘉靖丙寅。師主宗鏡庵。遊履西山至谷集
山三學洞。美其幽寂。遂結夏焉。至冬忽染病。臘月十
六日。索筆書偈曰。宗鏡宗鏡。心法成行。卽日圓覺鏡
破宗正。偈畢。儼然坐脫。世壽六十八。僧臘三十六。茶
毘身骨。分爲三分。一分留宗鏡起塔。一分送順德祖
塋。一分至少室起塔。其少室謝事之日。法堂中法鼓
無故墮地。得疾之初。秦封槐摧一大枝。入寂之後。其
樹無故崩倒。月舟載嗣

順德內丘金山德寶禪師。山東陽津人。姓劉氏。禮北京

海眼寺惟安老宿出家。徧參天下叢林。至無念禪師會下發明大事。後依侍月舟載和尚。久之付以衣拂。出住燕南。說法二十餘年。後休老於表善觀音院。僧問如何是如來禪。師曰。師子吼時芳草綠。如何是祖師禪。師曰。象王回顧落花紅。　隆慶庚午。師年八十五。忽誡諭法嗣祖通云。爲法求人。寧勞毋逸。日盈月昃。吾將示寂。乃趺坐而逝。塔全身於舊隱之南崗。

月舟載嗣
已上二人

續指月錄卷十七

續指月錄卷十八

六祖下三十四世

臨濟宗

寧波天童密雲圓悟禪師。字覺初。宜興蔣氏子。甫離襁褓。便喜兀坐。儼然若有所思者。八歲無師訓。知念佛。長事耕穫。偶得六祖壇經。釋鋤觀之。始知有宗門向上事。遂決志參究。一日負薪入市。忽見柴堆突露面前有省。二十九歲棄妻孥。三十從龍池幻有傳和尙脫白。二六時中。一心究參。除備作雜務之外。時時以己事參詢。莫喻傳旨。日遭訶詈。至病而汗不蘇者浹

旬。殷勤四載。始納僧服。閱九載。究心未證。偶過銅棺山。豁然大悟。時傳和尚移錫燕都普照。師往省覲。傳曰。老僧離汝三載。還有新會處麼。師曰。一人有慶萬民樂業。傳曰。汝又作麼生。師曰。特來省覲和尚。傳曰。念子遠來。放汝三十棒。師珍重便出。晦山顯頌云。迸破銅棺險出頭。煥然等現萬機休。劈空獨握掀天棒。塗毒聲騰四百州

師訪汝登周海門居士。士以道學門庭高峻。望隆一世。師與之本色相見。脫略窠臼。士爲手舞足蹈。館師別業。晨夕諮證。因晤無念有禪師於陶宗伯望齡府第。大爲賞識。天台有無擇者。嚮師名。欲以機辯相見。適師路次栽松。遽爾

問曰。山有獅子。特來一弄。師舉起钁頭便打。擇擬議師直打趁。　傳和尚再住龍池。師復往省。傳問汝到諸方。曾見甚麼人。師以脚打地以手拍膝。傳曰。汝許多時。一些氣息也無。師曰和尚疑則別參。一日傳上堂舉拂問曰。諸方還有這箇麼。師震威一喝。傳曰。好一喝。師連喝兩喝歸位。傳顧師曰。更喝一喝看。師即出法堂。傳便下座。牧雲門頌曰一番風雪一番寒寒盡春來暖氣寬只者何勞重舉出驛亭西去是長安　師隨入方丈作禮云。適來某甲觸忤和尚。便出。傳即命師居西堂寮。一日擊鼓集衆上堂。付師衣拂。師辭再三。傳復命入室。囑累扶持佛法。師即

畫圓相五位。呈傳曰。若據某甲扶佛法。任他五位圓相都來總與三十棒。莫道分明為賞罰。傳笑而頷之。遂得法。時師年四十八歲萬歷三十九年辛亥二月三日　傳既寂。師守龕三載畢。始應衆請。繼席龍池。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今朝七月六日。無論一葉落不落而天下秋。衆兄弟已備知矣。舉拂子。一塵起也作麼生是大地收底道理。擲下拂子。若知撲落非他物。始信縱橫不是塵。下座。　普請上堂。據衆兄弟擔了飯米來伴悟上座。各各冀明己躬下事。不合動靜。衆兄弟。然而諺有之曰。有例不可滅。無例不可興。百丈和尚創

叢林。立規矩。有普請例。及諸尊宿。亦有普請說。所謂作則均其勞。飯則同其食。自今觀之。似乎不然。作者應當作。閒者應當閒。致令古風彫喪。法門澹泊。無他。蓋主法者不舉之過也。要且者般事。無處得藏竄。所以謂之大道。謂之公案。擔荷者般事。須是者般漢。若是畏刀避箭。躲懶偷安。不足為伴。雖然。卻有箇驗處。且道以何為驗。良久曰。打鼓普請看。

上堂。我覺淇師弟。募萬人緣。要往臺山齋僧。今日先從家裏齋起。悟上座無以報答。驀拈拄杖曰。不但淇師弟。設使釋迦老子。文殊普賢諸大菩薩。乃至獅象狐狼泥豬疥

狗。法界有情總到者裏悟。上座。別無供養。總與他一頓。從教怨入骨髓。永劫不忘。擲下拄杖。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下座。　上堂。六月日頭眞箇熱。赤肉團邊如火逼。試問現前諸兄弟。無位眞人徹未徹。若也徹。向無陰陽地上豎去横來。若也未徹。未免明日熱如今日。下座。　上堂。開方便門。示眞實相。拈拄杖擊香几一下。方便門開也。豎起拄杖。眞實相示也。諸人還委悉麼。若也見得徹去。便可以拈拄杖作丈六金身用。將丈六金身作拄杖子用。然後拄杖子。踍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

峯。雨似盆傾。汝等諸人。切莫向古廟裏去躲。一棒打折你驢腰。莫言不道。下座。 通玄解制上堂。八月一。結制畢。腰間包。頭上笠。通玄寺裏放門開。行脚衲僧攙先出。被人拶著。要翻身。切莫隨人穿卻鼻。復舉洞山曰。秋初夏末。將謂忘卻。東去西去。亂走作麼。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坐斷路頭。石霜曰。出門便是草。奴見婢殷勤。大陽曰。直饒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同坑無異土。者隊老漢。總被山僧折倒了也。諸人還知出身處也無。若也知得。日銷萬兩黃金。不爲分外。其或未然。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喝一喝。

下座。上堂。今朝五月五日。知事頭首。要老僧陞座應箇時節。老僧再三思量。無可計較。何也。雄黃燒酒。固是不宜。要且無箇銅錢買糯穀。思量到計窮力極。忽然得箇富不有餘。貧無不足底。平等法門。正好與世移風易俗。乃擎起兩拳曰。只將者兩箇大糉子。供養大眾。一任橫齩豎齩。忽然齩著自家底。管取人人飽足。免得窮厮煎。餓厮炒。上堂。僧問如何是過去佛。師曰。釋迦老子。曰如何是現在佛。師曰。大地眾生。曰如何是未來佛。師曰。莫妄想。乃曰。諸人盡道解制。殊不知天童之制。結解不結解。總不必論。只如老僧

終日趁著大眾。不挑甎。便搬瓦。不運土。便擡石。見你們稍遲緩。不是喊。便是罵。汝諸人作麼生會。還知老漢爲人處麼。良久曰。三生六十劫。　因雪上堂。昨日靑山。今朝白雪。眾兄弟。好消息。野鹿行人。步步成跡。唯有挂角羚羊。絕氣息。從來獵犬難尋覓。高著眼始得。　上堂。師不陞座。竚於座前曰。老僧氣喘。不能說話。遂咳嗽吐痰於地曰。眾兄弟試道看。良久無有出者。師以腳抹卻。歸方丈。　上堂。當頭一著。坐斷要津。纔然側耳。喪卻家珍。從來佛法。不順人情。所以道。出羣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師子兒。　上堂。默時說。說

時默大施門開無壅塞怎如臨濟小廝兒赤手全提
白拈賊喝一喝　上堂舉拄杖曰舉一不得舉二放
過一著落在第二擲下拄杖曰老僧落二去也且一
又如何舉便下座　上堂三世諸佛不知有從空放
下狸奴白牯卻知有平地昇高從空放下無衆生可
度從地昇高超佛越祖超佛越祖衆生度盡恆沙佛
無衆生可度諸佛何曾度一人雖然如是忽若兩頭
坐斷中間撒開突出難辨一句又作麼生道披蓑側
笠千峰外引水澆蔬五老前　上堂未到天童不妨
疑著已到天童冰消瓦解何故聻不見道聞名不如

見面。面既見矣。諸人分上。成得甚麼邊事。一翳在眼空花亂墜。　上堂。禪不在參。道不在悟。直下了然。超佛越祖。驀拈拄杖曰。即今莫有超佛越祖者麼。卓拄杖曰。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擲拄杖曰。爲甚麼如此。撫掌曰。這裏放過則不可。　上堂。樹彫葉落。明明脫體全彰。雲散天空。杲杲日輪當午。正恁麼時。霜風劈面來。諸人還覺寒毛卓豎也無。若也覺得。如龍得水。似虎靠山。日用頭頭全體露。折旋俯仰沒遮攔。喝一喝。　上堂。六月初一。正炎熱。人人通體汗流出。忽然一陣涼風來。箇箇仍前乾暴暴。且道乾暴暴底是

汗。流出底是汗。流出底是。則不應有乾暴暴底時節。乾暴暴底是。則不應有汗流出底時節。恐悞賺諸人。老僧不敢道破。也須各各自悟。討箇分曉始得。　上堂。子規啼血滿花枝。口口聲聲祇叫歸。不耐時人猶不省。年年三月又來啼。大眾還委麼。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卓拄杖一下。　上堂。太白山中儘有柴。一株不許眾人搬。老僧不是多護惜。爲要諸人徹骨寒。雖然如是。祇如道三界無安。猶如火宅。諸人又向甚麼處迴避。若也迴避得。可以高超三界。獨步大方。其或未然。各各照顧眉鬚始得。　一日眾請

上堂。師至法堂前。以手揖衆云。已爲大衆上堂了也。轉身便歸方丈。（二隱謐頌云。八十婆婆不識羞。涌身畫閣賣風流。深深揖下無人采。只得㦬㦬歸去休。）一日挂牌入室。有僧纔跨門。卽曰。不用拈提。請師便棒。悟曰。爲什麼齋。僧無語。悟便打。（弘覺忞云。者僧將成九仞之山。尚虧一簣之土。若是山僧。待道爲什麼齋。但向道。橫趨金殿過。定惹御爐香。敢保先師拄杖子。兩手分付。）僧問。狹路相逢。髑髏粉碎。當恁麼時。無位眞人在何處安身立命。師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曰。恁麼則萬里無雲。一輪迴照去也。師曰。脚跟下好與三十棒。　僧問。曹溪一滴。直透龍池。如何是直透龍池底事。師曰。脚穿過髑髏。曰。源遠流長。一句作麼生

道。師曰但與麼去。僧問如何是三寶。師曰。一頓胡餅兩頓粥。曰不問這三飽。師曰。老僧日日奉持。法音灤頌云一頓胡餅兩頓粥衲僧千足與萬足慇懃說向參玄者六六原來三十六僧問虛空破了將何補。師云將你補。法音灤頌云虛空破了將你補你補明眼衲僧休莽鹵刹刹觀音妙知力塵塵能救世間苦師於龍池通玄。金粟。黃檗。育王。天童。凡六座道場。三十餘年。宗風大振。座下踰三萬指。海內宿衲。久已領徒匡眾者。嚮師之風。無不皈依座下。

崇禎辛巳。國戚田公。爲皇貴妃賫紫衣入山請師陞座。復得俞旨。請住金陵報恩。師以衰老固辭。

壬午春。拽杖歸通玄。七月三日示微疾。五日手書

復護法祁侍御。六日有僧自都中來。問喝作喝會。棒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畢竟作麼生會。師便打。僧禮拜。師曰。千句萬句。皆從自了。自己不了。喫棒不了。七日晨興。巡閱匠工如平日。及午歸丈室。語侍僧倦甚。登寢榻少頃。方起坐跏趺。泊然而逝。世壽七十有七。全身龕迎還天童。塔於幻智菴右隴。語錄題請入大藏流通。龍池傳嗣

常州磬山天隱圓修禪師。荊谿閔氏子。自幼失怙。鬻蔬奉母。恒持觀世音菩薩名號。弱冠聽講楞嚴。一切眾生。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

眞故有輪轉惕然知有生死大事遂往投龍池幻有傳和尚出家二十四得度參父母未生前話久未有入一日隨傳出窰運磚次同事說四大名山菩薩出現神通廣大傳曰者裏也不少師進曰如何是者裏神通傳曰快度磚來師於言下有得　一日偶展楞嚴至佛咄阿難此非汝心處驀然打失本參會傳北行師掩關龍池閱古人公案復於雲門扇子話去不得力究兩載忽聞驢鳴大悟乃曰忽聞驢子叫驚起當人笑萬別與千差非聲非色鬧遂破關與同參密雲悟禪師趨京都覲傳於普照寺傳曰別來三載各

呈似看。師進曰。人說北地寒。我說南方暖。寒暖不知人。窮人知寒暖。傳領之。次日入室。問歷歷孤明時如何。傳曰。待汝到這田地與你道。師便喝。傳曰。汝還起緣心麼。師拂袖便出。　一日傳因事穿褊衫。舉椅子作女人拜。向師云。汝上坐待我拜汝為師。師笑呈偈曰。木人提唱笑呵呵。更著衣衫誰識他。昨日覷來是男子。今朝還作老婆婆。傳覽畢。笑曰。此偈甚愜老僧意。即日命掌記室。久而印可。　出住磬山。次遷法濟。後住報恩。上堂。禪非解會。道絕功勳。妙體湛然。真機獨露。不可以心思。不可以意想。不可以言宣。不可以

默照。不可以色見。不可以聲求。一念回光。便同本有。恁麼則釋迦老子。睹明星時。見箇甚麼來。者裏透得頓越三祇。坐斷報化佛頭。隨時著衣喫飯。還有向上一路在。驀豎拄杖曰。釋迦老子。在諸人眼睫毛上。放光動地。祇是不得動著。動著則三十拄杖。何故。不見道。丈夫自有沖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　上堂。一塵不立。猶在半途。截斷眾流。尚居門外。且道誰是到家者。顧左右云。觀音菩薩。將錢買餬餅。放下手時原來是饅頭。到者裏。直得如天普蓋。似地普擎。耳內藏得須彌山。眼內著得四大海。方有語話分。且道此人渾

身在恁麼處委悉麼。數聲淸磬是非外。一箇閒人天地間。　上堂。拈拄杖曰。老僧有時拈拄杖子。不作拄杖子用。有時拈拄杖子。作拄杖子用。有時以拄杖子。行遍四天下。擲向壁角落裏。有時拋下拄杖子。獨自打頓去。諸人者裏見得。便會得我臨濟大師的賓中主。主中賓賓中賓。主中主。雖然。切不得動著。動著則打你頭破腦裂。莫言不道。卓拄杖。　示眾。今朝正是臘月半。大事分明須了辦。莫待臨時有屈伸。解脫門開成大患。堂中箇箇老成人。著著拈來要方便。言言見諦剔祖燈。自古傳持吹毛劍。吹毛劍。有何驗。當陽

拈出與人薦藹擲拄杖曰。怕令停四長智。　示眾靈源湛寂。智體自如。觸處洞然。隨方應用。目前無法。拈來物物全彰。箇裏無私。舉起頭頭成現。須是恁麼人。行得恁麼事。且道那箇是恁麼人。禾山打鼓。雪峰輥毬。趙州喫茶。雲門餬餅。到者裏總用不著。且道有甚長處。卓拄杖曰。偶然獨立千峰頂。閑看湖帆自往來。

示眾。今時禪門大變。總是箇弄虛頭漢。教壞人家男女。不肯指點人做實地工夫。剛剛學些魔嘴說話。不顧本分中黑漆漆地。老僧者裏不比諸方。容人打口令。謂之參禪。若要在此住。須將從前學來的。盡情

吐。卻淨淨地本分參究一回。討箇分曉始得。若不如斯。虛喪光陰有何利益。王林琇書記攜二猫上方丈問師那箇好師指曰者箇好琇便擲下而去復入見猫在地幾死更與一踏師拈拄杖打趁琇轉身曰和尚也掙命師打曰你不知鼠之害只欲行祖師門下事琇高聲曰說甚祖師不祖師師曰與麼爲甚踏殺猫琇曰和尚作者箇說話入地獄如箭射師乃低頭歸方丈至晚小參舉前話曰老僧到者裏性命幾合不存衆中有人代得一轉語相救老僧麼箬菴問出衆云大衆和尚今日普請拂袖便出師曰過去了也琇云箭去西天十萬里猶在自己國裏擬議亦出師卓拄杖曰雖然如是不因漁父引爭得見波濤 問如何是法身邊事。師曰。黑漆桶。如何是法身。師曰。爛東瓜。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三家村裏酒帘子。 師風儀磊落。賦性恬退。親炙龍池一十八載。累命分座說法。皆

僻遯。初入磬谷。值雪深五十餘日。炊煙幾絕。師於飢禽野獸中。安之晏如。獨念法門衰晚。師道陵夷。力恢濟上綱宗。大闡別傳旨趣。痛呵穿鑿。嚴辯正邪。四方嚮道之士。承風踵接。競喧宇內。崇禎乙亥。九月二十三日。示寂。塔全身於磬山之右。龍池傳嗣

杭州徑山語風雪嶠圓信禪師。寧波朱氏子。九歲聞誦彌陀經。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自此發心。至二十九歲出家。熱病幾死。夢神告言。明日愈也。飲冷水汗出果瘥。卽便行腳。嘗自恨云。既出家當作何事。每日癡呆。衣食多廢。隆冬骨露。遇無袴者。卽解㡇袴與之。

赤體七日夜冷。氣攻腹痛。不可忍。如此兩載。苦無入處。或强師還俗飲酒啗螺一月後忽空中垂金色大臂招斷鼻梁猶不悛數日後復垂大臂取喉內筋扯去數寸痛欲絕捫頸上筋結成塊即捲衣渡江其塊始消其痕不滅

上秦望。訪妙禎山主。主舉昔有他心通僧住山。遇少林僧欲勘之。其僧早知。預過溪候。頃之少林僧至。他心通僧問何來。答云。天竺。他心通僧卽負過溪。至急流問曰。我聞有三天竺。汝那一竺來。速道速道。少林僧無語。還負擲溪邊謂之曰。饒汝家裏死。果如所言。禎令坐中各轉一語。爲少林出氣。各轉語竟。禎叱師曰。宗門中語。何得亂話。師惶愧不已。誓欲明此公案。至五更聞報

鐘。卽揑拄杖躍大石上。高提那一竺來。自此通身是箇疑情。手指日輪曰。午時決要明白。石頭間跨上跨下。狠提從前妄想俱掃。只此話頭不捨。猛跨上石。忽前後際斷。如空中迸出日光。又若山崩海裂。內中所有之物。一一洞見。無身相可得。復喝一喝。張三殺人。李四償命。明日返天台。求人印證。擡頭見古雲門三字。乃大悟。爾時發願弘雲門宗。途中說句云。一上天台雲更深。脚跟踏斷草鞋繩。比丘五百無踪影。見得他時打斷筋。乃走西天目禮佛。至活埋菴。僧請偈。有香爐一箇折隻脚之句。遂念蓮池宏大師。決爲我印

證。直走雲棲到時天晚。次早大衆喧嚷云。法堂上香爐冷地爆碎。堂頭要這僧出來懺悔。封鍋不煑粥飯。師自念此識。天目題香爐峰因緣。乃印證我也。入大禪堂跪曰。香爐是某甲打碎。特爲懺悔。大衆卽報方丈。宏曰。不是他。你去說與他。他是客。不是你打碎。師曰。打碎香爐。不分賓主。又遣問曰。打得幾塊。生師曰。賍物現在。旁一僧曰。何不去方丈前禮拜。求許開鍋。師往跪叩首數百。侍者傳語云。去開鍋也。少頃。僧又云。尙未開。汝再往禮拜。師復進跪叩數百。頭欲破。侍者曰。開也。師謝而出。宏命維那云。新到是菩薩行人。

好生畱住。師飯畢。堂中禮九拜。唱曰。某甲不學好。累及大衆。雨淋淋地竟去。　後師再上雲棲。問如何得成佛作祖去。宏曰。問道於盲。師曰。道豈盲耶。宏曰。我盲。師打圓相曰。總在這裏。宏指圓相曰。盲。師曰。見婦不須重下淚。還他原是箇中人。宏曰。不是箇中人。師曰。卻好。宏曰。好好。師禮拜。次日呈偈。宏為逐句著語。偈曰。不解西方不學禪。雲棲宏著云低聲低聲偶來塵世祇隨緣。宏著云解也學也　三間茅屋傍溪住。宏著云溪深路滑　兩扇竹窗閑月眠。宏著云春色滿園關不住　醉盡衲衣那有結。宏著云怎似寸絲不挂、　養長頭髮欲成顛。宏著云成顛亦不惡　自從會得吾師意。宏著語云

胡餅裏討汁　白雪飄飄六月天。宏云夏行冬令寒暑不正復囑以頭陀

行。住雙髻山。續佛慧命。師初住時念高峰妙六年於此我亦六年及期滿石板自

鳴師方腰包戴笠其房火起自燃後住徑山千指庵時年已六十矣遂往參龍池傳和

尚。室中機契。即獲心印。出住徑山。上堂。師云。咄咄咄

千年常住一朝僧。今日祖令當行。十方坐斷。且道還

有祥瑞也無。鐘樓生耳朶。佛殿又懷胎。司理黃海岸

居士出問曰。如何是鐘樓生耳朶。師拈生香示之曰。

會取這箇。進云。如何是佛殿又懷胎。師曰。產下也。士

禮拜。師乃曰。承命老人至此。理荒殘之祖席。這箇喚

做狗尾續貂。那管家家門前火把子。釣魚船上謝三

郎郎不問新婦騎驢阿家牽道將一句來還有人道得麼一拂擊開金殿月萬家無箇不光明復舉疏山問潙山樹倒藤枯公案至明招處舉前話招云更使潙山笑轉新山云原來潙山笑裏有刀師召大眾曰要見潙山笑裏刀麼呵呵大笑下座　黃海岸居士請上堂師舉臨濟云有一人論劫在途不離家舍有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那箇合受人天供養師曰這箇語話大似掩耳盜鈴瞞人自瞞諸人要識這兩箇人麼餘杭紙貴一狀領過　黃介子居士請小參師舉古佛偈云見身無實是佛身了心如幻是佛幻了

得身心本性空。斯人於佛何殊別。徑山則不然。鱣魚水底聚。鷂子貼天飛。會得此中意。成佛更無疑。 小參。師陞座曰。有一人超出佛祖。千聖莫能窺。諸祖不敢正視。良久曰。諸人要識此人麼。只在汝等動用中。還會麼。會則不妨出衆道看。舉洞山掇菓桌話。師曰。當時首座恁麼下語。至今還有下語者麼。如無。徑山為伊下箇註脚。過在動用中。不得果子喫。洞山太無端。咄咄咄咄咄。 黃海岸居士問云。入泥入水時如何。師曰。滑殺人。士云。久聞雪嶠。及至到來。不見一點。師曰。日頭大。士云。雪鎔後如何。師曰。春水滿溪流。士

云。大師曾見甚麼人來。師點胸云。雪老。士禮拜。師舉三日前。夢室中火起。老僧喝兩喝。火燄漸微。自占曰。般若如大火聚。日來老僧舉揚家醜。莫非正應此夢。余集生居士云。早是大地火發了也。師曰。老僧甚麼處安身。一僧進云。請師再下註脚。師曰。向居士鼻孔裏。士云。打失鼻孔。救取眉毛。師頷之。

嘉禾三塔僧慈雨。自負有得。師以婆子燒菴話扣之曰。正恁麼時如何。下一語看。僧云。感恩不盡。師曰。太煞露筋骨。僧乞師代語。師曰。大似商人落夜。僧禮拜。劉覺岸居士云今諸方訛傳感恩不盡是師語殊謬

僧問高峰云。人人有箇影子。因甚

踏不著。師曰。踏著卽禍生。　僧問。路逢獅子時如何。師卽震威一喝。僧無語。師打出。　僧問。如何是休糧方。師曰。兩粥一飯。進云。此理如何。師曰。不曾嚼著一粒米。進云。若然。一切人皆相似也。師曰。不墮諸數。僧禮拜云。望師慈悲。佛法布施。師曰。窮。進云。大師用不盡的。師曰。慳。乃舉烏窠拈布毛公案。師亦拈布毛吹之。問僧曰。會麼。僧云。這是烏窠的。師曰。鈍根奴。明明示汝。又道是烏窠的。卽喝出。　師眞率不羈。訶呵諸方。無當意者。寡耦少徒。一鉢孤往。後歸老徑山。一夕呼茶飲畢。唱自所書小兒曹。生死路上好逍遙。皎

月清霜曉。一杯茶。坐脫去了。遂示寂。順治丁亥八月二十六日也。覺浪杖人爲建塔雙徑。後弘覺忞公。復遷全身塔於雲門右麓。（龍池傳嗣）

湖州淨名抱朴大蓮禪師。杭之臨安駱氏子。年十五。投妙嚴祝髮。二十二往雲棲受具。初遊講席。一日自念數年以來。於教相旨趣。雖有理會處。生死岸頭。全用不著。遂更衣入徑山禪期。三七日中。廓然洞徹。述偈曰。自幼失親娘。徧覓於他鄉。驀然一相見。更不再思量。解制卽往荆溪。參叩龍池傳和尚。傳曰。汝是何方人。師曰。古杭雲棲弟子。傳曰。雲棲說何法。師曰。雲棲

不說法。傳曰。老僧這裏也不說法。師曰。某甲自遠瞻風而來。云何不說法。傳曰。老僧牙齒疏缺。師曰。道不在牙齒上。傳曰。不是這箇時節了。師云。道無古今。傳曰。上座明白了。師云。不知還許明白否。傳曰。已道過了。至夜。師曰。親切處更乞一言。傳據座而已。師喚侍者點茶來。傳曰。上座不妨伶俐。師曰。某甲耳聾。傳休去。師一日禮辭。傳曰。老僧猶有語。言未盡在。師曰。和尚言雖未盡。其意某甲已知。傳曰。且道老僧意作麼生。師便喝。傳曰。再喝一喝看。師轉身便出。傳付以源流拂子。住後僧問。佛是何義。師曰。覺義。僧曰。佛

還迷否。師曰。迷。僧曰。既覺。云何復迷。師曰。不迷。又問作麼。僧曰。也須問過。師拈棒打。出。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蛺蝶穿花影。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掀眉掃白雲。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彼此無消息。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推窗看月明。　魚山熊居士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舉茶盃曰。請茶。士曰。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作麼生。師曰。脫殼烏龜飛上天。問如何是麻三斤。師曰。斤兩分明。　示眾曰。冷地裏聞人說著修行二字。不覺失笑。何以故。心本無念。將箇什麼來修。亦復無形。又修箇什麼。且

本是絕待纔涉修行便成兩橛若有箇伶俐漢一識破便放下何等妥貼何等自在雖然也須透過一番始得不是說了便休珍重　師於崇禎十二年八月示寂

龍池傳嗣
已上四人

曹洞宗

西京萬壽幻休常潤禪師別字大千南昌進賢王氏子幼背二親從從父遊常目擊氍優灑然若有所剏知諸幻皆戲局也無常謂何乃入伏牛山禮坦然平公祝髮居三載知攝心如按浮瓜起滅相乘茫無所措質疑未決南謁萬松於徑山通所疑松詰之曰疑是

何人揩者何物。師未決。退而至九華。一夕覺身同虛
空。疑甚。乃聽講楞嚴。至圓明了知。不因心念處。忽爾
有省。廓然如鏡中象。不落空有。乃知前境虛空。直塵
勞一息耳。後參大方蓮公。問現鏡中象時如何。蓮曰。
直須打破。師曰。打破後如何。蓮曰。亦未離心境。師未
決。參小山書禪師。始至。舉前話。書曰。何必打破。師曰。
其柰鏡象何。書曰。鏡象安在。師有省。一日書問師曰。
疇昔之疑決否。師舉掌。書曰。將毋以罔象問景耶。師
曰。此外更無何有。書曰。試披衣撿之。力行二年。愈益
精進。書舉洞山我今不是渠詰之曰。既不是渠。畢竟

是何人。師領悟以偈答曰。若要識此人。有箇眞消息。無相滿虛空。有形沒踪跡。曾爲佛祖師。嘗作乾坤則。龜毛拂子淸風生。兎角杖頭明月出。書曰。子無勦說更須自入悟門。師曰。尙不借緣。從何門入。書曰。旣不借緣。何爲至此。師曰。因不借緣所以至此。書曰。就不借緣一語。於意云何。師曰。彩鳳飜飛身自在。鐵牛奔吼意常閑。書曰。善哉。明日辭行。書付偈曰。定作人天主。當思少室秋。師曰。常潤是甚麼人。安敢當此。書囑曰。吾道不振久矣。豈宜袖手耶。師唯唯。逮書示寂。僉議繼席。非師不可。師執意謙退。再請再卻。衆乃舉書

付囑之偈。師遽墮淚。不復言辭。乃住少室。師體貌豐碩。聲若鴻鐘。與諸學人甘澹泊而襟度夷曠。一力負荷大法。朝夕乾乾。無少倦色。告香入室者二百七十人。 萬歷乙酉四月念七日。書偈告寂。宗鏡書嗣

建昌廩山蘊空常忠禪師。本郡人。爲居士時。嘗講姚江良知之學。一日客遊鎮江鶴林。遇一老宿號古溪者。謂譚曾參月舟和尚。乃從剃落。老宿病。又謂之曰。子既出家。可偏參知識去。師遂往中州。聞小山書和尚道風。即謁之。書問。來爲何事。師云。爲生死求出離法。書曰。生死在何處。要你出離。師無語。書曰。且去務下

著。一日師又問。如何得見性成佛。書曰。你喫飯也未。師云。已喫了。書曰。舌在你口裏。還見麽。師云。畢竟如何得成佛。書曰。佛是乾屎橛。汝咬得破麽。師擬再問。書搖手曰。不是不是。師益心疑之。乃辭書徧訪諸方名宿。久之有省。乃徹見書作用。因復返嵩山。適值書他出。師迎而問云。達摩面壁在甚麽處。書指曰。阿那靑黯黯處。師云。東指西話作麽。書曰。南方杜撰禪和。如麻似粟。師云。切忌魔魅人家男女。書拈拄杖便打。師禮拜。書便偕歸。會書謝少林事。往住北京宗鏡。師隨行。服勤三載。深得玄旨。書每勘驗之。機鋒不讓。一

日辭歸書付以偈曰宗鏡門下萬株松長年占斷白雲封人間未許閒相識一枝迸出笑春風　師歸建昌於從姑僻處每危坐人或問之師搖手曰汝不會去或曰師且爲我說看師云這豈不是不會人感笑之因到覆船山見紹隆大師故蹟乃題詩於簫曲峰靜室壁間云覆卻船兮賺雪峰渠無生死太空空玉簫聲斷千山冷誰聽猿啼夜月中蓋深有感也盱江之新城有廩山去郭二十里八面秀拔師遊喜之因結茅棲止者二十年不與人接諸士紳故人多來相訪唯默坐而已羅近溪鄧潛谷二公與論性命之學

皆超出情見。及舉宗門向上事。人多未能領略。　無
明經公。嚮師道行高峻。特求出家授戒。師云。出家須
出五蘊家。且待此事明著。尚不爲遲。皈戒須皈自心
法。豈必三壇爲能圓。你知十六沙彌。繼燈成佛麼。出
家如此。是眞丈夫。經又問如何是入道法要。師云。汝
但能精進不欺。便可徹頭徹尾。經一日與諸兄弟論
金剛義甚快。師聞之笑云。宗眼不明。非爲究竟。經大
驚。便問如何是宗眼。師振衣而起。經益疑之。一日舉
前話問師。師云。我不如你。你自看去。經後隱峩峰。因
如大好山語下大悟。走廩山以偈呈師。師云。悟則不

無更要受用得著若受用不著祇是箇汞銀禪也因舉南泉王老師賣身話勘驗之云子試道南泉是何心行經曰這老漢沒葢載待你頭出角著又問甘贄行者請念誦南泉打破鍋子意旨如何經曰拂袖便行鉤有餌鍋兒打破玉無瑕師奇之乃云他日子弘揚祖道吾不如也　師生平言行縝密如美玉在璞非有眞爲法人拒而不見見人譚某於何處有省悟何處有證入輒勃然呵之云汝何所見敢以此證據人耶打破大明國尋不出幾人能眞參實究在你敢作大妄語以未悟謂悟未證謂證耶有拈頌若干超

絶卓異。祕不示人。鄧徵君與師交最久。嘗有詩寄師云入海泥牛不見蹤龍山太煞露家風誰知別有深深意韻出新豐調不同師見之笑云公可謂知得山僧一半也　一日師無疾忽告衆曰。我有一箇未了底事。汝等須知。衆無語。乃命澡浴整衣。遂端坐而瞑。荼毘頂骨不壞。塔於本山。後司理黃端伯居士。同壽昌謐公。復遷塔於廪山之麓。宗鏡書嗣

魏博大伾隱庵如進禪師。廣平永年人。族姓陳。得法於小山書公。養道於大伾之興國寺。影不出山。足不蹈闠者數載。凡尼姑婦女。不許入門。無容面謁。久之開堂說法。機如走珠。口似懸河。衲子肩摩接踵。趨謁如

狂。一日應請北遊。遂宿三教堂。主僧進曰。此中向有憨布袋像。供西壁。後爲羽士居此。於頂上安雙髻。改呼爲鍾離仙。遷供東壁。每每緇衣黃冠。爭衡代位。至今葷酒淫祀。妖孽一方。殊爲怪事。求和尚除之。師以拄杖指其像曰。者塊泥團。變怪多端。不守本分。惱亂人間。兒頭佛祖。丫髻神仙。出乖現醜。魔魅閭閻。彼此搬弄。東挪西遷。妄生喜怒。暮四朝三。不遇老僧行正令。多年冷地受牽纏。四大各復返本還源。從此一方齊物論。卽刻送汝上長安。咄咄。連棒粉碎。而邪孽從茲肅清。宗鏡書嗣

龍岡大方如遷禪師。陝西鳳翔岐山縣之李氏子。年十七。禮本郡無蹤本公爲師。首參悅菴喜和尚。授具。指示向上一路。尋入青峰山。弔影單棲。有所開悟。謁大章書和尚於立雪庭。遂留依止。朝夕入室。陶鎔從上機緣。乃蒙印可。有針頭玉線。海底鐵牛。日夜辛勤。記伊保守之囑。 師至懷慶。鄭世子讓國。潛修白業。聞師至。乃建精舍於龍岡。延師晏寂。慈聖皇太后賜大藏經。護勅御書大法寶藏四字至龍岡。創寺安供。後師無疾端坐而化。塔於寺右。宗鏡書嗣

鄴下古風通玄禪師。本郡王氏子。齠年禮大妙師祝髮。

甫壯南詢。與伍山進往謁小山書禪師。一見直以龍象期許。久之乃付衣法。後聞帝闕。奉旨開堂於眞定舍利寺。代王聘請開法於山西大同。　僧問如何是道。師曰何不問己。僧曰自己云何是道。師曰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有路透長安。僧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僧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青山低處見天闊。紅藕開時聞水香。未幾辭歸。效陳蒲鞋養親。建願王菴以休老。後無疾端坐而逝。塔於菴側。宗鏡書嗣

順德鵲山天然圓佐禪師。邑之范氏子。偕大方遷公。參小山書和尚於少室。機契。覓付衣鉢。歸里隱蓬鵲山

石河菴。有請說法者。師辭甚堅。柱史吳公率四眾再三迎請。乃上堂。以拂子打圓相曰。會麼。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苟非忘形去智。喪偶息機。親到虛靈不昧。了了常知底田地。過來要見他拈花之旨。面壁之宗。大似數他桃李宮牆外。終非己有。諸人還要知佛祖直指底消息麼。乃以拂擊案云。適來山僧已自告報了也。便下座。

僧問拈椎豎拂舉古明今。皆是止啼黃葉。如何是金錢。師曰。只見雷霆施號令。那知星斗煥文章。曰和尚自把火行。其如學人何。師曰。閉目中秋坐。卻怨月無光。

蓬巖吳柱史

問如何是般若體師曰寂然不動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感而遂通曰如何是下手得力處師曰罔象到時光燦爛曰如何是不得力處師曰離婁行處浪滔天曰恁麼則儒釋未始有異師指空曰此儒耶釋耶同耶異耶公作禮曰謝指示　萬歷乙酉十月師預知時至浴畢坐逝宗鏡書記已上六八

續指月錄卷十八

蒙香子施錢四十千文

滋竹居士施足錢二千文

虔修子施足錢二千文

了一子施錢十八千五百文

共刻此本連圈計字三萬四千七百九十六箇

光緒十二年秋八月金陵刻經處識

續指月錄卷十九

六祖下三十五世

臨濟宗

潭州溈山五峰如學禪師關中臨潼任氏子參密雲悟和尚一夕茶話次悟驀伸腳曰你作麼生師以腳踢之悟笑曰未在未在師曰和尚道看悟倒臥師曰也只是困悟曰你又與麼去也師乃禮拜　天啟丙寅冬金粟眾盈五百悟乃舉師為西堂林皋豫見師於西堂寮問漢首座何如師云我也不知豫云宗師家具擇龍眼為甚麼道不知師云兄眼何在豫便喝師默然豫又喝師云何不再喝豫云好不知痛癢師便休　一日師辭行悟握拂曰喚作

拂子則觸。不喚作拂子則背。不得拈起。不得放下。不得下語。不得無語。不得錯舉。若不錯舉。則分付汝師。則連跳兩跳曰。不要不要。悟曰。猶是亂叫亂跳。更試舉看。師轉身曰。某甲去也。悟乃付源流拂子。　崇禎庚午。悟住黃檗。師在西堂寮。僧隱元琦參。向師豎拳曰。識得這箇。天下太平。識得這箇。天下爭競。如何決斷。師便打。僧再喝。師又打。僧連喝兩喝。師又兩打。僧遂呈所得。師云。此子徹也。乃呼進寮云。汝有悟處。試道看。僧云。道卽不難。只恐驚羣動眾。師云。但說何妨。僧打觔斗而出。師云。眞獅子兒。善能哮吼。　癸酉出

溈山之金陵祇陀林。忽示寂。龕歸建塔。所著五宗派敍。示衡州僧谷應。後黃龍牧夫。付梓行世。天童悟嗣

蘇州三峰漢月法藏禪師。無錫蘇氏子。年七歲就鄉塾。値湖水暴漲。家人徧尋不獲。卽乘一大黿。衝濤而來。里人神之。十五出家。十九剃染。究心教典。精析儒術。嘗語人曰。十河九洛。象教總持。須從無文字處求之。乃著四書五經參同。一日憮然曰。宗乘中事。自問理會也。理會得。說也說得。只一事未在。敵他生死不得。遂決志行脚。參萬法歸一話。徧扣名宿。皆不當意。遂隱虞山三峰。草屋蘿牆。不設榻座。會窗外二僧夾籬

拗折大竹。聲若迅雷。乃大悟。因閉關究。忽推窗見黃梅墮地。始得徹證。乃握一竹篦。亡曉夜開發學者。一時稱三峰鑪鞴。名重叢林。 天啟甲子秋。禮悟和尚於金粟。悟上堂舉黃檗參百丈。丈舉再參因緣。黃檗不覺吐舌。丈曰。子以後莫承嗣馬祖去麼。檗曰。不然。因師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巳後喪我兒孫。丈曰。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見。故臨濟三度問佛法大意。三度被打。濟後出世。惟以棒喝接人。不得如何若何。祇貴單刀直入。師出眾便喝。悟曰。好

喝。師又喝。悟曰。汝試更喝一喝看。師禮拜歸位。悟復舉僧問古德朗月當空時如何。德曰。猶是階下漢。僧曰。請師接上階。德曰。月落後相見。且道月落後又如何相見。師便出。堂。卽日請師居第一座。次日悟上堂。師問海衆雲從慈霖普霔。現躍飛騰。卽不問。如何是驅雷掣電底句。悟便喝。師曰。恁麼則金粟花開。寶林果熟去也。悟又喝。師禮拜歸位。未幾欲辭行。悟手書臨濟源流。幷信拂授之。　杭州安隱請師上堂。上首白椎未竟。師以拄杖橫截曰。千佛下口不得。列祖一場敗闕。今日直下拈來。依然是赤骨律。此事如千將

莫邪。雙腕並運。如冰花。若火燄。向報化舌根下一截。正好銷兵鑄钁。縱過平生。只今有恁麼漢子麼。不妨與安隱相見。初安隱請雲門澄禪師澄云吾年邁矣汝若請三峰為首座老僧即來眾詣三峰白其事師欣然許之及至澄先一日化去遺語曰漢首座當世宗匠佛法學識較我十倍即請主之眾遵遺命請師開法

上堂若論此事。如迅雷貫頂。掩耳不及。吐出清風。一條鑌鐵。向須彌頂上一鎚。金剛山下透脫。倒卷虛空。萬仞壁立。若是臨濟嫡骨兒孫。便解向獅子口裏敲牙。驪龍脊上揣骨。主賓互換。通身縱奪。末後句裏出身。威音王前過活。還有如是操略者麼。出來與老僧相見。安隱示眾機先一句是汝諸人安身處先機一著是汝諸人立命處

其間左之右之或伸或縮是汝諸人踏腳處末後一句是汝諸人出頭處○此則法語諸方爭相傳誦稱爲三峰五決旨確庵青頌云展開兩手任君看鑒徹機先也大難情與無情俱斷送收來一併葬桐官七百年來老作家撤開捏聚驗龍蛇饒君膽略能籠世到此如何敢劈牙

上堂頭上蔚藍天欲滴。腳底白雲千萬尺。手中拄杖腰下瓢。去去來來無順逆。好消息。踏破草鞵雙腳赤。三頭八臂腦後睛。日日相逢不相識。

上堂攀躋不住忽然翻。打破吾宗向上關。剩得一雙窮相手。始知無法向人間。

法座成上堂巖巖獅座涌堂中。老衲披衣坐法空。跨下狻猊忽翻擲。一聲哮吼見威雄。喝一喝。曰獅子踞地吼。佛祖倒身走。出頭天外看。只有萬峰叟。喝一

喝。室中嘗垂三問。勘驗衲子。一曰。宅破家亡。阿誰是主。二曰。縱開楔棒。是何意旨。三曰。卷席挂拂。因甚不住。鮮有契其機者。西蜀劉道貞入山問道。既有省答師三問頌。一宅破家亡云。無錐眞勝去年貧。剝盡皮毛見赤身。夢到千峯霜雪後。梅花隴外一枝春。二縱開楔棒云。莫將言語涸綱宗。劍在眉間覿露鋒。領取機先第一句。虎頭虎尾絕孤蹤。三卷席挂拂云。獅兒不戀舊時窩。躑過翻來雷影過。惟有蓮峯知此意。橫肩榔栗入煙蘿。師首肯之　師嘗曰。黃龍有言。學者欺詐之弊。不以如來知見之慧。密而煆之。何由能盡。且古人建立宗旨。千牢百固。尚有承虛接響者。混我眞宗。若師家大法未明。無從辨驗。則胡喝亂棒。羣然而起。吾宗掃地矣。鐵壁溥頌云。商周彝鼎存家具。俎豆斯文起草萊。破竹聲中立會得

眞宗繼響復誰來

師初開三峰法席。歷主淨慈北禪。龍山錦樹。眞如聖壽。復重興鄧尉聖恩祖席。一日上堂辭衆曰。心休不說法。骨瘦上堂艱。分明都說盡。湖水洗山巔。 崇禎乙亥七月二十二日。將入寂。侍者問。如何是身後事。師曰。牀頭老鼠偸殘藥。壁上孤燈照舊衣。侍者擬再問。師擧手曰。放下幔子著。至中夜索浴更衣。泊然而逝。門人奉全身建塔於聖恩寺之右。曰天山塔院。著有入會廣錄。智證傳提語行世。

天童悟嗣

四川夔州破山海明禪師。蜀之蹇氏子。年十九。出家姜家菴。聽講主說楞嚴。至一切衆生皆由不知常住眞

心詣主請益未決遂出蜀徧參憨山清博山來雲門澄諸老不契乃住破頭山猛力參究一日到萬丈懸崖上立足自誓曰悟不悟性命在今日了辰時立起立到未時眼前惟有一平世界更無坑坎堆阜舉意欲經行不覺墮崖損足至夜翻身忽痛有省天明叫曰屈屈一居士曰師父脚痛麼師劈面一掌曰非公境界 參悟和尚於金粟值猛雨轟雷悟謂衆曰假饒雷來打我汝等如何支遣師曰用遣作麼乃呈頌曰囫地雷聲意自悠幾人歡喜幾人愁吾師縱有分身法血濺黃沙倒逆流一日悟落堂惟默然師問正

恁麼時如何悟去。你可到恁麼地否。師震威一喝。悟便打。師復兩喝。悟云。你再喝兩喝看。師掀倒禪牀拂袖便行。悟追上驀頭一棒。師曰。恁麼爲人。瞎卻天下人眼在。　師入座。悟問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恁麼時。以何爲界。師曰。竿頭絲綫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悟頷之。

出住不之東塔。上堂。東風解凍。百草萌芽。行腳衲子。似粟如麻。拖泥帶水。草鞋猙似虎混俗和光。拄杖活如蛇。向有佛處不可住。無佛處急走過。方稱英俊作家。切不可向萬里無寸草處坐。虛度生涯。大衆。且如山僧這裏。九旬禁足。三月調心。今

破山明

日解制。臨行一句。作麼生道。摘楊花。摘楊花。　上堂。金鋤削盡千峰雪。露出天涯星月孤。照得世間人廓徹。都來依樣畫葫蘆。大眾未審還有依樣畫得者麼。有則不妨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心裏射紅心。其或未然。且待山僧自畫去也。以拄杖打圓相於中擲地曰。層落落。影團團。千古萬古與人看。　上堂。福城東際煙水漲。大塔廟前樓閣開。千手大悲捫不住。無端放出善財來。大眾。且道善財來作甚麼。隨行踏斷流水聲。縱觀寫出飛禽跡。卓拄杖下座。　上堂。解開布袋口。放出一羣牛。繞砌尋芳草。芒繩貫鼻頭。放去也

東觸西觸。收來也。山悠水悠。正恁麼時。不收不放一句。作麼生道。拏雲自可容收放。喝月誰能使去留。

上堂。昨夜梅花香宇宙。今朝雪塊打長空。就中一點眞消息。拈向諸人鼻孔中。驀呈拄杖云。未證據者向此嗅嗅看。是甚麼意旨。時一僧踍跳作舞而出。師以拄杖擲地云。穿過髑髏。

朱婆子問。一切時參究念佛底是誰。師云。你這一問。從甚處來。婆云。朝夕不離。師云。不離箇甚麼。婆轉身繞一帀云。不離者箇。師云。也是赤土塗牛奶。婆子又問。弟子現是女身。父母未生前。還是男是女。師卓拄杖云。還識者箇麼。婆云。無

去無來。師云。是甚麼所在說來說去。婆云。即今如何抵敵。師云。好與三十棒。　師住東塔三載。旋應銅梁之請。歷主岊岳。大峩。萬峰。中慶。鳳山。棲靈。祥符。無際蟠龍。佛恩。雙桂。十刹。宗風遐播。後當蜀變。師以化導不辭腥穢。羣魔救免僇殺者。億萬萬計。　師無疾坐逝於康熙丙午三月十六日。是夕。夔太守夢師授一扇。守展讀其偈曰。屣聲滑滑響蒼苔。老去尋山一快哉。回首五雲堪一笑。澹然瀟灑出塵埃。覺即遣候。而師已化去矣。郡守驚異。刊布行世。天童悟嗣

寧波天童費隱通容禪師。閩福清何氏子。年十四。依三

寶殿出家。一日聞指南陞指參禪。發心參壽昌經。示狗子無佛性話。因經上堂。與僧問答次。師在傍不覺身心奮發。話頭脫落。乃問經曰。今日看破和尚家風了也。經曰。汝有甚麼見處。師便喝。經便休。　聞天童悟和尚寓吼山。師冒雨往謁。便問覿面相提事若何。悟以番菩提大素珠。照頭便打。師曰。錯。悟又打。師又喝。悟祇管打。師祇管喝。至第七打。所有伎倆知見。一時冰釋。悟問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涼。汝作麼會。師曰。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曰。離了此。又作麼生。師曰。放和尚三十棒。曰。除卻棒。又作麼生。師

便喝。曰。喝後聻。師曰。更要重說偈言。悟休去。後悟住黃檗。上堂。曰。還是衝浪金鱗麼。出衆相見。師以坐具覆頂出。曰。和尚還會麼。悟打。曰。一釣便上。師喝一喝歸衆。悟然之。　崇禎癸酉。師充黃檗西堂。隱元琦問。大制從來無解結。如何特地起風波。師曰。破闍黎帶累。曰。恁麼則翻騰去也。師便打。琦喝。師曰。亂作。曰。打著昔年舊痛處。於今猶恨棒頭輕。請師末後一頓。師打。曰。舊瘡瘢上著艾。曰。恁麼則徹骨徹髓去也。師曰。如何是徹底意。琦一喝。師曰。喝後聻。曰。時清休唱太平歌。師曰。祇引一半。　上堂。今朝初一。好箇消息。若

還不會。又是明日。所以道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山僧舉一了也。是汝諸人如何委悉。便下座。

住金粟上堂。全身擔荷。赤體提持。要是夙有器骨英靈漢子。於尋常日用。活卓卓地。不將奇特言句。貼於額上。玄妙理致。蘊於底裏。專用格外鉗鎚。獨踞宗門牙爪。生擒猛虎。活捉獰龍。縱有言超佛祖。行過舍那。入此閫域。未免橫身攙出。其餘之輩。觀心作念。著意思惟。塵寂光生。而有神穎妙慧。自作去就。畢竟搆他語脈不上。要有者等丁卓。始可別行教外單傳。主持棒喝。全行正令。而與從上瞎驢。蹄角相肖。且正

當恁麼時。囘機就位一句。作麼生道。本來不借修因得。那管心明與法通。　住徑山上堂。舉臨濟祖師云若第一句薦得。堪與佛祖爲師。若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爲師。若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徑山者裏不然。若向第三句薦得。石筍抽條。第二句薦得。種麻得豆。若向第一句薦得。漆桶不快。笑看臨濟。强分節目。將刀割水。無事。望江亭上立。山河盡在座中圓。　上堂。良久云。聲前一句子。欲要大家知。便下座。　天章解制上堂。起期結制。依門傍戶。陞堂說法。起模畫樣。胡言漢語。攪亂衲僧。東扯西拽。轉不相應。山僧今日。徹

困。爲汝諸人去也。遂拈拄杖。一時打散。　田頭栽菜次。師云。菜栽完麼。田云。栽完了。師云。無根菜又作麼栽。田無語而笑。師云。開花了也。　僧問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師云。要汝入門便道。又問如何是一喝如踞地獅子。師云。百獸林中獨步。又問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劍。師云。早巳分身兩段。又問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云。汝自理會。　師示寂於順治辛丑三月二十九日。門人荼毘獲舍利如豆大。五色燦然。分建舍利塔於閩之黃蘗。郢州之興陽諸處。晦山顯著有舍利記。天童悟嗣

嘉興金粟石車通乘禪師。金華朱氏子。偶閱龐居士問石頭。不與萬法為侶因緣有疑。在家打七參究。至第四日。聞夜半風聲。覺有入處。廿六歲棄室出家。完具。聞僧舉六祖曰。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忽然有省。述偈曰。正與恁麼時。面目未嘗迷。善惡都不到。獨露兩莖眉。參天童悟和尚於金粟。悟問那裏來。師曰。雲門。悟曰。幾時起身。師打一圓相。悟曰。莫亂統。師曰。千里同風。今日特來親領痛棒。悟曰。既是千里同風。又來作麼。師翹左足。悟曰。者還不是。師翹右足。悟曰。錯也。師曰。又被風吹別調中。

悟休去。入室次。悟舉世尊拈花。迦葉微笑意作麽生

師曰。白日穿針。悟連棒打出。師豁然。懷香禮謝。悟遂

舉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師拂袖便出。復呈偈曰。我手

何似佛手。赤脚蓬頭。便走直得。透上玄關。管取合著

狗口。悟問曰。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恁麽時。以何爲

界。師曰。家貧未是貧。路貧愁殺人。悟拈拄杖曰。旦箇

是出是入。師一掌。悟亦打一。一日悟舉薰風自南來。問

你意作麽生。師曰。白雲彌宇宙。薰風自南來。即呈偈

曰。拂袖薰風宇宙清。園林殿角解翻身。相逢且說三

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悟云。那幾分怎麽不說。師云

酉與和尚悟云不疑言句是爲大病進云天晴日頭出有眼瞞不得悟云紅爐煅過始得師侍悟七載不惜勞苦後悟赴黃檗命師領眾師一日問悟設有人問和尚如何是禪如何對他悟打云一棒打透髑髏穿更有問又如何悟打云足方頭頂圓更有問又如何悟打云口裏舌頭尖更有問又如何悟打云若喚作禪入地獄如箭射　住童光上堂喝一喝曰大眾還知落處麼三世諸佛於此轉大法輪頁風不墜歷代祖師於此廣度羣迷正脈流通山僧於此爲眾提持只要眉橫鼻直汝等諸人亦肉團上有箇圓明妙

體。徹頭徹底。佛眼覷不見。聖智難量。十方容不得。眞機獨露。直得絕蹤絕跡。塞卻諸人咽喉。無處出氣。雖然如是事無一向。更與諸人當場顯示。遂拈拄杖作釣勢曰。大衆還見麼。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 住金粟上堂。諸佛出世。爲一大事因緣。達磨西來。指人見性成佛。金粟不諳老婆禪。祇要諸人棒下見血。若也恁麼會得。觸處逢渠。纖塵不立。垂手人間。和光化物。既然觸處逢渠。且道渠是阿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喝一喝。下座。 司理黃元公參府吳升初請上堂。公禮起曰。謝和尚說法。師曰。那一句是法。速道看。曰

人前不可吐露。師曰。也不可埋沒。曰請陞公道。師曰。各與一頓。乃曰。一句截流。全心卽佛。萬機不到。全佛卽心。到者裏心佛俱忘。復是何物。喝一喝曰。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上堂。少室眞機。人天普育。直指父母未生面目。大衆有眼曰見。有耳曰聞。且道作麼生是父母未生面目。良久曰。牆外鳥啼聲巳碎。盡在搖頭不語中。喝一喝。　僧問。和尙今日陞座。說甚麼法。師曰。松枝挑夜月。照盡世間人。老龐唐祈遠問。經云。一切惡鬼。尙不能以惡眼視之。況復加害。憑箇甚得恁有力。師曰。天魔膽喪。曰恁麼則家家觀世音。師

曰。還見觀音麼。曰。雖然未見。卻也叫得應。師曰。現三十二相看。曰。今日親爲學人陞座說法了也。師曰。且莫錯認。　崇禎十一年二月十二日。將示寂。僧問。此後向甚處與和尚相見。師曰。徧界不曾藏。僧作禮曰。恁麼則向者裏與和尚相見去也。師曰。且莫錯認。泊然而逝。天童悟嗣

贛州寶華朝宗通忍禪師。常州陳氏子。年少披剃。遇異人授以仙術。至二十二歲。聞無生之說。往參天童悟於金粟。悟問。那裏人。師云。常州人。悟云。是我鄉里也。曾帶鄉里物事來麼。師一不能答。悟亦笑而已。次日入

方丈拜問云。弟子要了生死。特來請問。不但無處下口。且無處著想。悟云。無處著想。便是好消息。師云。莫便是麼。悟拈棒連打云。未是在。師禮拜而出。胸中疑悶。每日入室。不下四五次。常至普茶時。亂問亂說。鬨堂大笑。毫無慚色。悟亦笑云。你卻有得說。說得好道理。只如大慧杲。參諸佛出身處話。後聞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方得瞥地。你作麼生會。師茫然。參有月餘。忽有會處。述偈云。二十餘年染世塵。於今家業一朝傾。雙拳握著無他物。兩眼睜開沒半人。言路窮時無可說。義途絕處句難成。從此十年埋影後。如雲如

雨徧乾坤。悟聞之。對衆稱賞。後入堂打七。力參三日。遂入方丈呈偈曰。翰林學士渾身濕。兵部尚書徹骨寒。晤對不須頻叫屈。一人有慶萬民安。孝廉黃居士問師云。設使如今去見老和尚。再索鄉里物事時如何。師兩手捧起。士無語便走。師急叫云。若是鄉里。便拿了去。次日至。復敘前話。士又問云。如今再索鄉里物事時如何。師云。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一日悟問。山中猛虎。以肉爲命。何故不食其子。師被一拶。通身汗下。越兩日。偶從外寮進。推入寮門。驀然除去礙膺之物。遂入方丈通所得。悟舉前問。師曰。惟人自肯乃方親。悟曰。與麼下語亦未在。師笑曰。和尚只做得大千兒孫。便出。三日後。悟自答曰。自食肉不盡。更猛

省得下語亦未之旨翌日悟上堂師出問直下知歸卽不問如何是大用現前一句悟擬拈棒師指曰者老漢伎倆不忘一釣便上拂袖而出卽蒙印可 初住靈祐屢遷名刹崇禎辛巳住曹溪上堂諸佛諸祖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據實論此一大事因緣不用開口不用動念直下一一天眞一一明妙祇貴直截契證超越死生不離見聞緣超然登佛地所以世尊於明星祇得一覩六祖於金剛經直用一聞諸公若也得恁麼一回去便堪傳佛心印方爲佛祖嫡骨兒孫試問諸人旣是現成舊公案又用舉作甚

麼迴機同本得一舉一回新。小參僧問明歷歷路堂堂更有甚麼師曰猶是鬼窟裏活計僧打一圓相曰脫體無依去也師曰依舊跳不出僧一喝師曰三喝四喝後如何僧又喝師曰野狐精。僧問倩女離魂那箇是真底師便打僧無語師曰會麼僧擬議師又打曰切忌私奔。晚參師云庭前草欲丈扶疏樹亦濃明年作境會誰契古人宗良久震威一喝。順治戊子春寶華兵警師應慶雲之請十月朔陡示微疾初八日上堂舉洞山問雲巖云百年後忽有人問還貌得師真否如何祗對巖良久云祗者是復舉洞

山因供雲巖眞次僧問先師道祇者是莫便是否山曰是僧曰意旨如何山曰當年幾錯會先師意僧云未審先師還知有也無山曰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若知有爭肯恁麼道師云汝等諸人若透得者兩則話卽無關不透矣衆下語不契遂索水盥浴更衣復索滾水飲畢端坐而逝數日顏色如生入龕時紅光燭天衆疑庵中失火趨救寂然莫不驚異頂禮闍維後頂骨牙齒衣環鮮好不壞建塔於西堂藏師昭穴語錄三十卷并迅雷指迷等集行世天童悟嗣

宜興龍池萬如通微禪師嘉興秀水張氏子年十九出

家受具謁聞谷大師開發無字話歷扣名宿偶閱楞嚴至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恍有所得往參悟和尚於金粟棒下汗流徧體打失從前伎倆一日入城聞路旁人家毆叱小廝云看你藏在那裏去師不覺躍然口占一偈云沒處藏沒處藏全身獨露在街坊堪笑華亭擺渡漢葛藤打得太郎當 悟七十誕辰師懷香拜祝入門便喝悟云胡喝亂喝師又喝悟又云胡喝亂喝師遂禮拜悟打云你再喝喝看師云蒼天蒼天便行悟呼曰萬如我直下疑你者兩喝道道看師云歇歇與和尚道遂出 一日

悟在方丈經行師見僧問悟佛法的的大意悟云近前來僧近前悟便打僧云上根大器直下承當中下人來如何悟云老僧從來不曾眼花僧罔措師聞豁然遂蒙記莂五更遣行　住莆之曹山上堂前三三後三三箇中消息誰許諳春風處處花成錦秋水澄澄月一灣喚作眞如不壞法此人曾未踏鄉關喚作無常生死法管教累劫受餘殃敢問諸人畢竟作麼生卽是以拂子打圓相曰生佛未形消息在不知幾箇肯擔當擲拂下座　住龍池上堂有一人在孤峰頂上目視雲漢把三世諸佛一口吞盡不見有衆生

可度。好與三十拄杖。何故。事上不足。有一人在十字街頭。三頭六臂。合水和泥。隨機接引。亦好與三十拄杖。何故。理上不足。有一人不離高峯頂上。目視雲漢。嘗在十字街頭。和泥合水。有一人不離十字街頭。和泥合水。嘗在孤峰頂上。目視雲漢。二人到龍池門下。正未有語話分在。且道龍池爲人在甚麼處。還委悉麼。時攜榔栗當門據。獅象狐狼一併藏。　僧問如何是結制底意。師曰。澗深流水聚。曰學人則把住牢關去也。師曰。山峻鳥飛遲。　問如何是破砂盆。師曰。風不來。樹不動。　問樹彫葉落時如何。師曰。過蟻難尋

穴。歸禽易見巢、　問曰落西山去。林中事若何。師曰。虎行樵子徑。鳥宿故枝頭。　順治丁酉。十月二十九日示寂。龍池門人奉全身龕於寺陽立塔。天童悟嗣

寧波天童山翁木陳道忞禪師。粵之潮州茶陽林氏子。幼有宿慧。因讀大慧杲錄。忽憶前身雲水參方。歷歷如見。即日走匡廬。開先投明法師薙染。明以師志慕禪宗。爲舉臺山婆子話。遂於言下薦得趙州意旨。自驗生死關頭未破。徧參憨山清黃蘗有諸尊宿。終不自肯。後參悟和尚於金粟。機緣不契。直趨雙徑謁語風信。信問曾到金粟否。師曰曾到。曰曾問話否。師曰

不曾曰你怕打那師曰某甲一向不曾置得問頭請師處借轉問頭信乃開示師不肯復囘金粟舉前話悟曰你喫飯還問人借口麽師擬議悟便打後因參殃崛產難因緣打破疑團始明得從上古人關鍵凡居侍司掌記室親炙悟者一十四秋日臻玄奥　繼席天童上堂目擊道存鋒鋩不犯頭頭顯露物物全彰猶是因高就下曲爲今時況復言中取則句裏呈機舉古明今拈三播兩大似鄭州出曹門何異南轅而北轍殊不知當人脚跟下立地一著如天普蓋如地普擎抽一機則千機頓赴展一目則萬目畢張透

聲色。絕遮攔。亘古亘今無處所。還生死得伊麼。還汙染得伊麼。還榮枯得伊麼。還推遷得伊麼。縱有德山棒如雨點。也則打他不著。臨濟喝似雷奔。也只無伊下口處。更說甚麼百問雲興。千疇瓶瀉。一毫端際出現無盡身雲。一舉步間。遊歷無邊國土。正是泥裏洗土塊。蝦跳不出斗。諸仁者。從上既有如此廣大門風穩密田地。何不推他阿爺向後放出渠儂一頭與麼直截承當去。正恁麼時接續流通一句作麼生道卓拄杖曰。天高羣象正。海闊百川潮。　上堂。昨晚南嶽與匡廬兩山爭論佛法。一山道。南嶽讓和尚乃曹谿

嫡子。一山道青原思大師。實寶林正宗。一山道廬陵米價傳千古。一山道磚鏡磨穿古佛心。互相競爭不已。羅浮山聞得出來約住曰。莫爭莫爭。饒你青原思大師。南嶽讓和尚。少不得從我嶺南者裏去。山僧驀頭與羅浮山一棒。天台合掌道善哉。和尚打者一棒。不妨透頂透底。暢快殺人。山僧遂與震威一喝。咄縮頭去。於是四山各各懡㦬而退。拈起袈裟角曰還見麽。自從盧老收歸後。須信人人總有之。　上堂靈雲見底大家同。二月桃花在處紅。健羨不須從外覓。故園大有好芳叢。卓杖云。看看。擲杖云。擬著眼落千差

一片何人得流。經十萬家。 順治己亥。師奉

詔賜號弘覺禪師。馳驛至京。萬善殿。忠廣濟三處結冬。召對

法語別見三世奏對集 示衆。眞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涅槃。並爲增語。山僧一冬萬善殿。又且舉揚箇甚麼。只有淸風來席上。更無閒語落人間。 掃笑巖祖塔。黃金骨鎖玉玲瓏。鐵棘門栽不計重。佛眼難窺五祖意。兒孫若敢妄流通。拈香云。卽此用。離此用。蟭螟眼裏繡鴛鴦。烈燄爐中飛彩鳳。 師晚號夢隱道人。乞歸金粟。投老於會稽化鹿山之陽明洞天。乃自相山擇吉兆塔於黃龍峰下。康熙甲寅。六月二十七日示寂。世

壽七十九。著有九會百城北遊等錄行世。（天童悟嗣）

寧波雪竇石奇通雲禪師。俗姓徐。家貧。就南廣寺脫白。見中峰垂訓。有蹭蹬不隨愚伴侶蹉跎又恐落風塵句。乃往虞山住靜。刺血書經。後參金粟悟和尚。一夜黑地走出。因僧劈面撲破鼻子有省。呈偈曰。某甲今年三十二。向來鬼窟作活計。忽然撞破鼻頭時。但見鮮血流滿地。悟未肯。後於棒下頓脫疑滯。時隨悟赴育王天童一十三年。值牧雲門同辭出山。得付衣拂。囑云。折箸無一雙。狗子無一隻。是你住處。　住靈鷲上堂。爐鞴宏開烹佛祖。聖凡齊煅辣鉗鎚者。回莫

作尋常看。大眾應須高剔眉。當爐莫避。見義勇為。分明覷破真奇特。脫體風流更是誰。驀豎拄杖曰。還見麼。直得萬象光輝。乾坤獨露。縱橫殺活。總不由人。把住放行。全歸自己。如或不然。山僧不免重重指點去也。還委悉麼。杖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火裏看。擲拄杖下座。 上堂。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古德恁麼說話。大似在孤峰頂上等箇人來。大眾且道。他要等箇甚麼人。以拄杖擊香几曰。還委悉麼。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

住雪竇上堂。當陽一著。獨露無遮。八面玲瓏。十方

軒豁明眼作證豈敢囊藏直得瓊樓玉殿百草頭上
全彰千丈報身瓦礫堆邊頓現塵塵爾剎剎爾突出
無位眞人發明現成公案直饒三世諸佛歷代老古
錐到來箇箇退身有分正當恁麼時如何水歸大海
波濤靜雲到蒼梧氣象閒　上堂澹蕩春風二月天
山花似錦碧巖前深深古寺今來到端的無如鼻祖
禪前是山門佛殿後是臥室法堂當陽坐斷一句且
置驀豎杖云這箇喚作什麼擊禪牀云但見皇風成
一片不知何處有封疆　僧問一念無思時如何師
云死水裏作麼僧喝師云喝那箇僧云明月無私師

打云猶在死水。僧問如何是安居樂業一句。師云今日天寒。云向上還有事也無。師云來日向汝道。順治辛丑。師返南康。曰我老矣。當不忘本也。迨癸卯正月示寂。仍迎龕建塔雲寶。

天童悟嗣

嘉興古南牧雲通門禪師。蘇州常熟張氏子。二十歲投破山洞聞乘和尚出家。原名契門。力事參究。便有省入。後參天童悟和尚於金粟。以偈呈方丈。悟略閱兩行。問即今事作麼生。師擬議。悟以番菩提數珠便打。師禮拜。悟又向背築一拳曰。你若作打會。入地獄如箭射。異日悟舉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涼。驗眾。師至

三頌。悟看至末首曰。不親切。師曰。前二首聻。悟曰。此不親切。和前都不親切。師便問如何是親切處。悟便掌。師卽竪一指曰。某甲也悟曰。你未知落處在。師隱隱疑。後上天童題萬松關偈曰。古路松陰廿里長。過時誰覺骨淸涼。悟曰。何不道過時誰不骨淸涼。師於言下有省。又作活眼泉偈。寮中思索。偶然停筆。右手將左臂一觸。忽然觸發。直下湛然。前所疑一掌落處不言而喩。一時呈行由。曰。詣實供通。悟曰。者些都不是實消息。你再供通實消息看。師進前展兩手。悟曰。不是不不是。師曰。和尙如今瞞某甲不得。悟曰。瞞卽瞞

不得。且惑亂你一上。後乃付囑。住古南因華嚴會上堂華嚴法界。理事無礙。懺罪消災。一彩兩賽。驀拈拄杖曰。大眾。杜順和尚來也。在拄杖頭上口喃喃道。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豬左膊上。諸人還見麼。若也見。未免頭上安頭。若不見。日日堂堂無蓋覆。本來同是遮那身。　上堂。拋下拄杖曰。撲落非他物。復擎起作舞曰。縱橫不是塵。汝諸人還見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麼。復擊香几曰。一片榆楠木敲來響殺人。　上堂。靈樞密運。四序推移。天地之間其猶橐籥。看看冬到來。卽便春風至。長連牀上學得

底是第二機。若是第一機。天下老和尚未曾提著。山僧又如何折合。舉拂子云。看看五彩畫頭。黃金點額。復擊一下云。好好一隻春牛。被山僧一鞭粉碎了也。聞一知十。從他偏界分身。認影迷頭。一任眼瞎眡地。

上堂。向虛空中畫青畫黃。本無甚事。對無位眞人說生說死。笑殺傍觀。卓拄杖下座。

夜參次。一僧禮拜起拍手。師云。作甚麼。僧云。擦去地上塵。師遂對眾拍手云。我手中無塵。且道擦箇甚麼。眾無對。師云。者一隊漢。如生盲人相似。到此間來。只管相我口皮動。殊不知我與者僧。已作一場佛事了也。時有僧出擬

問。師云。山僧手癢試與一抓。僧便抓。師云。是甚麼。衆擬議。師便打。　夜參次。師問一童子。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童俛首。師云。汝諸人反不如者童子。遂歸方丈。

師一晚入堂云。還有撞著壁底麼。衆無對。　住天童。未幾。退隱京口之鶴林。久不陞座。檀護哀請說法乃爲說偈云。山僧一向說禪。而今口似木橛。爲問以何因緣。年往精神銷歇。齒落髮白血枯。豈可不知時節。因而謝事天童。來到鶴林守拙。日用無別修行。一句阿彌陀佛。上堂說法領衆。讓與諸方賢哲。宗門日見滔滔。變態不堪言說。若是眞正高流。目擊自當改

轍。先佛河沙法門。進修無甚優劣。廬山蓮社清風。緇素不妨同結。今日檀護臨筵。大家飽餐禪悅。若論大事因緣。不怕甕中走鼈。夜來衲被蒙頭。一任梅梢掛月。此後絕不執拂上堂。往來無定。卽問道者。罕能一見矣。示誡法嗣條約十章其首章以饑荒薦臻人情蕭索稱和尚者盈衢塞路苟求糊口人皆生厭所施何來此亦甚不知時節者凡我會下人寧去徒衆煨鑪過日如其違背非我弟子等語切中時病

康熙辛亥。預定逝期。於十一月望日。付最後弟子天樹植公。囑以大事。怡然坐脫於吳門之觀瀆恤廬中。弟子輩奉全身塔於京口黃鶴山。未幾而塔示斜側。門人啓壙茶毘。獲五色舍利無算。有七會語錄嬾

齋別集行世。天童悟嗣

蘇州遯村報恩浮石通賢禪師。嘉興平湖趙氏子。年十九。父母欲爲娶室。將親迎。師乃潛投染於普陀返雲棲圓戒。看父母未生前話。初參雲門澄於東塔。尋上鷹窠頂。參七女遊尸陀因緣有省。偈曰。一池蛙鼓夜喧喧。歷歷明明到口邊。通報五湖林下客。從今不必更加參。往謁金粟悟和尚。問如何是即此用。悟打一拂子。問如何是離此用。悟亦打一拂子。師云。恁麼則儱侗不少。悟云。難道有兩箇。師禮拜出。一日悟問。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凉。汝作麼生會。師不能答。連

呈數偈悟俱曰未在一日入室曰某甲會也悟曰如何是你會處師曰鷂子過新羅悟曰未在師呈偈曰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涼我今看破處也只是尋常悟曰不是不是師曰和尚自不是禮拜而出遯村報恩寺迎師開法寺額頂有古佛重光之識且石佛浮海亦符師號乃留意卓錫焉　上堂烏飛兔走急如梭明暗何曾昧得他箇裏本來無可說謂言無說已成多豎拂云大眾且道是有說是無說下座　上堂心無自性假境而彰舉拂子云喚作拂子則觸物無自體因心而現不喚作拂子則背心境俱泯性體亦忘畢竟喚作甚麼若不會更通一線良久云

明月堂前垂玉露。水晶宮裏撒珍珠。上堂。假使頂戴經塵劫身爲牀座徧三千。若不傳法度衆生畢竟無能報恩者。擲下拂曰。新報恩今日傳法了也大衆一時擔荷。天童上堂本是沒量人。一切難描摹從出母胎來將錯而認錯。合掌云大衆會麽。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僧問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師曰。猶爲貪餌客。未是絕求人。曰如何是絕求的人。師曰衲被蒙頭睡正濃此時山僧多不會。問如何是密移一步看飛龍。師曰。過得荊棘林方名是好手。問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何處

更有眾生。自代曰。平地上死人多少。　師居常以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公案。勘學人。復垂語云。報恩水鄉。非舟莫至。還有不假舟楫而到者麼。脫有當者。卒無可否。人莫涯其旨趣。　康熙丁未七月十九日。示微疾。力拒醫藥。默然危坐。至廿四日中夜。門人請偈。師曰。吾無一字可說。乃怡然而寂。塔全身於徑山之臥石。天童悟嗣

台州通玄林野通奇禪師。蜀之合州蔡氏子。依黔之蓮峰出家。未幾。出蜀。寓當湖。掩關。偶檢天童悟和尚參禪偈曰。一念未生前。試看底模樣。疑情猛發。偶因失

足墮樓。口占一偈曰。一念未生前。六戶絕消息。瞥爾揚雙眉。大似眼無力。即破關參悟於蘇之淸凉。便問學人絕跡而來。特爲親近和尙。悟曰。莫妄想。師曰。未審還有堂頭也無。悟曰。看脚下。師曰。不因漁父引。爭得見波濤。悟曰。莫錯會好　一日茶話。舉洞山與泰首座喫菓子因緣。命衆下語。師曰。食到口邊。被伊奪卻。悟即首肯。後隨悟住育王。悟上堂。舉世尊初生下地便解指天指地。汝等諸人。猶向老僧擬討甚麼椀。拽拄杖下座。一時打散。師自此全身脫落。結制日。師問今日四海衲僧雲集。各各壁立千仞。還許他諸人

悟麼。悟曰。你還夢見麼。師曰。悟尚不悟。夢箇甚麼。悟打曰。你即今是迷是悟。師曰。學人不在迷悟裏。悟曰。且道打你在甚麼處。師便禮拜。悟爲首肯。　通玄上堂。鼓已擊。座已登。爭奈無禪可說。無理可伸。幸喜時逢結夏。綠樹垂陰。水流碧澗。鳥囀幽林。歷歷無回互。分明沒兩人。所以昔日韶國師道。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先師亦道。通玄峰頂。別是人間。只緣不薦。錯認青山。此二老宿。與麼吐露。山僧與麼舉揚。大似熟處難忘。汝等諸人。還薦麼。若然薦得。方知不費纖毫力。便登解脫場。脫或未然。山僧不免

再爲顯示玉竹高高揮驟雨楊柳紛紛舞翠煙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上堂歷祖出興各有施陳拈拄杖曰怎如山僧拄杖敲几曰信手擊開不二門復舉召衆曰者是山僧拄杖且道不二門在甚麼處若向者裏辦得出不妨緊梢草鞋如辦不出莫道通玄山勢險前頭尤有最高峰　上堂第一義諦迥絕安排纔擬分疏便成窒礙所以道心若不異萬法一如眼若不寐諸寐自除若是英靈漢聞山僧恁麼道向文彩未彰以前直截擔荷卻較些子苟若涉於塵思未免困於途轍祇如不歷程途一句作麼生道一氣不言

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上堂。山十年前偶
一日冷地裏將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衆生性命。攝在
一微塵裏。並無一人得知。所謂藏山於海。藏舟於壑。
夜半有力者負去。寐者不覺耳。今日山僧普告大衆。
還信得及麼。如信得及。見得徹。便好休去歇去。如信
不及。見不徹。不妨朝參夕參。一朝參到無參處。遂顧
左右云。始知無處不家山。　師示微疾。遂掩死關。入
室弟子。俱不易見。臨終。別衆。衆請偈。師瞋目曰。要去
便去。害甚熱大。旁有赤治禪人求更名。師援筆書行
果二字。乃曰。行果圓成。遂擲筆端坐而逝。塔全身於

寺西。山翁悆爲之銘塔。　師於示寂前囑上首二隱謐自閑覺集諸法嗣。遂一勘驗。然後許令開法。故通玄門下得人爲盛云。天童悟嗣共十二人

京口夾山林皋本豫禪師。晚號晦夫。崑山陳氏子。十九脫白於姑蘇之堯峰。誦金剛經因無所住而生其心句有省。初參博山來。來曰。未入金籠。貯誰家野鳥兒。師曰。鶴有九皋翀碧漢。馬無千里謾追風。來曰。運斤非郢。未免傷痕。師曰。祇如諸方豎拂揚眉。又得甚麼邊事。來曰。片雲橫海嶽。樵子盡思歸。師曰。怪來巖下虎。特地暗驚人。次參密雲悟和尚。其日已晚。便問夜

宿投人時如何悟。云者裏歇不得。師云豈無方便。悟拈拄杖。師接住一送。云看破也。便出。後參磬山修和尚。修問那裏來。師云武林。修云怎知我者裏。師云臭名難瞞。修云汚汝耳。師便喝。修云喝後如何。師云猶是不知。修云老僧不知。汝知箇甚麽。師擬掌。修云猶弄虛在。師禮拜。一日修云今時學人不肯著實用心。所以法門寥落。師云雖然如是。大約過在知識。如黃龍南公不得慈明和尚痛折。云何得知道出常情。修云豈口傳耳授之所得耶。師吐舌。又一日入室。修云我疑你不會廓侍者與華嚴相會因緣。師云不但和

侚疑某甲。盡大地人疑某甲。修曰。盡大地人疑你則可。莫使老僧疑你。師曰。恁麽則某甲罪過。修曰只如興化與旻德賓主四喝。化曰。適纔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饒不得。何故爲他會一喝不作一喝用。那裏是他會一喝不作一喝用處。師曰放某甲別通箇消息。修曰。不要下語。師遂頌曰。賓主相逢縱奪家喝下從雲見活蛇。棒頭突出通無犯。豈作親承解撒沙。修然之。　師開法中山石湫。乃過報恩謝法。修將如意付曰。此是老僧四十年用不盡底。將去指麾。不得有忘。師秉如意入堂曰。者箇是堂上老人。爲豫上座作

用不盡底公案。敢問有同相證用者麽。良久擊板頭一下便出。上堂。諸佛心印。祖祖相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大衆還信得及麽。若信得及。便可作一無事道人。水邊林下。渴飮澗泉。飢餐松柏。逍遙放曠。任運騰騰。逆順卷舒。縱橫自在。待因緣時至。坐曲彔牀。提持向上宗乘。乃喝一喝云。還會向上宗乘麽。若也會得。堪紹吾宗。其或未然。不見臨濟大師道。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踞地獅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復喝一喝云。且道是金剛王寶劍耶。踞地獅子耶。探竿影草耶。一喝不

作一喝用耶這裏明得即會得雲門大師函蓋乾坤句截斷衆流句隨波逐浪句扇子踍跳上三十三天觸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傾盆且道這是函蓋乾坤耶截斷衆流耶隨波逐浪耶洞達此三句便明得洞上宗旨五位君臣正偏回互昔日洞山問曹山云汝向甚麼處去曹云向不變異處去洞云不變異處豈有去耶曹云去亦不變異恁麼酬答且道者是偏中正耶正中偏耶正中來偏中正兼中到耶夜半烏鷄停雪上天明石女鏡中分透得麼若透得這箇便知得潙仰父子大用大機不見仰山問潙

山大用現前請師辨白潙山便下座歸方丈仰山隨後入潙山問子適來問甚麼話仰山再舉前語潙曰還記得我答汝否仰曰記得潙曰你試舉看仰便珍重出去潙曰錯仰回首云閑師弟來莫道某甲無語好你看他投機暗合子孝父慈識得麼若識得這箇便識得法眼大師道三界惟心萬法惟識不見僧問法眼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眼云是曹源一滴水韶國師在旁聞之忽然大悟後住通玄峰有偈曰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眼聞云只此一偈可起吾宗故悟心之士在於明眼人前一點也瞞渠

不得。所以從上五宗。機緣聯綴。料揀正邪。總不出一心之用。亦不別當處之旨。若定當得。便與三世諸佛。歷代祖師。把手同行。安邦定國。坐斷春風。唱無爲大化。啟妙用眞機。不是目前法。亦非目前事。無向無背。無回無互。輝古騰今。光天徹地。森羅萬象。法法全該。大地山河。頭頭俱現。不在思量。豈煩卜度。廓徹靈明。直超情謂。會卽便會。設或未然。山僧拄杖子。更爲諸人通箇消息。以拄杖卓一下云。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下座。　上堂。若論此事。心不可求。智不可學。提斷百币千重。於中下機。一時颺卻。突出孤危。方致峻

峭都盧收拾將來非心非色非如非異要用卽用要舍卽舍要行卽行要藏卽藏擬思一毫地便落生死關頭到者裏作麼生相救得復曰五蘊山頭自在身了然物物應天眞頓教直下無思議玄要全分見本人卓拄杖一喝　上堂般若無知假黃鳥而有聲法身無相應翠竹以彰形爾時金焦二山忍俊不禁將海門一口吸盡直教水泄不通山僧拄杖子款款向道儘你神力喫怒還知法身無爲不墮諸數麼由是金焦二山只得懡㦬而退依舊山是山水是水驀拈拄杖曰你看山僧拄杖子得恁麼奇特千峰頂上挑

明月萬壑溪頭探水瀾復卓拄杖下座。示眾。十五日以前。汝諸人放出山水。十五日以後。汝諸人坐斷柴頭。正當十五日。山僧看破汝諸人一著。要出出不得。要入入不得。出不得。入不得。入不得。火裏眉毛烏歷歷。自家鼻孔急須參。碧眼胡僧恆面壁。師一日開山次握枯藤於手。謂僧云。此是曹家女。僧云。卻少箇謝家郎在。師云。但得有女。何愁沒郎。僧云。也要完全始得。師度藤與僧。僧擬接。師卽擲下云。卻不相當。僧問三更月落後。古殿燈殘。有一箇沒面目人來。如何相見。師云。笑殺人。笑殺人。進云。和尚笑箇什麼。師咄云

你問頭也不識。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云。須彌倒卓牛虛空。進云。如何是透法身事。師云。猢猻呑大象。　僧問如何是虛空。師曰。你亦在裏許。僧曰。某甲不見虛空。師云。者瞎漢。好與三十棒。　師歷主武林寶巖。姑蘇堯峰。京口竹林。雖日雜傭作。不問操七箸。不倚重外護。舉足爲匡徒者法。　順治丙戌冬。預計逝日。說偈。辭衆。窆之全身於山門之右。天童忞禪師銘其塔。著有宗門誠範四卷。幷語錄行世。天隱修嗣

杭州南澗理安箬庵通問禪師。吳江俞氏子。參磬山修和尚得法。其自述云。父美長先生。晩憂無子。建鷲峰

寺無遮大會百日。應禱而生。幼失恃。病甚。飲酒不自好。年十六。始自驚曰。柰何使身心無措足之地哉。奮志讀書。一日偶過山寺。見楞嚴經云。此身及心。外洎虛空。山河大地。咸是妙明眞心中物。有疑。特走謁磬山本師。教看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話。一日本師與客立澗邊。提金剛經。山僧多口。本師驀劄云。如何是其心。當時不覺自失。二十四歲。姻事苦逼。竟宵遁至武林。脫白。嘗夜跪佛燈下。單提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話。不契。決計參方。聞金粟悟和尚在北禪。腰包趕入吳中。得蒙痛棒垂示。復上磬山。又遇山茨際兄。同

在山中。五更聞得一陣風聲。疑情頓釋。目前淨躶躶地。了無一法當情。直是通身慶快。作偈云。千玄萬妙隔重重。箇裏無私總不容。一種沒絃琴上曲。寒崖吹落五更風。呈似本師。師云。玄妙卽不問。如何隔底句。擬對被棒。這裏卻又去不得。本師見我疑滯。示一頌云。千波萬浪隔重重。識得源源處處通。根境脫然全體用。拈來物物始從容。看頌亦自了了。卻是臨機不得活脫自由。一日頌百丈併卻咽喉唇吻云。併卻咽喉唇吻。三人口闊一尺。夜半露柱相逢。橫吹無孔鐵笛。呈似本師。師云。露柱還有口麼。山僧云。熾然說。師

云。道得一半。進云。和尚又如何。師云。此問復何來。當時被這一撥。直下如團熱鐵火相似。次日呈似本師。師云。不得燒卻眉毛。山僧便喝。師云。燒卻了也。山僧轉身云。看這老漢一場敗闕。方纔不受人瞞。　上堂。望刹竿便橫趨而過。猶是不唧嚁漢。電影裏穿針。弓弦上走馬。也須是箇衲僧始得。匙挑不上底。如稻麻竹葦。千割不回底。亦如稻麻竹葦。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問。如何是汝諸人全身獨脫句。舉拂子云。漫天網子百千重。　上堂。我者裏禪。無你諸人歇足處。無你諸人依傍處。無你諸人計較摶量處。直下團熱鐵

火談相似。你纔擬歇足。燒起脚跟了也。纔擬依傍。燎卻眉毛了也。纔擬計較搏量。自己早打失眼睛鼻孔了也。你若一總不恁麼。又有什麼氣息湊泊也湊泊他不得。躲避也躲避他不得。除是你猛烈提取始得。道箇猛烈提取。已是蹉過多時也。到這裏。你諸人作麼生。顧左右云。石火莫及。電光罔通。擲杖歸方丈。據室。天台來也。從者裏過。南嶽來也。從者裏過。四大部洲。盈衢塞路。無不從者裏驗。行放開也由我。揑聚也由我。卓拄杖云。今日不可戲論。　雪嶠信和尚至。問你是那邊。爲甚麼又在者邊。師曰。一點水墨兩處

成龍。信曰。不會興雲作舞在。師曰。今日放大師過。茶次。信曰。我平日只教人誦金剛經。師曰。多少人錯會大師意。信曰。直饒不錯會。大遠在。師曰。大師莫瞞人好。山門前行次。見狗子吠。信曰。者無佛性底東西。師曰。卻搔著大師痒處。信呵呵大笑。大眾作禮。次信左右顧視。眾佇立。師曰。都是老實頭。信曰。獅子窟中無異獸。爲甚麼卻是老實頭。師曰。大師面前。誰敢出手。

山茨禪師問。釋迦掩室。淨名默然。盡屬化門邊事。不落今時。請師道一句。師曰。未問以前答了也。曰。阿誰證明。師曰。十字街頭廖胡子。又問。先師不了事。你

我共知作麽生與先師了卻師曰蒼天中更添冤苦

曰非兄不委師曰逢人切莫錯舉又問十年同學唱

拍板不相離此去理安兄還見我否師曰無人處斫

額相望曰渠無面目望箇甚麽師曰草賊大敗問拈

椎豎拂卽且置斬新條句道將來師曰一掌一握血

曰須老兄始得師曰是我罪過又問談玄說妙先哲

所訶瞬目揚眉今時禪弊去此二途如何是兄的的

爲人處師曰我不敎壞人家男女曰忒煞婆心師曰

龍蛇易辨衲子難瞞　順治乙未夏磬山解制後師

將方丈所有器皿各具手書分送諸方爲遺念乃杖

錫出遊。至武康報恩掃塔。晤琇禪師。備托法門細大。預定遊期於九月二十七日。行至吳江寓應天寺如期坐逝。弘覺忞爲之銘塔。天隱修嗣

湖州報恩玉林通琇禪師。蓉城楊氏子。童子時。一長者令諸晚學。各閉目一回反觀念起。衆童子各言起念畢。師良久云。某甲反觀無念可得。參天隱修和尚於磬山。命充侍司。隨堂坐香。一夕未開靜。卽進方丈修見云。今日香完何早。師云。自是我不去坐也。修云見甚道理不去坐。師云。卽今亦無不坐。修驀拈案上石屋錄問云。者箇是甚麽。師云。卻請和尚道。修云。你

不道教老僧道。師云。情知和尚不敢道。修云。石屋錄我爲甚不敢道。師云。隨他去也。修云。贓誣老僧。師者裏透不過。直得大淚如雨。一晚目不交睫。立修單側。竟忘入寮。至五鼓。修呼云。不用急。我爲你舉則古話。當初有箇龐居士。初見人時。也似你一般。孤孤迥迥。開口便問人。不與萬法爲侶者是誰。馬祖當時爲甚蹋向前一步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與汝道。師云。某有一頌。修云。汝頌云何。師呈頌云。不侶萬法的爲誰。誰亦不立始親渠。有意馳求轉睽隔。無心識得不相違。修云。不問你不侶萬法。要你會一口吸盡西

江水。師於言下大悟。迺拂袖而出。自後凡有徵詰。皆當機不讓。修深肯之。　師掩關蓉城江干。修遷武康報恩。連書促師云。老僧在報恩。精神日不如前。當知我必不久人世。得書即來。有最要語分付。師得書。破關詣修。修不作禮。近前叉手云。狂兒國土。叉不容過者箇峰頭。還是老漢住處麽。修云。你且站下脚。與你道。師驀撅倒香案而出。修高聲云。將拄杖來。師遥應云。劍去久矣。次日修上堂。維那擬白椎。師喝住云。待我問了話白椎。便問云。昔日大唐國裏無禪師。而今國裏還有麽。修拈拄杖作打勢云。看棒。師便喝。修亦喝。

師復喝一喝轉身云不是狂兒多意氣祇因胷透上頭關便出修喝一喝師亦喝遙聞維那重白椎師迺高聲云歎死氣　住報恩上堂拈拄杖曰奇特因緣須奇特人拈出驚羣句子於驚羣處舉揚今日旣遇奇特人有奇特緣眞是驚羣處且道驚羣句作麼生舉驀召大眾曰吳中石佛大　示眾舉道吾每執木劍因緣云吹虛逐塊韓盧齩著半醒半醉漢子終不免大家草裏輥道吾若於者僧纔欲取劍便一腳踢翻儻其知非不惟令彼頓易皮毛自亦頭正尾正那堪不示本分草料木劍竟成戲具　示眾透脫末後

牢關。雲庵正罵。洞達歷祖綱宗。妙喜猶呵。汝等諸人。趣向者箇法門。大須仔細。前谿水急魚行澀。後嶺風高鳥泊難。　示眾。舉殃崛摩羅產難因緣云。且道世尊者兩語。是箇什麼道理。得恁麼靈驗。救得人家產難。驀喝一喝云。莫做夢。山僧爲汝諸人。說箇譬喻。恰似人來買生薑。世尊迺與他一大把人參。其時將去竟作生薑受用。帶累人亂齩嚼。吞了吐不得。吐了吞不得。如今者裏有不亂齩嚼的出來。山僧與汝三十拄杖。何故。世尊當年折本。山僧今日與他上利。　示眾。舉唐州大乘遵禪師上堂云。上來又不問。下去又

不疑不知是不是是卽也大奇。師云。其時無量大衆一時成道。　僧問九峰看首座話。師云。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僧叩門呈頌。師云。你門也入不得。如何呈頌。進云。早已呈頌了也。師不開門。僧久立懍㦬而退。　僧問某甲生死不明。師云。莫亂話。進云。求和尙開示。師云。莫妄想。　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洪武門前紅檔中。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踢破鴻門樊噲怒。進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推倒須彌山。捏殺恆沙佛。進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一華一國土。一葉一釋迦。進云。四句已蒙師指示

末後一句事如何。師便喝。　僧問如何是有拄杖子與拄杖子。師云。長安風月貫今昔。那箇兒童摸壁行。進云。如何是無拄杖子奪卻拄杖子。師云。多少人飯籮邊餓死。　問如何是有拄杖子與拄杖子。師云。世尊拈花。迦葉微笑。進云。如何是無拄杖子奪卻拄杖子。師云。百萬人天悉皆罔措。　師問僧正睡著無夢無想。無見無聞時。主人公在甚處。僧喝。師作驚勢云嚇壞我。　師問行堂云。飯桶裏多少達磨眼睛。堂罔措。問火頭。三世諸佛向火燄裏說法。還端的也未。頭亦罔措。師指旁立一僧云。惟有者箇師僧解答話。便

歸方丈。師問僧。樹彫葉落時如何。進云。不隔一絲毫。師云。機不離位。墮在毒海。僧喝。師便打。師放生。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獵人捕我林中鹿。賴有檀那贖得歸。居士問。明知日用不離者箇。爲甚麼道不得。師云。知之一字。衆禍之門。元昭居士述前生是芙蓉悅山長老。并述山之行繇。師云。賈島有詩贈你。士云。其詩云何。師云。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卻望并州是故鄉。雪山成道頌云。家在深山別覓山。眼開何處著慚顏。殷勤爲惜王孫醉。月滿荷衣霜滿鬢。婆子燒庵頌云。谿

頭逐日飯王孫。臨岐咄咄好生驚。白眼阿婆能將將。夾路桃花風雨聲。　順治庚子。師奉

詔入都。說法

內廷。有客問一冊。

世祖章皇帝勅大學士金之俊評註刊行。機緣另見奏對集　未幾回山。再詔入都。路次槖辭參叩。過高郵。孫孝則居士。奉母姚宜人求見。師特泊舟。禮拜次。師問姚云。平日做甚工夫。姚曰。誦持。師曰。正誦持時。念頭淨盡無餘否。曰。不能。師曰。爲何不能。曰。心中有兒孫事。師曰。兒孫要世世相見好。姚遽禮拜。師謂士曰。這裏還有做

者事的麼。士又問師入京幾時回。師曰。兩三月。士曰。何速。師曰。止許一箇道場。士曰。恐和尚作不得主。師曰。作得主。師到京聞森首座爲　上淨髮即命衆集薪燒森　上聞遽許蓄髮乃止師奉命結制畢即辭還山　上賜大覺普濟禪師金印師雖受歸並未一經展視龍池傳祖剃度。師樂和尚塔在宜興。善權傾毀日久。師往葺治。乃命豐首座督修。士人搆禍燬寺。豐罹囘祿。師聞盡屛參侍。不食粒米。自荷衣單出遊。渡江而北。至孫居士家。改號無住。命士作偈。送隱東海。先是師初住報恩嘗作潛子傳以自識其畧曰潛子不知何如人自得法磬山人不知而不慍其志潛值世危亂其時潛布袋和尚贈以偈曰一鉢千家飯孤身萬里遊青目睹人少問路白雲頭其行潛遂稱潛子士乃拈師自傳系以偈曰

至清江浦慈雲庵。示微疾。室中不留一物。撤去牀褥。止留一竹椅。危坐。惟飲冷水。日與南谷說梵網經。每至夜半。輒笑曰。也大奇。我被孫居士算定了也。至第七日。索筆作霞表子第一書云。本是無生。今亦無死。此是正說。餘爲魔說。擲筆而逝。時康熙乙卯七月初十日也。先是師過江都。以後事囑黃于升居士。士以問疾至。値師已寂。急爲治龕。送天目建塔。天隱修嗣

南嶽綠蘿山茨通際禪師。邢之通州李氏子。兒時父遇相師云。爾子骨格太清。年未必永。乃捨之出家。初侍東隱若昧法師。聽講有會。禮辭參方。謁金粟悟和尚。

一見便問客散堂空時如何悟曰是甚麽時節師便喝悟便打師又喝悟又打師禮拜云今日起動和尚

上碧山參修和尚問昔日聞風今朝覿面覿面一句請師分付修云你試道看師便禮拜修云也當不得師轉身便出

一日修問只如百丈於馬祖喝下得箇甚麽師云若有得卽鈍置馬祖也修云他道三日耳聾聻師云某不可更作野狐精見解修乃休去

一日修問古人道有句無句子如何會師云石長無根草山藏不動雲修云如藤倚樹聻師云吾常於此切修云樹倒藤枯又作麽生師低頭出方丈一

日修舉四藏鋒句問云。如何是就裏藏鋒。師云。粱皇殿上道不識。如何是就事藏鋒。師云。今朝雨落階前濕。如何是理事俱藏鋒。師云。行不出戶。坐不當堂。如何是俱不涉理事藏鋒。師云。八角磨盤空裏走。修云此四轉語。可紹先覺。雖然。也是搕七搭八。　黃端伯司理。請住東明祖庭。師云。聞居士開先有省。推倒廬山是否。士云。還見廬山麼。師云。待你扶起。士云乍與東明。師云。作家作家。士休去。少頃。士問大師一向在甚麼處住。師云。居士道山僧即今在甚麼處住。士云出此門不得。師云。居士還出得此門麼。士擬議。師云。

卻是居士出此門不得。上堂。舉翠巖眞點胸。常罵雲居舜老夫。說無字禪。舜因而有頌曰。雲居不會禪。洗脚上牀眠。冬瓜直儱侗。瓠子曲彎彎。師云。山僧亦有一頌。東明不會禪。窮山住有年。朝來炊白粥。柴生滿竈煙。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住綠蘿上堂。山僧這裏也不論玄也不論妙。也不論禪也不論道。只要你們生死心破。生死心若不破。便是閻老子面前。喫鐵棒的公招。所以云。參須實參。悟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多語。不勞久立。珍重。住南源示衆。諸方有玄妙禪。有性理禪。有細膩禪。有逐日常進禪。有休去歇

去禪。有大法小法禪。與人理會。與人皷嚼。山僧此間。且無如許多禪。只有遠祖百丈大智禪師。留得一把鈍鐵钁頭。逐日要諸人使用。使用得純熟。若到力忘於己。手忘於心。目前不見有可開之田。脚下不見有可立之地。忽然钁轉山河大地。百雜碎。露出當人雙眼睛。大衆。卽今把柄在阿誰手裏。驀擲拄杖云。當陽拈出大家看。　僧問大死的人。却活時如何。師云。喚來與山僧洗脚。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云。速禮三拜。如何是學人親切句。師云。分明記取。　僧問古人云。三千里外逢人。不審逢甚麼人。師云。不是別人。　崇

禎戊寅。師登南岳愛祝融之勝。止擲鉢峰下。結茅而居蓋虎穴也。了不爲意。桂林王聞而異之。親至問道。遣內臣侍候。不絕於路。願迎入宮。堅卻之。不得。輒密跡去。王不懌。而焚其庵。祝庵前石榴樹曰。南來僧果有道。耶樹卽冬實。未幾開花且結實。王乃益加敬信。訪師卓錫處。折節步行三百里。就見之。復爲建庵供養。甲申春。流賊蹂躪三楚。山中日食不繼。探薇救飢。悞食野芹。同食二人。皆覓療解。師曰。何必爾。遂逝

天隱

修嗣

陽山松際印中通授禪師。烏程嚴氏子。年十七。投道場

山脫白修和尚示狗子話。力參久之。一旦聞畫眉聲大悟。遂得法。繼席磬山。上堂。門對千峰碧。溪沿一逕幽。更求玄妙旨。撥火覓浮漚。遂下座。　師性恬退。以應對繁。未幾辭去。深隱於蘇之陽山。僧問如何是和尚悟處。師曰。瞞人不得。又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殿角鵓鳩啼。　僧問雪峰陞座。輥出木毬。玄沙捉來。安在舊處因緣。師云。陽山不妨再輥。便入方丈。拈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公案。師云。趙州這箇無字。十人五雙疑著。可憐自家性命且無知。猶向狗邊討非是。　頌三玄三要云。第一玄。泥牛踏潑

水中天。千星萬宿一時亂。明眼何能別正偏。第二玄。
暘燄橫谿白似泉。笑看緣木求魚者。不顧忙忙去下
筌。第三玄。坐看虛空駕鐵船。南北東西津莫問。送風
還把藕絲牽。第一要。夜半月輪照石女面私情。不比
尋常貌。第二要。龍吟弃虎嘯。驚起夢中兒頻把親娘
叫。第三要。一曲無生調。不是箇知音。那識其中妙。總
頌云。三玄三要祖師關。無限禪人到此難。畢竟問余
玄要旨。清溪流出水潺潺。　師山居深僻。問道者罕
得一見。自擇侍者領去衣拂。並不再記一人。海內高
之。天隱修嗣
已上五人

福建建寧雲峰衡石鈞禪師。錢塘潘氏子。偏歷諸方。每有夙契。終不自諾。復謁佛日方。深得洞上微指。方與鴛湖用友善。用晚年多疾。以不得其嗣爲己憂。方效道吾與夾山故事。遂指師參用於普明。洞徹圓常。一日用曰。化人問幻士。谷響答泉聲。欲識吾宗旨。泥牛水上行。意旨如何。師曰。蔓見空花。用曰。臨濟有一句子。你又作麼生。師便喝。用便打。師又喝。用又打。師禮拜。用曰。元來是瞎驢。師拂袖便出。上堂。雲生寶樹風敲翠竹。𣺌破鷄鳴。偏地塗毒。這是無趣老人的落處。卽今還有知落處的麼。有卽出來通箇消息。順

治丙戌四月初六日示寂鶯湖用嗣

續指月錄卷十九

續指月錄卷二十

六祖下三十五世

曹洞宗

北京大覺慈舟方念禪師。別號清涼。唐縣人。族姓楊。年十歲。矢願出家。投金臺廣德大慈老宿披剃。自念生死事大。受具參方。初遊講席。博探性相宗旨。於暹禮二法師座下。爲唱導之師。一日偶聽古道法主講楞嚴經。至七處徵心處。頓悟緣生不實。法海深遠。乃心自愧。赧腰包直上少林。參幻休潤和尚於立雪庭。禮拜次。潤問甚處來。師曰。北方來。潤曰。北方道法。與此

方如何。師曰。水分千派。流出一源。潤曰。恁麼則何用到此。師曰。流出一源。水分千派。潤可之。即命典維那

余集生云二大老驀地相逢如馬伏波陳師反正俱妙似孫武子用兵進退合宜如龍插翼似虎帶角直是攖他不得近他不得然雖如此回互處各見機宜畢竟茫無涯畔若據明眼人看來各與拄杖三十何故聻急須著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掌中扇

一日師至五乳峰前。隨喜初祖達摩大師九年面壁處。忽然契悟從上大法。亟詣潤方丈呈偈曰。五乳峰前。好箇消息。大小石頭。塊塊著地。潤即爲印證。囑曰。從上佛祖。以自己所證。遞相承襲。欲令一切眾生知有此事。余得之小山先師十餘年矣。今將從上佛祖心印源流。付囑於汝。汝當上

體佛祖之心爲心。以續慧命。燈燈相繼。毋令喪失。然雖如是。尙宜晦跡林泉。乘時而出。師禮拜受囑。潤復付以偈曰。無上涅槃心。佛祖相傳付。吾今授受時。雲淨風頭露。　師掩關五臺。晝則一食。夜則孤坐。久之。自念差別智不可不明。乃肆遊諸方。一切苦行。人所顉蹙者。師皆身親歷。後至石城。精厲過分。雙目忽盲。師曰。幻身非有。病從何來。將身心一時放下。硬坐七日。雙目復明。　南遊普陀。歸由越之止風塗。衆請說法。湛然澄公來參。師問止風塗向靑山近。越王城畔滄海遙。時如何。澄曰。月穿滄海。破波斯不展眉。師復

舉洞上宗旨。遂一問澄。澄乃說偈呈似曰。五位君臣切要知。箇中何必待思惟。石女慣弄無針線。木偶能提化外機。井底紅塵騰靄靄。山頭白浪滾飛飛。誕生本是無功用。不覺天然得帝畿。師閱曰。語句緜密。不落終始。眞當家種草也。遂召入室印證曰。汝後開兩片唇皮。截斷天下人舌頭。有分在。卽付偈曰。曹源一滴水。佛祖相分付。至今授受時。大地爲甘露。咄。五乳峰頭無鏃箭。射得南方半箇兒。　師應請住禾之東塔。豫之雲居匡廬。後欲投老臺山。越中緇白力挽師歸寶林道場。汰如河法師續高僧傳稱師爲淸涼國師後身示寂後。法嗣湛

然澄公。迎龜塔於顯聖南山之麓。幻休潤嗣

嵩山少室無言正道禪師。豫章新建胡氏子。投上藍寺薙染。年十五。遇知休老病。指示禪要。遂從休遊憩南嶽淨瓶崖。朝夕參叩。休曰。欲究明此事。須將宗教葛藤穿過始得。指參遜庵昴。昴語休曰。無言足稱法器切不可以一知半解。入渠胸臆。第令南詢。自參自悟。休指張拙頌。勘其履踐。師曰。眞如尙不可爲。何頌之有。休指往少室參幻休潤禪師。潤上堂。師問如何是洞上宗風。潤曰。月下三花樹。峰前雙桂枝。師曰。和尙還別有否。潤曰。惟此一事實。無二亦無三。師言下大

悟。即呈偈曰。雲攢絕頂月。鎖幽巖。石人撫掌。木女舒顏。潤頷之。乃印以偈曰。無言的旨。不離言。玄唱玄提妙絕玄。今日單傳親印授。他年雙桂利人天。　萬歷庚寅。嵩山四衆。請住少室祖庭。周藩國主。迎師說法主大開悟。汝寧王聞之。亦迎師至。世子病足。倚杖而視。師乃引之周行七轉。汗流如注。而足即瘳。　僧問外道問世尊曰。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意旨如何。師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　問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師豎拂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來年更有新條在。不假重重爲指陳。　老宿問如何是無言。師曰。

四時行焉。一老宿又問如何是無言。師曰。百物生焉。

師機鋒敏捷。襟懷平實。後逝。寂塔於少室祖塋。幻休潤嗣

內丘智空了睿禪師。本邑張氏子。弱冠出家。禮羅漢覺公祝髮。初事蓬山天然禪師。次歷燕都。徧訪禪伯。靡不升堂入室。深造其閫奧。復聞鄴下古風和尚開法於眞定舍利。摳衣座下。決擇六載。已而又值豫章大千潤和尚主少林。結同志五人往謁。潤一見以大器期之。許入室。凡室中徵詰。皆迎刃而解。服勤五載。方領衣法頂像歸里。京城衲子恭就廣慈蘭若。請師開法。僧問懷才抱德來時。和尚如何相見。師曰。看君

好似南陽隱。不待茅廬三請來。僧曰。知音有幾人。師曰。還記得梁甫吟也無。僧無語。師曰。蝦蟆打鼓蚓吹簫。　師名振長安。列剎相望。禮聘開法。日無虛席。後因見達觀憨山二大師。皆為弘法罹難。謂眾曰。大名之下。難以久居。直下抽身南還。就內丘結草庵。二十年足不踰戶。　天啟四年十二月初五日。端坐而化。壽八十五。門人智融等。塔於本寺之後。幻休潤嗣

上黨宗教鰲谷妙銀禪師。邯鄲苗氏子。生有異相。宛如梵僧。父母知其非世俗中人。送本邑杜家庵剃度。一日看天童頌臨濟三聖。不得滅卻正法眼藏機緣。有

云。心心相印。祖祖傳燈。想佛祖授受之道。必肘後弓
有玄符。豈直熟讀禮誦。衣鉢束身。能荷佛祖之事乎。
遂出參方。謁大千潤和尚。得法開堂上黨。道聞帝闕。
說法內廷。辭歸鄴下。後遇流賊犯上黨。衆請入城避
之。師曰。有何不了。乃避之耶。是夜無疾。笑談而逝。門
人奉全身塔於宗教院之東北隅。幻休潤嗣
象城淨業無礙眞信禪師。別號西巖。蓬山皇親劉氏子。
禮城之中陽現公出家受具。常書華嚴經。一夕書入
法界品。至中夜無燈。金光滿室。緇素無不驚異。現公
以若作聖解。即受群邪語示之。勉其往參大千潤和

尚。潤教看父母未生前話。力參數載。始得有省。呈似潤。潤急索曰。速道。師曰。貍奴今日翻觔斗。報道娘生鼻孔。眞。潤乃付囑。幻休潤嗣

南宮令于鍾英居士。字見明。河南鄴下人。生而胎素。長舉孝廉。屢上公車不第。謂同胞曰。人生各有夙懷。願隨所慕。今既不能遂志龍門。想選佛場中。心空及第。亦不可獨讓龐公。既就都門探賾禪講。撥草瞻風。深得智空禪師切磋。深入少林閫閾。　聞大千潤和尚奉命入都。駐錫大悲禪寺。士往咨決門下。凡三載。一日請益。如何是自己清淨法身。潤曰。四肢百骸。九竅

六臟。備賅而存焉。又不許向這裏會取限三日道得契。即爲授記。一夜至五更。忽聞禪堂開靜鐘響。豁然省契。遂擊方丈告報曰。我會也。潤乃把住曰。速道速道。士呈偈曰。逃禪來扣少林風。末後鐘鳴一竅通。我做維那師便問。幾椎打破太虛空。潤囑之曰。竿頭進步。現宰官身。修菩薩行。無不可者。

後士第進士。初知南宮。旋棄去。就鄰郡南北。創廣濟寶蓮禪院二處。開堂說法。嘗有偈曰。金榜懶將名姓傳。濫竽三縣小烹鮮。而今拋向雲霄外。蓮社虎溪度歲年。又曰。久歷叢林每自憐。爲調心性不知年。寂光法爾周沙界。廓

落無依笑普賢。幻休潤嗣已上六人

建昌黃龍壽昌無明慧經禪師。撫州崇仁裴氏子。誕時難產。祖父誦金剛般若經而娩。因名經。初生頴異。長貌蒼古。九歲入鄉塾。便問浩然之氣是箇甚麼。塾師異之。長依廩山忠和尚出家。常疑金剛四句偈。必有指據。偶見傳大士頌曰。若論四句偈。應當不離身。不覺釋然。遂辭廩山。隱峨峰。嘗登絕頂顧盼而作偈曰。踏上雲頭第一峰。眼中廣博小虛空。當時欲見無由面。今日相逢處處同。結廬三年。人無知者。閱傳燈見僧問興善如何是道。善曰。大好山。師日夜提撕。至

忘寢食。一日因搬石次。堅不可舉。極力推之。豁然大悟。即述偈曰。欲參無上菩提道。急急疏通大好山。知道始知山不好。翻身跳出祖師關。南庵依頌云廣州城外一片石多少剌史移不入老僧舉起示諸方孟嘗夜渡秦關黑神莫測鬼莫測三百年來大好山巍巍占斷大唐國巨音選頌云處處春風草離離不堪悲處更堪悲巨靈劈破華山路虎勢龍威在此時遂往廩山呈偈。忠和尚即為印可。始許薙髮受具。自此服勤左右。日夕溫研。影不出山者二十四年。出住寶方。時師年五十一矣。師住山日有僧問師住山前曾見何人師曰總未行腳僧激之曰豈以一隅而小天下乎師善其言遂徧參蓮池宏達觀可憨山清諸大老語各投契名布叢林師至少室禮祖塔。會無言宗主。言見師舉揚奇特。乃與

河南當道熊公向父。請師就寺說法。　峨峰入院日上堂。大衆會麼。此是三世諸佛用不盡的。一齊撒向娑婆世界。釋迦牟尼佛。猶用不盡。西天東土。歷代祖師。亦用不盡。山僧今日信手拈來。與大衆商量。還是教外別傳。經中玄旨麼。函蓋乾坤隨波逐浪麼。截斷衆流擡薦商量麼。大用現前探竿影草麼。當陽撒出金剛寶劍麼。據實而論。窮劫不盡。且要具眼者揀辦得出。白是白。黑是黑。卽不囫圇打作一塊。始可定叢林之是非。驗學者之邪正。然後應聖應凡。自然不被詐明頭之所欺。舉措應緣。無不合轍。然此道離微。昧

之久矣。衆中有大智者。當拌身命。盡力匡扶。以悟爲期。自他兼利。一生不足再拌一生。盡其三生。自然合得。古人云。不入生死大海。難得無價寶珠。此猶是鈍機。伶俐漢一聞便知妙。然雖如此。不得春風華不開。且謾道及至華開又吹落。

上堂。臘月逢辰。叢林設粥。所爲何緣。無非順俗。衲僧門下不必如斯。豈不聞三世諸佛不知有。貍奴白牯卻知有。若恁麼。則三世諸佛已立下風。況迦文佛乎。且道貍奴白牯有甚長於諸佛。首座曰。爲他金烹大冶。玉出藍田。師曰。然雖如是。寶坊不免連貍奴白牯。一齊趕出三門下。何也

秉綱立紀振叢林。海晏河清正令行。好漢盡收歸寶所。化城推倒不留人。首座曰。和尚道化城推倒不留人。在和尚分上卽得。某甲則不然。師曰。汝又作麼生。座曰。閒挑布袋渾無事。笑等街頭一箇人。師曰。也是閒弦子。下座。 觀音誕日上堂。觀音大士且喜來也某甲有句話請問大士。實是今日聖誕耶。只知天無蓋。地無底。一切世界有情無情。從何而起。道得卽其大士七十三八十四。道不得。未免拄杖饒舌。良久曰。先已告過。當仁不讓。念大士記正法明王。且放三十棒。 上堂。揮尺一下曰。宗乘中事。難以措辭。大道門

庭爭容擬議等閒垂一機如太阿鋒離匣逢之者死不移時似塗毒鼓受槌聞之者喪不旋踵所謂妙峰峻仞野獸難藏寶樹晶光靈禽莫泊其用也單提金毛歸野窟直追鐵額入深山掃天下之攙搶拂人間之孽屑提墮坑落塹之類揭迷封滯殼之流其功也使法界世界虛空界一體同觀俾佛道人道地獄道萬法融會雖然如是猶未為向上事且道出格限量外一句作麼生道咦正令不行先斬首大機一撥聖賢悲久立珍重　上堂拈起一著佛祖一齊捉放下一著聖賢悉皆縛轆轤飛上天庭泥牛眠交地角非

惟九有霑恩。亦乃四生受樂。惟有八大金剛。努力睜眉。橫拈倒卓。何則。不許衆生亂描摸。　上堂。青山青。無山不藏雲。綠水綠。無水不生木。惟有衲僧心。調直無阿曲。揮尺一下。下座。　上堂。眞正龍象子。有時提得起。放不下。有時放不下。提得起。不弄死蛇頭。要將生虎尾。有時跨上金毛背。自然足下清風起。會麼。水不涸兮魚自在。山青幽也鳥安詳。　僧參。師問。趙州道。臺山婆我爲汝勘破了也。畢竟勘破在什麼處。僧曰。和尚今日敗缺了也。師曰。老僧一生也不柰何。好教你知。若實會。舉似來看。僧擬進語。師打一棒云。者

掠虛漢。竺庵成拈云臺山一案拈卻多少人鼻孔換卻多少人眼睛者僧也解詐明頭及手老漢拈出箇柴頭向他面前一吹直得退身無路且道者一棒他還知落處麽　師問僧如何是佛。僧無語。師云。佛也不識。僧云。某甲初機。請和尚慈悲指示。師云。野猿峰頂空哀哭。僧禮去。　僧問和尚因甚不行脚。師云。木馬休鞭横兩腿。鐵牛不索莽低頭。白鶴啄魚頭項直。斑鳩呼雨嘴頭鉤。會麽。僧無對。師云。行脚去。　僧問經年不會。請師方便。師云。且將不會底來。曰。鐵橛子。師云。未是不會底。曰。和尚也不得拗直作曲。師云。老僧眼若摩尼。曰。某甲不會。師喝出。　僧問有人不通宗教。不達性理。和尚還接否。

師云。不接。曰爲甚不接。師云。爲伊不通達。曰已通達者。卽接耶。師云。亦不接。曰爲甚不接。師云。爲伊已通達也。曰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師云。若得恁麼。老僧接之。曰請師接。師卽打。曰情知和尚只會恁麼。師連打出。僧問未相見時如何。師云。今日不答話。進云。相見後如何。師云。向道不答話。僧又擬伸問。師卽打云。鈍置殺人。僧問如何是壽昌境。師云。雲散晴空不露頂。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天地淸平海衆寧。如何得不被境風飄泊。師云。挂印封侯猶不樂。作麼生得大安樂。師云。不雜碎。無繩自縛。曰和尚還安樂否。師云。

你試看僧喝師卽打。 洞山五位君臣頌曰正中偏如意珍藏鑑衆賢雖然萬派皆相應宛爾無離玉座前。 偏中正應物現形不涉定但見千差共一宗不分貴賤皆寧靜。 正中來九重勑旨徧天涯發令通行寧朕兆玄音利樂絕纖埃。 偏中至靈機廓運撑天地一塵不控大慈威唯克自心存利濟。 兼中到妙不拘玄玄契妙親賢避惡悉無依入聖超尸俱不要。 師住寶坊峨峰壽昌三剎別建庵院二十餘所七旬尚混勞侶耕鑿不息丈室蕭然惟作具而已益王嚮師道德深加褒美每歎曰去聖時遙幸遺此老

萬歷丁巳臘月七日。師自田中歸。謂眾曰。老僧自此不復砌石矣。眾皆愕然。除夕上堂曰。今年只有茲時在。試問諸人知也無。那事未曾親磕著。切須痛下死工夫。復曰。此是老僧最後分付一著。大眾切宜珍重。新正十三日示微疾。遂不食。曰老僧非病。會當行矣。大眾環侍不懌。師以偈諭之曰。人生有受非償莫為。老病死慌可笑。無生法忍。將何業識消亡。一時雲淨常光發。佛祖聊安此道場。十四日書辭道俗。十六日作舉火偈曰。無始劫來祇這箇。今日依然又這箇。復將這箇了那箇。這箇那箇同安樂。復命侍者代為

發火宣偈。次晨取水盥漱拭身。曰不必再浴。迺索筆大書曰。今日分明指示。擲筆端坐而逝。荼毘火光五色。頂骨諸牙不壞。卽於本寺方丈建塔。廩山忠嗣禪憨山德淸禪

師題師像曰久嚮無明名未識無明面突出大好山千里遙相見生涯在钁頭說法如奔電提張沒弦弓慣用一石鞏箭只要射箇人應弦早奔竄忽撞頑石頭鏃羽一齊限拋出鐵渾淪見者絕思算此是吾師老面皮相看只許言前薦若問當陽向上機雲山滿目難分辯

續指月錄卷二十

續指月錄尊宿集

廬陵聶　先樂讀編輯
濟陽江　湘郢上參訂

尊宿機錄

饒州薦福承古禪師。操行高潔。稟性虛明。參大光敬玄禪師。乃云。祇是箇草裏漢。遂參福嚴雅和尚。又曰。祇是箇脫灑衲僧。由是終日默然。深究先德洪規。一日覽雲門語錄。忽然發悟。自此韜藏。不求名聞。棲止雲居弘覺禪師塔所。四方學者奔湊。因稱古塔主。范公仲淹。出守鄱陽。聞師道德。請居薦福。開闡宗風。

僧問大善知識將何爲人。師云莫曰。麽則有問有
答去也。師又云莫。　問靑靑翠竹。盡是眞如。鬱鬱黃
花。無非般若。如何是般若。師云。黃泉無老少。曰春來
草自靑。師曰。聲名不朽。曰若然者。碧眼胡僧也皺眉。
師曰。退後三步。僧曰。苦。師乃云。吽吽。　問臨濟舉拂
學人舉拳。是同。是別。師曰。訛言亂衆。曰恁麽則依令
而行也。師曰。天涯海角。　上堂。夫出家者。爲無爲法。
無爲法中。無利益。無功德。近來出家人。貪著福慧。與
道全乖。若爲福慧。須至明心。若要達道。無汝用心處。
所以常勸諸人。莫學佛法。但自休心。利根者。晝時解

脫鈍根者或三五年遠不過十年若不悟去老僧與你入拔舌地獄　冬至日示衆書辭衆偈曰天地本同根鳥飛空有跡雪伴老僧行須彌撼金錫恰逢冬至日靈光一點赤珍重會中人般若波羅密偈畢而逝

嘉興聖壽宣翁可觀禪師出家南屏從車溪得省住聖壽遷當湖德藏退隱竹菴每自怡曰松風山月我無盡衣鉢也　宋乾道七年丞相魏杞請主吳之北禪入院適重九指座曰胸中一寸灰已冷頭上千莖雪未消老步只宜平地去不知何事又登高

臨安靈隱普覺湣朋禪師。因奉旨斷還九里松。上堂。山前一片閑田地。曠大劫來無界至。今朝恢復又歸來。坐斷脚頭并脚尾。東也是。西也是。南北東西無不是。畢竟酬恩作麼生。十里荷花九里松。直指堂前香一炷。

和州淨戒守密禪師。爲薦福古嗣法上首。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稽首稽首。曰學人有分也無。師曰頓首頓首。僧作舞而出。師曰。似則恰似。是即未是。

青州佛覺禪師。頌仰山師子曰。一色無過指示人。白銀世界裏頻申。超然推倒還扶起。爭似東風煦日新。

一日佛日堯禪師詣師道場。自撾鼓上堂。抑揚雲門臨濟宗風。平分半座。不辭而去。

圓通善國師。佛日自江右至燕。寓大聖安。一夕與佛覺晦堂夜話次。時師年方十二。座右侍立。日曰。山僧自南方來。拄杖頭不撥著一箇會佛法者。師叉手進曰。自是和尚拄杖短。日大驚曰。可乞此子。續吾臨濟一宗。師曰。雲門臨濟。豈有二邪。日稱賞不已。　金世宗幸聖安瑞像殿。問師曰。禮則是。不禮則是。師曰。禮則相敬相重。不禮則各自稱尊。帝大悅。　得法後住延聖。示眾。舉洞山云。秋初夏末。兄弟或東去西去。直須

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又曰。祇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麼生去。石霜曰。出門便是草。大陽曰。直道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師曰。且道諸人即今脚根下一句作麼生道。若道無寸草。許你參見洞山。若道出門便是草。許你參見石霜。若道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許你參見大陽。若總道不得。許你參見延聖。何故。惟有好風來席上。更無閑語到人間。

燕山慶壽玄悟玉禪師。金世宗令中使持紙一張。書心佛二字問師。師曰。者是甚麼字。時圓通在座應聲答曰。不是心。不是佛。稱旨。次日賜長短句曰。但能了淨。萬

法因緣何足問。日用無爲。十二時中更勿疑。常須自在。識取從來無挂礙。佛佛心心。佛若依心也是塵。師答謝曰。無爲無作。認著無爲還是縛。照用同時電卷星流已太遲。非心非佛。喚作非心猶是佛。人境俱空。萬象森羅一境中。

黃山趙文孺居士。爲圓通善入室弟子。記莂後。常作頌曰。妄想元來本是眞。除時又起一重塵。言思動靜承誰力。仔細看來無別人。

高郵定禪師。初參玄悟室中。舉僧問玄沙。如何是清淨法身。沙曰。膿滴滴地。師於言下有省。　僧問透網金

鱗。以何爲食。師曰。乾屎橛。

潙山太初禪師。字子愚。溫陵人。世爲儒者。師倜儻有大志。所爲詩文皆不凡。士大夫多推目之。一旦棄去。選佛於尊勝。以律自撿。盡去豪舉之習。出嶺徧參叢林。有聲。久之罷參歸閩。會南劒報恩虛席。郡守陳宓聞師名。命主之。未幾。眞德秀西山居士。延師主大潙二十餘載。日繞萬指。師說法縱橫博大。不讓古尊宿。西山既致政。每與師游。從容論道。莫不心醉。大抵師以平實接人。故諸儒雅重之。

中觀沼禪師。海雲印簡之受業師也。常誨海雲曰。汝所

欲者文字語言耳。向去皆止之。令身心大死一場。休有餘氣。到那時節瞥然自省。方可與吾相見。後同海雲爲元兵所劫。北渡至朔方。元國主署師慈雲正覺大師之號。及師將示寂。有羽客楊至愼求偈。師命執筆代書偈曰。七十三年如掣電。臨行爲君通一線。泥牛飛過海東來。天上人間尋不見。客曰。師幾時行。師曰。三日後。時五月二十七日也。至六月初一果無疾而逝。

雪峰樵隱悟逸禪師。懷安聶氏子。屢叩名宿。後得法於雪峰佛海禪師。郡帥舉住雪峰。凡七載。退居西菴。

皇慶二年復奉旨再住賜佛智之號凡六年謝去至泰定二年仍奉旨補前席又居七載師三住雪峯百廢具修大爲法門盛事嘗序雪峰錄有曰老眞覺自德山一棒桶底脫後直得鰲店月寒象峰雪霽攬醍醐於一杓彰大用於三毬聱之轟百億雷霆於四天之下曠數百世眞聲愈宏所有垂示流出胸襟蓋天蓋地廣陵一奏么絃下里不復聲矣　元統二年示寂塔於佛海塔傍

五臺鐵勒院子範慧洪大師因閱楞嚴至一人發眞十方銷殞忽悟遂造河朔汶禪師陳所見汶可之臨終

偈曰。六十春光又八年。浮雲收盡露青天。臨行踢倒須彌去。後夜山頭月正圓。更衣坐脫。

建寧與山慧空元模禪師。古田蘇氏子。修習禪定。遐邇皈仰。一日於定中游與山。至玄與禪師道場。有老人迎謁曰。吾爲師守此山五百年矣。言畢化黑龍而去。既寤。乃曰。吾當還此山也。遂往卓菴。一日謂衆曰。吾今化緣已畢。卽當入滅。復說偈曰。四十餘年寄俗塵。如今卻顯箇中尊。巖頭一夜東風起。吹得花開滿樹春。

鐵船無舵亦無篷。撑入金蓮性海中。末後一機今說破。白雲元不離長空。　大地山河覽無跡。虛空

撞破見端的。縱教鐵輪頂上旋。本性圓明常不失。復曰。西天第三代商那和修尊者。隱象白山現龍奮迅三昧。說法調伏諸外道。然後化火自焚。吾今往象鼻巖前。亦當如是。乃入龍奮迅三昧。時雲霧四起雷雨大作。繼而化火自焚。眾收靈骨。塔於菴之西。

鄭州普照佛光道悟禪師。蘭州寇氏子。偶宿灣子店聞馬嘶。豁然大悟。歸告母曰。某於途中拾一物。母曰。何物。師曰。無始來不見了的。母掌曰。何喜之有。遂辭母參方。母曰。將何之。師曰。水流須到海。鶴出白雲頭。往參白雲海禪師。遂承印記。元泰定二十四年。出主

普照身著白衣跨黃犢吹短笛游於雒中嘗曰道我凡耶曾向聖位中來道我聖耶又向凡位中去道我非凡非聖耶卻向毘盧頂上別有行處泰和五年入滅

鴈山羅漢寺證首座目瞽見道明白晨朝躬自汛掃或問者片田地掃得乾淨也未座豎起苕帚示之又問眞淨界中本無一塵掃箇甚麼座亦豎起苕帚示之嘗題九牛山偈曰四五成羣知幾年春來秋去飽風煙淸溪有水何曾飮綠野不耕長自眠箇箇腳跟皆點地頭頭鼻孔盡撩天尋常只在千峰頂大地人來

作麼牽。

溫州靈雲省菴思禪師。台之寧海人。兄弟四人。師居長。同時發心出家。祖父遺業。悉散衆親。徧叩諸方。後出世靈雲。結夏上堂。以大圓覺。牛角馬角。爲我伽藍。瓜籃菜籃。上堂。舉趙州狗子無佛性話。頌曰。狗子佛性無。狗子佛性有。猴愁摟搜頭。狗走抖擻口。晚年退居靈雲之前山。至正甲申。空室偕數衲往謁。時師年踰九十矣。龐眉皓髮。頎然清聳。拽履而出。且行且問曰。何處來。空室曰。江心。師曰。深幾百丈。室曰。謾老和尚不得。師曰。且坐吃茶。

文獻公黃溍居士字晉卿。婺之義烏人。元天歷初。詔天下僧儒善書者。會集杭州淨慈泥金書大藏尊經。士亦預焉。每食必與衆僧共處。若別爲治具則不樂。甚至詬罵不食而去。嘗題懸崖墨蘭曰。娟娟春風一樣吹。託身高處擬何爲。從他自作顛倒想。要見懸崖撒手時。　題東坡像贊曰。五祖禪師世外人。娑婆久已斷生因。誰將描邈虛空手。去覽他年身外身。　題山谷像曰。笑殺當年老晦堂。相逢剛道桂華香。披圖面目渾依舊。鼻孔何曾有短長。

坱北和尚姓蔣。不知何許人。年十五。涉獵經史。言辭簡

邃。鬖首垢面。動靜不羈。至正初。抵松江沈氏家園。常題詩曰。萬紫千紅總是春。何須饒舌問東君。啞人得夢向誰說。豎起空拳指白雲。又曰。不偏不倚立於中。不著西邊不著東。超出東西南北外。一毫頭上釣蒼龍。一日謂衆僧曰。吾垂化盡矣。若等勉之。言絕而蛻。

奉化雪竇常藏主。不諳文字。專習禪定。儕輩呼爲常達磨。云。所作偈頌。事理圓融。音律調暢。其頌鐵牛曰。百煉爐中輥出來。頭角崢嶸體絕埃。打又不行牽不動。者回端不入胞胎。頌海門偈曰。業風吹起浪如山。

多少漁翁著腳難。拌命捨身挨得入。方知玉戸不曾關。　頌苦筍偈曰。紫衣脫盡白如銀。百沸鍋中轉得身。自是苦心人不信。等閒嚼著味全真。　又息菴偈曰。百尺竿頭罷問津。孤峰絕頂養閒身。雖然破屋無遮蓋。難把家私說向人。

台州黃巖濠頭丁安人。法諱覺真。號竺心。初見絕田耕於委羽山。有省入。遂棄家築室自居。復參涌泉古愚泉曰。良家子女東奔西走作麼。安曰。特來禮拜和尚。泉曰。者裏容你不得。安乃拍手一下曰。三十年用底今朝捉敗。泉便休去。　往鴈山春雨菴謁無際纔入

門便曰。春雨如膏。行人惡其泥濘。際曰。不是不是。安擬進語。被際喝出。晚年就邑中明因寺側開接待。一僧提包笠直入臥內。安問是什麽。僧曰。行腳僧。安遽指其足曰。草鞋緉斷。爲甚不知。僧無語。安便將包笠擲出曰。者裏無汝措足處。一日明因奎禪師相看。安曰。聞說長老夜來生得兒子是否。明曰。且道是男是女。安曰。鷄銜燈盞走。鼈齩釣魚竿。

慶元育王勉侍者。送同事僧遊台鴈。偈曰。烏窠吹布毛。侍者便悟去。雖不涉言詮。早已成露布。天台嶺上雲。鴈宕山中樹。此去好商量。莫觸當頭諱。臨終偈曰。生

本不生。死亦非死。祕魔擎杈。俱胝豎指。

鑷工張德道者。鄱之下水人。一日大雪。沙彌團雪作佛像。眾皆述偈詠之。德亦隨後占偈曰。一華擎出一如來。六出團團笑臉開。識得髑髏元是水。摩耶宮裏不投胎。

永福靈江浩首座。依古林於饒州永福。居第一座。結夏秉拂。僧問進一步時如何。座曰。撞牆撞壁。曰退一步時如何。座曰。墮坑落塹。曰不進不退時如何。座曰。立地死漢。

天歷老素首座。生平一關深隱。罕有識之者。有僧得其

山居述懷三偈曰。傳燈讀罷鬢先華。功業猶爭幾洛叉。午睡起來塵滿案。半簷斜日落庭華。　尖頭屋子不教低。上有長林下有池。夜久驚猋掠黃葉。卻如蓬底雨來時。　浮世光陰自不多。題詩聊復答年華。今朝我在長松下。背立西風數亂鴉。

淨慈元菴會藏主。臨安人。修涅槃堂偈曰。涅槃一路盡掀翻。觸處工夫見不難。洗面驀然摸著鼻。繡鍼眼裏好藏山。

杭州天目一山魁菴主。蘇州人也。天資敏捷。通內外典。與平石砥友善。棲遲巖谷。不與世接。僅有山麓洪氏

子弟往來送供。一夕洪氏婦夢主乘肩輿至其舍。覺而產一子。翌旦登山候之。果化去矣。因名應魁。字士元。幼讀書補邑庠。娶妻生子。年三十一。旦忽自猛省。遂棄家縛茅於東峯絕頂。晝夜精勤行道。一日空室和尚。因避寇自徑山過其廬。見其舉止閒雅。應對從容。叩其所以。乃知其爲一山後身也。因謂之曰。公前身與平石翁爲莫逆交。翁今年垂九十。尚耳目聰明。何不通箇信息。亦見一夢兩覺。而夢覺一如乎。主欣然揮毫作偈寄之曰。寄語天童老平石。一念非今亦非昔。欲聽寒山夜半鐘。吳江依舊連天碧。

溫州壽昌絕照輝禪師。嘗坐夏於淨慈東園寮。壁間有水墨大士像。師朝夕禮拜。懇禱甚切。一日忽見淨瓶水從壁涌出。通身慶快。從此智鑑日明。嘗有偈曰。工夫未到方圓地。幾度凭闌獨自愁。今日是三明日四。雪霜容易上人頭。

明州育王虛菴實首座。寄臥雲菴主偈曰。黃金園裏馬交馳。徑寸多成按劍疑。月曬梅華千樹雪。臥雲一枕夢回時。

明州天童幻菴住首座。禮應菴祖塔偈曰。眈眈睡虎管窺斑。便把中峯作靠山。不得破沙盆一箇。兒孫乞活

也應難。

明州天童默中唯西堂。詠蠶偈曰。桑空柘盡始心休。緜密工夫一繭收。爐炭鑊湯拌得入。爲人只在一絲頭

佛隴宜興可上座。聽雨偈曰。簷頭滴瀝甚分明。迷已衆生喚作聲。我亦年來多逐物。春宵一枕夢難成。

瑞州九峯壽首座。臨終偈曰。七十二年。者邊那邊。喫十方飯。參達磨禪。今朝一擲。翻身去。笑破傍觀衆半邊。

天台雲峯無盡祖燈禪師。四明王氏子。參日溪詠公於天寧。問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乞賜指示。溪曰。十二時中。密密參究。忽然觸著。卻來再問。師抗聲曰。無常

迅速。生死事大。語未終。師便喝。師遽禮拜。溪曰。見何道理。便爾作禮。師曰。開口卽錯。溪頷之。出參諸方。尋卓錫上雲峯。影不出山者五十年。　洪武二年二月八日。示微疾。夜將半。顧左右曰。天向明乎。曰未也。或曰。和尚正當此際如何。師笑曰。昔德山疾。僧問還有不病者麼。山曰有。僧曰。如何是不病者。山曰。阿㖿阿㖿。師良久曰。如此喚作病得否。眾無語。師曰。色身無常。蚤求證悟。時至吾將去矣。侍者執紙乞偈。師曰。終不無偈。便末可死耶。侍者請益堅。乃書曰。生滅與去來。本是如來藏。拶倒五須彌。廓然無背向。投筆端坐

而逝。

徑山傑峯英禪師。金華人。初爲徑山首座。歸鄞。楚石琦有偈送之曰。凌霄峯頂第一座。摩訶衍法皆明破。百非四句俱已離。白雪陽春誰敢和。　上堂。衲僧行履豈尋常。出匣吹毛不隱藏。奪食驅耕全正令。東西無復鬼分贓。又偈曰。淸平世界罷干戈。無柰兒曹籍甚何。急水灘頭抛直釣。錦鱗不遇枉啰囉。尋常持金剛般若經。一日持經畢。卽泊然而逝。

徑山敬菴莊禪師。台州人。自幼厭葷穢薄世塵。父母捨廣慈菴出家。久之徧參知識。了徹宗源。會於越中主

二刹。稍不如意。卽辭去。往依全室於天界。全處以二座。未幾推主徑山。道化隆盛。　永樂十二年。奉詔入京。同修大典。寓天界三載。少師姚公等。交章薦師住持。堅辭不受。歸徑山示寂。塔於水嶺小池上。

淮南祐上座者。久歷叢席。儕輩重之。客鼎州天王寺。以道自牧。人不得而親疏。居無何。語衆曰。吾去矣。或謂其戲也。迫之求頌。卽索毫楮大書曰。來不入門。去不出戶。打破虛空。更無回互。拍手呵呵歸去來。白雲散盡青山露。乃趺坐奄化。主事僧亟呼撼之。師復張目舉手謝曰。不致上累。善爲保重。是時郡守蘇公亦往

致敬撫其遺體曰。可謂了事衲僧也。

佛妙禪師。昆明人。出家於天華寺。洪武十六年。赴京。賜衣鉢杖錫。遊浙之徑山。宣德四年十二月。沐浴更衣書偈曰。去年七十九。今年滿八十。萬里爲參尋。世緣今已畢。擲筆端坐而化。

杭州仙林雪庭禪師。杭之仁和桂氏子。毁齒喪父。患痘風。因雙目短視。數求出家。謁休休於仙林。一見契合。閱楞嚴。至一毫端現寶王刹。有疑。後在江陰乾明寺。忽覩萬佛閣。金碧崢嶸。於眉宇間有省。後因除夕聞鐘聲。不覺數年行履。忽爾浩脫。偈曰。圓響心非聞。大

千同一照。抹過上頭關。更不存玄妙。　師自號梅雪隱人。又曰幻寄。嘗曰。夫幻即寄之蹤。寄乃幻之跡。幻起寄亡。全寄是幻。幻逐寄生。全幻是寄。翳目生華。山河大地。華翳不生。空眞實際。幻之寄之。誠哉兒戲。

吉州武功山白雲明星禪師。閩之長汀張氏子。落髮受具。專修止觀。忽歎曰。大丈夫道業未就。如生死何。遂徧叩名宿。機緣有契。隱瀟峯二十餘年。太守汪公勉師出世。師復移茅深入。學侶嚮至。漸成精藍。一日辭衆曰。吾去矣。衆問何往。師示偈曰。明月落波心。白雲橫嶺上。欲識本來機。鐵牛吞大象。語畢。端坐而逝。全

身塔於本山。

杭州徑山月林鏡禪師。本郡人。少穎異。穉齡出家。間扣名碩。俾參本來人。久而有省。作偈曰。本來人。本來人。無腦無頭作麼尋。驀然揪著箇鼻孔。試看元來是白丁。

金陵永寧古淵清禪師。聞鷄鳴有省。偈曰。喔喔金鷄報曉時。不因它響詎能知。三千世界渾如雪。井底泥蛇舞柘枝。

伏牛無礙明理禪師。汾州和氏子。參松竹大方和尚。隨眾打七。有一聲虛空碎。獨露法中王之句。後同月菴

大圓入終南。一日菴舉高峯銀山鐵壁話。師頓悟。述偈。有一覺心空疑便消。拈來放去自逍遙之句。過方求證。方曰。伏牛打七。卽不問。終南靜室意如何。師曰。伏牛打七。泥團土塊。終南靜室。放大光明。方喝曰。卽今光明何在。師向前一掌。方大笑曰。如是如是。

杭州雲棲蓮池袾宏禪師。郡之仁和沈氏子。年十七。補邑庠。每書生死事大四字於案頭。一日失手碎茶甌。有省。作七筆勾。見志。投西山性天和尚祝髮。北遊參徧融。後謁笑巖於柳巷。求開示。巖曰。阿你三千里外來開示我。我有甚麼開示。師恍然。辭歸。過東昌。道中

聞譙樓鼓聲忽悟偈曰二十年前事可疑三千里外遇何奇焚香擲戟渾閑事魔佛空爭是與非 住雲棲侍郎王公宗沐問夜來老鼠唧唧說盡一部華嚴經師曰貓兒突出時如何王無語師自代曰走卻法師留下講案遂頌曰老鼠唧唧華嚴歷歷奇哉王侍郎卻被畜生戲貓兒突出畫堂前牀頭說法無消息無消息大方廣佛華嚴經世主妙嚴品第一 銓部虞公淳熙問慧日點五百病僧因緣師曰慧日自甘窮子捨己從人西院屈陷平民將生就死可惜五百僧只解點藥便行曾無一二高臥不起令慧日顯異

戢衆禍及兒孫郡主深切民瘼我山僧急趨時難倉卒中失帶了竹杖子不免奮空拳向居士癰腫上劈地一下敢保沈痾潰散毒血淋漓萬派流通百骸舒暢雖然如是云何一人能令衆起不見道陽回片葉春滿千林者事且止祇如終日把竹杖子東指西揮不如一直在木頭上朝持暮守守來守去忽然枯木重花便是死人再活說甚麼竹木管取盡大地草木叢林悉皆成佛去也何以故青青物外虛空體卽是如來堅實心　題自像曰十畫九不像惱殺丹青匠庶幾此近之權留作供養若道這便是依然成兩樣

不兩様。三十棒。　問參禪念佛。可得用融通否。師曰。若是兩物。用得融通著。　問世尊默然良久。外道謂開我迷雲。空生宴坐不言。帝釋云善說般若。師曰良久處欲望開迷。陰霾萬里。宴坐邊擬聞般若。說竟多時。雖然如是。鞭頭得旨。空裏飛花者。畢竟見箇甚麼新春日示眾。今日賀新春。歲時重換。卻昨日作麼生

萬歷四十三年七月初四日。師將示寂。預別眾曰半月後。吾將他往矣。人皆莫測。至期。示微疾。面西而逝。

徑山紫柏達觀真可禪師。吳江灘缺沈氏子。年十七。剃

[illegible]　雲棲宏　紫柏可

髮遊方聞誦張拙偈至斷除妄想重增病趨向眞如亦是邪大疑一日齋次忽悟乃曰使我在臨濟德山座下一掌便醒安用如何若何遂遊江南居無定所後住燕山有居士言及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句師曰如何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士惘然師曰汝問我我爲汝說士遂問師忽擊案曰聞麽曰聞師曰此非而生其心麽又曰汝是有心聞無心聞曰無心聞師曰此非應無所住麽復說偈曰木魚打得頻怕痛忽生瞋汝若知痛處禹門度金鱗　萬歷癸卯秋忌師者以他事陷師罹難先是神宗皇帝手書金剛

般若。偈汗下漬紙。疑當更易。亟遣近侍質於師。師以偈進曰。御汗一滴。萬世津梁。無窮法藏。從此放光。上大悅。　師被逮日。上見章奏。意甚憐之。在法不能免因逮及。旨下曰。著審而已。拷訊時。神色自如。備嘗笞楚。抵死以傳燈未續。則我出世慧命一大負。餘無他言。始終不屈。至十二月初五日入獄。十七日法司定案欲死師。師說偈曰。一笑繇來別有因。那知大塊不容塵。從茲收拾娘生足。鐵櫪花開不待春。又曰。世法若此。久住何爲。乃索浴罷。囑侍者性田曰。吾去矣。幸謝江南諸護法。侍者痛哭。師叱之曰。爾侍予二十年。

紫柏可

仍作此去就耳。時有吳生者。侍問大法。復爲說偈曰。事來方見英雄骨。達老吳生豈夙緣。我自西歸君自北。多生晤語更泠然。語畢端坐而逝。御史曹學程聞之。急趨至撫之曰。師去得好。師復張目笑而別。獄中香雲不散。待命六日。顏色不改。及出浮葬於慈恩寺外。後迎龕建塔徑山。著有紫柏集行世。

瑞州黃檗無念深有禪師。黃州麻城熊氏子。年十六。患痘垂絕。叔兄議許出家乃甦。祝髮蕩山。有老僧謂之曰。十方一粒米。重如須彌山。若還不了道。披毛戴角還。師聞悚然。卽事參訪。聞僧舉僧問大休。如何是西

來意休曰黃瓜茄子師大疑徧參江浙名宿謁廬山大安禪師安問曰汝號甚麼師曰無念安曰那箇是無念師茫然一夕聞哭笑二聲相觸猛然開悟偶見麫一盆在當路掇起送入櫃中見有果籠將手推開不覺失手櫃蓋打頭渾身汗流笑曰徧大地是箇無念何疑之有將前疑滯一齊打破　萬歷辛巳往龍湖同李卓吾居士至駟馬山有講主至士問主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僧依文講訖士曰無念你說看師將開口士將師膝上一推曰這箇聻師忽猛省乃知十地菩薩夢見眾生身墮大河欲救度故

起勇猛心發大精進。人法兩空始得入門。全無干涉。有偈曰。四十餘年不住功。窮來窮去轉無蹤。而今窮到無依倚。始悔從前錯用功。　僧問道果有耶。果無耶。師曰。說有說無。二俱成謗。曰如何卽得。師曰。無求卽得。曰如何是道之體。師曰。滿口道不著。曰四大離散時如何。師豎起拳曰。者箇不屬四大。　問古人迸除却咽喉脣吻道將一句來。者一句如何道。師曰。我不迸却咽喉脣吻。你且道一句看。僧無對。師曰。你被音聲塞却口。　問見性成佛是否。師曰是。曰性是無形底。如何得見。師曰。性是有形底。只你不見。曰請和

尙指出我看。師曰。我說汝不見。　問如何出離生死。師召僧。僧應諾。師曰。從者裏出。曰和尙說底話。某甲不曉得。師曰。等你曉得。堪作甚麽。

夔州白馬儀峰方象禪師。達州羅氏子。參如何是鬼神覷不破之機。三年有省。出峽。徧謁知識。結茅雙溪。一日午炊。聞甑中作聲。忽大悟。作頌曰。三玄三要沒來繇。用盡機思無處求。簷前移步竈門下。白雲青峰齊點頭。齊點頭。南嶽天台共一籌。　又曰。二八女子嫁新郎。績麻捻線一如常。稱家豐儉隨時過。嬾插堂前者炷香。無幻聞之曰。此人曾作細密工夫來。　萬

歷壬辰秋。歸達州中興白馬寺。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兩頭燒火一頭煙。 師平昔手中常執一鼗鼓。一面書矗字。一面犇字。凡答話。多舉而搖之示寂。塔於龍神山。

廣信鵝湖養庵心禪師。郡之上饒朱氏子。偶過戚屬。會道者譚四生之義。師於言下洞了物我平等大意。往雒之太平落髮。南歸焦山度臘。聞江中推船聲有省。偈曰。夜靜江空闊。推船囫囫聲。不知何所住。擔子半邊輕。謁華山聞山拈一段生涯六不收話。有疑。猛提七日。身心脫然。尋歸故里。 住靈山。晝大圓相於壁

間題曰。內寫莫教塗黑。外寫勿使傷白。有人向圈裏圈外下得註脚者。許汝學道無疑。不然總是㦬㦬。後住鵝湖。十年不立座元。博山參。以趙州無字話相契。請居厥職。贈以偈曰。鵝湖十載虛元位。一旦緣何立少年。兩道眉毛八箇鬣。須知佛祖不容前。師嘗以無門鎖置丈室。以驗諸方。偈曰。上古留傳鎖。憑君智鑰開。若無開鎖法。相見不須來。萬歷丁卯二月晦日。上堂說法。置齋作別。復示偈曰。八十餘年幻夢中。鐵牛耕破太虛空。臨行一句相分付。半夜金烏帶日紅。端坐而逝。

杭州眞寂聞谷廣印禪師。嘉善周氏子。母夢玄武神使
劍卒諸甲士擁護其門而生。七歲常瞑目端坐。父母
送之杭州開元寺。剃度後。師歸省親。母誡之曰。三朝
新婦。一世禪和。子其勉之。師每述其兩句。終身受用
不盡。一日見壁間法界圖。問其師曰。十界從心生。心
從何處生。其師不能答。時儀峰和尚結茅淸平。往叩
之。峰曰。汝要會。須妙悟始得。師曰。如何得悟去。峰乃
敎看雲門露字。師一聞便信。直下挨拶。至忘寢食。尋
上雙徑。結茆白雲峰下。看亮座主參馬祖因緣。疑不
能釋。一日見黃瑞香花。忽大悟曰。卻是虛空講得經。

碌磚瓦礫正堪聽向來扭揑娘生鼻錯認葫蘆作淨瓶於是往雲棲盡得蓮大師之益　次參龍池傳和尙適傳負暄階下師問曰和尙在那裏傳曰恰好不在師卽展禮人事畢傳出所著德山托鉢頌示師且曰汝別頌看師卽頌曰末後之句有也無德山父子太誵訛向條生不同條死活得三年恨轉多傳喜甚謂師曰何不承當此事共相唱和師不自肯傳曰更欲如何師曰視圓悟大慧爲多愧耳傳憮然曰當今學者未會先會那能得不自肯如子者乎老僧當避一頭地矣瀕行傳送至門外撫師背曰老姪我還疑

你在。師曰。甚處疑某甲。傳曰。如何是密啟其意。師曰。今日不打宜興轉傳。呵呵大笑。師頂笠便行。北遊五臺。還眞寂。四衆懇請開堂。師堅持不肯。遂南遊隱建州廢寺。及自閩歸。司理黃端伯復以爲請。師曰。某孀居久矣。豈更適人耶。師生平滴水滴凍。不肯一念外馳。雖洞透祖關。而挽回流俗。終不以悟自居。敎律三宗鼎立。師皆能洞晰其微。時或爲衆演說。聞者靡不心服。崇禎丙子臘月。辭衆告寂。塔全身於孔靑之陽。

海虞破山洞聞法乘禪師。別號雪柏。吳江李氏子。少從

華山剃度。單身行脚。參紫柏可尊者。可問一句中具三玄。即不問。一玄中具三要。如何。師屈指曰。也是死蛇當頭。可大悅。以禪虎稱之。一時名重叢林。　師住天目中雲庵。雪嶠信參次。師坐火箱。口喃喃地。信即跳入火箱同坐。曰。口喃喃地作甚麼。師笑曰。汝從何處來。到此天目。信曰。從無陰陽地上來。師默然。信即跳下火箱。　林皐豫參。師適在山門相遇。師曰。那裏來。豫展兩手。師曰。這裏天王殿。倒卻還知麼。豫曰。既是天王殿。爲甚麼倒卻。師曰。賊。　師一日謂嚴天池曰。穹窿山昨夜點頭矣。不知居士道箇甚麼。勿謂三

世諸佛口挂東壁也。如居士灑灑落落。不妨我多多和和。　師住破山。舉漢月藏爲首座。每言近日禪病。往往摶量公案。註解因緣。磨楞合縫。稱斤度兩。不惟自隔千生。更復陷人無算。　天啟三年七月。臨示寂呼侍者至。卽爲坐脫。供全身三七日。儼然如生。世壽七十二。塔於破山寺南。牧雲門禪師刊師語錄十卷行世。雪嶠信和尚爲之敘。

達澄受昭禪師。通州人。不言姓氏。嘗參天童悟。充西堂。未幾忽棄去。人莫測其意。或嚴寒履冰。或深夜陟巘。或俗其頂。或民其衣。獨語咄咄不休。或談鬼幻事。聞

者疑駭。遇衆環拜。視如路人。輒叱之曰。我不識汝。或反拜之。

林　和尚迎師住天童丈室。禮敬甚恭。少頃。所有牀坐。一時擊碎擲階下。衆愕不知所謂。更爲陳設。師卽掩戶不語。粥飯從牖入。徒衆每隔戶稱名禮拜。師皆不內。忽一日遯去。不知所之。四衆悲戀。牧雲門爲師立師行道。

江陰黃毓祺介子居士。晤費隱容於金粟。自敍到過天童容云。曾住幾時。士云。七八日。容云。還得天童意旨麽。士云。不得。容云。既不得。莫是蹉過麽。士云。若有得。則眞是蹉過。容云。今日識得居士也。士乃休。　士久

依悟和尚大有入處悟化後同門法嗣講士結集悟和尚語錄書問行世後鼎遷士被執石頭城獄留題山翁忞像云憶自黃巖嗣席天童踞先覺堂卓卓孤風楔以楔出毒以毒攻蛇吞鼈鼻虎齩大虫正令全提孰敢嬰鋒出語成詠百折不窮佛果銜官大慧附庸穅秕之導往來愚衷國難以來蹤迹西東兄遊天外我戲園中世出世間皆大英雄不負先師舊衲蒙茸眉毛結供鼻孔氣通曹谿正脈臨濟眞宗是木上座亦號山翁粵三日將決矣復作絕命詩曰劍樹刀山掉臂過長伸兩脚自爲摩三千善逝原非佛百萬

波旬豈是魔。潦倒不妨天亦醉。掀翻一任水生波。夜來夢作脩羅手。其柰雙丸忽跳何。以一破篋書寄牧雲門禪師。然後坐脫圜中。

明州白雲延祥鹿門西師。太楚之襄陽人也。姓氏未詳。早歲博通教典。至濠泗間。士大夫皆尊禮之。不啻蓮社遠公矣。於壽霍適中之地。營塲房化城二剎。後聞密老人唱導天童。師易服腰包。即詣座下。悟一見契重之。深錐痛劄。盡捐寶惜。未幾呈偈曰。幾度喫棒最親切。歷劫狂心當下歇。不用擬議問如何。覿體分明皮破血。悟印可。久之。密老人過通玄。遷化。師聞白雲

相距不遠。卽往觀之。曰吾夙緣在矣。有一虎出林伏師前。衆皆驚愕。師曰。莫驚。乃護三寶神也。卽廬其址虎乃爲侍。人皆言爲之常禪師再來也。郡伯韋公嚮師風。訪於廬。果見其道行精嚴。容貌雍肅。虎侍之異曰予與龐公霄壤之不侔。而有同然也。卽捐資贖產聿成梵宇。爲白雲之中興也。師於順治戊戌臘月一日辰刻。集衆囑曰。本寺當作十方叢席。無違我願。闍維後將吾骨爲粉。散於東湖。令水族得利。切勿營塔。言畢書偈。跏趺而逝。當晚侍虎悲嚎。三日亦終。弟子奉師全身三年。顏貌不變。後闍維。舍利無數。弟子將

半骨散湖中。尊師之願。半骨塔於本山右麓青林如鑑老宿。侯官林氏子。十八矢志慕道出嶺禮雲棲宏。又參顯聖澄和尚。看無字有省。以偈呈曰。趙州狗子無佛性。脫下袴子來遮面。面子未曾遮得全。半身露出令人厭。澄撫而印之。師不自當。後以省親歸閩。及祝髮。復出嶺侍澄。久之歸鼓山。居東庵。及博山無異和尚開法茲山。宿傾心事之。遂稱得旨。自是深埋頭角。潛修密煉。至年八十七。示寂於石林舊隱。閱七日茶毗。火光金色。香氣馥郁。平日所持木念珠不壞。

優曇頭和尚。湖廣人。族姓甯。十九投顓愚衡祝髮。後參天童悟和尚。依侍久之。悟一日見師擡石。遽喝云。翻轉石頭來。師於言下有省。悟深然之。次日辭去。結茅深隱。後住靜江都。參徒日集。師終不肯。口喃喃梵唄不歇。凡有請益。皆叱之曰。參方去。 康熙壬子五月朔。示微疾。至初八日。命諸參徒入室。問汝等還知老僧去處麼。恩侍者云。月明照見夜行人。師云。套語。進云。師意如何。師云。壬寅年不生。壬子年不死。汝再道看。進云。壬寅年卻生。壬子年卻死。師振聲大喝云。得恁麼塗汙老僧。進云。畢竟如何。師示偈云。咫尺雲

程九十州。腳跟任意把拳揉。門前柳色開金眼。檻外諸峰笑點頭。偈畢。問甚麼時候了。侍云午矣。師乃索茶嗽口。跏趺擲盞而寂。

太史蔣超虎臣居士。江南金壇人。謁鐵舟海禪師於金山問山河大地俱有壞時。且道金山壞不壞。海伸一足云。向這裏下得一轉語。便見端的。士云。下語也不難。祇恐與師隔一層了也。海云。恁麼道又爭得。士云。和尚又如何。海云。切莫當面錯過。士諾諾。又問蘇長公與佛印禪師玉帶機緣。請師代一轉語。海云。山衲若代語。玉帶又要還了也。士云。畢竟下甚麼語方得

相應。師云。莫謂山衲無語好。士云。將謂別有。海云。今日方始瞥地那。士一日舉似同年孫孝則。孝曰。何不道是語何有是。坐何處。　士寓孝則居士園久之。孝問曰。邇來不見兄有禪。士曰。禪可見麼。孝曰。試道看。士曰。想不必道。次日孝謂士曰。大悲閣記。是兄的。是古人的。士曰。是我的。孝曰。兄忘卻了也。士點首。後入都。寄書云。此行良苦。幸蚤爲我賦招魂也。孝復曰。安得便心動。北風有何惡。士請告歸。道經高郵。乃別孝曰。予將浪蕩了此一生。孝曰。何處去。士曰。過得廬山又峩嶺矣。後果終於峩眉伏虎寺。臨寂留詩一律云。

翛然猿鶴自相親。老衲無端墮業塵。直向鑊湯求避熱。又從大海去翻身。功名傀儡場中物。妻子骷髏隊裡人。只有君親無報答。生生一念祝能仁。題畢趺坐。擲筆而逝。

寧波天井天壽鏡宗新禪師。早參。拈拄杖曰。大眾。米裏有虫。飯裏有沙。總是尋常事。爲甚麼須菩提咬落拇指。良久曰。有些脚酸。　示眾曰。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高聲曰。且道是甚麼時節。買帽相頭。　早參。卓拄杖曰。老僧祇解這箇。諸人又作麼生。又卓拄杖曰。上山擒虎易。開口告人難。

明州天井秀峰敢禪師。本郡邵氏子。因僧問諸佛妙理卽不問。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一喝。僧一喝。師曰。且道那一喝是賓。那一喝是主。僧又喝。師曰。那裏學得這虛頭來。　因僧問如何是未生前本來面目。師曰。這問最親切。僧曰。學人不會。再乞方便。師打云。正好向者裏會去。

金陵紫竹林卉堂旋煥禪師。楚之武岡羅氏子。心慕內典。棄儒入釋。禮圓照佛語和尚披剃。歷有年所。遂傳心印。建峩山。住五臺。弘演教律。道風遠振。江南諸護法請住紫竹林。除夕示衆。月月有箇三十日。惟茲三

十休兒戲。閻羅老子算飯錢。試問諸人何所敵。若敵得。炎炎火宅清涼域。若敵不得。二六時中須著力。且道如何是著力一句。紅爐餤裏翻身轉。那怕閻君面似鐵。　著有祇園小集。藥師法懺。清磯集說。楞嚴綱旨。法華提綱。紫竹集等書。盛行於世。

江南興化蘆渡大威權禪師。本邑程姓。投五台祕魔巖徧融老宿薙染。參憨山清。達觀可。笑巖寶。最後謁龍池傳。時值密雲悟繼席。執侍最久。嘗發願云。如今生不明此大事因緣。誓不倒單。晝夜端坐如一座泰山相似。悟見師如此行履。一日悟問汝在此多少時。師

曰。三年。悟曰。三年前在甚麽處。師打一掌曰在這裏
悟曰。這是三年後的事。如何是三年前的事。師又打
一掌。悟曰。一掌不作一掌用時如何。師曰。今日被和
尙一問。只得嘴挂壁上。悟曰。如何是日用中事。師曰
飢則喫飯。寒則添衣。卽呈偈曰。一撥通身冷汗流全
然放下任悠悠。西來祖意何須問。魔佛從今一筆鉤
師一日請悟沐浴次。師曰。清淨法身作麽生浴。悟
便打。師曰。本來無一物。又打箇甚麽。悟痛打曰。這漢
若不打。三十年後罵老僧去在。 師一日告衆送信
檀樾曰。老僧某日去矣。侍僧問曰。和尙往甚麽處去。

師以手指西而逝。世壽九十九。僧臘八十八。

古徐州龍山容止量禪師。興化王氏子。參山茨際和尚於東明。際問曰。汝是何鄉人。師曰。江北。際曰。可曾帶得鄉里物來麽。師豎起拳頭。際曰。我不識這是甚麽東西。師曰。非但和尚不識。三世諸佛亦不識。際曰。不識箇甚麽。師一喝。際便打。師拂袖曰。今日識破這老漢。師於康熙壬子。忽示衆曰。吾行矣。言畢泊然而逝。

續指月錄尊宿集

徽州管文芳施銀十兩
徽州汪心宅施錢二千文
金陵范承基黃恩元共施銀十兩
金陵方巖氏施銀五兩
金陵鄭老太施錢四千文
金陵嚴德成堂施英洋二十元
共刻此本連圈計字三萬七千一百一十六箇均祈
速增福慧
光緒十二年秋八月金陵刻經處識

禪燈世譜

明・道忞 編修
吳侗 集



序

昔世尊以正法眼藏囑付迦葉阿難副貳傳化毋令斷絕迨至五家分唱而宗風徧滿十方矣然黃檗猶有不道無禪祇道無師之歎何哉當時臨濟小厮獨得大機之用慣捋虎鬚盡令而行大地人亡鋒結舌去黃檗記以吾宗到汝大興於世雖因緣之相會亦作用之迥殊也厥後英靈迭起個個如獅子兒山鬼野狐望風奔避遂使正法眼藏緜歷至今識者所以服師傳之妙也曹洞綱宗揀魔辨異其大旨略與臨濟同故法道之行與臨濟相終始然自大陽之後投子繼之則曹洞亦分源於臨濟矣昔人謂合五百年而別別五百年而合倘亦有然者乎乃自宋季以歷我明代有英傑而殘編斷簡湮沒於荒榛敗草之中後世兒孫欲識其姓名而不可得悲夫廬嶽悉公乃天童大師高弟也廣蒐碑傳敘次成編其自靈山以至曹溪則已歷三十三世矣後自曹溪之下以至禹門則又歷三十三世矣前後相承若合符節而天童繼起於其間則代興者正未艾也天童操一條白棒勘驗諸方佛來祖來劈脊便打縱有神通妙用無處藏身臨濟一宗大興於世奇哉始余承事壽昌咨決最久然猶恨離師太蚤未盡其長及再侍大師於天童覩其機用而後歎臨濟之尚存也乃壽昌嘗爲余言老僧五十歲行脚印法瑞峯第未及詳瑞峯之爲誰子耳余閱禪燈世譜瑞峯原與禹門同師則壽昌固臨濟之嫡血骨也其嗣廩山而匾曹洞實與投子之事相符日月光明並行不悖固世尊所囑副貳傳化毋令斷絕於方來哉

崇禎五年三月上巳日弟子黃端伯稽首和南譔

禪燈世譜後序

吾祖之道之傳于諸夏也始于梁盛于唐而光顯于宋其間往往多高文博達之士故先德之出處與其言行之大端皆有傳記可考非直譜諜已也自元而降傳燈不修遂使一代宗匠與夫抗跡西山者同一湮沒無聞良可悲夫

悉出家染指法味時卽慨然有稗官野史之志第碑殘簡缺無可据拾思按宗圖纂爲世譜以代其志適草創未畢會金粟老人有黃檗之請因執侍入閩乃得吳君所纂與悉先心不謀而合但惜其中多錯漏附會未免無徵不信之失遂發大藏考驗傳燈諸錄取其師承有據者載之不敢以影響參合疑誤後人間有說法當世嗣代未詳者但附於其宗之末俟其詳者補之於是校勘既的徵以往言庶幾取信將來亦循名得實之一助云爾後之君子其有繼傳燈而作者或考徵斯譜未可知也

崇禎四年冬至前三日匡山黃巖寺道悉題

禪燈世譜卷第一

明匡山黃巖寺後學比丘道悉編修

閩福唐優婆塞弟子吳侗集

三十三祖世系圖

始祖釋迦牟尼佛

卽賢劫第四尊示生中天竺國刹利種釋迦其姓也父淨飯聖王母摩耶聖后周昭王九年甲寅四月八日降誕捨轉輪聖王位出家成無上道轉大法輪其後七十九歲垂般涅槃乃以大法印付囑摩訶迦葉穆王三十六年壬申二月十五日中夜入滅後一千一十七年教被華夏卽漢明帝永平十年丁卯歲也

按傳燈諸錄首紀七佛次列諸祖唯東山傳法正宗記則謂正宗者必以親相師承爲効故以釋迦文佛爲始祖摩訶迦葉爲第一祖至曹溪大鑑下世次承之所以明一佛乘化之大綱諸祖繼體之大原也故茲系圖亦不載七佛而以釋迦佛爲始祖焉

始祖 釋迦文佛—第一祖 摩訶迦葉—二祖 阿難尊者—三祖 商那和修—四祖 優波毱多

第一祖：摩竭陀國人婆羅門氏父飲澤母香志先捨家入山以頭陀法自修遇佛出家受正法眼藏後付阿難乃持佛所囑金襴袈裟入定于鷄足山待慈氏下生即周孝王世

二祖：姓刹帝利斛飯王子佛之從弟多聞博達總持第一修多羅藏皆其結集欲趣滅度乃以法付其弟子商那和修又囑罽乎末田底迦者于周夷王世入滅

三祖：突羅國人姓毗舍多氏父林勝母憍奢耶在胎六年生有自然之服隨身而長出家爲阿難徒預受佛記居優留荼伽藍伏二火龍後以法付優波毱多周宣王時入滅

四祖：吒利國人姓首陀氏父善意出家得道有異迹號爲無相好佛降魔波旬度人最衆所記其人籌數盈於石室于周平王世入滅弟子多迦以室籌闍維收舍利建塔

四祖 優波毱多—五祖 提多迦—六祖 彌遮迦—七祖 婆須蜜—八祖 佛陀難提

五祖：摩伽陀國人父夢金日而生遇優波尊者爲釋夢義得受正法後付彌遮迦化火自焚即周莊王世也

六祖：中印度人至北天竺國見城堞間有金色瑞雲曰此大乘氣也遇婆須蜜付以法周襄王世化火自焚

七祖：北天竺國人姓頗羅墮行化至迦摩羅國以論義服佛陀難提付以正法周定王世示寂本座塔葬全身

八祖：迦摩羅國人姓瞿曇波生而頂有肉髻性大聰明辯捷無礙於周景王世以法付伏馱密多儼然寂滅

八祖 佛陀難提—九祖 伏馱密多—十祖 脇尊者—十一祖 富那夜奢—十二祖 馬鳴大士

九祖：提伽國人姓毗舍羅生不言履難提尊者示其夙緣付以法印後得香蓋長者子爲弟子周敬王時入滅

十祖：中印度人本名難生出家精苦脇不至席遊化至花氏國先示瑞相果得夜奢付法周定主世化火自焚

十一祖：花氏國人姓瞿曇氏遊化波羅奈國得馬鳴大士付正法眼藏周安王世泊然滅寂塔葬全身

十二祖：波羅奈國人亦名功勝以有功德殊勝故也攝伏迦毗摩羅爲弟子遂以法付之周顯王世趣大寂滅

十二祖 馬鳴大士—十三祖 迦毗摩羅—十四祖 龍樹尊者—十五祖 迦那提婆—十六祖 羅睺羅多

華氏國人初爲外道後於馬鳴大士得法降大火龍因得龍樹爲弟子付正法藏周藏王世趣寂

西天竺國人與造衆論闡釋正法以應機宜將垂滅度乃以其法印付迦那提婆當秦始皇世也

南天竺國人姓毘舍那初謁龍樹以鉢盛水于座尊者以針投之欣然契會漢孝帝世入滅

迦毗羅國人姓毱摩氏既遇提婆得明其家樹耳之緣遂出家受大法印當漢武帝時入滅

十六祖 羅睺羅多—十七祖 僧伽難提—十八祖 伽耶舍多—十九祖 鳩摩羅多—二十祖 闍夜多

室羅筏國人寶莊嚴王子生而能言出家居金河石窟因羅睺羅多至傳大法要漢昭帝世手扳樹而化

摩提國人姓鬱頭藍父天蓋母方聖夢寶鑑而生大士體如琉璃遇難提得度受法漢成帝世化火自焚

月支國人婆羅門子遇闍夜尊者付以法眼遂以指爪務面放大光明照耀四衆乃趣寂滅即新莽時

北天竺國人遇鳩摩羅多聞其所說業通三世感悟出家得法漢明帝世以首倒植奄然而化

二十祖 闍夜多—二十一祖 婆修槃頭—二十二祖 摩拏羅—二十三祖 鶴勒那—二十四祖 師子尊者

羅閱城人初慕歆光修杜多行因夜多大士激發大慧乃得付法後漢安帝時超身入滅

那提國常自在王子有大神力父命師婆修槃頭出家付法漢桓帝世騰身太虛指地發泉泊然寂滅

月支國人婆羅門子生有異迹出家專誦大品般若感群鶴依之晚遇摩拏羅得法漢獻帝世入滅

中天竺國婆羅門氏以法投婆舍斯多自以宿業當酬獨留衣資而遇害即魏廢帝齊王曹芳之世

二十四祖 師子尊者—二十五祖 婆舍斯多—二十六祖 不如密多—二十七祖 般若多羅—二十八祖 菩提達磨

罽賓國人姓婆羅門生有異迹師子尊者辨其夙緣付大法信衣遂化中印土南天

南天竺國德勝王太子從婆舍斯多出家付法東晉孝武帝世以正法眼藏付般若

東印度人初以童子遇不如蜜多顯其聖迹遂出家傳法遊化南印度得菩提達磨

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從般若多羅出家付法化彼六宗聲馳五印其後六十七

竺東晉明帝世入滅　多羅化火自焚　付法宋孝武世入滅　年乃以法東來震旦

二十八祖 菩提達磨——二十九祖 慧可——三十祖 僧璨——三十一祖 道信——三十二祖 弘忍

二十八祖 菩提達磨

即東土初祖以梁普通元年庚子九月二十一日浮海至廣州十一月一日至建業見武帝機緣不契乃往北魏止于嵩少九年得神光立雪斷臂乃示法要後以衣法付之奄然長逝卽梁大通二年塔熊耳山定林寺

二十九祖 慧可

武牢人姓姬氏始娠時有神光照室遂名神光既見達磨大師爲易斯名後傳法僧璨却往鄴都償其夙償遂怡然委順年一百有七時隋開皇十三年三月十六日也塔滏陽縣唐德宗賜諡曰大祖

三十祖 僧璨

不知何許人以處士見慧可大師受度傳法隱舒州皖公山三十載後得道信付以法眼隋煬帝大業二年丙寅十月十五日立化唐玄宗諡鑑智塔曰覺寂

三十一祖 道信

蘄陽人姓司馬氏以顯悟得法于三祖唐初乃居破頭山太宗聞其風嘗三詔不起唐高宗永徽二年辛亥閏九月四日安坐而化壽七十二代宗諡曰大醫塔曰慈雲

三十二祖 弘忍

蘄州黃梅人母周氏生有大人相不及如來者七種七歲遇信大師出家尋受其法繼居破頭山敎化大盛高宗上元二年乙亥入滅世壽七十四代宗諡大滿塔曰法雨

三十二祖 弘忍——三十三祖 慧能——南嶽懷讓／青原行思

三十三祖 慧能

新州新興人姓盧氏聞誦金剛經感悟遂至黃梅參五祖得受衣法先天二年癸丑八月二十日歸寂世壽七十六塔曹溪憲宗諡大鑑塔曰元和靈照

南嶽懷讓

姓杜金州人唐高宗儀鳳二年四月八日降誕感白氣應于玄象在安康之分太史奏聞帝問何祥對曰國之法器不染世榮帝勅大守親慰其家後果于曹溪悟旨受大記莂以玄宗天寶三年八月十一日圓寂諡大慧塔曰最勝輪派裔別見

青原行思

姓劉吉州安城人幼歲出家居青原山靜居寺玄宗開元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圓寂諡弘濟塔曰歸眞派裔別見

◎利拔一作跋拔

按西土諸祖入滅之時傳燈錄皆以周秦歲甲參合書之正宗記則謂支竺相遠數萬餘里其人化滅或有更千餘歲者其事渺茫隔越吾恐以重譯比校未易得其實輙略其年數甲子且從而存其帝代耳唯釋迦文佛菩提達磨至乎中國六世之祖其入滅年甲稍可以推校乃可備書也今從之

諸祖旁出法派系圖

- 一世 二祖阿難
  - 二世 末田底迦

- 一世 二十四祖 師子尊者
  - 二世 達磨達
    - 三世 因陀羅
      - 四世 達磨尸利帝
        - 五世 訶利跋茂
        - 摩帝[利拔]羅
      - 那伽難提
      - 婆羅婆提
      - 破樓求多羅
        - 達磨訶帝
        - 和修盤頭
        - 栴陀羅多
    - 瞿羅忌利婆
      - 波羅跋摩
        - 勤那多羅
        - 槃頭多羅
        - 婆羅婆多
      - 僧伽羅叉
        - 毗舍也多羅
        - 毗樓羅多摩
        - 優波躍馱
        - 毗栗刕多羅
        - 婆難提多

- 一世 二十七祖 般若多羅
  - 二世 佛大先
    - 三世 佛馱跋陀羅

- 一世 二十八祖 菩提達磨
  - 二世 有相宗首薩婆羅

一世 慧可 二十九祖

二世 相州慧滿
- 尼總持
- 道副
- 道育
- 寂靜宗首（亡名）
- 無得宗首寶靜
- 戒行宗首（亡名）
- 定慧宗首婆蘭陀
- 無相宗首波羅提

可
- 相州慧滿（二世）
- 僧那
- 向居士

相州慧滿
- 三世 峴山神定
- 寶月
- 華閑居士
- 化公
- 和公
- 廖居士

華閑居士 — 四世 曇邃

化公、和公、廖居士
- 四世 定林慧綱 — 五世 六合大覺
- 延陵慧簡 — 五世 高郵曇影
- 彭城慧瑳 — 五世 泰山明練
- 五世 揚州靜泰

卍

一世 道信 三十一祖

二世 牛頭法融

三世 金陵智巖
- 鍾山曇璀
- 荊州大素
- 幽棲月空
- 白馬道演

四世 金陵慧方
- 東都鏡潭
- 襄州志長
- 湖州義興
- 益州嵩伏

五世 金陵法持

五世 金陵法持（嗣金陵慧方）

六世 金陵智威

牛頭玄素

七世 金陵慧忠

安國玄挺

鶴林玄素 ── 徑山道欽

新安定莊 ── 龍光歸仁
彭城智瑳 ── 襄陽辨才
廣州道樹 ── 漢南法俊
湖州智爽 ── 西川敏居
新州杜默
上元智誠 ── 上元定眞 ── 上元如度

八世 佛窟惟則

九世 雲居智（天台）

牛頭道性
江寧智燈
解縣懷信
鶴林全
北山懷古
明州觀宗
牛頭大智
白馬善道
牛頭智眞
牛頭譚顒
牛頭雲韜
牛頭凝

八世 徑山道欽（嗣鶴林素）

- 九世 鳥窠道林
  - 十世 招賢慧通
- 木渚悟
  - 靈巖寶觀
- 青陽廣敷

- 天柱弘仁
  - 天柱崇慧
- 金陵曇益
- 吳門圓鏡

- 牛頭法梁
- 江寧行應
- 牛頭惠眞
- 興善道融
- 蔣山照明
- 牛頭法燈
- 牛頭定空
- 牛頭慧涉
- 棲霞清源
- 牛頭凝空
- 蔣山道初
- 幽棲道遇
- 幽棲藏
- 牛頭靈暉
- 幽棲道顥
- 牛頭巨英
- 釋山法常
- 龍門凝寂
- 莊嚴遠
- 襄州道堅

一世 弘忍 三十二祖

巾子山崇慧

二世 玉泉神秀

奉法疊光

金州法持

三世 嵩山普寂

五臺巨方

中條智封

壽州道樹

都梁全植

大佛香育

四世 終南惟政

廣福慧空

嵩山常越

夾石思

明瓚

雯敬眞

兗州守賢

定州石藏

南嶽澄心

南嶽日照

同德幹

蘇州眞亮

尨棺濡

弋陽法融

廣陵演

陝州慧空

洛京眞亮

澤州亘月

尼明悟

居士般淨

五世 衡州定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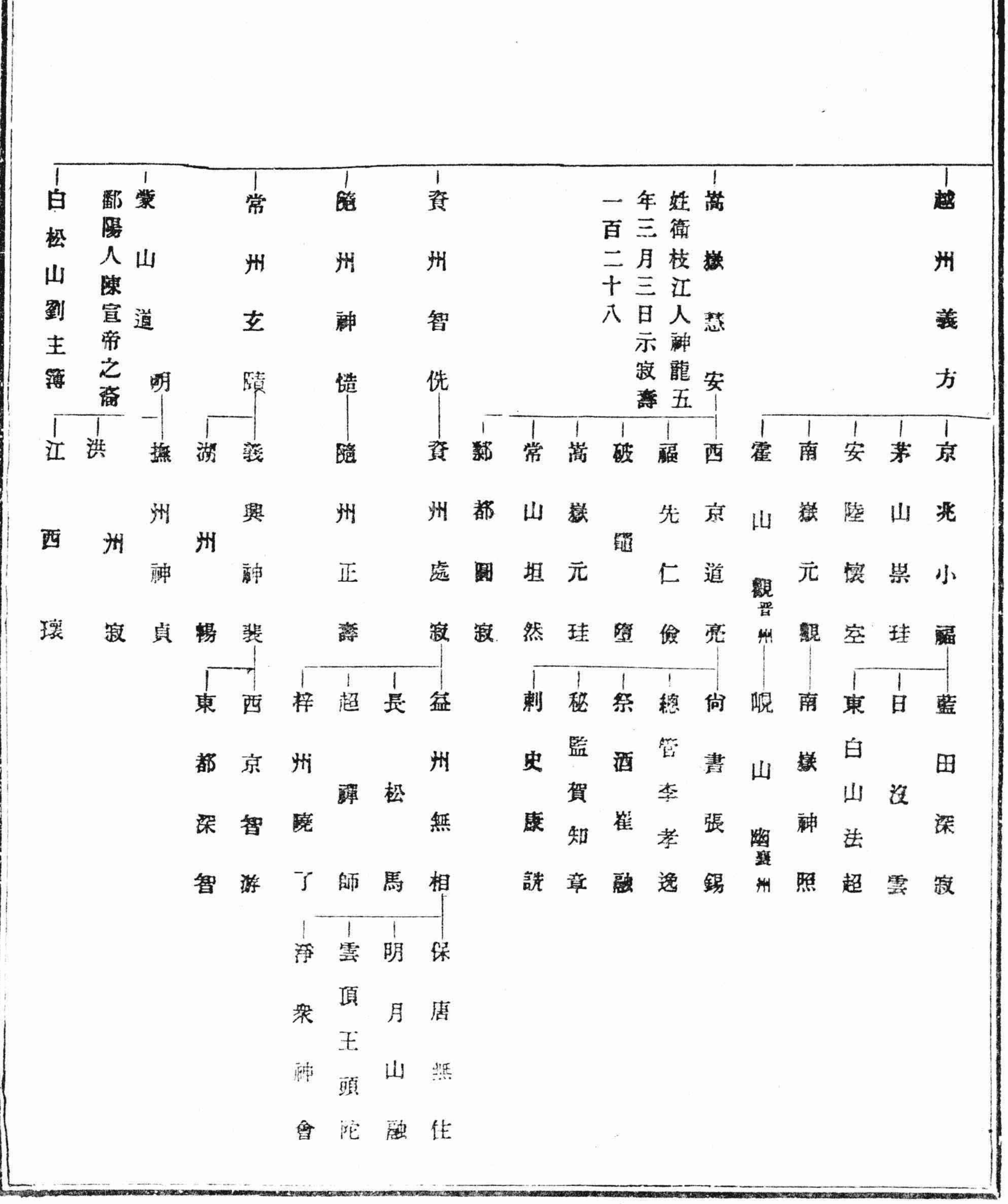
雯敬志眞

嵩山照

舒州法照
- 嵩山敬
  - 亳州曇眞
  - 都梁崇演
  - 章敬澄
  - 嵩陽一行
  - 山北融
  - 丁居士 定陶
- 忽雷澄

枝江道俊
- 陰魔藏 兗州
  - 西京寂滿
  - 西京定莊
  - 南嶽戀隱
- 荊州辭朗
  - 溥界愼徽
    - 武誠禪師
  - 紫金玄宗
  - 大梅學

越州僧達
- 西京義福
  - 西京大隱
  - 大悲光
  - 神斐
  - 大雄猛
  - 西京定晄
  - 道播
  - 大賢勤
  - 玄證
- 汝南杜
- 東京日
- 大原徧淨



越州義方
京兆小福
藍田深寂
茅山崇珪
日沒雲
安陸懷空
東白山法超
南嶽元觀
南嶽神照
霍山觀晉州
峴山幽襄州
嵩嶽慧安
姓衛枝江人神龍五年三月三日示寂壽一百二十八
西京道亮
尚書張錫
福先仁儉
總管李孝逸
破竈墮
祭酒崔融
嵩嶽元珪
秘監賀知章
常山坦然
刺史康詵
鄴都圓寂
資州智侁
資州處寂
益州無相
保唐無住
長松馬
明月山融
超禪師
雲頂王頭陀
梓州曉了
淨衆神會
隨州神慥
隨州正壽
常州玄賾
義興神裴
西京智游
潤州暢
東都深智
蒙山道明
鄱陽人陳宣帝之裔
撫州神貞
洪州寂
白松山劉主簿
江西瓌

◎正一作貞

一世 慧能 三十三祖

二世 崛多三藏
曇璀禪師
南陽慧忠 姓冉諸曁人大曆十年十二月十九日示寂塔于黨子谷謚大證
三世 耽源應眞 — 四世 吉州［正］遂
香嚴惟戒
唐肅宗皇帝
唐代宗皇帝
開封孫知古

韶州法海
吉州志誠
匾擔曉了
河北智隍
司空山本淨 — 中使楊庭光
荷澤神會 姓高襄陽人上元元年示寂
大石福林
濛山寶光
洪州法達 — 磁州法如 — 荊南惟忠 — 荊南道圓
益州如一
奉國神照
東林雅 廬山
壽州智通 — 西隱進平
江西志徹 — 益州南印 — 益州義俛
信州智常 — 澧陽慧演
廣州志道 — 河南懷空 — 蔡州道明
法性印宗 — 宜春廣敷
永嘉玄覺 本郡戴氏子先天十 — 江陵行覺

月十七日示寂諡無相塔于西山號淨光

—五臺神英

—五臺無名—華嚴澄觀

—婺州玄策—南嶽晧玉

—曹谿令韜—宣州志滿

—撫州淨安—涪州朗

—嵩山尋—南陽圓震—南陽吳頭陀—南陽玄固

　　　　　　　　—四面山法智

—南嶽堅固—廣陵靈坦

—宗一禪師—寧州通隱

—秦望善現—河南尹李常

—南嶽梵行

—并州自在

—西京咸空

—韶州祇陀—衡州道倩—湖南如寶

—羅浮定真—羅浮靈運

—峽山泰祥

—制空道進—荊州玄覺

—光州法淨

—清涼辨才

—下同善快—下同善悟—潭州無學

—廣州吳頭陀

五世 荊南道圓（嗣荊南惟忠）

道英禪師
智本禪師
濟苑法眞
玄楷禪師
義興孫菩薩
韶山緣素
韶山小道遷
韶山遊寂
淨居尼玄機
刺史韋瓘
薛簡內侍郎

六世 圭峰宗密（姓何西充人會昌元年正月十一日示寂諡定慧塔曰靑蓮）

七世 圭峰溫
慈恩泰恭
興善泰錫
萬乘宗
瑞聖覺
化度仁瑜

孝國神照（嗣荊南惟忠）

滑州智遠
彭門審用
滑州圓照
上方眞
東京法志
鎭州常一
鹿臺玄邃
龍興念

禪燈世譜卷第二

南嶽法派世系圖

一世 南嶽懷讓

二世 馬祖道一

漢州什邡人姓馬氏其形魁梧有異相出家專禪律晚至衡山會讓大師了大法要尋居江西天下學者宗之咸稱江西馬大師爲其出法嗣最爲隆盛一如前祖所讖唐貞元四年二月一日入滅諡大寂塔曰大莊嚴

三世 百丈懷海

福州長樂人王氏子丱歲離塵三學該練參馬祖悟旨晚居百丈慮禪者所會未有制度遂以事宜折中經律定爲清規天下法爲唐元和九年正月十七日示寂諡大智塔曰大寶勝輪

四世 黃檗希運

福唐人額間隆起如珠初策杖遊方有異迹後因人啓發參百丈遂投契爲裴相國建寺請師說法宗風大振唐宣宗大中三年示寂諡斷際塔曰廣業

五世 臨濟義玄

曹州南華人姓邢氏初於黃檗會中三年首座見其行業純一激令問話檗施六十痛棒頓悟玄旨建化河北宗風至師大行咸通八年丁亥四月十日端坐而逝諡慧照塔曰澄靈法嗣別見

南嶽智達

大珠慧海

百丈惟政

泐潭法會

杉山智堅

茗溪道行

北蘭讓

南源道明

鄺村自滿

古靈神讚

和安通

龍雲臺

衛國道

萬歲和尚

東山慧

高安無畏

東巖道曠

邢州素

龍興尊宿

諱道明睦州人江南陳氏之後契旨于黃檗詞語峻險爲玄學者欽伏故諸方歸慕咸以尊宿稱之

釣臺和尚

陳操尚書

千頃楚南

烏石靈觀

南嶽坦然

潮州神照

石鞏慧藏
泐潭惟建
中邑洪恩
泐潭常興
大同廣澄
伏牛自在
鵞湖大義
鄂州無等
三角總印
芙蓉大毓
五臺鄧隱峰
石霜大善
龜洋無了
西園曇藏
楊岐甄叔
馬頭神藏
華林善覺
水塘和尚
濛谿和尚
佛嶴和尚

大乘吉本
小乘慧深
慧照昭一
羅浮鑒深
潙山靈祐
福州長谿趙氏子大中七年正月九日示寂諡「大圓」塔曰「清淨」法嗣別見
大慈寰中
長慶大安
平田普岸
五峰常觀
九僊梵雲
百丈涅槃
石霜性空
廬山操（江州）
禹蹟契眞
包山天性
大梅彼岸
遂山藏衕
祇園道方

羅漢宗徹
六合德元
土門讚
襄州政
吳門弘宣
幽州超
蘇州憲
丞相裴休
大隨法眞
靈樹如敏
潭山師解
饒山和尚
崇福慧日
浮江和尚
涿水和尚
廣州圓明
溫州靈陽
洪州紙衣
國歡文矩

◈獻一作道獻

◈口傳燈作日

大明嚴峻

新羅本如

新羅人姓王文宗太和十二年示寂謚修一塔曰寶相

烏臼和尚 — 大于禪師

古寺和尚 — 淸田和尚

南泉普願 — 趙州從諗 — 嚴陽善信

姓郝曹州人唐昭宗乾寧四年十一月十二日示寂壽一百二十謚眞際

光孝慧覺

長慶獻

石臼和尚 — 終南雲際 — 廣化處微

本谿和尚 — 香嚴義端 — 國淸奉 龍州

石林和尚 — 靈鷲閑 池州 — 木陳從朗

西山亮座主 — 蘇州西禪 — 婺州新建

黑眼和尚 — 新羅道均 — 杭州多福

齊峰和尚 — 江陵道弘 — 西睦和尚

米嶺和尚 — 宣州玄極 — 廠谷和尚

大陽和尚 — 嵩山和尚 — 觀音定鄂

紅螺和尚 — □音方子和尚 — 茗萍和尚

百靈和尚 — 資山存制 — 文遠侍者

金牛和尚 — 胡釘鉸

黑澗和尚 — 甘贄行者 — 免道者

利山和尚 — 幽州燕王

孔原和尚 — 鎭州趙王鎔

松山和尚 — 白馬曇照 — 霍山無名

南嶽玄晟

東霧法空

則川和尚

打地和尚

秀谿和尚

椑樹和尚

草堂和尚

洞安和尚

興平和尚

西堂智藏

逍遙和尚

福谿和尚

水潦和尚

浮杯和尚

龍山和尚

鹽官齊安

鄧英禪師

玉姥脩然

崇泰禪師

伏棲策

松滋智聰

雲秀神鑒

長沙景岑
- 雪竇通（明州）
- 婺州嚴靈

茱萸和尚
- 石梯和尚

子湖利蹤
- 紫桐和尚
- 台州勝光
- 浮石和尚
- 日容和尚

陸亘大夫

虔州處微

新羅洪直
- 興德大王
- 宣康太子

新羅慧

鷄林道義

徑山鑒宗
- 天童咸啓
- 背山行眞
- 大慈行滿

雙嶺玄眞

涿水文峰

新羅品日

關南道常
- 關南吾（蘇州）
- 潭州羅漢

白雲曇靖

壽州建宗

南嶽常浩

- 棲靈智通
  - 唐宣宗皇帝
- 京兆懷韜
- 歸宗智常
  - 芙蓉靈訓
  - 穀城高亭
  - 五臺智通
  - 高安大愚
    - 末山尼了然
  - 新羅大茅
  - 刺史李渤
- 處州法藏
- 常州明幹
- 河中懷則
- 鄂州洪潭
- 青蓮元禮
- 麻谷寶徹
  - 壽州良遂
  - 新羅無染
- 象原懷坦
- 盤山寶積
  - 鎮州普化
  - 上方和尚
- 河中寶慶
- 大梅法常
  - 杭州天龍
    - 金華俱胝
    - 新羅彥忠
  - 新羅迦智
  - 新羅忠彥
- 甘泉志賢
- 潞府法柔
- 五洩靈默
  - 龜山正元
  - 蘇溪和尚
  - 甘泉曉方
  - 甘泉元遂
  - 棲心藏奐
- 咸通覺平
- 義興勝辯
- 開元玄虛
- 韶州清賀

〻棒疑榛

節度使丘玄素撰碑云禪師渚宮人姓崔氏于玉之後胤也年十五依長沙寺曇翥律師出家三十三詣高山受戒三十參石頭頻沐指示曾未投機次謁忠國師三十四與國師侍者應眞南還謁馬祖祖曰識取自心本來是佛不屬漸次不假修持體自如如萬德圓備師於言下大悟祖囑曰汝若住持莫離舊處師蒙指已便返荊門去郭不遠結草爲廬後因節使顧問左右申其端緒節使親臨訪道見其路隘車馬難通極目荒棒曾未修創覩茲發怒令人擒師拋于水中旌旆纔歸乃見遍衙火發內外洪焰莫可近之唯聞空中聲曰我是天王神節使回心設拜煙焰都息宛然如初遂往江邊見師在水都不濕衣節使重伸懺悔迎請在衙供養于府西造寺額號天王師常云快活快活及臨終時叫苦苦又云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尚當時被節度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師舉枕子云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對便入滅當元和三年戊子十月十三日也年八十二坐六十三夏嗣法一人曰崇信卽龍潭也

〻進本不揭出天王已下四人及節度等註文

- 天王道悟 — 龍潭崇信
  - 德山宣鑒
  - 泐潭寶峰
- 紫陰惟建
- 湖南如會
  - 韶山慧超
  - 舒州景諸
  - 莊嚴光肇
  - 幕輔昭 潭州
- 海陵慶雲
- 封山洪濬
- 練山神翫
- 章敬懷暉
  - 京兆弘辯
  - 朗州古堤
  - 河中公畿
  - 龜山智眞
  - 朗州懷政
  - 金州操
  - 栢林開雲
  - 宣州玄哲
  - 河中寶堅
  - 西京道志
  - 絳州神祐
  - 西京智藏
  - 許州無跡 — 道遂
  - 壽州惟肅
- 鄮山道圓
- 玉臺惟然
- 池州曇覬
- 荊州寶積
- 河中法藏
- 漢南良律
- 京兆崇
- 南嶽智周
- 白虎法宣
- 栢巖常徹
- 乾元暉
- 金輪惟直
- 齊州道巖

襄州常堅 — 新羅玄昱
渕南道本 — 新羅覺體
汾州無業 — 鎮州常貞
雙嶺道方 — 奉先義
佛光如滿 — 侍郎白居易
魯祖寶雲 — 雲水和尚
紫玉道通 — 節度使于頔
永泰靈湍 — 上林戒盧
羅浮修廣 — 秘魔和尚
峴山定慶 — 祇林和尚
越州惟獻 — 蘇州法河
光明普滿 — 呂后山文質
華嚴智藏 — 黃州齊安
興善惟寬 — 京兆法智
天目明覺 — 京兆慧建
王屋行明 — 京兆無表
京兆智藏 — 京兆元淨
大陽希頂 — 京兆義宗
崑山定覺 — 京兆慧光
雲水靖宗 — 小馬神照 — 縉雲有緣

栢巖明哲 — 華州道圓

隨州洪山

龍牙圓暢 — 嘉禾藏廙、羊腸藏樞

連州元堤

泉州慧忠

杭州智藏

安豐懷空

羅浮道行

廬山法藏

呂后山寧賁

居士龐蘊

按傳燈諸錄誤以天皇道悟爲天王道悟遂收龍潭德山屬青原下識者疑之後得節度使丘玄素與協律郎符載碑足正其訛然直秘閣呂夏卿所撰雪竇顯禪師塔銘尤爲彰著其略曰正法眼藏佛以授摩訶迦葉傳僧伽衣以待補處出世爲成道之符自是衣法相傳二十有七世香至王子初入中國謚曰圓覺圓覺傳大祖大祖傳鑑智鑑智傳大醫大醫傳大滿大滿傳大鑒大鑒藏衣傳法而已大慧繼之大寂承之其後皆以所居稱若天王龍潭德山雪峰雲門香林智門其世次也禪師諱重顯字隱之大寂九世之孫智門之法嗣也據此則傳燈之謬不辨自明故茲系圖特與改正焉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德山宣鑒	雪峯義存	雲門文偃		

法嗣別見

◆祿或錄歟

姓周僴州人嗣龍潭信唐懿宗咸通六年十二月三日示寂諡見性

々進本德山之上有龍潭派世系圖一行並四世龍潭崇信及渚宮人賣餅家子未詳姓氏常日以十餅饋悟和尚悟每受食畢留一餅曰吾惠汝以蔭子孫師自念曰餅是我持去何以返遺我耶遂問悟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師領玄旨遂投出家悟曰汝昔崇善今信我言可名崇信由是服勤契旨嗣道悟之註而置曹洞派之次

泉州南安曾氏子後梁太祖開平二年戊辰五月二日示寂懿宗賜號眞覺

- 玄沙師備 閩謝氏子梁開平戊辰示寂閩帥爲之樹塔
  - 羅漢桂琛 姓李常山人後唐明宗天成三年秋示寂諡眞應
    - 法眼文益 法嗣別見
    - 淸谿洪進
    - 天平從漪
    - 圓通德緣
    - 淸涼休復
    - 報先慧同
    - 寶慶道昌
    - 天龍秀
    - 龍濟紹修
    - 河東廣原
    - 南臺守安
    - 鷲嶺善美
    - 慧日明
    - 延慶傳殷
  - 雲益歸本
  - 林泉和尙
  - 南院和尙 京洛
  - 洞巖可休
  - 法海行周
  - 永泰和尙
  - 南臺誠 衡州
  - 螺峯沖奧
  - 睡龍和尙
  - 雲峯光緒
  - 大章契如
  - 永興祿 福州
  - 安國慧球
  - 國淸師靜
  - 僊宗契符
    - 僊宗洞明
    - 福淸行欽
  - 天龍重機
    - 高麗令光
  - 國泰瑫 婺州
    - 齊雲寶勝
  - 白龍道希
    - 廣平玄旨

安國弘韶　和龍守訥　夢筆和尚　極樂元儼　芙蓉如體　保福從展　慧鶴和尚　潙山棲　潮山延宗　普通普明　太原孚上座

白鹿師貴　羅山義聰　安國從貴　怡山藏用　永隆彥端　林陽志端　興聖滿　傳宗明　安國祥　保福可儔　招慶省僜　白水如新　招慶法因　報恩熙　萬安清運　報慈文欽　鳳凰從琛　永隆瀛　清泉守清　報恩行崇

白龍清慕　靈峯志恩　東禪玄亮　報劬玄應　報劬仁義　隆壽無逸　隆壽法騫　報恩宗顯　龍光澄忋　永興可休　太平清海　慈雲慧深　興陽道欽　保福清豁

保福超悟
南嶽惟勁
大普玄通
長生皎然
化度師郁
隆壽紹卿
傳宗行珞
龍華靈照
蓮花從弇
十相審超

嶽麓和尚
德山德海
章江慧廉
梁山簡
建山澄
康山契穩
西明琛
昇山柔
枕峯和尚
延壽慧輪
朗州法操
鷲嶺和尚
睦州敬連
谷山句
瑞巖師進
六通志球
雲龍歸
功臣道閑
鎮境遇緣
報國照

歸宗道詮
九峯守詮
龍興裕

之進本龍華在保安下

翠巖令參

長慶慧稜

廬山誚 江州

新羅大無爲

路州玄暉

清淨和尚

永安雪峯

廬儒德明

明水懷忠

白雲廼 台州

龍冊子興

佛嶼知默

招慶道匡

龍華彥球—仁王俊

保安連

報慈光雲

開先紹宗

報恩寶資—福林澄

傾心法瑫

水陸洪儼

廣嚴咸澤

報慈慧朗

長慶常慧

石佛靜

翠峯從欣—報恩守眞

枕峯青換

東禪契訥

長慶弘辨

東禪可隆

益州懷果
耳相行修
嵩山安德
龍并通
鼓山神晏
龍興宗靖
南禪契璠
越山師鼐
福清玄訥
南臺仁

僊宗守玭
永安懷烈
國山室令含
新羅龜山
龍須道敫
祥光澄靜
鷲嶺明遠——鷲嶺通
報慈從瓌
龍華契盈
天竺子儀
白雲智作
鼓山智嚴
龍山智嵩
鳳凰[illegible]
龍山文義
鼓山智嶽
定慧和尚
鼓山清諤
淨德沖煦
報恩清護

巖頭全豁 泉州柯氏子唐僖宗光啓三年丁未四月八日終諡清巖

瑞龍慧恭

龍冊道怤
東禪和尚
大錢從襲
鷲湖智孚
報恩懷嶽
金輪可觀
睡龍道溥
雙泉永
瑞巖師彥
玄泉彥
靈巖慧宗

清化師訥
南禪遇緣
資福智遠
洞山龜端
溫州景豐
鷲湖法進
妙濟師浩
後金輪南嶽
保福清豁
廣州大通
橫龍和尚
瑞峰神祿
黃龍晦機
栢谷和尚
玄泉和尚
妙勝和尚

紫蓋善沼
棗樹第二世和尚
玄都澄
黑水和尚
黃龍智顒
福昌達
慧山然
雙嶺悟海

〻進本揭出明招等七人于安州穆下

鳳翔無垢

雙流尉遲

龙楷和尚

羅山道閑

香谿從範

聖壽嚴

大寧游一

靈湖紹

大寧訥

和龍和尚

明招德謙

華光範

羅山紹孜

西川慧

白雲令弇

大寧隱微

天竺義證

清平惟曠

金柱義昭

谷山和尚

道吾從盛

羅山義因

雲巖和尚

匡山和尚

興聖重滿

寶應淸進

棉竹定慧

黃龍機達

後黃龍

純陽呂嵓

報恩契從

普照瑜

雙谿保初

湧泉究

興聖調

羅漢義

禪燈世譜卷第二

〻進本爲三角志操東禪興陽白兆新羅慧日之順次又上欄在慧覺幽閑文責及已上三人按符碑嗣道悟之註書

- 威潭資圓
  - 白兆志圓
    - 大龍智洪
      - 大龍景如
      - 大龍楚勛
      - 普通從哲
    - 大陽行沖
    - 大秦彥賓
    - 白馬行靄
      - 白馬智倫
    - 四祖淸皎
    - 興教師普
    - 三角眞鑒
    - 白兆懷楚
      - 保壽匡祐
      - 蘄州自南
      - 永慶繼勤
    - 三角志操
    - 東禪玄偕
    - 新羅慧雲
    - 慧日玄諝
    - 興陽和尚
- 高亭簡
- 雲湖紹爽

- 龍會鑒
- 安州稷

禪燈世譜卷第三

南嶽第四世潙仰宗世系圖

四世 潙山靈祐 — 五世 仰山慧寂 韶州懷化人葉氏子昭宗大順元年庚戌示寂壽七十七諡智通塔曰妙光 — 六世 仰山光穆 — 七世 資福如寶 — 八世 資福貞邃

々進本四世爲五世已下遞次準之

仰山慧寂嗣：
延慶法端 — 新羅順支
靈雲志勤
應天和尚 — 龍泉文喜
京兆米和尚
霍山和尚 — 仰山東塔
長延圓鑒
志和 — 觀音常鐲
洪州道方
潙山如眞 — 南塔光湧 — 芭蕉慧淸
幷州元順
興元崇皓 — 東禪慧茂
鄂州全諗
嵩山神劍 — 明月道崇

仰山慧寂 — 霍山景通

資福如寶嗣：
資福貞邃
福壽和尙
鹿苑和尙
報恩德韶

芭蕉慧淸嗣：
三角志謙
興陽詞鐸
興陽淸讓
幽谷法滿
芭蕉繼徹

許州弘進
餘杭文立
香嚴智閑
越州光相
蘇州文約
上元智滿
金州法朗
鄂州超達
白鹿從約
西堂復
溫州靈空
大溈簡
荊南智朗
溈山普潤
溈山法真
黑山和尚
滁州神英
霜山和尚
南源和尚
溈山神遇

遂昌和尚
吉州止觀
壽州紹宗
益州無染
長平和尚
益州演教
安州清幹
豐德和尚
武當暉
雙溪田道者

黃龍忠和尚
清化全怤
黃連義初
慧林鴻究

承天辭確
羅漢宗
牛頭精（異[illegible]）
覺誠信
芭蕉令遵
芭蕉圓
興陽義琛
芭蕉住遇
靈瑞和尚

潙山彥 — 益州照覺
三角法遇
荊州弘珪 — 東禪和尚
徑山洪諲 — 米嶺和尚
　　　　　 廬州寂
　　　　　 臨川義直
　　　　　 功臣令道
鄧州志詮
巖晉道贇
劉鐵磨
雙峯禪師 — 雙峯古
九峯慈慧
王敬初常侍

南嶽第五世臨濟宗世系圖

五世 臨濟義玄

今進本五世爲一世已下遞次準之

六世 興化存獎 姓里未詳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乙酉示寂諡廣濟
幽州譚空
鎮州萬歲和尚
定州善崔
雲山和尚
灌溪志閑 — 魯祖教 潞州

七世 寶應慧顒 河北人周太祖廣順二年壬子示寂
天鉢和尚
維那克賓
侍者守廓
後唐莊宗皇帝

八世 風穴延沼 餘杭劉氏子唐昭宗乾寧三年戊午十二月生宋太祖開寶六年癸酉八月十五示寂
潁橋安

九世 首山省念 萊州人狄姓宋太宗淳化三年壬辰十二月四日示寂
廣慧眞 汝州

- 桐峯庵主
- 寶壽沼（鎮州）
  - 西院思明
    - 興陽歸靜
      - 長興滿
      - 靈泉和尚
  - 後寶壽和尚
- 杉洋庵主
- 虎谿庵主
- 三聖慧然
  - 大悲和尚
  - 水陸和尚
- 覆盆庵主
- 歷村和尚
- 魏府大覺
  - 廬州大覺
  - 澄心旻德
  - 南院和尚
  - 竹園和尚
  - 法華和尚
- 米倉和尚
- 新羅智異
- 善權徽
- 金沙和尚
- 齊聳和尚
- 允誠禪師
- 涿州秀
- 定上座
- 涿州紙衣
  - 鎮州譚空
  - 上座際
- 印克符道者
- 奯上座

九世
首山省念
〻進本九世爲五世
已下遞次準之

十世
汾陽善昭
姓兪太原人宋仁宗天聖元年甲子示寂

十一世
石霜楚圓
全州人姓李仁宗慶曆元年辛巳正月五日示寂

瑯琊慧覺（鐵佛智嵩）
芭蕉谷泉
龍華曉愚

十二世
楊岐方會　法嗣別見
黃龍慧南　法嗣別見
翠巖可眞　法嗣別見
蔣山贊元
大潙慕喆
靈山本言
廣法源
百丈惟政
靈隱德章
道吾悟眞
普照修戒
淸素首座
資福游善
香山蘊良
壽聖韶
南峯惟廣
蔣山保心
雙峯省回
太平戴休
淨慈簡程

十三世
承熙應悅
石門雅
龜峯子瓊
蔣山可政
甘露宗貢
甘露德嚴
普門道彥
雪竇法雅
龍遊濟詡
石門永熙
禪林永覺
光孝善印
東林本然
黃安禮居士
光國文贊
鹽山彥文
勝業仲祥

首山懷志

荊南竹園

羅漢興

- 藥山義銑 — 雲陽慧然
- 大寧道寬 — 兜率無證、楊岐修廣
- 羅漢居孝
- 菩提光用 — 淨土善思
- 永樂悅 — 萬壽法詮
- 壽寧眞 — 慶善守隆
- 天童清遂 — 大中立志、虎丘文湛、乾元圓、萬壽應城、靈隱慧中
- 藏院行原
- 烏龍應光
- 淨慈志堅
- 報本澄悅
- 武泉惟政 — 慶善宗襲
- 鷲福岑 — 慶善普能
- 洛浦景韶 — 夾山道遷、洛浦密詢、仁王道圓
- 石室應
- 大羅永寧
- 金剛德
- 雲際信安
- 興化得一
- 幕阜慶餘

〻進本揭出上藍等二人于蘄福之次

仁王處評

龍潭智圓

羅山仁徹
永天了文
普門洪澤
羅山惟慎
法石德雅
翠峯澤
泗洲善集
泗洲淡祿
永上座
提刑楊畋居士

琅琊慧覺

定慧超信
姜山方
琅琊智遷
眞如方
歸宗可宣
長水子璿
泐潭曉月
黃龍有新
琅琊繼詮

投子圓修

西余忠

穹窿智圓
明因悟果
啓寧處明
慧日如鑑
鹿苑契符
普明法澄
上藍居晉
雙溪如珪
泐潭道律
永安修玉

- 智門迥罕
  - 公安子和
    - 開先慈覺
    - 薦福宗海
  - 天竺智月
- 蔣山曉珠
  - 黃鶴可慧
  - 圓通智珂
  - 白鹿顯端
    - 法海戒諸
  - 涼風洞淵
    - 隱山法燦
  - 證聖覓
  - 崇勝文捷
  - 興教坦
    - 明教紹珵
  - 九峻仁益
  - 甘露亮
  - 玉泉務本
    - 護國齊月
  - 褒禪忠
    - 護國慧本
  - 褒禪用孫
    - 君山普淨
  - 法海亮
  - 開聖曉嚴
  - 查侍制居士
- 大愚守芝
  - 雲峰文悅
    - 壽寧齊曉
    - 澄慧成詡
    - 精嚴繼式
  - 瑞光月
  - 洞山子圓

0551

- 鹿門慧昭

- 汾陽侍者
  - 興陽啓環
    - 大龍守真
  - 大禹圓南
    - 郭山璟
  - 法輪應聰
    - 雍熙有惠
  - 雲頂繼蘭
    - 龍牙如水
  - 開福守義
    - 澄慧惟昺
  - 興陽啓舟
    - 智門慧泰
  - 承天應
  - 龍王師進
  - 承天守勤
  - 圭峯光應

- 法華全舉
  - 永慶文
  - 海會文
  - 興化規
  - 龍潭顒
  - 覺華康
  - 海會海

- 石霜法永
  - 福嚴保宗
    - 華藥義然
    - 承天智昱
  - 勝業智增
  - 大陽如漢
  - 保寧承泰

- 南臺契矌
  - 天聖晧泰
    - 常熟禀珍
      - 金山慧滿
    - 西余寶實
    - 常熟令然
    - 福嚴處成
    - 中禪顯玉
    - 知文和尚
  - 汾陽道一
    - 太子院同廣
      - 龍門濟照
  - 乾明了同
    - 雙池智常
    - 含珠洞
    - 普寧常瑩
    - 南臺善圓

- 大光玉圓
- 石霜晧詮
- 興國慧秀
- 圓通文溥

- 黃檗重謐
  - 谷隱法全

- 葉縣歸省
  - 浮山法遠
    - 淨因道臻
      - 長慶慧暹
    - 定林慧琛
      - 棲勝繼超
    - 本覺若珠
      - 香嚴洞數
    - 華嚴普孜
      - 少林元訓
    - 濟隱惟湜
      - 北禪紹宣
  - 大乘慧果

- 南臺照
  - 廣慧懷慶
  - 承天遐猛
  - 什加方水
  - 香嚴海仙
    - 南嶽奉能
      - 白鹿宗演
    - 興化仁岳
      - 興化紹清
      - 高臺鑒蕃
      - 定林景芳
      - 首山虛珪
      - 上方希元
    - 白馬景雲
    - 甘露慶餘
    - 歸宗謙式
    - 浮山洪璉
    - 玉泉謂芳
      - 慧力善周
      - 南峯雲辨
      - 聖泉紹燈
      - 延福智興
    - 甘露法眼
    - 西禪繼圖
    - 東禪仁照
    - 歸宗普安
      - 慈雲有規
      - 同安宗一
    - 太平賢
    - 萬杉浩修
    - 溪山曉雲
  - 石門守進
    - 瑞巖智才
  - 寶應法昭
    - 瑯琊方銳
    - 興陽希隱
- 神鼎洪諲
  - 開聖寶情
  - 妙智光雲
  - 夾山子英
  - 龍興禹

谷隱蘊聰
- 金山曇穎
  - 金山懷賢—圓通知謹
  - 烏崖了還—西禪希用
  - 普慈崇珍
  - 瑞竹仲和
  - 石佛顯忠
  - 西余拱辰
  - 般若善端
  - 上方希元
  - 淨住居說
  - 南禪自聰
- 永福延照
- 永慶光普
- 雲門顯欽
- 仁壽嗣珍
- 隆山古
- 谷隱可宗
- 棲隱自然
- 承天雪元
- 上方新
- 靈巖文智
- 高田法聰
- 龍興慧牧
- 潦陽希譽
- 靈芝子政
- 德山懷宥
- 永康延超
- 鷲口政
- 杭峯清契
- 普光蘭

〻白水九頂遞本位次前後

福聖善瑫

三交智嵩

翠峯普普
鳳凰了同
壽慧慧璽
雲門靈毅
安樂通照嚴
寶窺圓慧
廣敎了同
泗洲秘
普明澄
福勝衆
洞庭慧月
廣德遠
仗錫修己
景清居素
普照和尚
覺圓上座
龍華齊岳

廣敎繼員
承天了素
隱靜慧觀
法性紹明
五峯仲熙
雪竇詮
瑞竹惟悟
法性用彰
因勝如道
節度李端愿
薦福亮
承天世珍
瑞光嵩
黃巖保軒
雲居志
承天自能
何山日儉
承天習岑
翠峯子淵
西余靜端

白水中白
天寧演
大乘黨
九頂智海

〃竹園駙馬進本位次前后

〃雙林文公進本位次前後

廣慧元璉

丞相王隨

大乘德遵

谷隱薛大頴

英公夏竦

竹園法顯

駙馬李遵勗

雙林己

文公康王曙

華嚴道隆

慧力慧南

廣慧德宣

華嚴明

佛跡雲皎

雲蓋已覲

文公楊億

翠巖顯儔

龍山景郜

雙池寵

竹林用淳

智門智常

廣安道昣

香水守眞

楓橋來

十二世 翠巖可眞

嗣石霜圓

〃進本次第楊岐黃龍翠巖育王道場與

十三世 大潙慕喆

撫州臨川聞氏子宗紹聖二年十月八日趣寂闍維設利斗許

十四世 智海道平

東明仁僊

東林自遷

十五世 淨因繼成

法輪彥孜

開福崇哲

十六世 瑞巖如勝

治父道川

此相反々進本十二世爲八世已下逓次準之

大如豆

西林崇奧

石鼓洞珠

- 福嚴(?)實 → 廣教從原
- 東明遷 → 雲陽廣悟
- 道吾汝能 → 金山曉(?)常
- 興教慧淳 → 隱靜恭
- 羅浮希辟 → 黃檗敏從
- 興陽賢遂(?)頭 → 雲巖修(?)辨
- 永安妙喜 → 柏子慧崇
- 中峯智源 → 方廣智京
- 靈泉道堅 → 東禪法瑞(?)
- 清居文喆 → 淨慧從應
- 泐潭景祥 → 鴻福德昇 → 甘露常
- 萬壽子昇 → 香山道淵
- 崇因正 → 萬壽慧素
- 嘉佑辨 → 開善道瓊 → 雪峯慧山首座
- 岳麓海 → 寶峯景純
- 潙山雲謐 → 懷玉用宣
- 齊榮首座 → 天寧彥宗
- 潙山永庵主 → 多寶道威
- 瑞峯道宗 → 啓霞德宏
- 昭覺師範 → 泐潭惟足

因淨文

萬壽道悰 — 中際繼寧

雲峯清悟 — 鳳凰師閔

象耳子眞 — 鳳山璘

密嚴子信

淨韶慧文 — 淨光藏

石塔和尚

禾山慧曉 — 興化道全

普照曉欽 — 永安可文

光孝慧蘭 — 蘆山法眞

永安普善

禪燈世譜卷第三

禪燈世譜卷第四

南嶽下臨濟宗黃龍法派世系圖

十二世 黃龍慧南　信州章氏子嗣石霜圓宋仁宗熙寧二年己酉三月十七日示寂謚普覺

十三世 晦堂祖心　南雄鄔氏子哲宗元符三年庚辰十一月十七日示寂謚寶覺

十四世 靈源惟淸　武寧陳氏子徽宗政和七年己酉九月十八日示寂

十五世 長靈守卓 — 十六世 育王介諶

百丈以棲 — 道場慧琳

法輪應端 — 溫州符庵主

慱山子經 — 顯寧圓智

〻進本十二世爲八世已下遞次準之

- 雲峯道圓
  - 雙峯化
    - 光孝蘊清
      - 烏回良範
        - 烏回禧
  - 黃龍智明
    - 光孝德週
  - 保福本權
    - 潙月宰
      - 本寂文觀
  - 雙峯景齊
    - 法輪實
      - 道場居慧
        - 靈隱道樞（號懶庵）
  - 護國景新
    - 天寧宗覺
  - 道吾仲圓
    - 欽山元德
  - 慈雲道濟
    - 廣化若秀
      - 徑山惟表
  - 黃龍如曉
    - 上封本才
      - 普賢元素
      - 鼓山僧洵
      - 鼓山祖珍
      - 仁王大心詵
  - 興化演
    - 隆慶海
  - 顯明道昌
    - 龜峯僧璘
  - 景德慧英
    - 寺丞戴道純
  - 棲福寶嚴
    - 黃龍德逢
      - 薦福擇崇
  - 雲門寶宣
    - 靈峯惟古
      - 四面欣
  - 延禧智融
    - 知縣蕭從居士
- 仰山和
- 淨衆啓蒙
- 勝業子瓊
  - 死心悟新
    韶州曲江王氏子徽宗政和五年丙申十二月十五日示寂
    - 禾山慧方
      - 仰山紹
      - 黃龍義
    - 崇覺法空
    - 上封祖秀
      - 文定胡安國
    - 九頂惠泉
    - 性空妙普
- 佛跡道旻
  - 雲蓋師肇
    - 鍾山道隆

寶勝澄甫

清隱清源

積翠霞

興國傾

九棲法明

興化法海 — 楊州道謐

鹿苑思齊 — 竹園道珠（又云齊謐）

大溈惟益 — 天寧慧副

大龍世和 — 棲賢疊

雙峯如顯 — 薦福慧璉

觀音覺勤 — 羅漢守節

顯親如鑑 — 曲尺宗裔

南登法安 — 寧國道宗

建隆惟慶 — 慧宣首座

無爲維琮 — 空室道人智通

泐潭善清（號草堂） — 黃龍道震（號山堂） — 德山慧初

泐潭善清 — 雪峯慧空 — 天龍糙

泐潭善清 — 育王普崇 — 北山作

泐潭善清 — 萬年法一 — 報恩法常

泐潭善清 — 萬年法一 — 石佛淨

泐潭善清 — 金山一

泐潭善清 — 雲巖因

泐潭善清 — 慈雲隆

泐潭善清 — 踈山了如

法海法琮

意禪上座

西峯素

禪林希廣

勝緣居智

天柱修靜

曲尺繼昌 — 曲尺慧照

太史黃庭堅 — 大隨元信

亾進本揭出萬壽等五人于廣教下

乾明超瑩
- 觀文王韶 — 淨光了威
- 夾山曉純 — 欽山普初
- 秘書吳洵 — 洛浦惟昉
- 龍圖徐禧 — 希祖首座

興化法澄
- 青原惟信 — 祖庵主 — 延慶叔（廬山）
- 居士夏倚 — 正法希明
- 居士彭汝礪 — 昭覺符
- 居士王正言 — 梁山懂
- 大夫吳中立 — 浮山光選

延慶洪準
- 鑑山曉津 — 普照齊
- 侍郎韓宗古 — 嶽麓祖疊

東林常總
- 泐潭應乾 — 勝因咸靜 — 光孝果慜
  - 悟初首座
  - 崇勝善行
  - 萬壽普信
- 雙林道基 — 二靈知和
- 衡嶽道辨 — 東禪從密
- 無相繼才 — 龍牙宗密
- 禾山志傳 — 興化可都 — 能仁琢
- 鹿苑景深 — 道吾楚芳 — 鶴林妙
- 興福康源 — 資福郁 — 孝感竦
- 齋寧成則 — 景德直玉 — 永寧道全
- 褒親宗諭 — 薦福真 — 慧日興道

廉泉曇秀

禾山德普

- 黃龍自慶
- 水南智秘
- 南峯濟桂
- 法輪文昱
- 慧日富

- 資福懷寶
- 龍泉夔
- 興化以弼
- 兜率志恩
- 萬壽智圓
- 景福惟潔
- 隆慶志深
- 承天德綏
- 羅漢省賢
- 祥符智先
- 普門子淵
- 棲眞德嵩
- 慧力可昌
- 勝光淸宥
- 仁王智誠
- 安國慶常
- 上藍希肇
- 圓通可僊
- 慈姥巖諒
- 長松山錦

- 開福德篤
- 雲居如山
- 石霜楚蟠
- 雪峯有需
- 木平覺澄
- 資福省悟
- 南山崗照
- 圓通道旻
- 天童普交
- 東禪惟資
- 慧力洞源
- 福勝常極
- 雲溪文慶
- 慧燈擇英
- 大寧文廣
- 明招文慧
- 淨光了威
- 浮山法眞

- 法慧沖
- 崇寧超
- 廣教器
- 雪峯慧忠
- 上藍獨秀宏
- 淨衆全
- 天寧靖
- 鼓山宗譯
- 陳體常居士
- 蓬萊圓
- 圓通守慧
- 黃龍道觀
- 左丞范沖
- 樞密吳居厚
- 諫議彭汝霖
- 中丞盧航
- 左司都貺
- 宣秘禮
- 淨光和尚
- 靈巖徽

三角慧澤

湧泉以

金粟慧英

慧日普覺

西峯正信

東禪道極 — 祥符立 — 報恩淳

開先行瑛 — 慈氏瑞先

崇福德徽 — 大溈海評

靈泉仁美 — 道林法照

分寧洞徽 — 光孝文環

上座慧圓 — 游地汝英

勝業有通 — 三植灌沖

報恩明昌 — 寶蓋用興

東林思度 — 天寧宗順

妙果法喜 — 靈山慧浩

岳林圓明 — 淨土希

廣教德方 — 黃檗道欽

護國康 — 九仙文岸

慈母子詠 — 正法無照

開元志添 — 廬山智通

興化愈先 — 龍牙宗密

乾明載昌 — 德山聲絕

福嚴惟鳳 — 護法安祐

蓬山覺能 — 北巖法融

衡山普孜 — 龍紀以定

- 翠巖寶鑑
- 歸宗進
  - 褒親有瑞
    - 壽寧道完
  - 法雨元證
    - 興國昌
  - 象田梵卿
    - 石佛益
    - 鹽寶持
    - 光孝淨源
    - 九巖仲文
    - 象田珍
    - 光孝宗益
    - 華嚴和尙
  - 洞山永邦
  - 廬巖崇
  - 斗方慶
  - 大寧道才
  - 太平普
  - 清城清傳
  - 萬杉紹慈
    - 白馬元
    - 德章山楚當
  - 雙峯省琮
  - 清化從璉
  - 內翰蘇軾
- 寶峯克文
  陝府閺鄉鄭氏子，賜號眞淨。宋崇寧元年十月十六日中夜示寂。闍維，白光上騰，烟所及皆成舍利。
  - 泐潭文準
    - 雲巖天游
      - 徑山智策
      - 報德智一
    - 三角智尧
    - 興化宗還
    - 光孝智端
    - 李彭商老居士
  - 壽寧善資
  - 上封慧和
  - 五峯本
  - 太平安
  - 兜率從悅
    - 踈山了常
    - 兜率慧照
  - 報慈進英
- 雲頂清泰

- 太平瑤
- 雪竇行緣
- 大羅智高
- 承天敏
- 鷲湖聰

- 洞山至乾
  - 楊岐子圓
- 寶華普鑒
  - 投子道勝
- 九峯希廣
  - 慧雲明鑑
- 黃檗道全
  - 兜率慧宣
- 淸涼德洪
  - 羅漢慧宜
- 超化靜
  - 廣慧守眞
- 石頭懷志
  - 韶州智宣
- 雙溪印首座
  - 淸溪智言
- 慧安慧淵
  - 灝州禪林和尙
- 泐潭灝深
  - 丞相張商英
- 龜山允平
- 洞山梵言
  - 洞山擇言
- 象耳惟古
- 北禪惟孝
- 法雲杲
  - 洞山辨
  - 慧海儀
  - 法師鷲
- 嘉祐發
- 曹山慧言
- 雍熙道光
- 南臺洪
- 谷山希祖

- 章江元
  - 慧日文雅
    - 九仙法濟
    - 覺海法因
  - 光孝慧蘭
  - 北禪慧昭
  - 石霜紹珂
- 興國契雅
  - 文殊宣能
    - 德山環
  - 慧雲教雅
- 大潙顯詮
  - 嘉祐道用
  - 花藥英
    - 棲賢道寧
  - 湯泉禪
  - 寶峯楚原
- 雲居元祐
  - 荊公王安石
  - 羅漢系南
    - 雲峯慧昌
    - 浮山德宣
    - 張戒居士
  - 慈雲彥隆
  - 子陵自瑜
  - 景福省悅
  - 白藻清儼
  - 寶相元
  - 永豐慧日
  - 南峯永程
  - 石犂戒明
    - 三祖昧
- 靈巖重確
- 寶蓋子勤

- 廣業惟亨
- 登雲超及
- 靈隱德滋
- 雲門希晏
- 開元子琦
  - 長興得賢
  - 延福修默
  - 薜符有通
  - 海會守從
  - 子湖道元
  - 太平嘉欒
  - 慧力崇敎
  - 北臺行新
  - 智海智清
    - 四祖仲宣
    - 乾峯圓慧
    - 白馬汝鴻
  - 羅漢慕評
  - 天場致
  - 歸宗子章
  - 馬溪山禾
  - 靈峯敦雅
  - 長興德寶
  - 鷲湖子昌
  - 承熙敏
  - 黃檗覺智
  - 薦福道英
    - 崇寧慶舒
  - 尊勝有朋
    - 等覺普明

- 大光應犀
  - 雙磎允光
    - 妙果德圓
  - 承天禧寶
    - 鶴林智璘
  - 三角如璇
    - 密嚴善志
  - 雙磎先
- 黃檗惟勝
  - 昭覺純白
    - 信相宗顯
      - 金繩文
      - 雲頂師旦
      - 中峯祖源
    - 鐵像嵩
    - 成都安象
    - 龍蟠懷宗
  - 大平齊
  - 石霜允異
  - 白水居約
  - 雲頂表奇
  - 普通了如
  - 天王居岸
  - 承天處幽
  - 廣利文易
    - 龍興順
  - 西禪曜
  - 靈泉悟遷
  - 寧國希則
  - 馬祖懷儼
    - 資教希則
  - 馬溪惟廣
  - 望川遷古
  - 丞相呂微仲
- 昇山紹南
- 芭蕉仁珂
- 章法覺信

- 祐聖法居
  - 道林了一
    - 大潙智
      - 雲盖澄
      - 石霜能
      - 泰岳入
      - 陳興義居士
  - 智度一
  - 瑞巖智
- 仰山行偉
  - 谷隱靜顯
    - 石門政
    - 白水宗月
    - 興陽浩
    - 谷隱閒
  - 龍王善隨
  - 黃檗永泰
  - 慧日明
  - 王氏山慧先
  - 褒磎子和
  - 木平慶
  - 聖果永聰
- 濟泉崇雅
- 大潙懷秀
  - 大潙祖瑃
    - 中巖蘊能
      - 化主崇眞
    - 雲頂宗印
    - 靈峯了眞
    - 乾元希式
    - 天眞法空
  - 福嚴文演
  - 南臺允恭
  - 西林常賢
  - 上生有常
  - 雲門懷素
  - 方廣有達
- 泐潭洪英
  - 法輪齊添
    - 靈竺德宗
  - 慧明雲

- 普寧惠因
  - 仰山友恩
  - 大潙齊恂
    - 鳳樓潤
  - 方廣懷紀
  - 寶蓋自悛
  - 上封行淥
  - 華藏叔聰
  - 寶相湧
  - 烏崖垂義
  - 石霜子高
- 雲蓋守智
  - 道場法如
  - 寶壽最樂
  - 石佛慧明
  - 大乘璣
  - 開福文玉
  - 大寧紀
  - 仰山普
  - 桃林希倩
  - 報恩有機
- 歸宗志芝
- 保寧圓璣
  - 育王淨曇
  - 眞如戒香

百丈元肅
- 仰山淸簡
  - 仰山普
  - 天寧蘊
- 垂拱法滿
- 永壽信詮
- 洛浦觀通
- 淸泉道筵
- 西峯元弼
- 法教凝
- 九仙輔
- 百丈惟古
- 月珠紳鑑
- 鹿苑業
- 鳳凰有璉

鵞湖崇堅

石鼓洞珠

報本慧元 潮州倪氏子宋元祐六年十一月十六日陞座說偈而化謚證
- 永安元正
- 鳳凰德亨
- 慧林政

- 開福世暹
- 蔣山文瑞
- 南禪立宗
- 圓明誠濟
- 許顗居士

悟塔日定應
吉祥有榮
玄沙合文
福巖慈感
景德本隆
建隆昭慶
隆慶慶閑
福州阜姓宋元豐四

鳳凰德亮
高峯元修
景德院證
報本宗澄
高峯文經
廣慧達杲
育王法達
南禪光澡
雲蓋子思
定山修舉
望川契宣
雲頂清岸
禪林善從
定山文普
泗洲用元
玉泉善超
薦福德岑
澧泉處安
學士秦少遊
安化閒一

年三月七日寂闍維
烟氣所至方四十里
皆得舍利如金色

- 龍顯聰
- 資福普滋

上藍順
- 方廣機通
- 佑聖雲智
- 金顏遂
- 參政蘇轍

三祖法宗
- 光孝惟爽
- 洞山淵
- 棲賢利貫
- 梅山海艮

石霜琳
- 靜照什庵主
- 臥龍思顯
- 慶和懷懍

四祖法演
- 海會宗
- 南禪暢

五祖曉常
- 壽聖楚清
- 月頂道輪
- 昭化希紹

佛印宣明
- 龍興師定
- 廣化素

十六世 育王介諶 〔《進本》十六世爲十二世，已下遞次準之〕
- 十七世 萬年曇賁〔號心聞〕
  - 十八世 天童從瑾
    - 十九世 虛庵敞
      - 二十世 千光西
  - 龍鳴賢
  - 大潙瑩
  - 投子淳
- 西巖宗回
- 龍華本
- 華藏先
- 天童了樸
  - 雪竇僧彥
  - 太平詔和尚
- 雪竇妙湛
- 高麗坦然
- 潘清一居士
- 積翠永
  - 清平楚金
- 慧林涵
  - 天寧儲
- 隆慶利儼
  - 香嚴先
- 靈隱慧覺
  - 靈隱有琦
- 花藥元恭
  - 萬壽念
- 月珠瑩
- 富樂德彰
- 承天逢原
- 十地文用

道場慧琳 〔已上二人嗣長靈卓〕
- 東山吉
- 徑山了

禪燈世譜卷第四

｜猨山珸

禪燈世譜卷第五

南嶽下臨濟宗楊岐法派世系圖

十二世 楊岐方會 袁州宜春冷氏子嗣慈明 石霜圓宋神宗皇祐元年示寂 ㄑ進本十二世爲八世已下遞次準之

十三世 白雲守端 衡陽葛氏子宋仁宗熙寧五年丙戌示寂壽四十八

｜石霜守孫

｜東林都山主

｜長慶顯瓔

十四世 五祖法演 綿州鄧氏子宋徽宗崇寧三年甲申六月廿六日示寂閣維舍利如雨塔于東山 法嗣別見

｜雲蓋智本
｜承天自賢
｜崇勝珙
｜承天慧連
｜香山慧常
｜香山惟德
｜天柱處凝
｜草衣巖慶
｜太平處清
｜浮山鴻璉
｜瑯琊永起
｜金陵俞道婆

十五世

十六世

十四世 五祖法演 々進本十四世爲「十世已下還次準」之

- 十五世 法輪惟一
  - 甘露歸善
  - 谷山廣潤
- 崇福善燈
  - 保福殊
  - 提刑郭祥正
- 保寧仁勇
  - 壽聖智淵
  - 壽聖楚文
  - 寶積宗映
  - 景福日餘
  - 上方日益
  - 保嚴道倫
  - 洞山文英
  - 靈鳳允成
  - 華藏有
  - 崇因宗夢
  - 錢索忠山主
  - 西堂顯首座
- 欽山智因
- 君山守巽
- 法石行詮
- 法石皓嶠
- 孫北部居士
- 圜悟克勤 彭州駱氏子宋高宗紹興五年乙卯八月五日示寂諡「眞覺」塔曰「寂照」
  - 十六世 大慧宗杲 法裔別見
  - 虎丘紹隆 法裔別見
  - 育王端裕
    - 十七世 淨慈師一
      - 十八世 仰山嗣濟

0577

無爲僧泰

龍華道初

九頂淸素

玄沙僧昭 — 道場法全 — 承天淮

南峯雲辨 — 華藏有權 — 瑞巖順

天童達觀

鴻福子文

正法建 — 延福慧升 — 佝堂善濟

天衣文蔚

中竺中仁

象耳袁覺 — 雲巖法秀 — 復川原

栢巖凝

正法化沖

淸溪常 — 連雲行致 — 無芳覺

斷崖朗

普慧因靜

天寧道成 — 淸凉坦 — 萬壽證

華藏善淨

寶相道智

長松曉 — 天目擎 — 天寧勤

薦福祥

信相圓

九頂希周 — 安巖古 — 石翁玉

天童西江謀

中巖照

廣利璲 — 上巖詠 — 怪翁祥

護國景元（號此庵） — 焦山師體（號或庵） — 雪峯雲

萬壽了修

無爲勝

定山昂

茨庵堯

開福宜 — 簡堂行機 — 天童智頴

卍秘進本作權

元禮首座
南禪宗古
知藏普融

白水正
顯報暘 ─ 上竺圓智
翠峯溮
雲際全 ─ 華藏智深
德山靜
報恩瑩 ─ 錢端禮參政
四明亨
靈隱慧遠 ─ 疎山如本 ─ 華嚴［祕］
金文照（號睦堂）
廣利樞
西禪通
華嚴祖覺
福嚴文演
明因曇玩
君山覺
寶華顯
大溈法泰 ─ 慧通清旦
東山覺
天封覺 ─ 靈巖仲安
道祖首座

（靈隱慧遠法嗣）
疎山如本
東山齊己
濟顛書記
堯首座
日本覺阿
上藍了乘
公安慧沖
內翰曾開
知府葛郯

荊叟如珏
中竺空巖有
虎丘務本
伊巖玉
雪峯德因
嵐翁空山中
南翁明
華嚴［祕］

法關上座

海會慧宗

雲頂宗正 — 正法灝

普照季勝

虎丘宗達 — 昭覺辨

長溪朴

昭覺道元 — 鳳棲慧觀

江寧悟明

華藏安民 — 徑山寶印 — 金山永體
　　　　　　　　　　　 金山道奇
　　　　　　　　　　　 靈隱祖泉

九頂宗悟

寶林勳

智顗首座

道殊首座

自珍首座

宗振首座

智度演

虎丘元淨 — 翠雲曾价

環上座

師範首座

天寧梵思 — 澧照行齊

中竺海

永懷有證 — 青原立

中峯運价

幽巖珊

乾明印

智首座

保寧璉

景德旻

雲泉希濤

郡王趙令矜

樞密徐俯

侍郎李彌遜

雲頂才良

門司鄒諮

覺庵道人

范縣君

令人本明

佛鑑慧懃

舒州汪氏子宋徽宗政和七年丁酉十月八日示寂

文殊心道

楚安慧方

和庵主

許庵□

龍牙智才

文殊思業

寶藏本

文殊□璉

泐潭擇明

無爲守緣

何山守珣

稠巖了贇

天井道如

侍制潘良貴

雙林鄭續

淨衆了燦

谷山海

慧嚴書

大明明
- 薜符濟海 — 報恩法揔
- 蓬萊卿 — 延福廣
- 南華智昺 — 四祖宗肇
  - 天寧法淸
  - 正法刀
  - 南華明
- 啓霞楚譔
- 福勝深
- 千山智鑑
- 廣藏主
- 發書記

佛眼淸遠（臨邛李氏子徽宗宣和二年庚子冬至前一日示寂）
- 龍翔士珪 — 雲居德昇
  - 狠山慧温
- 黃龍法忠（號牧庵） — 普庵印肅 — 和光世
  - 佛慧淸
  - 鐵牛證
  - 無爲道徽
  - 信相戒修
  - 崇化道賢
- 世奇首座
- 西禪文琥 — 西禪希秀
- 白楊法順 — 靑原如
  - 南安巖如
- 雲居善悟（號高庵） — 雙林德用 — 三峯印
  - 高年道閑
  - 中際善能
- 方廣深

牛心達

- 延福達
- 四面山瑛

- 雲居圓
  - 靈瑞肱
    - 福嚴傑
  - 雲居自圓
  - 懷玉堅
- 三聖道方
  - 同安隆
  - 靈巖宜芳
- 寂庵主
  - 幻住印
- 烏巨道行（號雪堂）
  - 龜峯慧光
    - 螺峯峯
    - 徑山聰
  - 薦福忠
  - 薦福休
  - 天寧記
- 雲居祖
- 三角劫
  - 長蘆守仁
  - 智者修
- 雲居法如
  - 隱靜彥岑
    - 福嚴[illegible]
  - 報恩成
- 道場明辨
  - 覺報清
  - 何山然
  - 正法濟
  - 能仁明
  - 金襴勤
  - 道場言
- 辨侍者
- 石佛世奇
- 三聖興常
- 給事馮楫

開福道寧—大潙善果—大洪祖證—玉泉恩

丞相益國周公

監丞周公

萬壽師觀

黃龍慧開

瞎驢見

無傳祖

吉靜緣

野庵祖璇

歸宗正賢（號眞牧）—永福嗣簡

無爲了悟

淨居尼慧溫—尼法燈

大隨元靜 閬州玉山縣大儒趙仲約之子宋高宗紹興五年乙卯七月二十五日示寂—護聖居淨

南巖勝—道林淵

能仁紹悟

釣臺珏—雙林遠—潙福師洸

孤峯德秀

院山凝

一衲介

子言庵主—湖洋德淳

妙高則—穹窿覺文

梁山師遠—保安可封—石霜妙印

金牛眞

眞翁圓

成都宜—禾山遐

南修造—法輪孜

能仁淨—大潙行—德山子涓

黃梅明—石霜宗監

提刑吳斯—雪峯一

永福衡

德山師本

五祖宗自

天目齊——懶牛和——竹林寶——竹林安
五祖表自——龍華高
中和璋
容庭海
尚書莫將——石門立——無為悟
龍圖王蕭——玉泉宗璉——玉泉希滌
石頭自回——雲居德會——萬松大璉

十六世
大慧宗杲 宣州寧國奚氏子，嗣圜悟勤，宋孝宗隆興元年癸未八月十日示寂，諡普覺，塔曰寶光。
々進本十六世爲十二世，已下遞次準之。

十七世
教忠彌光——十八世 法石慧空
鴈蕩祖元
玉泉曇懿——淨慈曇密
竹源宗元
雪峯蘊聞——雪峯元聚
大潙法寶
靈巖了性——徑山元聰
蔣山善直
靈隱了演——報恩智因
光孝致遠
萬壽自護——樵隱陳安節
徑山有才
東林道顏——公安祖珠

十九世

二十世

大溈最章

達雲道能 — 報恩法演

靈隱道印

感山曉瑩 — 淨慈彥充

伊山沖密

徑山了明 — 智者具慈

近禮侍者

祖麟道者 — 荷屋常

濟涼殊

花藥繼明 — 棲賢辨首座

大雲顯

昭覺子文 — 簡上座

龍王自隱

岳麓梵 — 護聖聰

南華因

超宗道人 — 保福清陵

大溈惠仰

洛浦相 — 積善道昌

徑山祖慶

祥符如本 — 昭覺紹淵

- 象田德
- 西禪鼎需
  - 鼓山安永
    - 淨慈悟明（纂修禪燈會要）
    - 承天法堅
  - 龍翔南雅
  - 天王志清
  - 安分庵主
- 象田信
- 龍牙信
- 岳侍者
- 光孝林
- 九鼎法生
- 大悲閒
- 華嚴覺印
- 佛照德光
  - 妙峯之善
    - 藏叟善珍
      - 元叟行端
      - 曹溪覺
    - 友雲蓥
      - 徹庵見
    - 無方安
      - 枯木榮
    - 東叟仲穎
      - 一山了萬
      - 無方普
      - 栯堂益
      - 雙林雲屋閑
    - 雪林果
    - 雪翁立
    - 無等融
  - 雲居梵琮
  - 退谷義雲
  - 育王權
  - 北澗居簡
    - 物初大觀
      - 晦機元熙
    - 石樓明
  - 徑山如琰（號浙翁）
    - 偃溪廣聞
      - 天童止泓鑒
- 福嚴了賢
- 慶成沖
- 報恩崇海
- 廣福妙熙
- 光孝祖彥
- 惇山能
- 石門仁
- 龍翔宗嘗
- 蔣山恩
- 蔣山等證

覺孝圓
黑水曇振
　東禪觀
　　承天瑞
　　　雪峯妙高
　　枯椿曇
　　　鐵鏡明
　　龍溪文
　　　南山壽
　　法藏聞
　　　草堂慶
　　東山源
　　　平楚聳
　　困叟源
　　　壽果因
秀峯甯
法濟僧鵠
　鏡中人
報恩行
脩峯慶老
　樸翁銛
　　雙林介石
　　　悅堂誾
麟谿普仁
大潙如晦
　石橋宣
　　淮海肇
　　　孤雲啓
玉泉道成
明招觀
　天童齊
　　弁山阡
　　　雲溪逵
　　大川普濟（纂修五燈會元）
　　　天童石門來
　　　東叟僊
　　　野翁同
興王如沼
　鐵牛印
從慶慶
　空叟宗印
　　別浦法舟
法宏首座
　秀巖師瑞
　　無量崇壽
　　　水南溯
石泉詠
　天童無際派
　　雪窓日
　　無鏡徹
　　　南浦遷
　　　瀫溪昌
　　足翁麟
　　鶖峯定
光孝立
明招徹
　宋孝宗皇帝
大明廣容
昭覺祖明
　徑山妙嵩
　　無塵淨
　　　玉澗瑩
東禪思岳
　鼓山宗逮
正法秀
　徑山德潛

仰山圓 ─ 白雲師沼
正煥首座
鼓山知珨
天童淨全 ─ 育王妙堪 ─ 無文燦 ─ 定山一
　　　　　　　　　├ 東湖祥
　　　　　　　　　└ 王崖振
　　　　├ 雪竇處南
　　　　├ 雪峯了宗
　　　　├ 靈隱希叟
　　　　├ 承天文韶
　　　　├ 盤山思卓
　　　　└ 止庵錢象祖
侍郎張九成
寶學劉彥修
提刑吳偉明
參政李邴
門司黃彥節
黃文昌編修
西禪守淨 ─ 乾元宗穎 ─ 鼓山宗䂂
　　　　　　　　└ 白雲仁
　　　　├ 華嚴雲
　　　　└ □際立才
鄭昂居士
淨居尼妙道
華藏宗演 ─ 育王法明
　　　　├ 何山慧清
　　　　├ 南禪大用
　　　　└ 移忠得一
資壽尼妙總
關西尼眞如
秦國夫人計氏
薦福悟本 ─ 法燈首座
育王遵璞 ─ 然庵主
雪峯慧然 ─ 顧如如居士
開善道謙 ─ 道人吳十三

水陸野庵——四恩庵主

二十世 元叟行端

號寂叟珍台州臨海何氏子元至正辛巳八月四日示寂〇進本二十世爲二十六世已下遞次準之

二十一世	二十二世	二十三世	二十四世
性原明	無作行	靜庵欽	
濟泰子楨	仲謙益		
金山惠明	敏中智	靈璧智	
天寧祖闡	西緒璣		
楚石梵琦	瑩中景瓛	茂林新	
廸元啓	祖光上座		
天鏡元瀞	薜慧智湛	用評衡	
	龍山普明		
	昭麟楚黌	覺庵省	
夢堂曇噩	估宗泰		
行中仁	南石琇	楚峯運	
以中智及	用愚顒		
復元報	損庵義		
竹泉林	石田耕		
古鼎銘	西白力金	白石瑄	
太古徵	天淵濬		
元恕慈	竺曇敷	保寧覺慧	
愚仲如	印宗密		

方匡大本—空相—華嚴妙

晦機元熙　嗣物初觀，豫章唐氏子。延祐六年閏八月十七日，作偈示衆擲筆而逝。

—笑隱大訢　笑隱仲方間還本，有梅屋念常纂修佛祖通載十字

天界覺原曇　天台人，姓楊氏。明太祖洪武三年庚戌，奉使西域，九月丙子示寂

—定巖淨戒—古章㮚
—國清導升—雲壑觀
—蔣山法印—武岡玗
—別峯在—續全琛
仲邠䬸—天寧純一—及庵信
芳林熙—天界行椿—宗器璉
仲遠景—育王常在—指南宗
季潭宗泐—滿然性—天泉淵
—一宗欽—玉田瑛
—鼎庵恕—止庵容
—古章憲
景南亨—素庵行
用彰俊—無言本—東昇暟
—即庵曙
—晦元杲—宗源紹
性源道
用貞良—隱通中—即庵曙
育王崇裕—天雨盛—性初善
清遠懷渭—巽中謙—㶚庵映

仲方倫—物先義—祖芳聯—道源信
—笑庵愈—笞庵證—秋崖止

石室瑛—玉澗璟—天衣祿—孤峯香

悅堂誾 嗣石朋介—楚石琦—西源既

雪岑立—宗傳俊

雲峯妙高 嗣偃溪聞 一聞進本作聞—古智喆—松雲秀

惟石奇—我已

韶巖具—竺曇

無我觀—悔窓

一溪如—景初曦

止巖孤 嗣偃溪聞—竺田霖—孤峯明德—絕文聚

玉溪珉—愚溪智—壽巖昌

已上五人俱大慧杲下

空巖有 護國元下嗣荊叟珏 今進本空巖右側在十六世三字—元翁信—止巖成—傑峯世愚—無涯永

空海源—天然後

牧庵謙

鐵關樞—逆川智順—無言文顯

雪屋心

即空解

皖山凝 嗣孤峯秀—蒙山異—孤舟濟

海珠鎮—大同和

具翁圓—無能教—竺源水盛

金牛具—無用寬—一源永寧—季山仁孝

二人嗣石霜印　報本紹洪

芙蓉志恭

顯德紹善

毒蛇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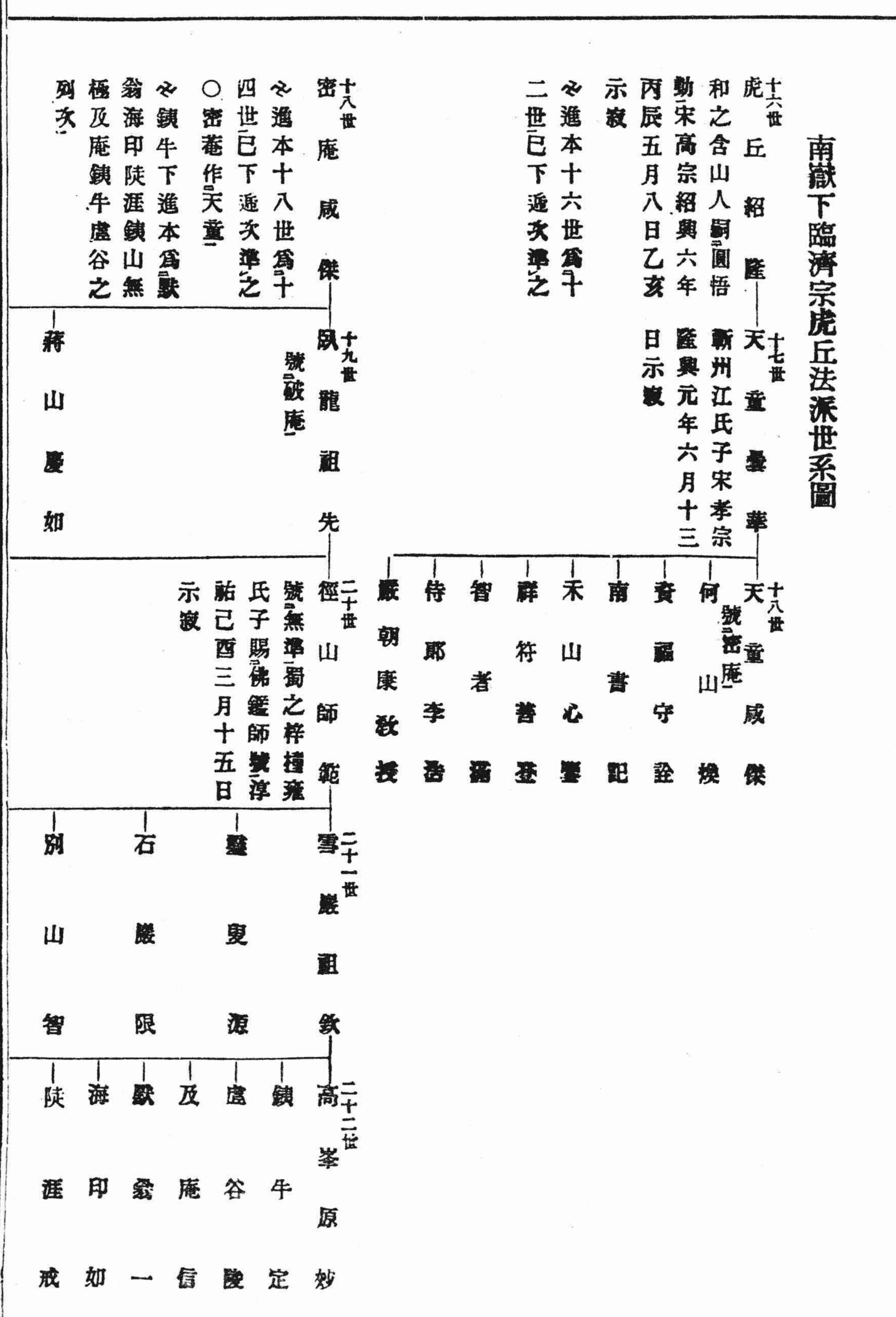
如海眞—璧峯寶金

已下三人俱大潙果上

中和璋—海雲印簡—頤庵假—西雲安

懶牛和下嗣容庵海

禪燈世譜卷五



禪燈世譜卷第六

南嶽下臨濟宗虎丘法派世系圖

十六世 虎丘紹隆 —— 十七世 天童曇華

虎丘紹隆：和之含山人嗣圓悟勤宋高宗紹興六年丙辰五月八日乙亥示寂

天童曇華：蘄州江氏子宋孝宗隆興元年六月十三日示寂

々進本十六世爲十二世已下遞次準之

十八世（天童曇華下）：
- 天童咸傑 號密庵
- 何山操
- 資福守詮
- 南書記
- 禾山心鑒
- 祥符普登
- 智者濟
- 侍郎李浩
- 嚴朝康敎授

十八世 密庵咸傑 —— 十九世 臥龍祖先 號破庵 —— 二十世 徑山師範 —— 二十一世 雪巖祖欽 —— 二十二世 高峯原妙

々進本十八世爲十四世已下遞次準之

○密菴作天童

々鐵牛下進本爲默翁海印陡涯鐵山無極及庵鐵牛虛谷之列次

十九世 臥龍祖先下：蔣山慶如

二十世 徑山師範：號無準蜀之梓橦雍氏子賜佛鑑師號淳祐己酉三月十五日示寂

二十一世（徑山師範下）：
- 雪巖祖欽
- 靈叟源
- 石巖限
- 別山智

二十二世（雪巖祖欽下）：
- 高峯原妙
- 鐵牛定
- 虛谷陵
- 及庵信
- 默翁一
- 海印如
- 陡涯戒

〻進本揭出斷橋于雪巖之前有台州黃岩徐氏子十八落髮無準堂中聞板聲大悟臨終集衆與魏國公問答書偈而化之注

〻竹屋下進本爲永宗雪山絕象竹山竹屋藏室古田之順次

〻進本月坡在指西之後

〻進本揭出無學于雪巖之次〇列高峯于方外之後

〻進本退耕下插入僞翁敬

〻進本揭出西岩于松巖之前

靈隱了悟

粲海茂

栢庭文

雲居即庵覺

大慧即庵儔

靈隱石田薫

環溪一 — 無極源、天真則、鏡山瓊

斷橋倫 — 方山寶、竹屋簡、雪山曇、絕象鑒、永宗本、竹山圭、藏室珍、古田垕

牧溪常

石梁忠

月坡明

指西直

松巖然 — 東澗玽

無學元 — 高峯日、月庭忠、方外圓

希叟曇

退耕寧

元庵寧 — 大夢意

絕聽湘 — 斷崖恩

西巖慧 — 東巖日

愚極慧 — 月澗明

一如因 — 東山崇

〻進本古林在浙江之後〻

〻進本龍翔在雲巢之後〻

〻進本竺西坦在虎巖之後〻

松源崇岳(處州龍泉吳氏子嘉泰二年八月四日示寂)
- 天童文禮(號天目)
  - 橫川珙
    - 竺元道
    - 古林茂
    - 斷江恩
- 清虛心
  - 本翁訥
- 雪屋珂

天童澄照
- 龍淵希璉
  - 石林鞏
    - 靈隱東璵海
    - 東洲永
- 雲巢巖
  - 訥堂辨
- 華藏無礙通
  - 虛舟度
    - 天童竺西坦
    - 玉山珍
    - 虎巖伏
- 淨慈谷源道
  - 高峯岳
  - 無禪信
- 北海心
- 雪竇大歇謙
  - 覺庵眞
    - 澤山咸
  - 霍山昭
- 諸庵肇

淨慈慧光
- 運庵普巖
  - 虛堂愚
    - 閑極雲
    - 靈石芝
    - 寶葉源
  - 石帆衍
- 蔟藜曇
- 少室光睦
- 金山掩室開
  - 石溪月
    - 雲谷慶
    - 明巖徹
    - 北堂森
    - 南洲珍
    - 南叟茂

天童自鏡(號祐禪)
- 虎溪錫
  - 東溪[illegible]
- 淸溪沅
- 月窓圓
- 岀翁淳

萬福曹源生
徑山癡絕沖
松窓照
正心叟
玉澗瑹
無文傳
北山隆
雲叟慶
敬翁簡
頑極彌
育王東生明
隱靜致柔
雙杉元
侍郎張鎡

二十二世
高峯原妙
吳江徐氏子大元元貞乙未十二月初一日辭衆說偈泊然而寂
〻進本二十二世作十八世已下遞次準之
〻進本無念列寶峯之次
及庵信

二十三世
中峯明本
錢塘孫氏子元英宗癸亥八月十四日示寂諡普應塔曰法雲
斷崖了義
布衲雍
空中假
石屋珙
平山仗
石門剛

二十四世
千巖元長
越之蕭山董氏子元至正丁酉六月十四日示寂
頑石塡
南詔玄鑑
日本古先原
天如惟則
魏公趙子昂
丞相馮海粟
寂光照
懶庵勤
止庵祥
易道簡

二十五世
萬峯時蔚
溫州樂淸金氏子明洪武十四年正月二十九日示寂
天龍守貫
松隱然
大川順
空谷隆

二十六世
寶藏持
無念學
天界華
果林首座
因上座
日照慧
寶峯具
淸首座
源首座
雪山照
虎丘圓
悟首座
慧首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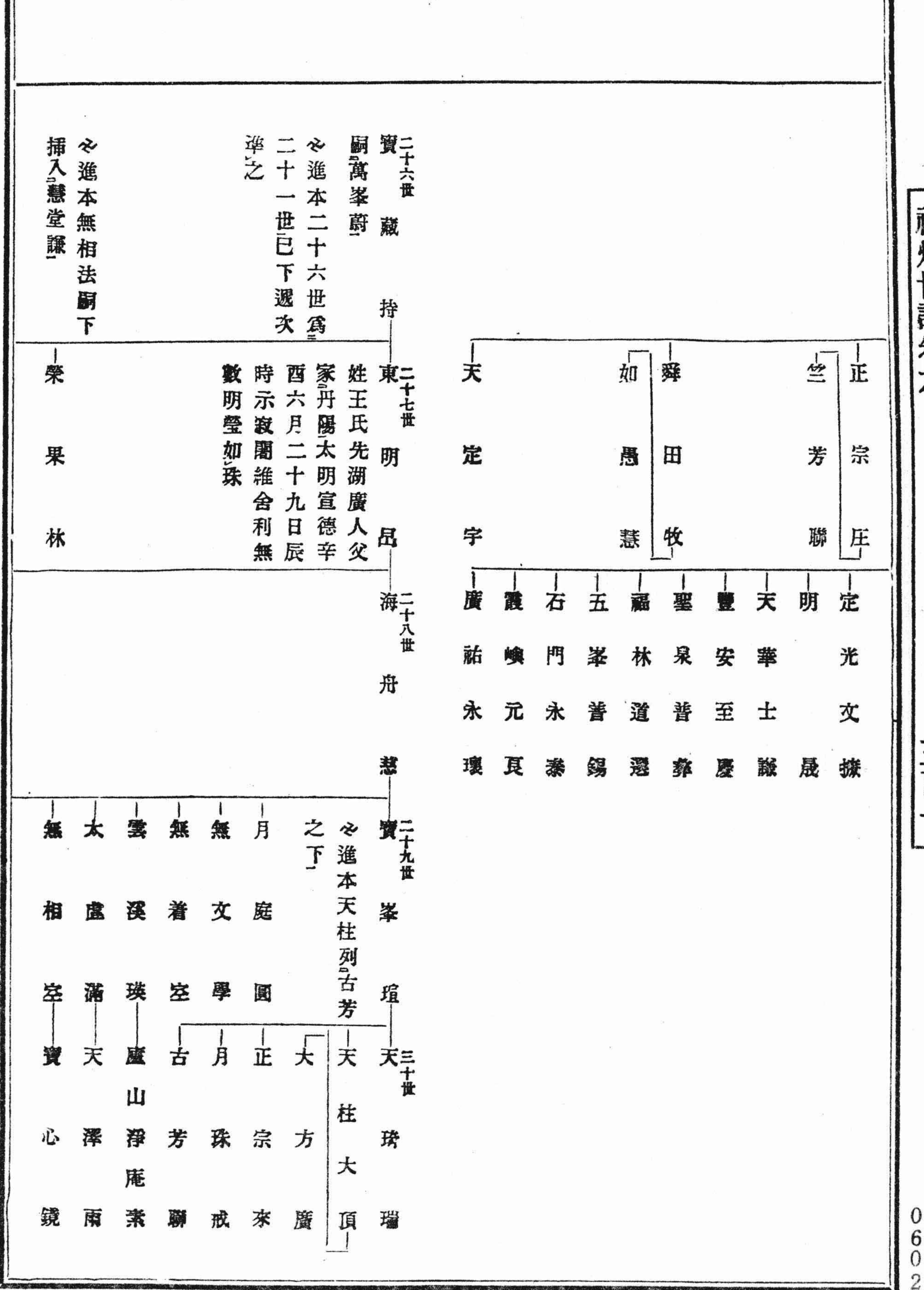
- 鐵牛定
  - 絕學誠
    - 古梅友
      - 慈舟濟
        - 西竺來
        - 無能致
      - 一峯寧
        - 雲外超
        - 月江映
        - 獨空通
  - 圓極規
  - 古庭越
- 虛谷陵（已上四人嗣雪巖欽）
  - 空海念
    - 竺先原
    - 景徽猷
  - 了然義
    - 德隱仁
      - 智者志文
      - 景德原昭
  - 竺遠源
    - 天澤德
    - 廣化圓伊
    - 本覺文煜
    - 興聖宗德
    - 承天道瓊
    - 淨光智聚
    - 大慈上座
  - 覺隱誠
  - 桐江紹大
- 高峯日（嗣無學元）
  - 日本夢窓石
    - 志玄
    - 妙葩建長
    - 慈永南禪
    - 通徹
    - 周澤
- 東巖日（嗣西巖慧）
  - 大愚安
  - 平石砥
  - 無日宣
  - 此堂證
  - 止堂定

方山寶—無見覩—白雲智度—古拙俊—無際悟
〻進本右有十八世三字左繼席瑞岩四世字〇無見右有十九一源靈
世三字左台之仙居
業氏子元統甲戌五秋江湛
月二日示寂謚妙明鏡堂古
眞覺塔曰寂光之注
〻進本右有二十世三字左處州麗水吳氏子洪武巳西應召
華隱福林茶院西歸舍利無數塔于西師
竹屋簡—如翁甫—則中度
〻進本右有二十一世四字左松陵人受業日鑄壽八十一之注
法語不容入錄之注
平日隨機開導偈頌
太守何密庵—田素庵居士
拗牛祖
無隱道
已上二人嗣斷橋倫—無禪海
竺元道—恕中慍—玄極頂—無諗學
大宗興
別源源—天童元明良
木庵聰
了堂一—敬中莊
古林茂—仲謀猷
已上二人嗣橫川珙—了庵恕—蘭江楚
實庵茂
會翁海—穆庵康
東巖德海—悅堂顏
嗣石林鞏—育王大千照—契庵德
中行復
育王雪窓光—忍庵慧
玉山珍—曇芳忠—壽巖椿—昭然義

虎巖伏—定明習—秋江湛
即休了
月江印—南州藻
明極俊
獨孤朗—無旨可授
別岸舟
徑山悅—見心復
無際本
西源達—象山璇
圓宗性—究孝隆
西隱祖—寂庵寧

竺西坦—孚中信—南翁致既
已上三人嗣虛舟度

華國文—天啟宗秩
江心慧恩
大悲實定
寶瑋
瑞巖文淵
翠山志理
淨土永顯
妙智淨琚



正宗庄
竺芳聯
舜田牧
如愚慧
天定宇

定光文據
明晟
天華士謙
豐安至慶
聖泉普彝
福林道遷
五峯普錫
石門永泰
霞嶼元艮
廣祐永瓌

二十六世 寶藏持
嗣萬峯蔚
〻進本二十六世爲二十一世已下遞次準之
〻進本無相法嗣下插入慧堂謙

二十七世 東明旵
姓王氏先湖廣人父家丹陽太明宣德辛酉六月二十九日辰時示寂闍維舍利無數明瑩如珠
榮果林

二十八世 海舟慧

二十九世 寶峯瑄
〻進本天柱列古芳之下
月庭圓
無文學
無着空
雲溪瑛
太虛滿
無相空

三十世 天琦瑞
天柱大頂
大方廣
正宗來
月珠戒
古芳聯
廬山淨庵素（雲溪瑛下）
天澤雨（太虛滿下）
寶心鏡（無相空下）

〻進本爲心印天印
無相之列次

翠峯華

仰宗能—無牙順

曉山昇—孤峯秀
太虛亮—正宗演
無相成—雪庵喜
　　　　鎮壁通
　　　　東暉杲
天印持
心印璽

東明曉
雲峯秀
大拙能
禰巖錦

無念學—本首座—義首座
嗣萬峯蔚

西竺來—會中庵主—大闡通
嗣慈舟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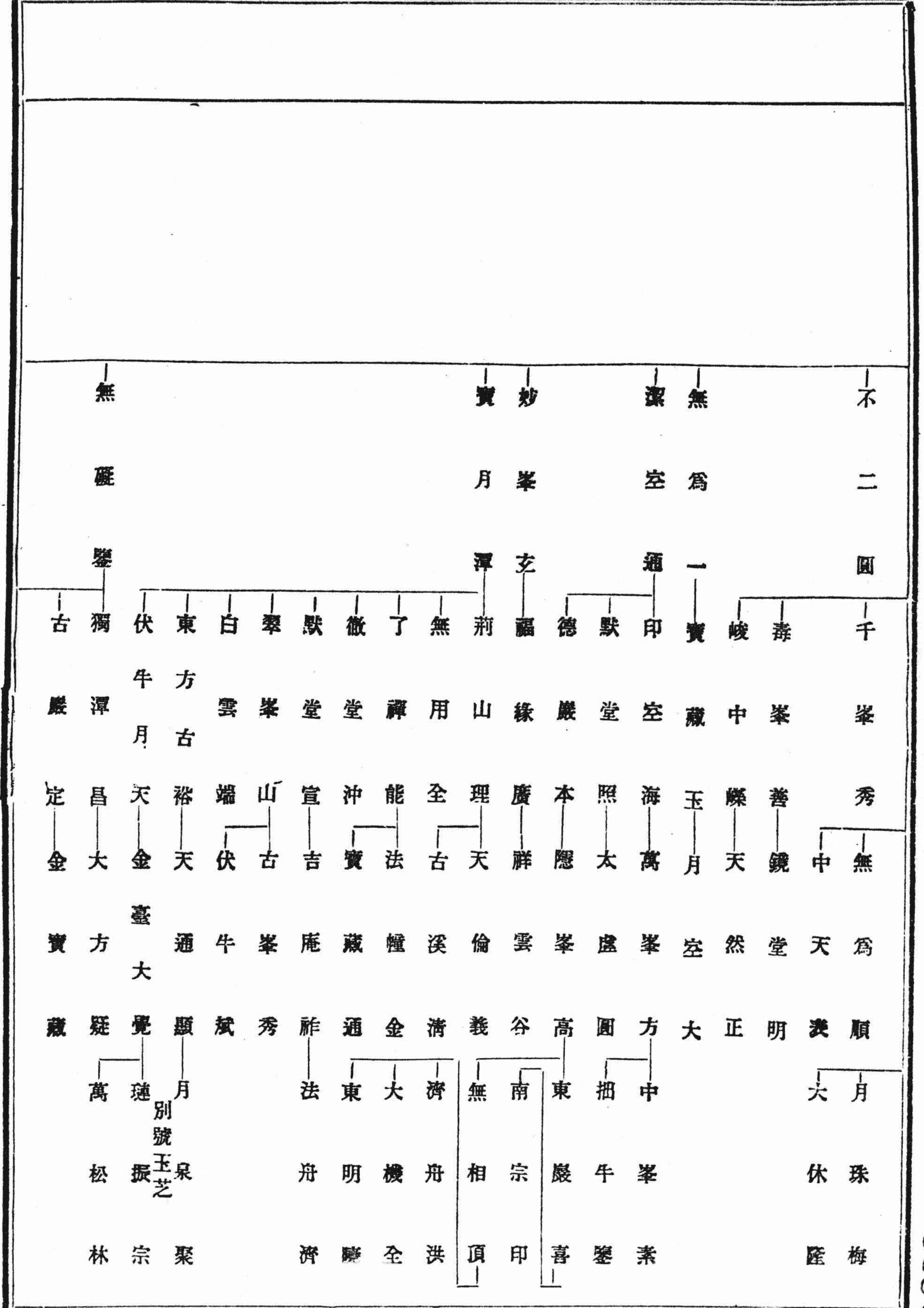
已上三人雪巖欽下

無際悟—壞空成
嗣古拙俊

光澤惠—壽堂松—古音琴
　　　　　　　　海宗裕
　　　　　　　　寶明鑑
　　　　別傳宗
素虛理
大用機—月光朗

月溪澄

夷峯寧—寶芳進—野翁曉
古心寶—無瑕瑺—無趣空
性天杲—一庵如—無幻冲
天淵湛—祖堂興—頓悟方
　　　　突空昇—無盡海
古心安—春山景—碧天玄



不二圓
千峯秀
無爲順
月珠梅
中天湛
大休隆
壽峯善
鏡堂明
峻中嶸
天然正
無爲一
寶藏玉
月空大
潔空通
印空海
萬峯方
中峯素
默堂照
太虛圓
摑牛鑒
德巖本
隱峯高
東巖喜
妙峯玄
福緣廣
湃雲谷
南宗印
寶月潭
荊山理
天倫義
無相頂
無用全
古溪清
濟舟洪
了禪能
法幢金
大機全
徹堂沖
寶藏通
東明聯
默堂宣
吉庵祚
法舟濟
翠峯山
古峯秀
白雲端
伏牛斌
東方古裕
天通顯
月泉聚
伏牛月天
金臺大覺
璉振宗
別號玉芝
無礙鑒
獨潭昌
大方疑
萬松林
古巖定
金寶藏

無隱道 — 孤舟海
天竺秀 — 秋月澄
鐵牛勤 — 玉峯璉
古定堅 — 大魏倫 — 無學才
楚山琦 — 大雲興 — 鐵牛堅
性空悅 — 大拙能
東巖亮
眞空悟 — 無塵鏡
碧天明
金山寶 — 破庵全
性空聞 — 天然銳
曉天亮
香巖澄 — 濟舟濱
西宗祐 — 月潭澄
照堂傾 — 悅舟和
寂庵洪 — 無礙通
雪峯瑞 — 東明昇 — 印天海
盛庵昌
南竺橋 — 古鏡明
寶鑑聰

大初忍—無雍顒

秀才徐宗敬—古靈山

天目秀—雪巖濟—慧堂智

田崇庵居士 嗣何太守 〻進本孤峯列古庵之下—和庵忠—寂庵潛—孤峯傑—桐川廣

碧峯瑛—天然慧

異巖登

白庵空

普照亮

古庵淳

四明璟—玄關靈

用剛軟—古用連—無礙辨

顒庵貫 〻進本顒作頤○行菴列別峯之下—行庵柔—傑峯認—信庵誡

金臺顒

大雲興

大方寬

數庵秉

佛跡達

別峯藏

東山浩

雪鄗盛

無量滄

鉢池淸

〻進本有以上按天順甲申少林碑載佛祖宗派圖無際悟下補入四十八人又考續燈補入二十二人之文字

三十世 大琦瑞 南昌江氏子嗣寶峯瑄 〻進本三十世爲二十六世已下遞次準之

三十一世 絕學正聰 住饒州關子嶺

三十二世 月心寶 金臺吳氏子明神宗萬曆辛巳正月十九日示寂

三十三世 禹門傳 溧陽李氏子神宗萬曆甲寅二月十二日示寂

三十四世 天童圓悟 宜興蔣氏子號密雲

- 天甘濟
  - 無壺義
    - 靈谷芝
      - 雪嶠圓信
    - 高庵傑
      - 磬山修
    - 正宗悟
      - 抱樸蓮
    - 天常經
    - 三際通
    - 素庵智
    - 東臺瑞峯
    - 幻也佛日
  - 錫峯泰
  - 金川粲
  - 大巍山
  - 傑峯英
  - 古鏡玄
  - 天昇亮
  - 楚峯金
  - 雪天通
  - 瑞庵雲
  - 太虛寬
  - 徹天融
  - 翠峯山
  - 歸宗欽
    - 孤月澗
  - 大乘樹
  - 瑞雲祥
  - 天恩勝
  - 海珠潤
  - 譯天光
  - 湛然澄
- 大慈興
- 大慧淳
- 獨圓方
- 寶華鑒
- 傑庵英
- 古奇錄
- 印空信
- 濟川霖
- 月鏡潭
- 天恩佐
- 大月學
- 永安定
- 際庵實
- 天瑄寶
- 無爲學
- 古宗慶
- 天賢藥
- 無瑕玉
- 寶峯玉

大雲興—大柔剛—悅堂喜
天池瀠—天如成
國印璽—印天海
無礙通—天眞喜
天海綸—天然湛
傑峰英—大方鑑
古芳榮—天一才
寶印玉—一宗眞
天臨壽—古宗達
金山寶—本宗印
西番祥—百川海
無盡泉—古淵濟
南山壽—眞宏悟
古纖斌—古今通
寶池達—雪光通
　　　—滿川淮
隱山賢
正宗通
秋月潭
瑞林春

淨庵素—古拙悟—大用全—寂庵隱
嗣雲溪瑛

天澤雨—無盡燈—月輝淨
嗣太虛滿
—大覺圓

三十四世
天童圓悟
號密雲，宜興蔣氏子，嗣萬門傳，崇禎壬午年七月七日示寂，世壽七十七，法嗣四十四

三十五世
徑山通容
江陰何氏子，號費隱
—五峰如學
—漢月法藏
—破山通明
—石車通乘
—朝宗通忍
—萬如通微
—木陳通忞
—雪竇通雲
—古南通門
—報恩通賢
—林野通奇

三十六世
黃檗隆琦
福唐東林林氏子，號隱元
—亘信行彌
—朗眞行璣
—百癡行元
—玄密行定
—行密
—孤雲行鑑
—孤烟行成
—本充行盛
—柴立行巳
—空巖行坦
—蒼霞寂梓
—斷眉行敏
—課虛行眞
—韜明行宗

三十七世
龍華海寧
玉融方氏子，號無得
—玄生海珠
—非日明光
—慧門如沛
—㫫治性樂
—中柱海砥
—也懶性圭
—木菴戒璐
—虛白性願
—即非如一
—心盤眞橋

文度行舟
野水行廣

禪燈世譜卷第六

禪燈世譜卷第七

南嶽第七世雲門宗法派世系圖

七世 雲門文偃 嘉興張氏子嗣雪峯 存五代漢隱帝元年四月十日順寂諡大慈雲匡眞弘明禪師 心進本七世爲一世 已下遞次準之

八世 香林澄遠 漢州綿竹人姓上官 宋太宗雍熙三年丁亥示寂

南臺道遷

雙峯竟欽

白雲子祥

資福詮

九世 智門光祚

羅漢和尙

香林信

後白雲福和尙

十世 雪竇重顯 法嗣別見 遂州李氏子字隱之 宋仁宗皇佑四年壬寅六月十日示寂諡明覺

延慶子榮

九峯勤 瑞州

護國壽

彰法澄泗

雲臺省因

百丈智映

十一世 延慶法珠

圓通居訥

興國智昱

四祖 逸

三祖文銑

慧因懷群

黃雲元
龍境倫
雲門爽
白雲聞韶州
淨法章
溫門滿
地藏慧連州
奉先深
大容諲
羅山崇廣州

榮淨全匡
月華月
大歷和尚
寶華和尚
地藏和尚
廬山祥庵主

黃龍海
南華寶緣
青山好
慈雲紹銑
芙蓉文喜
清溪省鑒
德山僧可
翠峯覺顯
百丈月
翠巖奉甆
歸宗省一
廣慧清順
天童寶堅
百丈智癹
廣教義嵩
新陽口詮
靈泉曉
雲蓋繼鵬
長松寶
廣福允恭

慧因義寧
興化廷慶
寶壽行德
白虎守昇
佛陀崇欽
延祥法迎
舜峯惠寶
甘露自緣
永泰崇寶
雙峯法崇
寶林海月
羅漢濟顯
清銓智靜
翁山文白
延壽法年
報恩譚
法輪真
臨印復首座

雲門常實

藥山宣 — 白霞安

太平清

大龍德宣

德山緣密 — 文殊應眞 — 洞山曉聰 法嗣別見

臨溪竟脫 — 鹿苑文襲

華嚴慧 — 東禪秀

英州觀音和尚 — 中梁山崇

林泉和尚 — 南臺勤 — 石霜節誠 — 岳麓珪

南臺勤 — 高陽法廣

雲門煦 — 藥山可瓊

黃檗法濟 — 乾明普

康國耀 — 德山柔

谷山豐 — 進雲禪師

羅漢匡果 — 德山紹晏 — 德山志先

滄溪璘 — 黑水承璟 — 黑水義欽

洞山清稟 — 黃龍志愿

北禪寂 — 乾明自興

南天王永平 — 普安道

永安朗 — 鼎州寬

岳州乾普

雙泉師寬 — 五祖師戒 — 泐潭懷澄 法嗣別見

湘潭明照
青城乘
普通封
燈峯淨源
大梵圓
藥山圓光
鷲湖雲震
開先清耀
奉國清海
韶州慧光
保安師密

四祖志謹
興化奉能
天睦灤濟
建興智同

洞山自寶 / 洞山清辨
洞山妙圓 / 洞山鑒遷
義臺子祥 / 月華海林
天童懷清 / 月華慶瓘
寶嚴叔芝 / 南臺文
五祖秀 / 華光海
白馬辨 / 長慶慧恩
北塔思廣 / 玉泉承皓
水南智昱 / 興致文慶
十王懷楚 / 北禪希瑩
定慧道海 / 永樂德忠
西禪文岫 / 北塔從穩
雲蓋智顒 / 雲居文慶
舜峯豪正 / 棲賢堅
澣會鑑同
功臣慧圖
瑞巖珪
澣會通 / 水南文秀 / 承天和
三角圖
大明明

雲居融 ─ 五祖昉
大聖守賢 ─ 大愚達
北天王徽 ─ 中宮登
芭蕉弘義 ─ 翠峯慧願 ─ 廣果擇能
臨化充 ─ 龍門仁永 ─ 景德簡 ─ 德山讓
東天王廣慧 ─ 舍利詵
西禪欽 ─ 雲居慶
慶雲眞（廬山） ─ 永安圓
雙峯慧眞 ─ 十王清
韶州廣悟 ─ 延慶宗本 ─ 四祖端 ─ 廣明常委
韶州長樂政 ─ 雍熙德興
雲門法球 ─ 六合修已
韶州佛陀遠 ─ 德山文燦
連州慈雲深 ─ 龍牙遷
化城鑑 ─ 福安慧珣 ─ 鴈蕩文吉 ─ 淨光爲覺
廬山護國 ─ 梁山了奇
永福朗 ─ 報恩和尙
韶橫山和尙 ─ 龍門和尙
瑞巖圓
南天王海 ─ 乾明居信 ─ 藥山彝肅

今夾山等遂本爲元封育王開聖上方四明夾山靈峯公安之列矣

- 覺華普照
  - 西禪垂白
  - 保唐無約
- 饒懂覺
  - 福昌重善
    - 金山瑞新
      - 天聖守道
      - 天聖楚祥
      - 極樂用基
      - 上方守能
    - 德山文捷
    - 福昌詢
    - 夾山惟俊
      - 夾山遵
    - 靈峯顯英
      - 福昌知信
    - 公安智珠
    - 四明贇
    - 元封政
      - 法興期
      - 善慶楚昇
      - 均慶清餘
    - 育王常坦
      - 育王澄逸
      - 溯山擇賢
    - 開聖道如
    - 上方齊岳
      - 東山順宗
- 延長山和尚
  - 大龍炳賢
- 西禪光
- 黃龍贊 眉州
  - 雙泉瓊
- 天柱和尚
- 朗上座
  - 自嚴上座
- 靈峯紹
  - 廣教懷志
    - 四面懷清
      - 定峯曉宣
    - 興化友清
- 洞山守初
  - 福嚴良雅
    - 北禪智賢 法嗣別見
    - 衡岳振
    - 衡山了實
    - 殿撰李珍
- 水精院禪師
  - 潞州寶周

- 棻子庵主
- 智門法觀
- 紹州淨源眞
- 開福德賢
  - 上座日芳
  - 大陽文昱
  - 雙溪生生
- 東平洪敎
- 廣濟同
  - 南華智度
  - 九華勤
- 安州處瓊
- 乾明睦
  - 因勝燈
- 報慈道嵩
  - 興陽迺
- 雙泉郁
  - 德山慧遠
    - 開先善暹 法嗣別見
    - 禾山楚材
      - 曹山雄
      - 北禪昇
      - 報恩紹端
      - 薦福守機
      - 新豐全湛
    - 鹿苑珪
    - 大中仁辨
    - 菩提桂芳
    - 王氏山普
    - 資聖威勤
      - 本覺省文
      - 資聖子璋
    - 欽山悟勤
      - 梁山應圓
  - 含珠山彬
- 紹州月華
- 舜峯義韶
  - 桃園曦朗
  - 法陽智善
  - 鄧林善志
  - 大歷志聰
- 北禪悟同
- 紹州龍光
- 巴陵顥鑒
  - 鑒澄散聖
    - 夾山眞首座
  - 興化興順
- 清涼智明
  - 西峯雲豁
    - 南安自嚴
  - 廬山崇勝御

披雲智寂
　開先照
　天寶和尚
泐潭道謙
　了山宗盛
般若啓柔
　藍田眞
妙勝臻
　雲峯欽西川
薦福承古
　淨戒守密

十世
洞山曉聰
嗣文殊應眞
今進本十世爲四世
已下遞次準之

十一世
雲居曉舜
百丈遲
建山堅
佛日契嵩
藤州鐔津李氏子著傳法正宗記定祖圖輔敎編上呈賜明敎號宋仁宗熙寧四年六月四日中夜示寂

十二世
蔣山法泉
天童澹交
崇梵餘
慈雲修慧
長耳子眞
開元瑩
衡山澄信
祥符曉儒
褒親陳
祥符法周
觀音元隱
善果懷演
　玉池仲儼
開平處眞

十三世
幽谷祐
興國法雲
薦福忠實
九峯殊甫
褒政超抃

十四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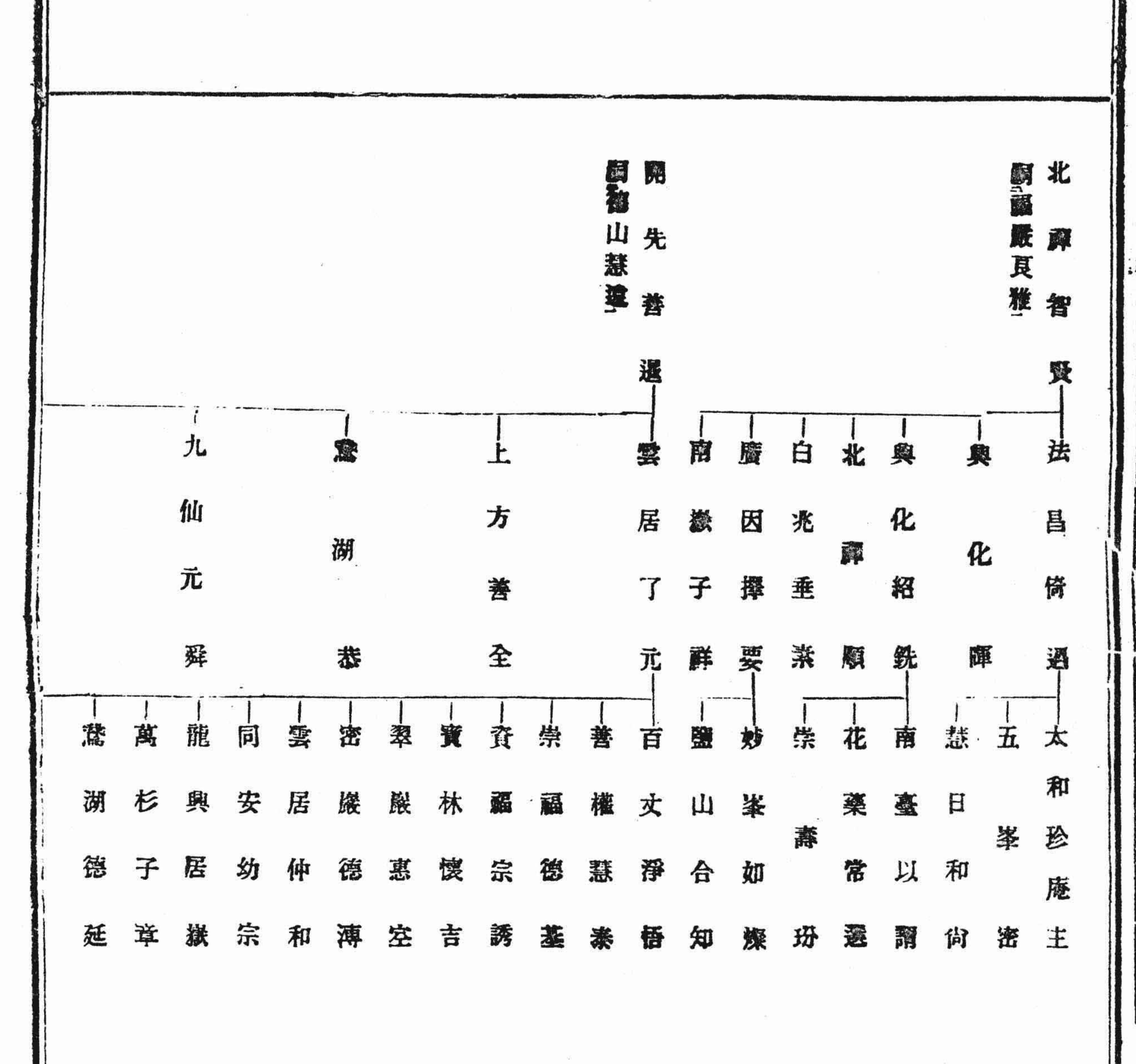
泐潭懷澄（嗣五祖師戒）

- 大潙懷宥
  - 歸宗慧通
    - 資福素月
    - 同安慶同
    - 子陵辨
    - 羅漢法暑
    - 開聖道彰和尚
  - 興教慧憲
  - 崇福濟雅
  - 崇福貴安
  - 大潙和尚
- 太守許式
- 育王懷璉
  - 徑山維琳
    - 究率擇梧
  - 佛日戒弼
  - 天宮愼徽
  - 金山寶覺
  - 安巖崇海
  - 廣慧利和
  - 明仙道信
  - 鳳凰文喜
  - 佛日道榮
  - 萬壽洪德
  - 精嚴同定
  - 寶雲有馨
  - 東禪智華
- 崇善用良
- 慧力有文
- 雲居守億
- 洞山永孚
- 首座令滔
- 壽聖普詡
- 金鑾靜旻
- 廣慧逷新
- 會初慶誠
- 淸陽忠
- 南泉靖
- 智者岳

慧雲居慧

西禪懷義

- 靈泉子象 — 東禪智賢
- 壽聖志明 — 極樂與嗣
- 永安智 — 普先處忠
- 南蕩利勳 — 石門希仲
- 衡嶽永恩 — 解空清瑞
- 蘇州洪澤 — 五磊智環
- 洪州元亨 — 勝因資
- 明州啓霞 — 彌陀正彥庵主
- 天聖道 — 顯聖宗利
- 大潙智明 — 孫覺莘老居士
- 靈隱雲知
  - 靈隱正童
  - 雪峯守超
- 臨安濃和
- 承天惟簡
  - 智者利元
  - 瑞安僧印
- 永安道昇
- 九峯鑒韶 — 大梅法英
- 藥山紹新
- 雪峯象敦 — 雪峯善譽
  - 鷲峯重道
  - 圓明重彥
  - 寶林奉琛
- 雙嶺處賢
- 西塔顯殊 — 寶林用明
- 歸宗守輪


北禪智賢
嗣福嚴良雅
開先善暹
嗣德山慧遠
法昌倚遇
興化師訥
興化紹銑
北禪順
白兆垂素
廣因擇要
南嶽子祥
雲居了元
上方善全
鶯湖恭
九仙元舜
太和珍庵主
五峯密
慧日和尚
南臺以謂
花藥常還
崇壽玢
妙峯如燦
鹽山合知
百丈淨悟
善權慧泰
崇福德基
資福宗誘
寶林懷吉
翠巖惠空
密巖德溥
雲居仲和
同安幼宗
龍興居嶽
萬杉子章
鶯湖德延

廣慧文深
開先海淵
安國思皎
智海本逸
法濟善
長慶紹新
洞山慧圓
天章元楚
萬杉善爽

文殊道用
龜峯祖廉
安國以愉
東禪圓同
北塔惠珂
香嚴開
大別宗
雲居思文
大中德隆
黃檗志因
白鹿仲猻
薦福重言
白雲放
興福智正
薦福嚴
鳳山世如
雙峯弼
幽嚴覺
簽判劉經臣
法華德嵩

雪竇顯法派世系圖上

雪竇重顯—天衣義懷—慧林宗本—法雲善本—長蘆道和

雪竇嗣智門光祚々進本雪竇爲四世已下遞次準之

天衣義懷　溫州樂淸陳氏子宋仁宗嘉祐五年庚子示寂

慧林宗本　常州無錫管氏子宋哲宗元符元年戊寅示寂號圓照

法雲善本　潁州人姓董氏宋大觀三年十二月丙寅示寂賜號大通

天衣義懷—南明日愼
天衣義懷—投子法宗
天衣義懷—寶相蘊觀

慧林宗本—天章元善
慧林宗本—長蘆體明
慧林宗本—觀音啓
慧林宗本—開元智孜

法雲善本—地藏守恩
法雲善本—靈曜習頁
法雲善本—香山延泳
法雲善本—道場慧印
法雲善本—妙慧文義
法雲善本—靈泉宗
法雲善本—普照處輝
法雲善本—南禪寧
法雲善本—石佛曉通
法雲善本—瑞光守琮
法雲善本—水西山輞
法雲善本—啓霞慧章
法雲善本—南冥善通
法雲善本—韶山杲
法雲善本—天童可齊
法雲善本—萬壽普愨

長蘆道和
雪峯思慧
淨慈楚明
寶林果昌
資福法明
雲峯志璿
慧林常悟
道場有規
延慶可復
道場慧顏
雙峯宗達
五峯子琪
雲門道信
天竺從諫
承天滋須
吳江法晏
天衣慧通
天聖齊月
圓明希古

君山顯昇
洞庭惠金
洞山慧圓
香積孜
寶慶子環

澄照慧慈
法雨慧源
崇德智澄
棲隱有評
定慧雲

雪竇守卓
報本常利
資福道芳
九嶷著
香山法耆
琅山載儀
定慧遵式
廣法法光
瑞巖永覺
法海世長
太平慈燈
米山崇仙
寶花願
嶽林元亨
澄慧善珂
寶華悟本
淨土慧旻
澄慧師冕
石霜能
逍遙聰

狼山文慧
智海和一
水西達
南陵有朋
天章澄濟
龜洋法海
報慈有聰
瑞峯慧清
靈巖智常
華藏利聰
廣靈德衍
天衣弁
大別寶相
感慈廣悟
涵碧道安
雲門用昇
明招子卿
資慶印
寶嚴子鑑
大梅智華

靈巖德初
龍興智傳
乾明則
乾明知應
安國琮

大同旺
鐵佛因
報本法存
開聖棲
衡山惟禮

投子普聽
褒親祥
馬祖崇新庵主
靈應本嵩
壽寧梵仁
福巖仲孚
保聖永良
石塔慧
萬壽有琛
光化楚長
同慶自鑑
靈巖慈雲
普照眞寂
功臣宗齡
道場良演
無錫法平
壽寧成務
因勝法海
蓋口法榮
羅漢用誠

崇勝希辜
淨慈瑞
淨慈擇隣
超化靈曉
壽寧戒通
西方可宏
壽聖曉初
佛智慧通
天寧用忠
烏龍守節
報恩懷正
承天普安
治平子微
資聖杲宣
南山文則
長慶思政
萬壽海仙
西院用隣
明覺慧泉
澧泉慧初

稱心清演　證鑒守瓖　湯院守恩　廣教景先　東禪賢

顯明善孜　啓霞慧安　雲門靈侃　太平元坦　佛日文祖

廣慧道亨　宜興顯常　資福機清　廣教了證　仁王安德　寶林義蒙　象山靈暕　福嚴智悅　大中子榮　感慈慧端　長蘆崇信　華藏希聲　乾明可入　香城言惠　光化仁遜　白龍希祖　崇壽智海　五峯祖印　上方可舉　雲巖道聲

太平普志　黃山悟先　香山淨淵　蘊機和尚　曇慧和尚　鹽官謙　壽聖鑑　焦山崇　崇德淳　羅漢交　慧林懷深　萬壽如璝　天衣如哲　智者法詮　徑山智訥

上山德璉

化城德還

廣慧用舒

因勝惟政

資福肇

望僊宗

佛足處祥

五峯用機

明因慧贇

西臺其辨

昭慶守殷

四面惟義

華嚴惟柔

法王法海

萬壽義詰

秀峯眞懿

白泉智通

報恩重眞

昭慶宗滿

普淨法英

焦山義深

支提洪占

護國祖印

靈峯永松

南磵智淨

湖心義皐

澄照守仁

無錫智圓

棟塘清悟

延慶德清

石塔銓

萬壽明

資聖懷悟

天衣智遂

資福梵欽

光孝淨眞

靈巖顯顒

慶喜智照

西禪道遷

龍門法秀庵主

白雲德宣
興元道滿
承天洞源
鹿苑顯沖
薦福知一

永泰智覺
龍華文喜
永泰自仁
延恩法安
靈巖洞偕

金山善寧
永明道囦
廣教法海
崇福惟賢
寶華寶月
地藏清德
省余首座
大別法滿
淨慈崇善
聖壽省聰
鷲峯曇清
梵天彥奇
六安文湛
薦福熙
廣覺法忠
法海明
因勝觀
龍興如應
廣際深
文殊芳

普濟子淳
禾山用安
禪悅知相
鹿苑道齊
仙居有鄰
超化守登
金山佛日
仙巖慧初
西余道孜
廣教道本

嶽林宗善
萬壽靈照
海會擇芝
妙果自欧
隸山淳

桐城詮
淨慧可證
寶林光寂
感慈道賓
泗洲宗倚

安樂道思
光化眞覺
施水守淳
西院宗戒
南禪忠簡
神江則綱
本覺守一
崑山希祖
南華德明
壽寧普規
陳園治沾
壽寧慧眞
因勝圓明
保福慧苣
瑞巖永利
崇福惟善
龍溪圓照
壽聖自英
壽寧宗一
天王道肱

太平簡才
勝法道綱
洪福道才
越峯粹珪
天台如庵主
壽山本明
福果孝華
西峯惟辨
法濟元斌
牛頭昱先

德山應
君山篤
南嶽文政
啓霞志宣
羅山蒙

白塔暉
報恩和
僊峯簡諸
道吾元泰
無爲楚仙

資福瑞珍
靈泉景仁
神光合紹
靈泉智深
上方法廣
文殊尙月
投子修顒
資勝以遜
白蓮愈廉
法相用先
太平慧眞
西余安德
寶嚴西杲
法會子升
龍華行慶
壽寧可機
禪悅慧日
安國子志
安業有提
稜塘惠滿

玄沙智章
本覺欽
西竺尼海
文殊法聰
資壽灌
崇壽江
資壽明澤
丞相富弼
香嚴智月
香嚴如壁

地藏賞
眞如雅
鳳臺崇
藥山恭
西禪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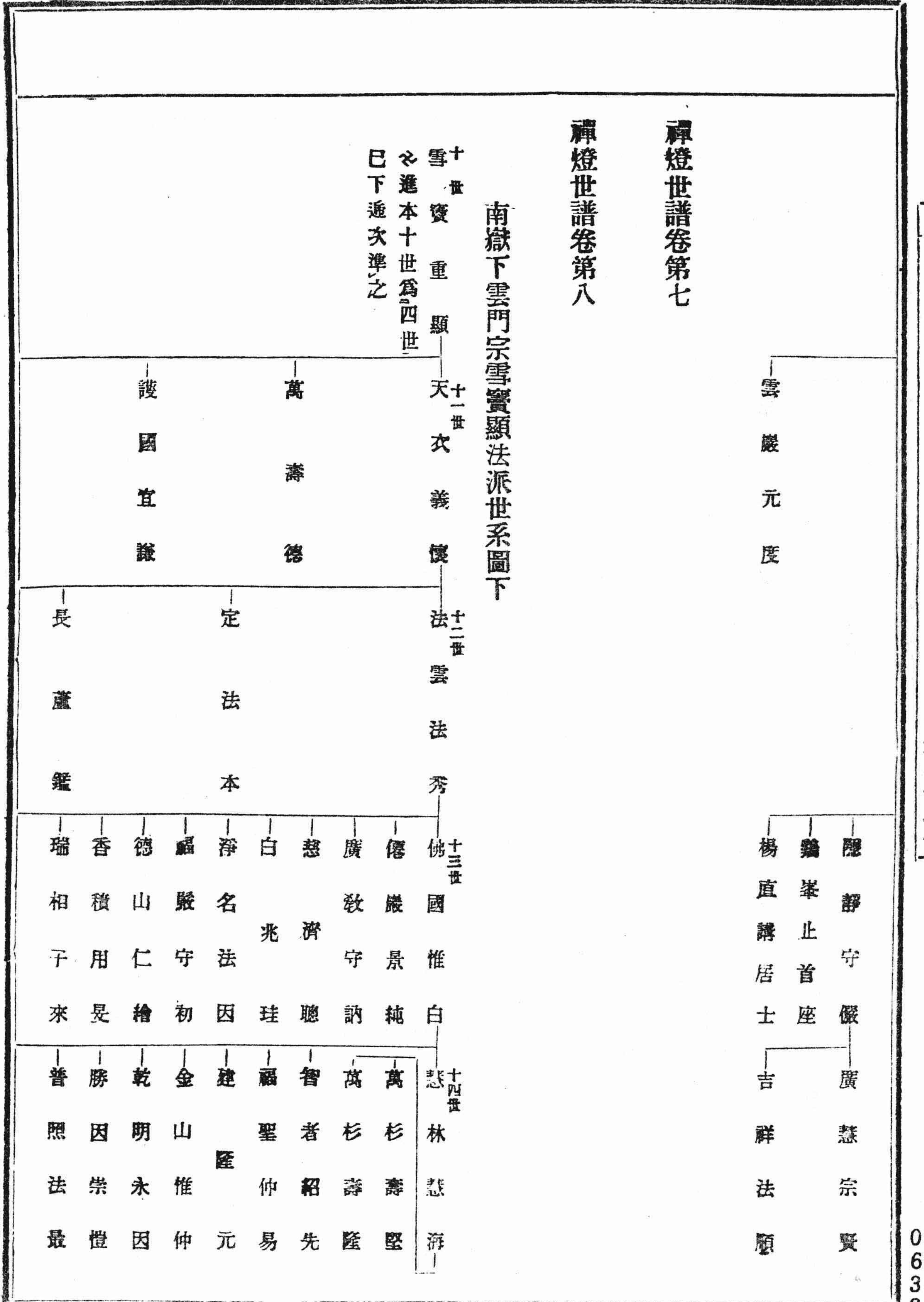
報恩應譚
龍門宗賁
顯親順忠
長耳相
薦福惠洪

仰天契達
— 香嚴如琳
眞隱純潔
瑞巖有居
— 萬年處幽
— 護國元瑞
慧日徹慧
淨光法空
龍興自端
廣靈希祖
— 僊巖懷義
— 烏龍廣堅
— 清溪智誠
慧日道祥
淨土法慧
興國重寧
安國子詠
永安簡玉
甘露仲宣
— 妙湛尼文照
承天了宗
淨因惟岳
— 鼓山體淳
甘泉立生
乾明慧覺
— 長慶應圓
— 資積清及
清修省方
靈巖用芳
遍福心印

報恩政
玉池希白
寶相歡
雲門㪍
横金顯

延福恩
景德普俊
薦福明因
開化惠圓
萬壽和

金山法慧 — 報恩覺然
龍門普順
千頃宗印 — 資聖元祖
永泰有澄
護國靈祐 — 資聖則圓
道齊和尚
萬壽圓圓 — 國清照、慧嚴覺、永懷榮
圓明和尚
善德和尚
法海和尚
報恩志明
大寧永賢
南禪慧 — 蔣山法銓、寶林道芳
功臣慧周
大盧奉堅
靈峯自和
資壽除巖 — 彰法嵩、寶山公遠
多福太桼
寶琛和尚
廣際用乾



雲巖元度

隱靜守儼　廣慧宗寶
雞峯止首座
楊直講居士　吉祥法顒

禪燈世譜卷第七

禪燈世譜卷第八

南嶽下雲門宗雪竇顯法派世系圖下

十世 雪竇重顯（之進本十世爲四世已下遞次準之）

十一世 天衣義懷　萬壽德　護國宣鑑

十二世 法雲法秀　定法本　長蘆鑑

十三世 佛國惟白　儼景純　廣教守訥　慧濟聰　白兆珪　淨名法因　福嚴守初　德山仁繪　香積用旻　瑞相子來

十四世 慧林慧海　萬杉壽堅　萬杉壽隆　智者紹先　福聖仲易　建隆元　金山惟仲　乾明永因　勝因崇愷　普照法最

白雲重郜
淨土義親
大覺利貞
護國惟德
天聖仲華

靈山有琦
上藍文達
法海來山
同慶智珣
無錫應譚

乾明廣
眞空從一
廣慧寶琳
霍丘歸才
安國自方
蔣山員策
吉祥訥
保寧子英
廣慧沖雲
安福子勝
正覺道淸
澄慧義端
北天王益
棲賢智柔庵主
覺林遂
明水法遜
德山妙湛
大愚如照
石霜居嚛
興化當

天寧修
慧濟普度
二祖璇杲
羅漢遇
曹山月
廣教竟
三祖策
廣靈惟尙
雪竇法寧
無爲智全
羅漢勤
虎丘通
羅漢善修
香山常
吉祥齊果
華巖宜
廣教守淵
廣教原照

薦福可
翠峯普
天童利章
妙果垂則
龍華覺

寶林种
報恩如寶
芙蓉賁
白雲有
法雨慧深

開先智珣—開先宗
興化淨甄
欽山繼明—延昌熙詠
三角清
時雍親
承天月
大別道常
芭蕉宗諒
安豐法信
雲峯又月
甘露德顒—光孝元
永慶僧簡
天禧永—添上座
寶池慧月
天王義安
崇德仙
興教清
薦福永堅
羅浮齊德
護國淳

護國德蓋
報恩宗秘
建福可槩
西方岫
雪竇省宗

淨衆擇言
靈泉和尚
長蘆應夫
茶亭能和尚
永泰和尚

普照有朋
靈鷲慧明
開和法顯
天峯佛印
元豐宗璧
神光道芳
禪慧法欽
兜率景常
潁叔蔣之奇
長蘆宗賾
慧日智覺
瑯琊宗初
龍蟠道成
普滿明
褒禪普
寶林道輝
雲巖志愿
等覺法思
壽春法岸
定山文彥

玄沙智章
淨慈惟一
蔣山善致
本覺道如
天寧子深
瑞峯延

大乘曉
啓霞崇梵
仗錫懷秀
報恩道能
白衣宗朴

泗洲嵩洪
崇化珣
開元智譚
開元宗祜
南禪道誠
棲賢智遷
全詠和尚
佛日智才

護國紹通
法寶德一
乾明寶慧
開聖覺
建隆智因
普光猷昭
寶林智皐
雪竇道榮
雍熙叔則
壽聖重洪
普滿法海
五峯普艮
大愚喜
寶林和尚
崇福燈
法雨惟鎮
東明慧遷
潭江寶泉
彰法文素
夾山自齡

僧忍和尚
洪濟瓌
北京照
雪峯大智
西峯法聰

- 白衣智華
  - 三祖沖會
    - 千頃允良
    - 廣教有全
      - 兜率惟顯
    - 寶巖鑒
  - 臨安居潤
    - 慧日道祥
      - 層山珊
  - 甘露明廣
    - 千頃省孜
- 水陸瑞雲
  - 侍郎楊傑
    - 龜峯重仁
    - 善權珊
    - 龍興如璲
- 萬壽助
  - 淨衆梵言
    - 招提惟湛
      - 華亭觀音
      - 南塔守聰
  - 瑞巖子鴻
    - 佛窟可英
    - 中竺禪慧
    - 育王曇振
      - 嶽林眞
  - 資壽捷
    - 景德嵩
  - 大智文宥
    - 資聖本
  - 資壽思永
    - 壽聖文諒
- 修撰晉會
  - 慧林若沖
    - 華嚴智明
    - 永泰智航
  - 上方眞
    - 壽聖子邦
  - 雲峯齊覺
    - 廣福曇章
  - 南嶽紹興
    - 石塔戒

- 慈雲慶瑞
  - 福昌義端—王屋賁
- 廣慈道傳
  - 景德元泰
- 虔州慈雲和尚
  - 白鹿仲豫
- 天鉢重元
  - 元豐清滿—雪峯宗演

承天傳宗
- 崇福了
  - 祖印善丕
    - 西禪慈舜
- 承天守明
  - 定慧法本
    - 鳳山道沼
- 鳳凰有從
  - 善勝眞悟
    - 能仁得能
- 大龍德全
  - 義安慧深
    - 臥龍愈
- 海印法安
  - 長興宗朴
- 崑山曇玉
  - 洞山仙
    - 衛州王大夫
- 因勝師俊
- 法雨重俊
  - 仙洞仙—明教道
- 護國從利 考驗未確姑綴此

長蘆智福
- 廣慧和
- 保寧眞戒
- 長蘆法海
- 壽寧延紹
- 資福文雅
- 三祖慧雲

天衣在和
- 菩提志專

- 菩提光用
- 報本有蘭
  - 中際可遵
  - 法明上座
- 稱心省倧 — 慧日堯 — 大隨道開
- 稱心守明 — 上藍光寂
- 鳳棲仲卿 — 鳳棲通
- 永安元楚 — 疎山重秀
- 雲峯元益 — 李林宗中書

十四世 長蘆道和

- 十五世 雪竇明 — 十六世 曙山寧 — 十七世 — 十八世
- 甘露達珠
- 靈隱慧淳
- 瑯瑘誠 — 北塔善初
- 圓智和尙
- 鳳山和尙
- 精嚴鳳藻
- 清涼可昇
- 華嚴尙劉
- 褒禪道天
- 顯親祖永

〃進本不附世代

長蘆法永
定水然
興國遠
法音首座

雪峯思慧
→ 淨慈道昌（號月堂）
→ → 五雲悟
→ → 智者可昇
→ → 萬壽正受首座
→ 徑山了一
→ 金山了心
→ 大吉法圓
→ 南安達
→ 淨慈昇
→ 石松祖天
→ 慶成悟及
→ 興王寶機
→ 寶勝首寧
→ 建善法藏
→ 淨慈悟暉
→ 南明戒通
→ 中峯寧

淨慈楚明
→ 淨慈慈象

雪峯隆

靈巖德宗

常榮本然

寶應法照

寶林果昌——護國妙機

與化德觀

已上四人嗣法雲本

慧林懷深——靈隱慧光——中竺元妙——光孝深

號慈受嗣長蘆信

靈隱慧光——天衣性

靈隱慧光——靈石辨——靈隱蘊衷

國清妙印

國清普紹

圓覺曇——雪巖圓日

九座慧邃

淨慧法如

圓覺勝

開先宗——嶽麓海——玉泉思達

黃檗惟初

嗣開先智珣

徑山杲——慧照和尚

寶陀了然

考驗未確姑綴此

南嶽第九世法眼宗法派世系圖

九世 清涼文益——十世 天台德韶——十一世 永明延壽——十二世 富陽子蒙

十三世

嗣羅漢琛餘杭魯氏子周世宗顯德五年戊午閏七月七日示寂謚大法眼塔曰無相南唐後主重謚大智藏大導師

々進九世爲一世已下遞次準之

處州龍泉陳氏子宋太祖開寶五年六月廿八日示寂

羅漢智依

報恩匡逸

報恩玄則

寶塔紹巖

歸宗策眞

觀音從顯

興善棲倫

慧雲匡達

古賢謹

餘杭王氏子開寶八年乙亥十二月廿六日辰時示寂

乾明律

長壽朋彥 — 長壽法齊

大寧可弘

普門希辨 — 高麗慧洪

五雲志逢 — 上林湖智

永安道原

着景德傳燈錄

報恩法端

報恩紹安

廣平守威

報恩永安

光聖師護

般若友蟾 — 般若隆一

紫凝智勤

瑞薦願齊

光慶遇安

奉先清昱

玉泉義隆

龍冊曉榮

功臣慶蕭

- 上藍守訥
  - 稱心敬璡
- 奉先法瓌
  - 嚴峯師朮
  - 智者全肯
    - 智者紹忠
- 永明道鴻
  - 華嚴慧達
  - 清泰道圓
- 上泉和尚
  - 九曲慶祥
- 仁王緣勝
  - 開化行明
  - 開善義圓
- 護國遇
  - 龍華慧居
  - 齊雲遇臻
- 歸宗師慧
  - 興教洪壽
  - 瑞鹿遇安
    - 瑞鹿蘊仁
    - 姚聶通判
- 延慶通性
  - 報恩德謙
- 舍利玄闡
  - 靈隱處先
  - 善建省義
- 薛谿可莊
  - 觀音安
  - 雲門重曜
  - 仁壽擇
  - 大禹榮
  - 地藏瓌

靈山和尚
華嚴幽
大寧道邁
黃龍仁
高麗慧炬
同安紹顯
清涼泰欽
永明道潛
章義道欽
黃山良匡

靈隱紹光
瑞鹿本先
瑞鹿如晝
龍華紹鑾
碧泉行新
象田默
登雲從堅
觀音明
五峯和尚
何山道孜
大禹自廣
黃檗師逸
瑞光清表
雲居道齊
千光瓌省
鎮境志澄
崇福慶祥

靈隱文勝
雲居契瓌
廣慧志全
南明惟膺
清溪清
雲居慧㬉
慧日智達
萬杉廣智

靈隱延珊
嵩福歸則
靈隱蘊聰
南院清
寶寧宗
妙嚴洪
石佛有邦
清涼慈化

羅漢守仁—能渾從曉
報恩慧明—保明道誠
西山道鑒
靈隱清聳
- 功臣道慈
- 羅漢顧昭
- 報恩師智
- 瀫寧可先
- 光孝道端
- 保清遇寧
- 瑞龍希圓
- 圓泰德文
- 支提辨隆

般若敬遵
永安明
棲賢慧圓
新興齊
正勤希奉
- 靈隱玄本
- 支提文輸
- 玄願庵主

金鵞虛白
翠峯洪
上藍普
報恩行思
興國洪
楊岐居蘊
九峯子玄
鷲湖令新
雲龍子才
三祖岳
雪竇遇新
報本義圓
建山智杲
楊岐德海
上方子澄
化城會平
清化智聰
象田德圓
育王居素
圓通利柔

清涼學內
何山慧忠
佛日子昇
廣法歸穆
興教保威
圓寂修慶
安榮照
廣果隆
永安錫
護國崇
靈隱照
護國昶
報本摑

報慧行言
- 雲居義能
- 北禪清皎

報慧文遂
- 齊雲慧
- 雙巖群
- 觀音眞
- 龍沙茂
- 大寧奬

報恩法安
- 棲賢道堅
- 歸宗慧誠

長安延規
- 長安辨實
- 雲蓋用清

廣福紹明

羅漢懷嶠
- 瑞巖普

化城自顏

廣福業
- 海會岳

清化子昌

文靖和尚
- 景清智朵

顯聖居耀

興化善能
- 永安紹

龍寧有忠

瑞巖義海
- 翠巖嗣元

北禪覺寧

甘露眞
- 大梅文慧

東禪清顯

保福居煦
- 智者嗣如

岳楚永柔

章江昭遠
- 萬壽守堅

智遠和尚

龍華悟乘
- 靈巖宣密
- 露鳳慧嶠

彥詮和尚

義詮和尚

玄遂和尚

- 興福可勳
- 覆船山和尚
- 化城慧朗
- 高麗靈鑑
- 歸宗義柔
  - 羅漢行林
    - 章江昭達
      - 萬壽法印
    - 大寧慶璁
    - 長蘆寶賢
    - 支提昭愛
    - 靈峯道誠
    - 仰山擇和
    - 崇勝道珍
    - 富樂智靜
    - 何山澆
    - 興國慧
    - 萬杉紹宣
    - 慧力紹珍
- 大林僧遐
  - 天童新
- 上方慧英
  - 天童清簡
- 芝嶺照
  - 護國法端
- 歸宗省一
  - 雪竇清
- 歸宗夢欽
  - 富樂智靜

- 承雅和尚
  - 乾明朗
- 義勳和尚
- 仁鑑和尚
- 保麟和尚
- 南山省堂主
- 惠洪和尚
- 鹿門慧昭
- 慶思和尚

- 石霜爽
  - 古田道成
    - 羅漢齊因
    - 崇聖楚齊
    - 報恩傳進
- 保安止
  - 功臣覺軻
    - 堯峯顥暹
    - 功臣守如
    - 聖壽志昇
  - 崇聖道珍
    - 寶華懷古
- 百丈道恒
  - 棲賢澄湜
    - 興教惟一
    - 西余體柔
    - 定山惟素
    - 福嚴省賢
    - 仰山智齊
    - 棲賢智通
    - 石佛宗
    - 東禪覺
    - 雪竇惟則
    - 西余梁
    - 福嚴和尚
  - 萬壽德興
  - 雲門知永
- 木平道達
- 龍興德賓
- 淨德智筠
- 雲居清錫
  - 淨衆先
    - 隆福紹珍
  - 般若從璉

清化志超

法濟海鰭

崇壽契稠
- 淨土惟素
  - 淨土惟政
- 靈臺令岑
- 資國圓進
- 天童子凝

十三世 智者嗣如（嗣保福居煦）
- 十四世 承天澄月
  - 十五世 承天仲顏
  - 護國介豐
- 華藏慮外
- 寶林文慧
  - 祥符良度
  - 宣化德濟
- 淨土可嵩

大鑑下第十世

承天昭（考驗未確姑附此）
- 靈泉皓昇
- 藥山用和
- 欽山省宗
- 靈泉用淳
- 夾山仁秀
- 黃龍思卿
- 嘉魚法珍
- 開福寶賢

興敎居祐
崇聖志珪
彰法悟顯

禪燈世譜卷第八

禪燈世譜卷第九

青原法派世系圖

一世 青原行思

二世 石頭希遷 瑞州高要陳氏子唐德宗貞元六年庚午示寂謚無際塔曰見相

- 京兆尸利
- 招提慧朗
- 興國振朗
- 汾州石樓
- 法門佛陀
- 潭州華林
- 水空和尙

三世 藥山惟儼 絳州韓氏子唐文宗太和八年甲寅十一月六日示寂謚弘道塔曰化城

- 椑樹慧省
- 高沙彌
- 百顏明哲
- 道吾圓智 豫章海昏張氏子唐文宗大和九年九月十日示寂
  - 石霜慶諸
  - 漸源仲興
  - 淥淸和尙
- 船子德誠——夾山善會

四世 雲巖曇晟 鍾陵建昌王氏子唐武宗會昌元年辛酉十月廿七日示寂謚無住

- 杏山洪鑒
- 神山僧密
- 幽谿和尙

五世 洞山良价 會稽俞氏子唐懿宗咸通十年己丑三月七日示寂謚悟本塔曰慧覺法嗣別見

協律郎符載撰碑云禪師姓張氏婺州東陽人十四出家依明州大德祝髮二十五受戒于杭州竹林寺初參國一留五年大曆十一年隱于于太梅山建守初謁江西馬祖二年參石頭乃太悟遂隱當陽紫陵山後于荊南城東有天皇廢寺靈鑒請居之元和二年丁亥四月十三日以背痛入滅年六十坐三十五夏法嗣三人曰慧眞曰文賁曰幽閑

之進本無協律等文並慧眞幽閑文賁三名道悟下有婺州東陽張氏子年十四出家二十五受具首參國一初謁馬祖二年參石頭大悟元和示寂法嗣別見之注

- 海陵大辯
  - 涇原光宓
- 涔涇禪師
  - 藥山夔
- 衡州道詵
  - 宣州落霞
- 漢州常清
  - 刺史李翱
- 長髭曠
  - 石室善道
- 商州商嶺
- 天皇道悟
  - 慧眞
  - 幽閑
  - 文賁
- 丹霞天然
  姓里未詳唐穆宗長慶四年甲辰六月示寂諡智通塔曰妙覺
  - 翠微無學
    - 清平令遵
    - 投子大同
    - 道場如訥
    - 白雲約
    - 伏牛元通
  - 丹霞義安
  - 本童和尚
  - 米倉和尚
  - 六合大隱
  - 孝義性空
    - 歙州茂源
    - 棗山光仁
  - 丹霞慧勤
- 義興和尚
- 寶通和尚
- 潮州大顛
  - 三平義忠
  - 馬頰本空
  - 潮州本生
  - 薯山和尚
- 碎石和尚

◎潭作譚

文公韓愈

潭州大川
　僊天和尚
　福州普光

五世 石霜慶諸 廬陵新淦陳氏子嗣道吾智唐僖宗光啓四年戊申示寂諡普會

六世 大光居誨
　七世 潭州藤霞
　　八世 第七世藥山 九世
南際僧一
　谷山有緣
　　雲蓋和尚
棲賢懷祐
　潭州龍興
覆船洪薦
　第一世伏龍
德山慧空
　第二世伏龍
吉州崇恩
　第三世伏龍
芭蕉和尚
　白雲善藏
肥田伏
　大光玄
鹿苑暉
　宋州淨覺
寶蓋約
　崇勝證
雲門海晏
　鄂州永壽
觀音和尚
　靈竹和尚
郢州正覺
　陝府龍峻
九峰道虔
　同安常察
　　仰山頁供
湖南文殊
　泐潭神黨
鳳翔石柱
　南源行修
南嶽玄泰
　泐潭明

◎壽一作議

- 龍湖普聞
  - 禾山無殷　福州吳氏子宋太祖建隆元年庚申三月二日示寂諡法性
    - 永安慧度
    - 曹山義崇
    - 禾山契雲
    - 漳州保福
    - 翠巖師陰
  - 潙潭延茂
  - 潙潭悟
  - 吉州稽山和尚
  - 潙潭山岑
  - 新羅清院
- 石霜暉
- 龍泉敬
- 新羅欽忠
- 大陽和尚
- 新羅行寂
- 鹿源和尚
- 高明和尚
- 許州慶壽
- 棲巖存壽
  - 道德禪師
- 湧泉景欣
  - 六通紹
- 雲蓋志元
  - 雲蓋志罕
  - 天台燈禪師
  - 新羅臥龍
- 盤亭宗敏
- 鎮州萬[壽]
- 鎮州靈壽
- 谷山藏
  - 新羅瑞巖
  - 新羅泊巖
  - 新羅大嶺
- 鎮州洪濟
- 吉州簡之
- 中雲蓋和尚
  - 雲蓋景
    - 南臺藏
    - 雲蓋證覺
- 大梁洪考

- 印州守閑 ─ 禾山師陰 ─ 柘水從實
- 雲幽重惲
- 汾州爽
- 餘杭通
- 新羅朗
- 新羅清虛
- 張拙秀才

夾山善會 廣州廖氏子嗣船子誠唐僖宗中和元年辛丑十一月七日示寂諡傳明塔曰永濟

- 洛浦元安
  - 青峰傳楚
    - 淨衆歸信 ─ 漢川[illegible][illegible]
    - 紫閣端巳
    - 開山懷[illegible]
    - 幽州傳法
    - 青峰清勉
    - 長平滿
  - 鄧州中度
  - 洞溪戒定
  - 京兆臥龍
  - 黑水慧通
  - 京兆盤龍
  - 烏牙彥賓
    - 大安興古
    - 烏牙行朗
    - 盧氏常
  - 單州東禪
  - 鄜州善雅
  - 永安善靜 ─ 大明山和尚
- 郢州四禪
- 太原海湖
- 嘉州白水
- 天蓋幽
- 洪州同安
- 韶州疊普
- 吉州僊居
- 資福端
- 盧僊延慶
- 逍遙懷忠
  - 福清師巍
  - 白雲無休
- 越峰和尚
- 盤龍可文 ─ 永安淨悟

- 祇闍和尚
  - 木平善道
- 益州棲穆
  - 陝州龍谿
- 嵩山全
  - 崇福志通
- 夾山和尚（益州）
  - 壽昌淨寂
- 黃山月輪
  - 郢州桐泉
- 韶山寰普
  - 潭州文殊
  - 大溪白
    - 邛州碧雲
- 雲巖和尚
- 延林和尚
- 上藍令超
  - 北院簡
  - 南平王鍾傳

- 清平令遵（嗣翠微無學）
  - 三角令珪
- 投子大同（舒州懷寧人姓劉梁大祖乾化四年甲戌四月六日示寂謚慈濟嗣翠微無學）
  - 濠州思明
    - 鷲嶺善本
  - 襄州谷隱
  - 投子感溫
  - 牛頭微
  - 香山澄照
  - 陝府天福
  - 中梁山遵古
  - 安州九峻

- 第二世盤山
- 鳳翔招福
- 觀音院巖峻
- 九嵕敬慧
- 龍福眞

青原第五世曹洞宗法派世系圖

- 五世 洞山良价 今進本五世爲一世已下遞次準之
  - 六世 曹山本寂 莆田黃氏子唐昭宗天復元年辛酉六月十六日示寂諡元證塔曰福圓
    - 七世 洞山道延
      - 八世 上藍慶
      - 同安慧敏
    - 育王弘通
    - 荷玉光慧
      - 荷玉福 (?)
    - 金峯從志
      - 天池志隆 (?)
      - 大寧神降
      - 藥山彥
    - 廣利容
    - 華嚴和尚
    - 鹿門處眞
      - 谷隱智靜
        - 九世 普寧法顯
        - 谷隱知儼
          - 谷隱契崇
          - 谷隱法誨
          - 開解重慜 (?)
          - 鷲嶺懷堅
          - 蘄州懷令和尚 (?)
      - 崇眞和尚
      - 鹿門譚
      - 佛手行因
      - 靈谿明
      - 大安眞
    - 小谿行傳
    - 布水巖和尚
    - 西禪和尚
    - 羅漢池隆 (?)
    - 曹山智炬
    - 曹山慧霞
      - 東汀和尚
  - 洞山道全
  - 蜆子和尚

- 華光範
  - 華嚴正慧
  - 招慶堅
- 草庵法義
  - 龜洋慧忠
- 雲居道膺 幽州玉田王氏子唐昭宗天復二年壬戌正月三日示寂謚弘覺
  - 同安丕
    - 同安志
      - 梁山緣觀
      - 陳州靈通
    - 仰山和尚
  - 南嶽法志
  - 歸宗懷惲
    - 歸宗弘章
      - 普靜常覺
        - 張生居士
        - 給士陶轂
    - 歸宗巖密
  - 永光眞
  - 雲居懷嶽
    - 風化令崇
    - 藥山忠彥
    - 龍泉和尚
    - 雲居住緣
    - 雲居住滿
  - 佛日和尚
  - 廣濟和尚
  - 南臺和尚水西
  - 朱谿謙
  - 豐化和尚
  - 雲居道簡
  - 大善慧海
  - 德山第七世和尚
  - 南嶽南臺和尚
  - 嵇山章
    - 雙泉道虔
  - 雲居昌
  - 大梵和尚
- 天童咸啓
- 寶蓋和尚
- 天童義
- 資聖方

●匡傳燈作光

- 益州白
  - 新羅雲住
  - 除珏和尚
  - 龍興悟空
  - 鳳棲慧志
  - 歸宗澹權
    - 黃龍蘊
    - 泊山和尚
  - 治父和尚
  - 白水璋
- 新羅金藏
  - 藩輔和尚
  - 白雲滅
  - 新羅慧
  - 新羅慶猷
- 踈山匡仁
  - 護國守澄
    - 護國智遠
      - 常頂德敷
      - 梁營府
      - 開寶常普
  - 延慶奉璘
    - 智門守欽
  - 黃檗慧
    - 大安能
  - 踈山證
    - 鷹福思
  - 百丈安
    - 潭州延壽
  - 大安省
    - 護國志朗
  - 百丈超
    - 香爐峯瓊
  - 正勤蘊
    - 鏡龍滿
- 西湖和尚
- 文殊和尚
  - 鹽泉歸仁
    - 大陽堅
      - 石門聰

青陽通玄
- 洞山和尚
- 天王和尚（洪州）
- 三相和尚
- 五峯行繼
- 商州高明
- 西谿道淼

舒州白水
- 疎山和尚
- 黃檗令約
- 胖光遠
- 大安傳性
- 黃檗贏

青林師虔
- 石門獻蘊 ─ 石門慧徹
  - 石門紹遠
  - 靈竹守珍
  - 四面津
  - 承天義勤
  - 青峯義誠
  - 廣德智端
  - 石門均首座
  - 北禪懷感
  - 南禪聰
- 龍光諲

乾峯和尚
- 芭蕉和尚

禾山和尚
- 石藏慧炬
- 延慶通性

北禪契念

（今）聞傳燈作

- 廣德義和
  - 廣德延
    - 廣德周
  - 上泉和尚
- 龍牙居遁
  - 報慈藏嶼
    - 聖興存
  - 含珠審哲
    - 龍穴和尚
    - 大乘和尚
    - 延慶歸曉
    - 含珠眞
    - 含珠璋
    - 含珠偃
  - 白馬弘寂
- 幽棲道[閑]
  - 崇壽道欽
  - 觀音斌
- 華嚴休靜
  - 紫陵匡一
    - 紫陵微
      - 鳳翔大朗
      - 潭州新開
  - 北禪惟直
    - 廣福道隱
  - 化城和尚
    - 大湨和尚
- 九峯普滿
  - 同安威
    - 中同安志
    - 石鏡和尚
- 北院通
  - 香城和尚
    - 羅紋和尚
- 白馬遁儒
  - 青到和尚
  - 保福和尚
- 白水本仁
  - 瑞龍幼璋
    - 西川德言
  - 重雲智暉
- 欽山文邃
  - 上藍自古

九世 梁山緣觀

嗣同安志。〻進本九世爲五世。已下遞次準之。

十世 大陽警玄 江夏張氏子。避國諱改名警延。宋仁宗天聖五年丁卯七月十九日示寂。

藥山和昱

羅紋得珍

雲巖清眺

太守雷滿

十一世 投子義青 青社李氏子。宋神宗元豐六年五月四日示寂。

興陽清剖

福嚴審承

羅浮顯如

白馬歸喜

大陽慧

雲門靈運

雲頂海鵬

乾明機聰

四祖海

資福乘

覺城道齊

羅浮遠

洞山存

雲門寶印

太平慧空

安州延福

十二世 芙蓉道楷 沂州崔氏子。宋政和八年戊辰五月十四日示寂。

洞山雲

光化群

福應文

普賢標

十三世 丹霞子淳

寶峯惟照

淨因法成

石門元易

淨因自覺

天寧譜誧

熊耳慈

天寧齊璉

白水修已

普賢善秀

鹿門法燈

白馬熙

資聖南

洞山道微

龍門南

招提資

大洪恭

大智皎

靈巖慇

石門紹遠

十三世 丹霞子淳
劍州賈氏子宋徽宗宣和元年己亥春示寂

大哥和尚

梁山巖

道吾契詮

雲頂鑒

廣濟方

清居皓昇

澧州善來

襄州惠遠

隨州崇寶

十四世 天童正覺
隰州李氏子宋高宗紹興丁丑十月十七日示寂諡宏智塔曰

福嚴賢

承天宗

方廣詮

崇勝智聰

四祖處仁

大陽新

白馬歸春

晦叔王曙

梁山善冀

天平契愚

十五世 淨慈慧暉
號自得

鳳凰[illegible]釗

龍蟠曇廣

延洪善

大洪報恩
黎陽劉氏子未冠學方略擢上第後厭塵乞謝簪纓爲僧

聚侍者

十六世 華藏[illegible]祚

雪竇[illegible]雲

仗錫[illegible]堅

合州鑑

少林江

景山居

慧日南

齊州善應

西京尼道深

奉聖紹才

妙慧智安

太傅高世則

朝請崔公居士

提刑楊居士

大洪守遂

大洪智

天章樞

大陽且

善光璉

西禪遠

十七世 東谷光

直翁舉

〻進本十三世爲九世已下遞次準之

〻進本刪隨州一名爲歸宗列大陽之前

妙光
治平湡
武當佛巖
大乘昇
長蘆濟了
隨州修山主

烏巨光
雪竇聞宗
寶福悟
普權法智
石門法眞
瑞巖法恭
號石窗
廣慧法聰
光孝思徹
雪竇樣 號了堂
大洪法爲
長蘆琳 明州
能仁理
天童宗珏
龜山義初
保寧興譽
北山法通
長蘆妙覺
壽山德初
龍翔道暉

雪竇換
廣福道勤
翠巖宗靜
超化藻
保安超
淨慈重皎
淨慈堅璧
普照戒
雪竇智鑒

天童雲外岫
雪竇無印證
雪巖瑞
天童如淨
石林秀
孤蟾瑩

- 大陽滿
  - 上藍祖卿
  - 幽巖子詠
  - 能仁崇壽
  - 長蘆慧悟
  - 神光道新
  - 雪竇鑑
- 大洪慶預
  - 惠力悟
  - 雪峯慧深
  - 智門雅
  - 普照充
  - 薦福演
- 歸宗明

寶峯惟照
- 圓通德止
- 眞如道慧
- 智通景深
- 華藥智朋
- 烏巨如懿
- 仰山季
- 報恩通
- 薦福臻
- 天王聰藏主

- 雪庵瑾

- 淨因繼成
  - 吉祥法宣
    - 南華明
  - 護國守昌
  - 天封子歸
    - 東林通理
  - 妙峯雲
  - 金山堅
  - 天寧珂
  - 龍池預
  - 雙泉月
  - 龍王雲
  - 丹霞普月
  - 東京尼妙慧光
- 石門元易
  - 天衣法聰
    - 慧日法安
    - 護國欽
    - 吉祥元實
    - 投子道宣
    - 能仁普禧
    - 石佛宗革
  - 青原齊
  - 九頂慧普
  - 無爲義肇
  - 尼佛通
- 淨因自覺
  - 華嚴慧蘭
  - 亞松聖

已上五人嗣芙蓉道楷

- 大洪守遂
  - 大洪慶顯
    - 子陵祖濟

嗣大洪報恩

荊州公安愍

勝果道和
龍安世能
北禪宗覺
普寧祖悟
中巾山昭
壽寧守裥
橫山元經
白兆法通

青原下曹洞宗壽昌經法派世系圖

□□世 壽昌慧經 —— □□世 博山元來 □□世 □□世 □□世

嗣法未詳

青原下曹洞宗雲門澄法派世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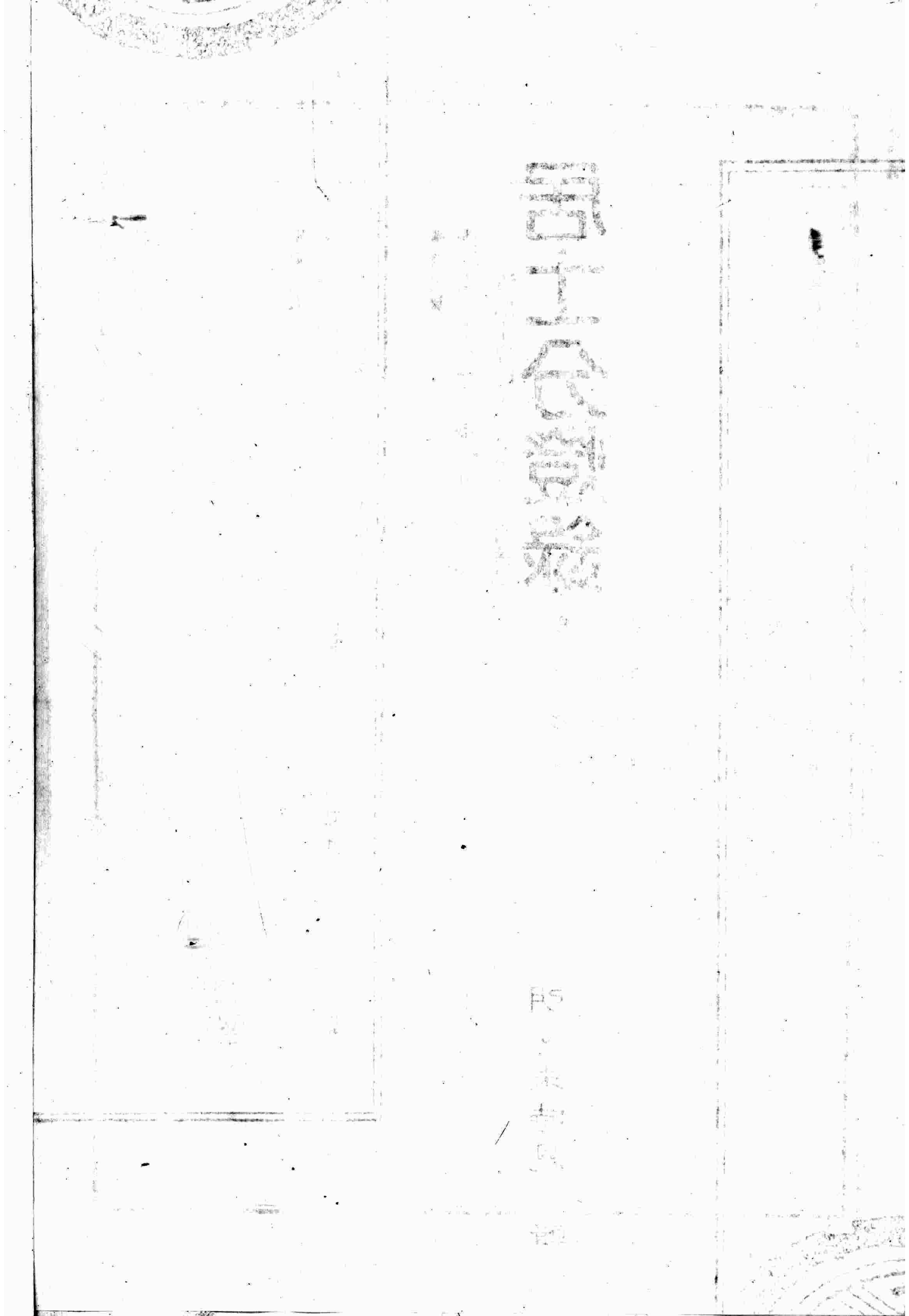
□□世 雲門圓澄 □□世 □□世 □□世 □□世

嗣法未詳

禪燈世譜卷九終

居士分燈錄

明・朱時恩 輯



居士分燈録

居士分燈錄叙

原夫祖遞傳燈燈相續覺照均融乎惠炬靈光徧矚於昏衢故古德高緇向上參求者息無明之業影亦有夙根利器精心學佛者出生死之火輪其派本師承重來應化往往妙臻聖解默契禪宗凡七十二人歷幾千百載誰爲拈取蒐核詮評惟我友朱我沾氏學彙華梵情泯智凡心爲般若之燈足廁雲棲之席緇研釋典弘願度人謂居士身與佛原非差別見如來性逢緣不礙無生如丁繁棄官求道張揮捨俗爲僧十地相期於馮亮三空見許於智林賦白牛於蒲菴論黃熊於子約居家學道屢見高賢倘能頓破塵樊力除見網闤闠物捨得十分方無滲漏解脫場展開一步便是菩提要使智刃飛芒心珠迸現分輝洞燭熄燼重燃斯足啓來嗣之傳薪揚祖風之衰燄矣我沾手錄繫贊名曰分燈意在斯乎意在斯乎余受而讎校披對欣然殆與往所著了義蓮宗並作迷津之寶筏頃復編佛祖綱目更溯法海之淵源從三十餘年來飽餐道味果爲開覺功臣繼七十二人後

直下承當再續分燈居士

廣岫居士王元瑞　題

居士分燈錄叙

眞如常寂而亦常照般若無分而無不分當其分有合之體萬燈原聚一燈當其合有分之用一燈倏散萬燈固非形相所可拘亦豈識情之能測我友心空從性體中樹光明幢於正法內燃無盡燈慨久遠之無徵謂傳述之可信四十一卷縷析條分既綱羅於綱目七十二人激揚大事且輝映於分燈不二門開金粟佛西江吸盡老龐翁一雙無事手不曾祇揖等閑滿院木樨香無端穿却鼻孔溺器五更踢翻拶出古人末後句頂門一聲霹靂喚起從前自家底蛙鳴月下驀然撞破乾坤盤湧日昇只討工夫婚嫁空裏八角磨盤藏身北斗心頭著手便判鐵漢參禪蜣蜋糞彈不換萬兩黃金山色溪聲渾是一場春夢有師承無師承王老師兒孫猶在是仙種非仙種守屍鬼悔錯用心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勘破一千七百則

公案當明中有暗當暗中有明眞如徧界不曾藏般若圜通而無礙忽若龍潭吹滅紙燈雲蓋不把火照且道是燈不是燈分即是不分即是咦心空一片婆心只向這裏出氣

如是居士張翼軫　題

自叙分燈錄緣起

如來正法眼藏首傳大迦葉乃至二十八傳菩提達磨遙觀震旦有大乘根器遂泛海而來磨傳惠可可傳僧粲粲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傳惠能能傳懷讓行思兩派兒孫五燈輝映若臨濟若雲門若潙仰若曹洞若法眼或孤峯頂上盤結草菴或十字街頭解開布袋明鏡當臺胡漢自現寶劒在手殺活臨時靑州衫乾屎橛疑議便乖擊石火閃電光轉盻即失至矣盡矣無得而上焉然考當時法道盛行有主化者必有分化者主化者如上所述具載傳燈分化者則有如維摩詰龐道玄張無盡宋景濂輩秘大現小帶水拖泥不壞假名而談實相斯亦悲願弘廣混俗利生之遐軌巳余故略採內典旣成佛祖綱目四十一卷復輯居士中師承有據及應化再來者七十二人爲分燈錄二卷分燈者乃余結集時夢見舍利弗尊者之所標也儻謂是書非無盡燈亦非非無盡燈而欲揭之以光照來玆乎雪竇有云三十三人入虎穴予亦云七十二人出龍窟即今書在這裡還識龍麽透網金鱗休云滯水無所有月波澄有處無風浪起參

崇禎辛未陽生日　雲間朱時恩　謹序

居士分燈錄目錄

上卷

居士分燈錄目錄終

夾註輔教編序

宋　濂

天生東魯西竺二聖人化導烝民雖設教不同其使人趨於善道則一而已爲東魯之學者則曰我存心養性也爲西竺之學者則曰我明心見性也究其實雖若稍殊世間之理其有出一心之外者哉傳有之東海有聖人出焉其心同其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其心同其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其心同其理同也是則心者萬理之原大無不包小無不攝能充之則爲賢知反之則愚不肖矣覺之則爲四聖反之則六凡矣世之人但見修明禮樂刑政爲制治之具持守戒定慧爲入道之要一處世間一出世間有若氷炭晝夜之相反殊不知春夏之伸而萬彙爲之欣榮秋冬之屈而庶物爲之藏息皆出乎一元之氣運行氣之外初不見有他物也達人大觀洞然八

荒無藩籬之限無戸閾之封故其吐言持論不事形迹而一趨於大同小夫淺知肝膽自相胡越者惡足以與於此哉宋有大士曰鐔津嵩禪師實洞山聰公之法嗣以二氏末流之弊或不相能也取諸書會而同之曰原教曰廣原教曰勸書曰孝論而壇經贊附焉復恐人不悉其意自注釋之名之爲輔教編若禪師者可謂攝萬理於一心者矣予本章逢之流四庫書頗嘗習讀逮至壯齡又極潛心於內典往往見其說廣博殊勝方信柳宗元所謂與易論語合者爲不妄故多著見於文辭間不知我者或戟手來詆訾予噤不答但一笑而已今因虛白杲公重刻是編其有功學者甚大故執筆言之嗚呼孰能爲我招禪師於常寂光中相與論儒釋之一貫也哉獨視霄漢悠然遐思者久之

重刻護法論題辭　宋　濂

護法論者宋大學士張天覺之所撰也端文禪師重刻諸梓請濂爲序其首簡序曰嗚呼妙明眞性有若太空不拘方所初無形段沖澹而靜寥漠而清出焉而不知其所終入焉而不知其所窮與物無際圓妙而通當是時無生佛之名無自他之相種種含攝種種無礙尙何一法之可言哉奈何太樸既散誕勝眞漓營營逐物惟塵緣業識之趣正如迷人身陷大澤烟霧晦冥蛇虎縱橫競來追人欲加毒害披髮狂奔不辨四維西方大聖人以慈憫故三乘十二分教不得不說此法之所繇建立也衆生聞此法者遵而行之又如得見日光逢善勝友爲驅諸惡引登康衢即離怖畏而就安隱其願幸孰加焉不深德之反從而詆之斥之是猶挾利劍以自傷初何損於大法歟嗚呼三皇治天下也善用時五帝則易以仁信三王又更以智勇蓋風氣隨世而遷故爲治者亦因時而馭變焉成周以降昏嚚邪僻翕然竝作縲紲不足以爲囚斧鑕不足以爲威西方聖人歷陳因果輪迴之說使暴强聞之赤頸汗背逡巡畏縮雖螻蟻不敢踐履豈不有補治化之不足柳宗元所謂陰翊王度者是已此猶言其粗也其上焉者爛然內觀匪即匪離可以脫卑濁而極高明超三界而躋妙覺誠不可誣也

奈何詆之奈何斥之世之人觀此論者可以悚然而思惕然而省矣雖然予有一說弁爲釋氏之徒告焉棟宇堅者風雨不能漂搖榮衛充者疾病不能侵凌緇衣之士盍亦自反其本乎予竊怪夫誦佛陀言行外道行者是自壞法也毗尼不守軌範是棄者是自壞法也增長無明嗔恚不息者是自壞法也傳曰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尙誰尤哉今因禪師之請乃懇切爲緇素通言之知我罪我予皆不能辭矣

宋景濂護法錄堪續傳燈茲於簡首略載二篇以便觀覽其護教編後記一篇具載綱目卷初

大慧禪師示眞如道人書

火宅塵勞何時是了安樂得一日便是千萬日樣子也於一日中心不馳求不妄想不緣諸境便與三世諸佛諸大菩薩相契不著和會自然成一片矣世尊說火宅喩正爲此也經云是舍惟有一門而復狹小諸子幼稚未有所識戀著戲處或當墮落爲火所燒我當爲說怖畏之事具在經中是舍惟有一門而復狹小謂信根狹劣在火宅中無智慧而戀著塵勞之事爲樂不信有出火宅露地而坐清淨妙樂故也若在其中信得及識得破不戀著幼稚戲處心不馳求不妄想不緣諸境卽是火宅塵勞便是解脫出三界之處何以故佛不云乎於一切境無依無住無有分別明見法界廣大安立了諸世間及一切法平等無二故遠行地菩薩以自所行智慧力故出過一切二乘之上雖得佛境界藏而示住魔境界雖超魔道而現行魔法雖示同外道行而不捨佛法雖示隨順一切世間而常行一切出世間法此乃火宅塵勞中眞方便也學般若人捨此方便而隨順塵勞定爲魔所攝持又於隨順境中强說道理謂煩惱卽菩提無明卽大智步步行有口口談空自不責業力所牽更教人撥無因果便言飮酒食肉不礙菩提行盜行婬無妨般若如此之流邪魔惡毒入其心腑都不覺知欲出塵勞如潑油救火可不悲哉塵勞之儔爲如來種教有明文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花卑濕淤泥乃生此花在火宅塵勞中頭出頭沒受無量苦忽於苦中而生厭離始發無上菩提之心塵勞之儔爲如來種

正謂此也俗人學道與出家兒逈然不同出家兒自小遠離塵勞父母不供甘旨六親固以棄離身居淸淨伽藍目覩紺容聖相念念在道心心無間所觀底書無非佛書所行底事無非佛事不見可欲受佛禁戒佛所讚者方敢依而行之佛所訶者不敢違犯有明眼宗師可以尋訪有良朋善友可以咨決縱有習漏未除者暫時破佛律儀已爲衆所擯斥以俗人較之萬不及一俗人在火宅中四威儀內與貪欲嗔恚痴爲伴侶所作所爲所聞所見無非惡業然若能於此中打得徹其力却勝我出家兒百千萬億倍打得徹了方可說煩惱卽菩提無明卽大智本來廣大寂滅妙心中淸淨圓明蕩然無一物可作障碍如太虛空一般佛之一字亦是外物況更有塵勞煩惱恩愛作對待耶在火宅中打得徹了不須求出家造妖揑怪毁形壞服滅天性絶祭祀作名教中罪人佛不教人如此只說應以佛身得度者卽現佛身而爲說法應以宰官身得度者卽現宰官身而爲說法乃至應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身得度者卽皆現之而爲說法又云治世産業皆順正理與實相不相違背但只依本分隨其所證化其同類同入此門便是報佛深恩也但念念不要間斷莫管得不得便是夙與般若無緣今生未打得徹臨命終時亦不被惡業所牽於日用二六時中亦不被塵勞所困後世出頭來亦得現成受用學道無他術以悟爲則今生若不悟儘捱到盡未來際常存此心今生雖未悟亦種得般若種子在性地上世世不落惡趣生生不失人身不生邪見家不入魔軍類況忽然心花發明耶當此之時三世諸佛證明有分諸大祖師無處安著非是強爲法如是故眞如道人欲學此道但只依此做工夫久久自然撞著矣如上所說乃一期應病與藥耳若作實法會又却不是也古人云見月休觀指歸家莫問程寫至此興雖未已而紙已盡且截斷葛藤

心空曰大慧此書分明是一卷維摩經在家居士若不依此修行管取臘月三十日手忙脚亂

蓮池大師法語

華嚴不如艮卦

宋儒有言讀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此說高明者自知其謬庸劣者遂信不疑開邪見門塞圓乘路言不可不愼也假令說讀一部易經不如看一艮卦然且不可況佛法耶況佛法之華嚴耶華嚴具無量門諸大乘經猶是華嚴無量門中之一門耳華嚴天王也諸大乘經侯封也諸小乘經侯封之附庸也餘可知矣

儒佛配合

儒佛二教聖人其設化各有所主固不必岐而二之亦不必强而合之何也儒主治世佛主出世治世則自應如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足矣而過於高深則綱常倫理不成安立出世則自應窮高極深方成解脫而於家國天下不無稍疎蓋理勢自然無足怪者若定謂儒卽是佛則六經論孟諸典燦然備具何俟釋迦降誕達磨西來定謂佛卽是儒則何不以楞嚴法華理天下而必假羲農堯舜創制於其上孔孟諸賢明道於其下故二之合之其病均也雖然圓機之士二之亦得合之亦得兩無病焉又不可不知也

佛性

經言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孟子之闢告子也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有執經言而非孟子予以爲不然皆有佛性者出世盡理之言人畜不同者世間見在之論兩不相礙是故極本窮源則螻蟻蠛蠓直下與三世諸佛平等不二據今見在則人通萬變畜惟一知何容並視豈惟人與畜殊犬以司夜有警則吠若夫牛卽發扃鑽穴踰墻斬關且安然如不聞見矣犬牛之性果不齊也而況於人乎萬材同一木也而梧檟枳棘自殊百川同一水也而江湖溝渠各別此同而未嘗不異異而未嘗不同者也如執而不通則世尊成正覺時普見一切衆生成正覺今日何以尙有衆生

王介甫

介甫擬寒山詩有云我曾爲牛馬見草荳歡喜又曾爲女人歡喜見男子我若眞是我祇合常如此區區轉易間莫認物爲己介甫此言信是有見然胡不云我曾聞諛言入耳則歡喜又曾聞讒言喜滅而嗔起

我若眞是我祇合常如此區區轉易間莫認物爲已而乃悦諛惡讜依然認物爲已耶故知大聰明人説禪非難而得禪難也

解禪偈

温公作解禪偈眞學佛不明理者之龜鑑也但其以言行可法爲不壞身仁義不斷爲光明藏特一時救病語非不易之論夫謹言行修仁義在世間誠可貴重然豈便是金剛不壞之身神通大光明藏何言之易也又以君子坦蕩蕩爲天堂小人長戚戚爲地獄理則良然而亦有執理失事之病豈得謂愚痴卽牛羊凶暴卽虎豹此外更無眞實披毛帶角之牛羊利牙鋸爪之虎豹乎吾恐世人見温公辭致警妙必大悦而深信其流之弊撥無因果乃至世善自足不復知有向上事則此偈本以覺人反以誤人不可不聞

范景仁

景仁自謂吾二十年㬪不起一思慮景仁之爲賢者信矣然二十年之久不生一念或未易及此顔子尚僅三月不違則三月外容有念生趙州尚假四十年方成一片則未成一片時容有念生如景仁者得無麤念雖無微細思慮潛滋暗發而不自覺歟吾非輕視景仁蓋恐得少爲足而預以自警也

衣帛食肉

晦菴先生闢佛空谷力爲辨駁矣雖然晦菴亦有助佛揚化處不可不知也其解孟子曰五十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夫獸毛蠶口害物傷慈佛制也必五十乃衣帛則衣帛者鮮矣食肉者斷大慈悲種子佛制也必七十乃食肉則食肉者鮮矣今孩提之童固已裘純纊衛其形烹肥割鮮飫其口㬪不待壯而況老乎使晦菴之説行寧不爲佛法少助咎晦菴者不之察吾故爲闡之

護法

人知佛法外護付與王臣而未知僧之當其護者不可以不愼也護法有三一曰興崇梵刹二曰流通大教三曰奬拔緇流曷言乎愼也護刹者梵刹果爾屬寺產豪强占焉奪而復之理也有如考諸圖籍則疑

似不明傳之久遠則張王互易以勢取之可乎喜捨名爲吉祥地力不歒而與者謂之寃業藪若僧惟勸化有力大人以恢復舊刹爲大功德主而不思佛固等視衆生如羅睺羅殃民建刹卽廣踰千頃高淩九霄旃檀爲材珠玉爲飾佛所悲憐而不喜者也有過無功不可不愼一也護教者其所著述果爾遠合佛心近得經旨贊嘆而傳揚之理也有如外道迂談胸臆偏見過爲稱譽可乎若僧惟乞諸名公作序作跋而不思疑悞後學有過無功不可不愼二也護僧者其僧果爾眞參眞悟具大知見者尊而禮之實心實行操持敦確者信而近之理也有如虗頭禪客下劣庸流亦尊之信之可乎若僧惟親附貴門冀其覆庇而綿纊錦繡以裹癰疽祇益其毒有過無功不可不愼三也是則王臣護法而僧壞法也悲夫

答孫無高居士廣抑

來問近日持戒頗嚴雖小德未盡瑩而大德已無犯此外更有一二語可爲終身之銘者乎昔子貢問一言終身夫子以恕答之今日戒之一言銘以終身罄無不盡所以者何良以攝心卽是戒故若向心地法門中會得便一切具足尙何論戒之持與不持如其不然須一一依教奉行經云攝心爲戒因戒生定因定發慧定慧者佛之全果也卽定而慧則寂而常照卽慧而定則照而常寂常寂常照名常寂光而資始於戒戒之時大矣哉戒有多種優婆塞五戒沙彌十戒比丘二百五十戒菩薩十重四十八輕戒乃至三千威儀八萬細行而約其大綱則五戒爲根本儒亦時言戒戒雖未備而默與佛制合子曰君子有三戒戒色則婬戒所攝戒鬪則殺戒所攝戒得則盜戒所攝婬殺盜三者爲戒中之至要故舉要以槩其餘而言忠信不及亂以攝酒妄亦所以預養此戒而弗使之縱也但儒之戒疎佛之戒密佛制殺戒微及蜎蠕而儒止曰無故殺牛羊犬豕等不曰不殺止曰釣不綱弋不宿不曰不釣不弋又極之則纔有忿嫉卽殺戒不淨眼取色耳取聲卽盜戒不淨隔壁聞釵釧聲卽婬戒不淨至是則身心俱斷事理雙盡矣今日處家爾中業公車行將有社稷民人之寄其持戒豈能

一一與剃髮染衣者例論則微細條章不能全持未爲破戒惟責於心學大頭腦處著力一旦脫然悟去則咳唾掉臂無不是清淨毗尼矣但不可未得謂得而發狂解便道飲酒食肉不礙菩提行盜行婬無妨般若而墮落魔羅境界耳果能時時返照刻刻提撕向本參念佛話頭上做工夫則不惟日後有發明在卽今目前便自得力日用中有主宰不隨物轉縱居聲色名利之場妻子眷屬日夕相接不妨與世推移混俗和光自然出淤泥而不染是謂塵中大解脫門也以此自利以此利他何往不善哉 蓮池大師法語畢

居士分燈錄卷上

雲間 心空 朱時恩 輯

同郡 心岫 王元瑞 閱

維摩詰 釋迦會下法王子

中天竺毗耶離城有長者名維摩詰已曾供養無量諸佛深植善本得無生忍辨才無礙遊戲神通欲度人故以善方便居毗耶離其以方便現身有疾廣爲說法佛告文殊師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於是文殊師利與諸菩薩大弟子衆入毗耶離維摩詰以神力空其室內除去所有及諸侍者惟置一床以疾而臥文殊師利既入其舍維摩詰言善來文殊師利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文殊師利言如是居士若來已更不來若去已更不去所以者何來者無所從來去者無所從去所可見者更不可見維摩詰謂衆菩薩言諸仁者云何菩薩入不二法門三十二菩薩各各說已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嘆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眞不二法門說法已竟維摩詰語文殊師利可共見佛卽以神力持諸大衆並師子座置於右掌往詣佛所到已著地稽首佛足右遶七匝一心合掌在一面立舍利弗問汝於何沒而來生此維摩詰言汝所得法有沒生乎舍利弗言無沒生也若諸法無沒生相云何問言汝於何沒而來生此舍利弗沒者爲虛誑法敗壞之相生者爲虛誑法相續之相菩薩雖沒不盡善本雖生不長諸惡時

佛告舍利弗有國名妙喜佛號無動是維摩詰於彼國沒而來生此舍利弗言未曾有也世尊是人乃能捨淸淨土而來樂此多怒害處維摩詰語舍利弗於意云何日光出時與冥合乎答曰不也日光出時則無衆冥維摩詰言夫日何故行閻浮提答曰欲以明照爲之除冥維摩詰言菩薩如是雖生不淨佛土爲化衆生不與愚暗而共合也但滅衆生煩惱暗耳時大衆渴仰欲見妙喜世界無動如來及其聲聞之衆佛告維摩詰善男子爲此衆會現妙喜國無動如來及諸菩薩聲聞之衆衆皆欲見於是維摩詰入於三昧現神通力以其右手斷取妙喜世界置於此處時妙喜世界於此國所應饒益其事訖已還復本處

贊曰余觀維摩詰蓋毗耶一老居士也然釋迦會中如文殊師利舍利弗等猶且曰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曰彼上人者難爲酬對抑何門庭高峻至此極乎黃檗云維摩者淨名也淨者性也名者相也性相不異故號淨名諸大菩薩所表者人皆有之不離一心悟之則是似又不勞彈指直下便是維摩矣乃傳燈所載達磨兒孫滿天下其自居士眞參實悟者數十人外無聞焉此又何以說歟白雲端云一箇兩箇百千萬屈指尋文數不辨暫時留在暗窗前明日爲君重計算咄維摩來也

傅大士 彌勒化身

傅大士諱翕義烏人丁丑五月八日示生於雙林鄉傅宣慈家年十六娶劉氏女名妙光生二子普建普成會有天竺僧嵩頭陀曰我與汝毗婆尸佛所發誓今兜率宮衣鉢現在何日當還因命臨水觀影見圓光寶蓋大士笑謂之曰爐鞴之所多鈍鐵良醫之門足病人度生爲急何思彼樂乎嵩指松山頂曰此可棲矣大士躬耕而居之嘗見釋迦金粟定光三如來放光襲其體大士乃曰我得首楞嚴定遂捨田宅因雙檮樹而創寺名曰雙林日嘗營作夜則行道復感七佛相隨釋迦引前維摩接後惟釋尊數顧共語爲我補處也其山頂黃雲盤旋若蓋因號黃雲山梁武帝大通六年正月大士遣弟子傅暀致書武帝太樂令何昌以聞武帝遽遣詔迎既至大士星冠儒履披

法服以見帝問佛耶大士默指冠問道耶又默指履又問儒耶又默指袈裟問從來師事何人曰從無所從來無所來師事亦爾一日武帝於壽光殿講金剛經聖師曰大士能耳帝卽請大士大士纔陞座以尺揮案一下便下座帝愕然聖師曰陛下還會麼帝曰不會聖師曰大士講經竟陳大建元年己丑有慧和法師不疾而終嵩頭陀亦於柯山靈巖寺入滅大士懸知曰嵩公兜率待我決不可久留也時四側花木方當秀實欻然枯瘁四月二十四日示衆曰此身甚可厭惡衆苦所集須愼三業精勤六度若墮地獄卒難得脫常須懺悔又曰吾去已不得移寢床七日當有法猛上人持像及鐘來鎭於此弟子問滅後形體若爲曰山頂焚之又問不遂何如曰愼勿棺歛但壘甓作壇移尸於上屏風周繞絳紗覆之上建浮圖以彌勒像鎭之又問諸佛滅度皆說功德師之發跡可得聞乎曰我從第四天來爲度汝等次補釋迦及傅普敏文珠慧集觀音何昌阿難同來贊助故大品經云有菩薩從兜率天來諸根猛利疾與般若相應吾身是也言訖趺坐而終世壽七十二後七日果有法猛上人持織成彌勒像及九乳鐘來留鎭龕所須臾不見　大士心王銘曰觀心王空玄妙難測無形無相有大神力能滅千災成就萬德體性雖空能施法則觀之無形呼之有聲爲大法將心戒傳經水中鹽味色裏膠靑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心王亦爾身內居停面門出入應物隨情自在無礙所作皆成了本識心識心見佛是佛是心是心是佛念念佛心佛心念佛欲得蚤成戒心自律淨律淨心心卽是佛除是心王更無別佛欲求成佛莫染一物心性雖空貪嗔體實入此法門端坐成佛到彼岸已得波羅蜜慕道眞士自觀自心知佛在內不向外尋卽心卽佛卽佛卽心心明識佛曉了識心離心非佛離佛非心非佛莫測無所堪任執空滯寂於此漂沈諸佛菩薩非此安心明心大士悟此玄●音身心性妙用無更改是故智者放心自在莫言心王空無性體能使色身作邪作正非有非無隱顯不定心性離空能凡能聖是故相勸好自防鎭剎那造作還復漂沈淸淨心智如世黃

●音一作旨

金般若法藏竝在身心無爲法實非淺非深諸佛菩薩了此本心有緣遇者非去來今　偈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　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鎭相隨語默同居止纖毫不相離如身影相似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　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

贊曰華嚴會上樓閣門開兜率宮中衣鉢現在或携布袋鬧市裏等箇人或賣笊籬街坊頭隨緣去是事且置祇如梁王殿上講經與龍華三會所說之法是同是別急著眼看莫待彌勒佛下生

楊衒之 初祖達磨法嗣

期城太守楊衒之蚤慕佛乘問初祖達磨曰西天五印師承爲祖其道如何祖曰明佛心宗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又問此外如何祖曰須明他心知其今古不厭有無於法無取不賢不愚無迷無悟若能是解故稱爲祖又曰弟子歸心三寶亦有年矣而智慧昏蒙尙迷眞理適聽師言罔知攸措願師慈悲開示宗旨祖知其懇到自說偈曰亦不覩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勤措亦不捨智而近愚亦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兮過量通佛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躔超然名之曰祖衒之聞偈悲喜交併曰願師久住世間化導群有祖曰吾即逝矣不可久留根性萬差多逢患難衒之曰未審何人弟子爲師除得祖曰吾以傳佛秘密利益迷途害彼自安必無此理衒之曰師若不言何表通變觀照之力祖不獲已乃爲讖曰江槎分玉浪管炬開金鎖五口相共行九十無彼我衒之聞語莫究其端默記於懷禮辭而去

贊曰達磨承記西來意其別有秘旨乃考當世提綱第日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而已夫克復一貫清淨無爲不無直指而九年面壁獨稱單傳毋乃自立門戶歟噫是不然如來滅後法弱魔强若非親提正印遠稟遺囑縱闕里儒童苦縣迦葉尙不能以菩薩應身令末法信受況其下焉者耶余觀楊衒之不過一俗漢而纔參達磨便爾悲喜交併何見性成佛如斯之易也今雖去聖時遙而本源自性天眞佛人人咸具獨衒之也歟哉

向居士（二祖慧可法嗣）

向居士幽棲林野木食澗飲北齊天保初聞二祖慧可盛化乃致書通好曰影繇形起響逐聲來弄影勞形不識形爲影本揚聲止響不知聲是響根除煩惱而趣涅槃喻去形而覓影離衆生而求佛果喻默聲而尋響故知迷悟一途愚智非別無名作名因其名則是非生矣無理作理因其理則爭論起矣幻化非眞誰是誰非虛妄無實何空何有將知得無所得失無所失未及造謁聊申此意伏望答之二祖命筆廻示曰備觀來意皆如實眞幽之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謂瓦礫豁然自覺是眞珠無明智慧等無異當知萬法卽皆如愍此二見之徒輩申辭措筆作斯書觀身與佛不差別何須更覓彼無餘居士捧披祖偈乃伸禮覲密承印記

贊曰向居士直捷見諦暗合孫吳然非二祖印證不免天然外道

李通玄長者（華嚴大士）

長者李通玄唐宗室子美髭髯朗眉目丹唇紫腮冠樺皮衣麻衣長裙博袖散腰徒跣而行每旦服棗十顆栢葉餅如匕大者一枚開元七年太原高仙奴館之齋中終日濡毫臨紙未嘗接人事逾三年遷馬氏古佛堂側閱十年忽負經書而去行三十里偶一虎當途馴伏玄撫之曰吾將著論釋華嚴經汝能爲擇棲止處否卽以經囊負其背隨至神福山原下土龕前蹲駐玄取囊置龕虎搖尾而去龕廣六七肘玄著論每夕口出白光代燭有二女子布衣白巾汲水炷香食時具膳齋畢徹去如是五載著論已遂滅跡不見開元庚辰三月閒一日出山遇里人高會玄就語曰汝等好住吾將歸矣衆驚異有送入山者至龕而謝遣之是夕烟雲凝布巖谷震蕩有二白鶴翔空哀唳其餘飛走悲鳴滿山翌日里人往候則已蛻坐示寂矣壽九十五著華嚴等論行於世

贊曰普菴禪師嘗誦華嚴論至達本情亡知心體合豁然大悟卽說偈曰捏不成團撥不開何須南嶽又天台六根門首無人用惹得胡僧特地來心空讀此偈不覺失笑笑箇什麼南嶽天台

龐居士 馬祖道一法嗣

龐居士諱蘊字道玄襄陽人父任衡陽太守士建菴修行於宅西數年全家得道後捨菴下舊宅為寺唐貞元間用船載家財數萬麋於洞庭湘右鬱湖中流自是生涯惟一葉士有妻及一男一女女名靈照常鬻竹器以供朝夕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圞頭共說無生話時江西有馬祖南嶽有石頭士初謁石頭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頭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一日問曰子見老僧以來日用事作麼生士曰若問某甲日用事直下無開口處頭曰知子恁麼方始問子士遂呈偈曰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為號丘山絕點埃神通竝妙用運水及搬柴頭然之曰子以緇耶素耶士曰願從所慕遂不剃染後參馬祖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士於言下頓領玄旨呈頌曰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自是機鋒電掣諸方無禦一日問祖曰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此理如何祖曰我這裏無水亦無舟說什麼筋骨又一日問祖曰不取本來人請師高著眼祖直下覷士曰一種沒絃琴惟師彈得妙祖直上覷士作禮祖歸方丈士隨後入曰弄巧成拙後至藥山山問一乘法中還着得這箇事麼士曰只了日求升合不知還著得這箇事麼山曰居士還見石頭得麼士曰拈一放一不是好手山曰老僧住持事多士便珍重山曰拈一放一是老僧士曰好箇一乘問宗今日失却去也山曰是是士盤桓既久遂辭藥山山命十禪客相送時值雪下士指雪曰好雪片片不落別處有全禪客曰落在甚處士遂與一掌全曰也不得草草士曰恁麼稱禪客閻羅老子未放汝在全曰居士作麼生士又打一掌曰眼見如盲口說如啞丹霞天然禪師來訪見靈照洗菜次霞曰居士在否照放下菜籃叉手而立又問居士在否照提籃便行霞遂回須臾士歸照舉前話士曰丹霞在否照曰去也士曰赤土塗牛嬭霞復來士見霞不起亦不言霞豎起拂子士豎起槌子霞曰只恁麼更別有士曰這回見師不似於前霞曰

不妨減人聲價士曰比來折你一下霞曰恁麼則啞却天然口也士曰你啞繇本分累我亦啞霞擲下拂子而去士召曰然闍梨然闍梨霞不顧士曰不惟患啞兼更患聾又一日霞訪士至門相見霞問居士在否曰飢不擇食霞曰龐老在否曰蒼天蒼天便入宅去霞曰蒼天蒼天便回又霞問昨日相見何似今日士曰如法舉昨日事來作箇宗眼霞曰祇如宗眼還著得龐公麼曰我在你眼裡霞曰某甲眼窄何處安身曰是眼何窄是身何安霞不顧士曰更道一轉便得此話圓霞亦不顧士曰就中這一句無人道得一日士訪霞向霞前叉手立少時便出去霞不顧士却來坐霞却向士前叉手立少時便入方丈士曰汝入我出未有事在霞曰這老翁出出入入有甚了期曰略無些子慈悲霞曰引得箇漢到這田地曰把什麼引霞拈起士幞頭曰恰似箇老師僧士拈幞頭安霞頭上曰恰似箇少年俗人霞應諾三聲士曰猶有昔時氣息在霞抛下幞頭曰大似一箇烏紗巾士亦應諾三聲霞曰昔時氣息爭忘得士彈指三下曰動天動地又一日士與霞行次見一泓水指曰得恁麼也還辨不出霞曰的箇辨不出士以手戽水潑霞三徧霞曰莫恁麼莫恁麼士曰須恁麼須恁麼霞亦戽水潑士曰正恁麼時堪作箇甚麼士曰無物外霞曰得便宜者少士曰誰是落便宜者一日霞見士來便作走勢士曰猶是抛身勢怎生是嚬呻勢霞便坐士以拄杖畫地作七字霞於下面劃箇一字士曰因七見一見一忘七霞便起去士曰更坐少時尚有第二句在霞曰向這裡著語得麼士遂哭出去一日到仰山問久響仰山到來為甚却覆山竪起拂子士曰恰是山曰是仰是覆士打露柱曰雖然無人也要露柱證明山擲拂子曰若到諸方一任舉似一日賣笊籬下橋喫撲照見亦去身邊臥士曰你作甚麼照曰見爹倒地特來扶起士曰賴是無人見士坐次問照曰古人道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作麼生照曰老老大大作箇語話士曰你作麼生照曰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士乃笑一日菴中獨坐驀地曰難難難十石油麻樹上攤龐婆接聲曰易易易如下眠床脚踏地

出離中

照曰也不難也不易百卓頭上祖師意士於元和初方寓襄陽棲止巖竇時州牧于頔得居士篇深加慕異乃伺便就謁如宿善友往來無間士將入滅謂照曰幻化無實隨汝所緣可出視日蚤晚及午以報照出戸遽報曰日已出矣而有蝕焉可試暫觀士曰有之乎曰有之士避席臨窓照卽登父座合掌坐亡士回見笑曰我女鋒捷矣乃拾薪營後事于是更延七日頔往問安士以手藉頔之膝流眄良久曰但願空諸所有愼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又說偈曰空華落影陽燄翻波言訖異香滿室端躬若思頔亟追呼已長往矣頔乃如法荼毗旋遣使人報諸妻子龐婆曰這愚痴女與無智老漢不報而去是可忍也因往告子見劚畬曰龐公與靈照去也子釋鋤應曰嗄良久亦立而亡母曰愚子癡一何甚也亦以焚化衆皆奇之未幾龐婆徧詣鄕閭告別歸隱自後沈跡杳然莫有知其所歸者

贊曰馬駒四脚踏殺天下老龐一口吸盡西江這兩箇老漢把佛祖以來相傳家活蕩費無遺令後代兒孫一貧如洗又豈止棄家珍沈湘漢而已哉

又贊曰洞山价曰貪嗔癡太無知果賴今朝捉得伊行卽打坐卽槌分付心王仔細推無量劫來不解脫問汝三人知不知咄洞山漏逗不少神鼎諲云貪嗔癡實無知十二時中任從伊行卽住坐卽隨分付心王無可為無量劫來元解脫何須更問知不知咄神鼎亦漏逗不少老龐云莫求佛兮莫求人但自心裏莫貪嗔貪嗔癡病前頭盡便是如來的的親咄龐公漏逗不少心空云人卽佛兮佛卽人本來何處是貪瞋威獰獅子頻哮吼那管如來親不親咄心空亦漏逗不少

三世諸佛出世歷代祖師傳心無非為此一大事因緣大事未明乃至頭出頭沒輪迴塵劫無有了期者良繇毒氣深入命根不斷耳龐老子乃釋迦佛補處應身而一部語錄惓惓勸人拔除三毒如云貪瞋不肯捨徒勞讀釋經又云貪瞋癡病盡便是世尊兒又云捻取三毒箭扨折一時空如是叮嚀不一而足所以者何三毒盡時命根便斷命

根若斷便與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同遊寂滅性海

圓悟勤公三毒總頌云妄想渾餘三箇漢牽拖六道四生中倏然調伏無功用端與毗盧性海通

居士又云

世間最上事　惟有修道强　若悟無生理
三界自消亡　蘊空妙德現　無念是淸涼
此卽彌陀土　何處覓西方
惡心滿三界　口卽念彌陀　心口相違背
群賊轉轉多　一塵起萬境　倏忽遍娑婆
色聲求佛道　結果盡成魔　妙智作心師
識是不受塵　心亦不顚狂　動用五種香
名爲破有王　須臾證六度　釋迦無量壽
此矣眞極樂　亦是眞西方
同居此道場
慚愧好意根　無自亦無他　無自身無垢
無他塵不加　常居淸淨地　知有不能過
舊時惡知識　總見阿彌陀
十方同一等　此是眞如寺　裏有無量壽

本來無名字　凡夫不入理　心緣世上事
乞錢買瓦木　蓋他虛空地　却被六賊驅
背却眞如智　終日受艱辛　妄想圖名利
如此學道人　累劫終不至
四性同一舍　三身同一室　一切惡知識
總見彌陀佛
說事滿天下　入理實無多　常被有爲縛
何日見彌陀
一念心淸淨　處處蓮花開　一花一淨土
一土一如來

心空曰士大夫高明特達者或喜談禪而薄淨土殊不知禪者淨土之禪淨土者禪之淨土也龐公掣電之機諸方畏憚而吐爲詩句則自性彌佗之旨又諄諄開示噫可以思矣

韓愈字退之官刑部侍郞唐憲宗遣使迎佛骨入禁中王公士庶奔走膜拜騰蹈係路愈上表極諫帝大怒將抵之死裴度崔群請少寬假乃貶潮州刺史到潮之初以表勸帝東封泰山久而無報鬱

鬱不樂聞大顛禪師道德名重三以書招乃至留數十日或入定數日方起愈甚敬焉後復造顛之廬訪道一日問和尚春秋多少顛提起數珠曰會麼愈曰不會顛曰晝夜一百八愈不曉次日再來至門前見首座舉前話問意旨如何座叩齒三下及見顛理前問顛亦叩齒三下愈曰元來佛法無兩般顛曰是何道理愈曰適來問首座亦如是顛乃召首座問是汝如此對否曰是顛乃打趁出院愈一日白顛曰弟子軍州事繁佛法省要處乞師一語顛良久愈罔措時三平爲侍者乃敲禪牀三下顛曰作麼平曰先以定動後以智拔愈曰和尚門風高峻乃於侍者邊得箇入處攺袁州刺史留衣二襲而別答尙書孟簡書稱顛頗聰明識道理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雖不盡解其語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往來

心空曰退之退之雖不盡解畢竟誰解誰不解

崔群　徑山法欽禪師法嗣

崔群武城人未冠舉進士累官翰林學士參徑山法欽禪師問弟子欲出家得否欽曰出家乃大丈夫之事非將相之所能爲群於言下有省唐憲宗朝出爲湖廣觀察使纔至任便訪如會禪師問曰師以何得會曰以見性得時會方病眼群曰既云見性其奈眼何會曰見性非眼眼病何害群稽首稱謝穆宗朝超拜吏部尙書封趙公

贊曰崔趙公且置如何是大丈夫出家事休休大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甘贄　南泉普願禪師法嗣

池州甘贄行者一日入南泉設齋黃蘗運爲首座贄請施財運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贄曰恁麼道爭消得某甲䞋便將出去須臾復入曰請施財運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贄乃行䞋又一日入寺設粥仍請南泉念誦泉乃白椎曰請大衆爲狸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蜜贄拂袖便出泉粥後問典座贄在甚處座曰當時便去也泉乃打破鍋子贄常接待往來有僧問曰行者接待不易贄曰譬如餧驢餧馬僧休去有住菴僧緣化什物贄曰有一問若道得卽施乃書心

字問是甚麼字曰心字又問妻甚麼字妻曰心字贊曰某甲山妻亦合住菴僧無語贊亦無施又問一僧甚麼處來曰潙山來贊曰曾有僧問潙山如何是西來意潙山舉起拂子上座作麼生會潙山意曰借事明心附物顯理贊曰且歸潙山去好殿頭在贊家過夏一日把鍼次贊前立頭乃以鍼作劄勢贊遂歸著衣擬出禮謝妻乃問翁作甚麼贊曰不得說妻云有甚事也要大家知贊舉前話妻云從此三十年後須知一度喫水一度噎殺人女子聞乃云還知盡大地人性命被菴上座針頭上劄將去也無

贊云甘贊行者機鋒不減老龐而其妻若女亦彷彿龐婆靈照雖然心空要問行者甚麼年中行道直饒威音王以前猶是王老師兒孫

陸亘 南泉法嗣

陸亘字景山吳郡人官御史大夫久參南泉一日問曰弟子從六合來彼中還更有身否泉曰分明記取舉似作家亘又謂泉曰和尚大不可思議到處世界皆成就泉曰適來總是大夫分上事又一日問泉曰弟子家內缾中養一鵞鵞漸長大出缾不得如今不得毀缾不得損鵞和尚作何方出得泉召曰大夫亘應諾泉曰出也亘從此開解一日謂泉曰弟子亦薄會佛法泉便問大夫十二時中作麼生亘曰寸絲不掛泉曰猶是階下漢不見道有道君王不納有智之臣一日泉上堂亘曰請和尚為衆說法曰教老僧作麼生說亘曰和尚豈無方便泉曰道他欠少什麼亘曰為什麼有六道四生泉曰老僧不教他一日問泉弟子家中有一片石有時坐有時臥欲鐫作佛得否泉曰得亘曰莫不得否泉曰不得亘與泉見人雙陸拈起骰子曰恁麼不恁麼只恁麼信彩去時如何泉拈起骰子曰臭骨頭十八一日謂泉曰肇法師也甚奇怪道萬物與我同根天地與我一體泉指庭前牡丹花曰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亘罔測亘又問天王居何地位泉曰若是天王即非地位亘曰弟子聞說天王是居初地泉曰應以天王身得度者即現天王身而為說法亘辭歸宣城治所泉問大夫去彼以何治民亘曰以智慧治民泉曰恁麼即彼處

生靈盡遭塗炭去也泉入宣州亘出迎接指城門曰
人人盡喚作甕門未審和尚喚作什麼門泉曰老僧
若道恐辱大夫風化亘曰忽然賊來時作麼生泉曰
王老師罪過亘又問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什麼
泉曰只如國家又用大夫作什麼泉遷化亘聞喪入
寺下祭却呵呵大笑院主曰先師與大夫有師資之
義何不哭亘曰道得即哭院主無語亘大哭曰蒼天
蒼天先師去世久矣

贊曰大哉南泉座下皆英靈衲子無論趙州長沙叢
林哮吼即陸亘大夫一俗漢耳方且激揚酬對鍼芥
相投洎泉遷化勘驗院主掣電之機無慚師友眞龍
生龍子鳳出鳳雛此足以誌當年法道極盛云

白居易佛光如滿禪師法嗣

白居易字樂天官太子少傅捨宅爲香山寺號香山
居士久參佛光如滿得心法元和四年惟寬至闕易
問曰既曰禪師何以說法寬曰無上菩提者被於身
爲律說於口爲法行於心爲禪應用者三其致一也
譬如江湖淮漢在處立名名雖不一水性無二律即
是法法不離禪云何於中妄起分別曰既無分別何
以修心寬曰心本無傷損云何要修理無論垢與淨
一切勿念起曰垢即不可念淨無念可乎寬曰如人
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雖珍寶在眼亦爲病曰無
修無念又何異凡夫耶寬曰凡夫無明二乘執著離
此二病是曰眞修眞修者不得勤不得忘勤則近執
著忘即落無明此爲心要云爾元和十五年牧杭州
因入山謁鳥窠道林問曰禪師住處甚危險林曰太
守危險尤甚易曰弟子位鎭江山何險之有林曰薪
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林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易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
道林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又以偈
問曰特入空門問苦空敢將禪事叩禪翁爲當夢是
浮生事爲復浮生是夢中林答曰來時無跡去無踪
去與來時事一同何須更問浮生事祇此浮生是夢
中易作禮而退又易嘗求心要于凝禪師得八言曰
觀曰覺曰定曰慧曰明曰通曰濟曰捨易因廣爲八
漸偈偈曰一[illegible]以心中眼觀心外相從何而有從何

而喪觀之又觀則辨眞妄二覺惟眞常在爲妄所蒙眞妄苟辨覺生其中不離妄有而得眞空三定眞若不滅妄即不起六根之源湛如止水是爲禪定乃脫生死四慧專之以定定猶有繫濟之以慧慧則無滯如珠在盤盤定珠慧五明定慧相合合而後明照彼萬物物無遁形如大圓鏡有應無情六通慧至乃明明則不昧明至乃通通則無礙無礙者何變化自在七濟通力不常應念而變變相非有隨求而見是大慈悲以一濟萬八捨衆苦既濟大悲亦捨苦既非眞悲亦是假是故衆生實無度者

贊曰樂天參佛光悟明心地其機緣莫可考已乃所至尊宿若鳥窠輩樂天莫不嚮風瞻禮俛焉受其鉗鎚何以故其心虛也虛則明明則淫房酒肆不離道場絃管花鈿無非佛事故曰達哉達哉白樂天

裴休黃檗希運禪師法嗣

裴休字公美聞喜人父肅任越州觀察使應三百年識記重建龍興寺大佛殿休乃篤志內典深入法會兄時與兄弟偕隱晝講經夜著書終年不出戶後登進士累更內任嘗出刺洪州一日入龍興寺燒香屬希運初於黃檗山捨衆入寺混迹勞侶掃灑殿堂次主事僧迎休休因觀壁畫乃問是何圖相曰高僧眞儀曰眞儀可觀高僧在什麼處僧皆無對休曰此間有禪人否曰近有一僧投寺執役頗似禪者曰速請來於是遽尋運休覩之欣然曰休適有一問諸德吝辭今請上人代酬一語運曰請相公垂問休即舉前問運高聲曰相公休應諾運曰在什麼處休當下知旨如獲髻珠曰吾師眞善知識也示人尅的若是何汨沒於此乎寺衆愕然自此延入府署留之供養執弟子禮屢辭不已復堅請住黃檗山暇即躬入山頂謁或渴聞玄論即請運入州大中二年休鎮宛陵建大禪院請運說法以運酷愛舊山還以黃檗名之又迎運至郡以所解一編示運運接置於座略不披閱良久乃曰會麼曰不會運曰若便恁麼會得猶較些子若也形於紙墨何處更有吾宗休乃以頌贊曰自從大士傳心印額有玄珠七尺身掛錫十年棲蜀水浮盃今日渡漳濱一千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華結勝

因擬欲事師爲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運亦無喜色但日心如大海無邊際口吐紅蓮養病身自有一雙無事手不曾祇揖等閒人一日托一尊佛於運前胡跪曰請師安名運召裴休休應諾運曰與汝安名竟休便禮拜一日休問曰山中四五百人幾人得和尙法運曰得者莫測其數何故道在心悟豈在言說言說只是化童蒙耳又問如何是佛運曰即心即佛無心是道不用別求有求皆苦設使恒沙劫數行六度萬行得佛菩提亦非究竟何故爲屬因緣造作故因緣若盡還歸無常一日休在大安寺問諸大德曰羅睺羅以何爲第一曰以密行爲第一休不肯乃問此間有何禪者時龍牙居遁在後園種菜遂請來問羅睺羅以何爲第一遁曰不知休便拜曰破布裏眞珠休作相六年次歷諸鎭節度居嘗不御酒肉著釋氏書數萬言又親書大藏經五百函號

贊曰黃檗說法如巨靈擘手劈破華山穿臨濟之大樹織睦州之蒲鞋而其緒餘猶能陶鑄裴相國讀其傳心法要眞一大藏教詮註不及猗歟盛哉

是或作如

李翺 藥山惟儼禪師法嗣

朗州刺史李翺久嚮藥山玄化屢請不起乃躬入山謁之山執經卷不顧侍者曰太守在此翺性褊急乃曰見面不如聞名山呼太守翺應諾山曰何得貴耳賤目翺拱手謝之問曰如何是道山以手指上下曰會麼曰不會曰雲在天水在瓶翺乃忻愜作禮而述偈曰鍊得身形是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又問如何是戒定慧曰貧道這裡無此閑家具翺莫測玄旨山曰太守欲保任此事直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閨閣中物捨不得便爲滲漏山一夜登山經行忽雲開見月大笑一聲應澧陽東九十許里明晨迭相推問直至藥山徒衆曰昨夜和尙山頂大笑翺贈詩曰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峯頂月下披雲笑一聲翺嘗問僧馬大師有什麼言教僧曰大師或說即心即佛或說非心非佛翺曰總過這邊一日問智藏馬大師有什麼言教藏呼李翺翺應諾藏曰鼓角動也問鵝湖大悲用千手眼作麼湖曰今上用公

作麼有一僧乞置塔翺問曰教中不許將屍塔下過
又作麼生僧無對僧却問翺翺曰他得大闡提
贊曰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李刺史還會麼會則
踏倒須彌掀翻大海未爲分外其或未然且向葛藤
窠裏穿鑿一穿鑿看

于頔 藥山法嗣

于頔字允元代人參紫玉山道通問如何是黑風吹
其船舫漂墮羅刹鬼國通曰于頔這客作漢問恁麼
事作麼頔當時失色通乃指曰這箇便是漂墮羅刹
鬼國頔聞信受又問如何是佛通喚相公頔應諾通
曰更莫別求藥山儼聞通答頔問佛話乃曰噫可惜
于家漢生埋向紫玉山中頔聞卽謁儼儼曰聞相公
在紫玉山中大作佛事是否曰不敢承聞和尚有語
相救今日特來儼曰有疑但問頔曰如何是佛儼召
于頔頔應諾儼曰是甚麼頔於此有省後得龐蘊篇
深加慕異乃伺便就謁如宿善友往來無間
贊曰龐居士曰但願空諸所有愼勿實諸所無龐居
士且置如何是空諸所有會得許汝與于頔同參其

或未然快須揭瞎娘生眼白日挑燈讀此詞

王敬初 潙山靈祐禪師法嗣

常侍王敬初初見睦州道明一日明問曰今日何故
入院遲曰看打毬來明曰人打毬馬打毬曰人打毬
明曰人困麼曰困明曰馬困麼曰困明曰露柱困麼
初惘然歸至私第中夜忽然有省明日見明曰某甲
會得昨日事也明曰露柱困麼曰困明遂許之後得
法於潙山靈祐一日視事次米和尚至初舉筆示之
米曰還判得虛空否初擲筆入宅更不復出米致疑
明日憑鼓山供養主入探其意米亦隨至潛在屏蔽
間偵伺供養主纔坐問曰昨日米和尚有甚麼言句
便不相見初曰師子咬人韓獹逐塊米聞此語卽省
前謬遽出朗笑曰我會也我會也初曰會卽不無你
試道看米曰請常侍舉初乃竪起一隻筯米曰這野
狐精初曰這漢徹也嘗問一僧一切衆生還有佛性
也無曰有初指壁上畫狗子曰這箇還有也無僧無
對初自代曰看齩著汝無等密受馬祖心印嘗謁初
既退將出門初後呼之曰和尚等回顧初敲柱三下

等以手作圓相復三撥之便行嘗與臨濟到僧堂問這一堂僧還看經麼濟曰不看經曰還習禪麼濟曰不習禪曰既不看經又不習禪畢竟作箇甚麼濟曰總教伊成佛作祖去初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濟曰我將謂是箇俗漢有僧從潙山來初問山頭老漢有何言句曰人問如何是西來意和尚竪起拂子初曰山中如何領解曰山中商量即色明心附物顯理初曰會便會著甚死急汝速去我有書與老師僧馳回拆見畫一圓相於中書箇日字山呵呵大笑曰誰知五千里外有箇知音仰山曰也只未在曰子又作麼仰於地上作一圓相書箇日字以脚抹之而去

贊曰潙山拂子敬初圓相即此樣無他樣

陳操 睦州道明禪師法嗣

陳操尚書參睦州悟旨凡見一僧來先請齋襯錢三百須是勘辨一日雲門到相看便問儒書中即不問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作麼生是衲僧家行脚事門曰尚書曾問幾人操曰即今問上座門曰即今且置作麼生是教意操曰黃卷赤軸門曰這箇是文字語言作麼生是教意操曰口欲談而辭喪心欲緣而慮亡門曰口欲談而辭喪為對有言心欲緣而慮亡為對妄想作麼生是教意操無語門曰見說尚書看法華經是否操曰是門曰經中道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且道非非想天即今有幾人退位操又無語門曰尚書且莫草草師僧拋却三經五論來入叢林十年二十年尚自不奈何尚書又爭得會操禮拜曰某甲罪過一日操與僧齋次拈起餬餅問僧江西湖南還有這箇麼僧曰尚書適來喫什麼操曰敲鐘謝響又一日齋僧次躬行餅僧展手接操乃縮手僧無語操曰果然果然異日問僧曰有箇事與上座商量得麼僧曰合取狗口操自摑曰操罪過僧曰知過必改操曰恁麼即乞上座口喫飯又齋僧自行食次曰上座施食僧曰三德六味操曰錯僧無對又與寮屬登樓望見數僧來一官人曰來者總是禪僧操曰不是曰焉知不是操曰待近來與你勘過僧至樓前操驀召曰上座僧皆回顧操謂諸官曰不信道惟有雲門一人他勘不得他參見睦州來一日操

●徧一作遍

去看資福福見來便畫一圓相操曰弟子恁麼來蚤是不著便那堪更畫一圓相福於中著一點操曰將謂是番舶主福便掩却方丈門一日操問睦州和尙看甚麼經曰金剛經操曰六朝翻譯此當第幾州舉起經曰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操問洞山价五十二位菩薩中爲甚不見妙覺价曰尙書親見妙覺太原孚上座歸維揚操留在宅供養一日謂操曰來日講一●徧大涅槃經報答尙書操致齋畢孚遂陞座良久揮尺一下曰如是我聞乃召尙書操應諾孚曰一時佛在便脫去操嘗與禪者頌曰禪者有玄機玄機是復非欲了機前旨咸於句下違

贊曰不是陳操勘不得雲門雲門話墮也不知

陸希聲 仰山慧寂禪師法嗣

陸希聲相公欲謁仰山慧寂先作此○圓相封呈山開封卽於相下面書曰不思而知落第二頭思而知之落第三首遂封回聲見卽入山山乃門迎聲纔入門便問三門俱開從何門入山曰從信門入聲至法堂又問不出魔界便入佛界時如何山以拂子倒點三下聲便設禮又問和尙還持戒否曰不持戒曰還坐禪否曰不坐禪聲良久山曰會麼曰不會山曰聽老僧一頌滔滔不持戒兀兀不坐禪釅茶三兩碗意在钁頭邊山却問聲承聞相公看經得悟是否曰弟子因看涅槃經有云不斷煩惱而入涅槃得箇安樂處山竪起拂子曰祇如這箇作麼生入曰入之一字也不消得山曰入之一字不爲相公聲便起去

贊曰仰山小釋迦却被陸希聲俗漢一撈撈倒沒處去乃云入之一字不爲相公咦還會也麼既不爲相公爲什麼人不見道釅茶三兩碗意在钁頭邊參

張拙 石霜慶諸禪師法嗣

張拙秀才參智藏問曰山河大地是有是無三世諸佛是有是無藏曰有拙曰錯藏曰先輩曾參見什麼人來拙曰參見徑山和尙來某甲凡有所問話徑山皆言無藏曰先輩有何眷屬拙曰有一山妻兩箇癡頑又問徑山有甚眷屬拙曰徑山古佛和尙莫謗渠好藏曰待先輩得似徑山時一切言無拙俛首而已時石霜慶諸置枯木堂齊巳貫休泰布衲等以詩筆

爲佛事惟泰布衲悟心入祖師圖拙偶與三僧道話曰三師中何不選一人爲長老意少石霜不善詩筆泰曰先輩失言也堂頭和尙肉身菩薩會下一千五百人如我輩者七百餘人如九峯雲蓋大光覆船湧泉等諸大宗師皆在參學位中勝我輩者七百餘人拙愧服同上拜見霜問先輩何姓曰姓張名拙霜曰覓巧了不可得拙自何來拙有省乃獻詩曰光明寂照遍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斷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眞如亦是邪隨順衆緣無罣礙涅槃生死是空華

贊曰一念不生全體現太巧生六根纔動被雲遮太拙生覓巧了不可得拙自何來咄咄沒處去沒處去作這箇語話

王延彬 長慶慧稜禪師法嗣

太傅王延彬一日入招慶佛殿指鉢盂問殿主這箇是甚麼鉢曰藥師鉢彬曰只聞有降龍鉢曰待有龍卽降曰忽遇拏雲攫浪來時作麼生曰他亦不顧彬曰話墮也長慶謂彬曰雪峯竪拂子示僧其僧便出去若據此僧合喚轉痛與一頓彬曰是甚麼心行慶曰泊合放過一日入招慶煎茶朗上座爲明招把銚忽翻茶銚彬曰茶爐下是甚麼朗曰捧爐神彬曰既是捧爐神爲什麼翻却茶銚朗曰仕官千日失在一朝彬拂袖便出招曰朗上座喫招慶飯却向外邊打野榸朗曰上座作麼生招曰非人得其便又入院見方丈門閉問演侍者敢道大師在否演曰有人敢道大師不在否又問北院古人曰普現色身徧行三昧佛法爲甚不到北俱盧州曰只爲徧行所以不到明招在招慶因普請至彬宅取木佛彬問大衆曰忽遇丹霞又作麼生衆無語招當時提起向頂上曰也要分付著人一日彬請玄沙師備禪師登樓先語客司曰待我引大師到樓前汝便昇却梯客司稟旨彬曰請大師登樓沙視樓復視其人乃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

合贊曰西來大法六代傳衣五燈分焰如師子王吼而百獸腦裂如白澤圖懸而群妖影遁至今閱其語要未嘗不恨予生之晚無緣親炙參承也乃當時若

裴相國陳尙書李刺史王常侍王太傅張秀才輩皆能除我慢禮知識以印明此一大事雖去聖時遙靈山一會儼然未散今何如哉吾不能無望於同志者

王隨 首山省念禪師法嗣

丞相王隨字子正河南人㞐嘗慕裴休之爲人參首山念禪師得言外之旨以御史中丞出鎮錢塘住興教寺謁洪壽禪師至湖上去騶從獨步登寢堂壽方負暄擁毳自若忽見之問曰官人何姓曰姓王名隨壽推蒲團席地與坐語笑終日而去門人諫曰彼王臣來奈何不爲禮此一衆所係非細事也他日隨復來寺衆橫撞大鐘萬指出迎而壽前趨立於松下隨望見出輿握其手曰何不如前日相見而遽爲此禮數耶壽顧左右且行且言曰中丞即得奈知事嗔何隨愈重之自是履踐益深竟明大法與楊大年俱號參禪者先是大年編次傳燈錄三十卷隨去其繁爲十五卷名玉英集臨終書偈曰畫堂燈已滅彈指向誰說去住本尋常春風掃殘雪

贊曰王公參首山發明心地且置是事跡其去騶從候輿教席地笑語王臣耶野僧耶吾不知其爲誰

住一作往

入或作八

楊億 廣慧元璉禪師法嗣

楊億字大年建州人官翰林學士幼舉神童及壯負才名而未知有佛一日過同僚見讀金剛經笑且罪之彼讀自若億疑曰此豈出孔孟之右乎何佞甚因閱數板懵然乃稍敬信後會翰林李維勉令參問及餘秘書監出守汝州首謁廣慧元璉億問布鼓當軒擊誰是知音者璉曰來風深辨億曰恁麼則禪客相逢祇彈指也璉曰君子可入億應諾諾璉曰草賊大敗夜話次璉曰秘監曾與甚人道話來億曰某曾問雲門諒監寺兩箇大蟲相咬時如何諒曰一合相某曰我只管看未審恁麼道還得麼璉曰這裏則不然億曰請和尙別一轉語璉以手作拽鼻孔勢曰這畜生更跨跳在億於言下知有遂酬酢達旦自是咨詢經於半載礙膺之物曝然而釋有偈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師子變作狗擬欲將身北斗藏應須合掌南辰後嘗問璉曰承和尙有言一切罪業皆因財寶所生勸人疎於財利況南閻浮提衆生以財爲命邪

國以財聚人教中有財法二施何得勸人疎財乎璉
曰幡竿尖上鐵龍頭億曰海壇馬子似驢大璉曰楚
雞不是丹山鳳億曰佛滅二千歳比丘少慚愧又問
璉曰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在甚麼處璉曰
敲甎打瓦億置一百問請益璉一一答之慈明既受
大法於汾陽辭去依唐明嵩嵩曰楊大年內翰知見
高入道穩實子不可不見明乃往見億億曰對面不
相識千里却同風明曰近奉山門請億曰眞箇脫空
明曰前月離唐明億曰適來悔相問明曰作家億便
喝明曰恰是億復喝明以手劃一劃億吐舌曰眞是
龍象明曰是何言歟億喚客司點茶來曰元來是屋
裏人明曰也不消得茶罷億又問如何是上座爲人
一句明曰切億曰與麼則長裙新婦拖泥走明曰誰
得似內翰億曰作家作家明曰放內翰二十棒億拊
膝曰這裏是什麼處所明拍掌曰也不得放過億大
笑又問記得唐明悟時因緣否明曰唐明問首山佛
法大意山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億曰只如此語意
旨如何明曰水上掛燈毬曰與麼則孤負古人去明

曰內翰疑則別參曰三脚蝦蟇跳上天明曰一任跨
跳億乃又笑館於齋中日夕質疑智證間所未聞恨
相見之晩久之辭還河東億曰有一語寄唐明明曰
明月照見夜行人曰却不相當明曰更深猶自可午
後更愁人曰開寶寺前金剛近日因什麼汗出明曰
知曰上座臨行豈無爲人句明曰重疊關山路曰與
麼則隨上座去也明噓一聲億曰眞師子兒大師子
吼明曰放去又收來曰適來失脚踏倒又得家童扶
起明曰有甚麼了期億大笑億及李遵勗嘗與嵩問
答問彌陀演化於西方達磨傳心於東土胡來漢現
水到渠成五嶽鎭靜以崢嶸百谷朝宗而浩渺一靈
之性託境現形三有之中憑何立命嵩曰仙人無婦
玉女無夫億曰尼剃頭不復生子嵩曰陝府鐵牛能
哮吼嘉州大像念摩訶勗曰側跳上山巔嵩曰騎牛
不著靴廣慧璉曰進象倒戈汾陽昭曰端身裂面破
妙喜曰月下看弄雪師子問玄沙不出嶺保壽不渡河善財參知
識五十三員慧遠結黑白一十八士雪峰三度上投
子智者九旬講法華這六箇漢爲復野干鳴爲復師

子吼速道速道嵩曰水急魚行澁峰高鳥不棲億曰泗州大聖嵩曰土上加泥更一重勗曰舌上覆金錢嵩曰半夜歌樂動誰人得知音璉曰謌謠滿路人皆望昭曰看壁畵人笑（妙喜曰野犴鳴師子吼）問風穴提印南院傳衣昭公演化於西河嵩師領徒於幷壘南宗之旨北土大興且道二師承誰恩力嵩曰不入蓮池浴懶向雪山遊億曰清涼山裏萬菩薩嵩曰維摩會中諸聖集勗曰背負乾薪遭野火嵩曰口是禍門璉曰藏頭白海頭黑昭曰告天手捺地嘘嘘（妙喜曰胡猻騎鱉背）問忉利透日月之上四禪無風火之災三交駕鐵牛之車臨汝握全提之印獼猴有一面古鏡狸奴有萬里神光直下承當是何人也嵩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億曰狸奴白牯却知有嵩曰淹殺冢頭蒿勗曰月裏羮油鐺嵩曰石人腰帶廣璉曰陳蒲鞋周金剛昭曰直裰又逢胡釘鉸（妙喜曰小出大遇）㊣一切諸佛盡在裏許動即喪身失命覷著兩頭俱瞎擬議之時千山萬水直下會得也是炭庫裏坐地有不惜眉毛者通箇消息來嵩曰百雜碎億曰平生不妄語嵩曰也要道過勗

曰出穴兎遭罝嵩曰東西無滯礙南北得自繇璉曰振錫下泥犁昭曰穿山透石壁鼻孔血淋淋（妙喜曰自作自受）嵩復有頌曰一言纔出徹龍庭攪動須彌帝釋驚三世諸佛齊坐了杖頭傀儡弄雙睛億答今年桃李味甘香一顆千金買得嘗貯藥葫蘆拖鼠尾穴門小窄轉難藏嵩又答千年桃核未聞香幾度逢春難得嘗靈龜曳尾除踪跡沙中抱子更難藏億又答五臺山裏有文殊羅漢天台洞裏居爲問子湖一隻狗何如興化一頭驢嵩又答忽聞師子吼引出象王威把定聖凡路誰人敢揚眉擬議塵沙劫動念隔千岐瞬目他方去蚤已著灰泥億再答蜘蛛網中坐蟲兒不敢過昨夜三更雪百鳥盡遭餓果熟樹枝垂鷲肥甑箄破借問末山尼何如劉鐵磨嵩再答山高人難上海深不見底樵父漫躡鞋漁父休誇水言却超百億收來維摩詰若覓同道人曠劫不相識嵩作宗本頌左顧右覷黃昏莽鹵展手回來蚤是彰露且道作麼生是彰露底句億曰正殺人時瞥出頭嵩曰兩脚捎空手叉胸勗曰左鬚右髮隱文章嵩曰名利已彰天

下去了頭女子倒騎牛復曰維摩一默文殊贊善若遇老僧在彼各與三十棒且道這二老漢過在什麼處億曰頭破作七分如阿梨樹枝嵩曰迦葉不擎拳阿難不合掌勗曰似犢牛兒未用角時嵩曰忙屈拳打令復曰教有明文佛身充滿於法界老僧今日充滿於法界侍郎卽今在什麼處億曰布裙一截泥露出膝蓋子嵩曰寬口布袴三尺杖勗曰河水一擔直三文嵩曰只見鼻頭津不見項後濕億因微恙問環大師曰某今日違和大師慈悲如何醫療環曰丁香湯一盌億便作吐勢環曰恩愛成煩惱環爲煎藥次億叫曰有賊環下藥於億前叉手側立億瞠目視之曰少叢林漢環拂袖而出又一日問曰某四大將欲離散大師如何相救環乃搥胸三下億曰賴遇作家環曰幾年學佛法俗氣猶未除億曰禍不單行環作噓噓聲億書偈遺勗曰漚生與漚滅二法本來齊欲識眞歸處趙州東院西勗一見遂曰泰山廟裏賣紙錢卽至億已逝矣

贊曰楊文公李文和與嵩和尚鬭答機緣且道是何曲調會則如龍得水似虎靠山不會則打折驢腰何以故開口不在舌頭上

曾會 雪竇重顯禪師法嗣

曾會字宗元官翰林學士幼與重顯同舍及冠異途天禧間値於淮甸會將中庸大學參以楞嚴符宗門語句質顯顯曰這箇尚不與教乘合況中庸大學耶學士須直捷理會乃彈指一下曰但恁麼薦取會於言下領旨會守四明以書幣迎顯補雪竇旣至會曰會近與清長老商量趙州勘婆子話未審端的在勘破處也無顯曰清長老道箇甚麼會曰又與麼去也顯曰清長老且放過一著學士還知天下衲僧出這婆子圈䙡不得麼會曰這裡別有箇道處趙州若不勘破婆子一生受屈顯曰勘破了也會大笑

贊曰趙州勘破婆子宗元勘破趙州雪竇勘破宗元心空又勘破雪竇且道那一箇勘破是的彈指一下云但恁麼薦取

李遵勗 谷隱蘊聰禪師法嗣

駙馬都尉李遵勗謁蘊聰禪師問出家事聰舉崔趙

公問徑山欽弟子出家得否欽曰出家是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爲以此公案答之勗於言下大悟作偈曰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後以此偈寄發運朱正辭時許式亦漕淮南辭請共和之曰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辭曰雨催樵子還家式曰風送漁舟到岸又請浮山法遠和曰參禪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通身雖是眼睛也待紅爐再煅鉏麑觸樹迷封豫讓藏身吞炭鷺飛影落秋江風送蘆花兩岸勗尋復自和曰參禪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一日與堅上座送別勗問近離上黨得居中都方接塵談遽回虎錫指雲屏之翠嶠訪雪嶺之淯流未審此處彼處的的事作麼生堅曰利劒拂開天地靜霜刀纔擧斗牛寒勗曰恰值今日耳聵堅曰一箭落雙鵰勗曰上座爲甚麼著草鞋睡堅以衣袖一拂勗低頭曰今日可謂降伏也堅曰普化出僧堂慈明館於楊億齋中日夕質疑智證一日億朝中見勗曰近得一道人眞西河師子勗曰我以拘文不能就謁奈何億歸語明曰李公佛法中人聞道感遠至有願見之心政以法不得與侍從過從明於是黎明謁勗勗閱謁使童子問曰道得卽與上座相見明曰今日特來相看又令童子曰碑文刋白字當道種靑松明曰不因今日節餘日定難逢童子又出曰都尉言與麼則與上座相見也去明曰脚頭脚底勗乃出坐定問曰我聞西河有金毛師子是否明曰什麼處得此消息勗便喝明曰野干鳴勗又喝明曰恰是勗大笑旣辭去勗問如何是上座臨行一句明曰好將息曰何異諸方明曰都尉又作麼生曰放上座二十棒明曰專爲流通勗又喝明曰瞎曰好去明曰諾諾明自是往來楊李之門以法爲友後還唐明勗遣兩僧訊問明於書尾畫雙足寫來僧名以寄之勗作偈曰黑毫千里餘金椰示雙趺人天渾莫測珍重赤鬚胡億嘗問釋迦六年苦行成得甚麼邊事勗曰擔折知柴重寶元戊寅遣使邀明曰海內法友惟師與楊大年大年棄我而先僕年來頓覺衰落忍死以一見公明惻然舟而東下抵京與勗會月餘而勗果歿歿時膈胃燥熱有尼道堅謂曰衆生

◆淯一作滑

見劫盡大火所燒時都尉切宜照管主人公勗曰大師與我煎一服藥來堅無語勗曰這師姑藥也不會煎得乃畫一圓相又作偈獻明曰世界無依山河匪礙大海微塵須彌納芥拈起幞頭解下腰帶若覓死生問取皮袋明曰如何是本來佛性曰今日熱如昨日隨聲便問明臨行一句作麼生明曰本來無罣礙隨處任方圓曰昨來困倦更不答話明曰無佛處作佛於是泊然而逝

贊曰無孔笛子撞著氈拍板

許式 洞山曉聰禪師法嗣

太守許式參曉聰得正法眼聰嘗自植松式以詩贈曰語言全不滯高躡祖師蹤夜坐連雲石春栽帶雨松鑑分金殿影山答月樓鐘有問西來意虛堂對遠峰一日與泐潭澄上藍溥坐次澄曰聞郎中道夜坐連雲石春栽帶雨松當時答洞山甚麼話式曰今日放衙蚤澄曰聞答泗州大聖在揚州出現底是否式曰別點茶來澄曰名不虛傳式曰和尚蚤晚回山澄曰今日被上藍覷破溥便喝澄曰須是你始得式曰不奈船何打破戽斗式漕西蜀時道經汝陽謁廣慧璉璉接見於佛前式曰先拜佛先拜長老璉曰蝦蟇呑大蟲式曰恁麼則總不拜去也璉曰選使話墮式曰許長老具一隻眼璉以衣袖便拂式曰今日看破便禮拜式入上藍僧堂問首座年多少曰六十八曰僧臘多少曰四十七夏式曰眾僧得幾夏曰與虛空齊受戒式拍板喚曰下官喫飯不似首座喫鹽多

贊曰夜坐連雲石春栽帶雨松坐是誰坐栽是誰栽道得許你親見洞山來道不得亦許伊具一隻眼

夏竦 谷隱蘊聰禪師法嗣 ○夏竦立朝事業史多遺議顧晚年悟道聖人不棄又何疑

夏竦字子喬德安人契機谷隱一日上藍溥主竦問百骸潰散時那箇是長老自家的溥曰前月二十離蘄陽溥却問竦百骸潰散時那箇是相公自家的竦便喝溥曰喝則不無畢竟那箇是相公自家的竦對以偈曰休認風前第一機太虛何處著思維山僧若要通消息萬里無雲月上時溥曰也是弄精魂

贊曰萬里無雲月上時且道是第幾機第二第三落七落八總不與麼咄休認著認著依前還不是

范仲淹 瑯琊慧覺禪師法嗣

范仲淹字希文吳郡人宋仁宗朝累官樞密參知政事守吳日瑯琊慧覺禪師來謁留數日淹於言下知歸贈覺偈曰連朝共話釋疑團豈謂浮生半日閑直欲與師閑到老盡收識性入玄關淹嘗宣撫河東宿保德傳舍獲故經一卷名十六羅漢因果頌藏經所未錄淹爲之叙曰此頌文一尊者七首皆悟本成佛之言予讀之一頌一悟方知人世有無邊聖法大藏遺落其文因以付沙門慧喆俾行於世起居舍人尹洙嘗參法眼悟道與淹爲莫逆交臨終日先以手書別淹淹馳至慟哭之洙張目曰已與公別何用復來且死生常理希文豈不曉乎言訖端坐而逝淹幼時讀書長白山中一日於寺中得窖金覆之不取及貴語僧出金修寺生平行業焜燿史册卒謚文正追封楚國公

尹洙字師魯謫居大梁時與法眼禪師游一日謂眼曰洙邇來頗以退靜爲得眼曰曷若退靜兩忘洙即有省臨終日手書別范文正公適朱從事炎至洙謂炎曰吾素學佛於禪師法眼者乃今資此也

朱炎眞宗時爲節度判官久讀海眼未知趣入一日問講僧義江曰此身死後此心何在江曰此身未死此心何在炎契旨述偈曰四大不須先後覺六根還向用時空難將語默呈師也只在尋常默語中江曰更須吐却

晁迥字明遠清豐人歷事三朝以太子少保致仕卒年八十四謚文元當弱冠時遇高士劉惟一訪以生滅之事一曰人常不死迥駭之一曰形死性不滅迥始悟其說自是留意禪觀嘗有詩曰鍊鑛成金得寶珍鍊情成性得天眞相逢此理交談者千百人中無一人又嘗曰予觀寶積經中末後云若彼比丘於一切法但取一行極隨順者所謂無生是謂禪行予詳此語若有灼然明禪理而學佛者止用此一科足矣迥謝政後燕居獨處道院不治他務戒家人無輒有請子宗慤擢進士易章服詣謝迥亦不顧晚年尙讀壇經其七世孫見其後題云時年八十一第十六次看過

李沆字太初眞宗時拜相卒謚文靖居嘗端默寡言深通釋典尤厭榮利家人以所居第湫隘勸治之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亦可治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爲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耶堂下花檻欹損經歲不問有請之者曰豈以此故動吾一念哉臨終盛暑停屍七日顏色不變吐香如蓮花

杜衍字世昌山陰人慶曆中爲相封祁國公與張方平皆致政居睢陽里巷相往來衍每笑安道佞佛對賓客必以此嘲之方平但笑而已有朱承事者以醫學遊二公間常謂平曰杜公天下偉人惜未知此事公有力盍不勸發之平曰君與此老緣熟勝我我止能助之耳一日衍召朱切脈甚急朱謂使者曰汝先往白相公但云看楞嚴經未了使者如所告馳白衍默然久之乃至衍隱几揖令坐徐曰老夫以君疏通解事不意近亦闒茸如所謂楞嚴者何等語乃爾躭著聖人微言無出孔孟捨此而取彼是大惑也朱曰相公未讀此經何以知不及孔孟以某觀之似過之也袖中出其首卷曰相公試閱之衍取默觀不覺終軸忽起大驚曰世間何從有此書耶遣使盡持其餘來偏讀之捉朱手曰君眞我知識安道知之久而不以告我何哉即命駕見平叙其事平曰譬如人失物忽已尋得但當喜其得之而已不可追悔其得之蚤晚也僕非不相告以公與朱君緣熟故遣之耳雖佛祖化人亦必藉同事也衍大悅

張方平字安道號樂全宋城人官太子少師謚文定以廣大心爲淸淨覺慶曆中嘗爲滁州守游瑯琊山抵藏院偶見楞伽經取視之忽感悟前身事入手恍然如獲舊物開卷未終夙障氷解細視筆畫手跡宛然讀至世間離生滅猶如虛空華遂明已見偈曰一念在生滅千機縛有無神鋒輕擧處透出走盤珠暮年以此經授蘇軾且以錢三十萬使印施江淮間軾乃爲書而刻之王安石嘗問平曰孔子去世百年而有孟子後絕無人何也平曰豈無人亦有過之者曰誰曰南嶽讓嵩山珪馬祖石頭丹霞無業雪峰巖頭若此類是也安石聞擧意不甚解乃問曰何謂也平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盡歸釋氏矣安石欣然嘆服

後學似張無盡無盡撫几曰達人之論也

贊曰史稱范公宋朝人物第一及考其參慧覺有盡收識性入玄關之句自非禪學精深何以解行卓絕乃爾孟軻氏云有本者如是予亦云但得本莫愁末又曰向上一著其知有此事者宋以後出自宰官居士爲多如晁文元李文靖杜祁公張文定輩雖師承印證考據無從然皆見地高明履踐眞確有古尊宿遺風因各附錄之以爲宗乘之一助云

楊傑 天衣義懷禪師法嗣

楊傑字次公無爲人號無爲居士少年登科官尙書主客郎中提點兩浙刑獄尊崇佛法歷參名宿晚從天衣義懷禪師遊懷每引老龐機語令參究後奉祠泰山一日鷄方鳴睹日如盤湧忽大悟乃別有男不婚有女不嫁之偈曰男大須婚女長須嫁討甚閑工夫更說無生話書以寄懷懷稱善後會芙蓉道楷禪師傑曰與師相別幾年曰七年曰學道來參禪來曰不打這鼓笛曰恁麼則空游山水百無所能也曰別來未久善能高鑒傑大笑一日與寶果昌遊山傑拈起飯石問曰既是飯石爲甚麼咬不破昌曰祇爲太硬傑曰猶涉煩詞昌曰未審提刑作麼生傑曰硬昌曰也是第二月傑爲昌寫七佛殿額乃問七佛重出世時如何昌曰一回相見一回新傑然之傑嘗謂僧曰大凡學道之人十二時中嘗須照顧不見南泉道三十年看一頭水牯牛若犯人苗稼搐鼻拽回如今變成露地白牛躶躶地放他不肯去諸人長須著精彩不可說禪道之時便有箇照帶的道理洗菜作務之時不可便無知也如鷄抱卵若拋離起去暖氣便不接不成種子如今萬境森羅六根煩動略失照顧便致喪身失命不是小事傑平居以淨土自信繪丈六阿彌陀佛隨身觀念嘗曰愛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一不生極樂凡聖一體機感相通諸佛心內衆生塵塵極樂衆生心中淨土念念彌陀若自棄已驗是誰之咎臨終作辭世偈曰生亦無可戀死亦無可捨大虛空中之乎者也將錯就錯西方極樂說偈已端坐而化

贊曰參禪也錯學道也錯西方也錯而是無爲子獨

奮然將錯而就錯噫吾亦安得將錯就錯如無爲子其人也者而與之共商千古之一大錯

劉經臣 智海本逸禪師法嗣

劉經臣字興朝少以逸才登仕版於佛法未之信年三十二會東林總與語啓廸之乃敬服因醉心祖道旣而抵京師謁慧林沖於僧問雪竇如何是諸佛本源竇曰千峯寒色語下有省歲餘官雒幕參韶山杲將去任辭韶韶曰公如此用心何愁不悟爾後或有非常境界無量歡喜宜急收拾若收拾得去便成法器若收拾不得則有不寧之疾成失心之患矣未幾謁智海逸請問因緣逸曰古人道平常心是道你十二時中放光動地不自覺知向外馳求轉踈轉遠臣益疑不解一夕入室逸舉波羅提尊者對香至王見性是佛之語問臣不能對疑甚歸寢至五更覺來方追念間見種種異相表裏洞徹六根震動天地回旋如雲開月現喜不自勝忽憶韶山所囑遂抑之及明悉以所得告逸逸曰更須用得始得曰莫要踐履否逸厲聲曰這箇是甚麽事却說履踐臣默契遂著明道諭儒篇以警世曰明道在乎見性余之所悟者見性而已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逸也性也楊子曰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有見於此則能明乎道矣當知道不遠人人之於道猶魚之於水未嘗須臾離也惟其迷已逐物故終身繇之而不知佛曰大覺儒曰先覺蓋覺此耳昔人有言曰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又曰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眞體不離聲色言語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倒鎭相隨語默同居止欲識佛去處只這語聲是此佛者之語道爲最親者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瞻之在前也忽焉在後也取之左右逢其原也此儒者之語道最邇者奈何此道惟可心傳不立文字故世尊拈花而妙心傳於迦葉達磨面壁而宗旨付於神光六葉旣敷千花競秀分宗列派各有門庭故或瞬目揚眉擎拳舉指或行棒行喝竪拂拈槌或持叉張弓輥毬舞笏或拽石搬土打皷吹毛或一默一言一嚬一笑乃至種種方便皆是親切爲人

然只爲太親故人多罔措瞥然見者不隔絲毫其或沈吟迢迢萬里欲明道者宜無忽焉祖祖相傳至今不絕眞得吾儒所謂憤而不發開而不達者矣余之有得實在此門反思吾儒自有此道良哉孔子之言默而識之一以貫之故目擊而道存指掌而意喩凡若此者皆合宗門之妙旨得敎外之眞機然而孔子之道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既沒不得其傳而所以傳於世者特文字耳故余之學必求自得而後已幸余一夕開悟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思口之所談手足之所運動無非妙者得之既久日益見前每以與人人不能受然後知其妙道果不可以文字傳也嗚呼是道也有其人則傳無其人則絕余既得之矣誰其似之乎終余之身而有其人耶無其人耶所不可得而知也故爲記頌歌語以流播其事而又著此篇以諭吾徒云

贊曰儒釋從來元一貫祇爲時人眼不開雖然如是昔高峰和尚嘗擧六祖不會佛法公案頌曰祖師不會禪夫子不識字棒打石人頭嚗嚗論實事恁麼看來劉居士也須惜取眉毛好

孫比部 楊岐方會禪師法嗣

比部孫居士因楊岐方會禪師來謁值視斷次孫曰某爲王事所牽何繇免離會指曰委悉得麼孫曰望師點破會曰此是比部弘願深廣利濟群生孫曰未審如何會示以偈曰應現宰官身廣弘悲願深爲人重指處棒下血淋淋孫於此有省

提刑楊畋在楊岐山下過方會禪師出接畋問和尚法嗣何人曰慈明大師曰見箇甚麼道理便法嗣他曰共鉢盂喫飯曰與麼則不見也會捺膝曰甚麼處是不見畋大笑會曰須是提刑始得又曰請入院燒香畋曰却待回來會乃獻茶信畋曰這箇却不消得有甚乾爆爆底禪希見示些子會指茶信曰這箇尚自不要豈況乾爆爆底禪畋擬議會呈頌曰示作王臣佛祖罔指爲指迷源殺人無數畋曰和尚爲甚麼就身打劫會曰元來是我家裏人畋大笑會曰山僧罪過

王安石字介甫與蔣山贊元遊如昆弟問祖師意旨

元不答益扣之元曰公般若有障三有近道之質一更一兩生來或得純熟曰願聞其說曰公受氣剛大世緣深以剛大氣遭深世緣必以身任天下之重懷經濟之志用舍不能必則心未平以未平之心持經世之志何時能一念萬年哉又多怒而學問尚理於道爲所知愚此其三也特視名利如脫髮甘澹泊如頭陀此爲近道且當以教乘滋茂之可也石再拜受教及貴震天下無月無耗元未嘗發視罷政府舟至石頭入寺已二鼓元出迎一揖而退石坐東偏從官賓客滿座石環視問師所在侍者曰已寢久矣

贊曰嘗讀楊岐參石霜至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峰便覺通身汗下厥後臨濟一宗惟楊岐子孫獨盛悉符巽曰兒孫滿天下之記蓋源遠流長理勢所必至耳當時無論勘驗衲子跡其煅煉孫居士數語亦大煞諸訛還委悉麼直饒玄會得猶是眼中沙又曰楊提刑雖師承無據乃作家相見箇是老手王介甫即宗眼未開然虛心訪道亦自可人　青蓮居士對

居士分燈錄卷上

居士分燈錄卷下

雲間　心空　朱時恩　輯
同郡　心岫　王元瑞　閱

李端愿 達觀曇頴禪師法嗣

節使李端愿兒時在館舍常閱禪書長雖婚宦然篤志祖道遂於後圃築室類蘭若邀曇頴禪師處之朝夕咨參至忘寢食頴一日視愿曰非示現力豈致爾耶柰無箇所入何愿問曰天堂地獄畢竟是有是無頴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華太尉就有裏尋無手搉水月堪笑眼前見牢獄不避心外聞天堂欲生殊不知忻怖在心善惡成境太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曰心如何了曰善惡都莫思量曰不思量後心歸何所曰且請太尉歸宅又問人死心歸何處曰未知生焉知死曰生則端愿已知曰生從何來愿擬議頴揕其胸曰秖在這裏思量箇甚麼曰會也曰作麼生會曰只知貪程不覺蹉路頴拓開曰百年一夢今朝方省愿說偈曰三十八歲懵然無知及其有知何異無知滔滔汴水隱隱隋堤師其歸矣箭浪東馳

贊曰有知無知木馬夜嘶

趙抃 佛慧法泉禪師法嗣

趙抃字悅道自號知非子晝之所爲夜必焚香告天宋至和中爲侍御彈劾不避貴戚居嘗以一琴一鶴自隨有僧上詩曰須向維摩頂上行嗣後擯去聲色繫心宗教從天鉢寺重元禪師問道會佛慧法泉居衢之南禪抃日參扣泉未嘗容措一詞後牧青州政事之餘多宴坐忽大雷震即契悟作偈曰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舉頭蒼蒼喜復喜刹刹塵塵無不是中下之人不得聞妙用神通而已矣泉聞笑曰趙悅道撞彩耳富鄭公弼初於宗門未有所趣抃勉之書曰抃思西方聖人教外別傳之法不爲中下根機之所設也上智則頓悟而入一得永得愚者則迷而不復千差萬別惟佛與祖以心傳心其利生接物而不得已者遂有棒喝拳指揚眉瞬目拈椎竪拂語言文字種種方便去聖逾遠諸方學徒忘本逐末棄源隨波滔滔皆是斯所謂可憐憫者矣抃不佞去年秋初在青州因有所感既已稍知本性無欠無餘古人謂安樂法門信不誣也比蒙太傅侍中俾求禪錄抃素出恩紀聞之喜快不覺手舞而足蹈伏惟執事富貴如是之極道德如是之盛福壽康寧如是之備退休閑逸如是之高其所未甚留意者如來一大事因緣而已今茲又復於眞性有所悟入抃敢爲賀於門下也年七十二致仕歸三衢與山僧野老往來無間名所居爲高齋題偈曰腰佩黃金已退藏箇中消息也尋常時人要識高齋老只是柯村趙四郎復曰切忌錯認臨終遺泉書曰非老師平日警誨至此必不得力矣遂偏辭親友其子屼問後事抃厲聲叱之少頃語如平時趺坐而化壽七十七謚淸獻泉悼以偈曰仕也邦爲瑞歸歟世作程人間金粟去天上玉樓成慧劍無纖缺氷壺徹底淸春風谿水路孤月照雲明

贊曰霹靂頂門開有麼有麼喚起自家底作麼作麼趙悅道撞彩却較些子雖然如是放過則不可扇子踍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

富弼華嚴修顒禪師法嗣

富弼字彦國。河南人。慶曆中與文彦博竝相。封鄭國公。綵趙清獻策勵之後。晝夜精進。方鎭亳州時。聞修顒法席之盛。往質所疑。見顒登座。顧視如象王回旋。已微有得。因執弟子禮。請爲入室。顒見即曰。相公已入來。富弼猶在外。弼聞汗流浹背。即大悟。尋以偈寄圓照本曰。一見顒公悟入深。因緣傳得老師心。江山千里雖云隔。目對靈光與妙音。又迎顒館於州治。咨以心法。別後答顒書有曰。弼遭遇和尚。即無始以來忘失事。一旦認得。此後定須拔出生死海。不是尋常恩知。雖盡力道斷道不出也。每念古尊宿始初在本師處。動是三二十年。少者亦是十數年。日夕侍奉。聞道聞法。方得透頂透底。却思弼兩次蒙和尚垂顧。共得兩箇月請益。更作聰明過人。能下得多少工夫。若非和尚巧設方便。著力摘發。何繇見箇涯岸。復寄書本曰。弼留心祖道。爲日已久。常恨不遇明眼人開發。蒙陋昨幸守亳。與潁州接境。請得顒師下訪。相聚幾月。以慈悲方便之力。令有悟處。會結夏逼日。四月初遽且歸潁。其於揩磨淘汰。則殊未有功。衰病相仍。昏鈍難入。昔古靈師所謂不期臨老得聞極則事。見之於弼今日矣。弼雖得法顒師。然本源繇老和尚而來。宗派甚的。必須亦欲成持。更望垂慈攝受。遠賜接引。未至令至。則爲南嶽下龐蘊。百丈下裴休也。後奏署顒師號。顒上堂謝語有曰。彼一期之悞我。亦將錯而就錯。弼作偈贊曰。萬木千花欲向榮。臥龍猶未出滄溟。彤雲彩霧呈嘉瑞。依舊南山一色青。

文彦博字寬夫。介休人。歷事四朝。出入將相五十餘年。官至太師。封潞國公。守洛陽日。嘗致齋往龍安寺瞻禮聖像。忽見像壞墮地。略不加敬。但瞻視而出。旁有僧曰。何不作禮。博曰。像既壞。吾將何禮。僧曰。譬如官路土人掘以爲像。智者知路土。凡人謂像生。後來官欲行。還將像塡路。像本不生滅。路亦無新故。博聞之有省。以使相鎭北京時。與天鉢寺重元禪師善。一日元來謁別。博曰。師老矣。復何往。元曰。入滅去。博笑謂其戲語。躬自送之。歸與師弟言其道韻深穩。談笑有味。非常僧也。使人視之。果已坐脫。大驚嘆異。時方

盛暑香風襲人久之闍維烟色白瑩舍利無數博親往臨觀執上所賜白瑠璃瓶置座前祝曰佛法果靈願舍利塡吾缾言卒烟自空而降布入瓶中烟滅舍利如所願博自是慕道益力恨知之暮專念阿彌陀佛晨香夜坐未嘗少懈每發願曰願我常精進勤修一切善願我了心宗廣度諸含識乃與淨嚴法師集十萬人爲淨土會如居士有頌贊曰知君膽氣大如天願結西方十萬緣不爲一身求活計大家齊上渡頭船臨終安然念佛而化壽九十二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初不信佛嘉祐六年爲參知政事兼譯經潤文使旣登二府多病嘗夢至一所十人冠冕環坐一人曰參政安得至此宜速返舍修出門數步復往問曰君等豈非釋氏所謂十王者耶曰然因問世人飯僧造經果有益乎曰安得無旣寤病良已自是始生信心居洛時遊嵩山却僕吏放意而往至一寺修竹滿軒風物鮮美修休於殿內旁有老僧閱經自若修問誦何經曰法華修曰古之高僧臨死生之際類皆談笑脫去何道致之曰定慧力耳又問今何寂寥無有曰古人念念定慧臨終安得散亂今人念念散亂臨終安得定慧修大嘆服後以太子少師致仕居潁州因潁守極道修顒禪師德業乃備饌延顒旣至修遠問曰浮圖之教何爲者顒乃款論指妙揮微優游於華藏法界之都從容於帝網明珠之內修竦然曰吾初不知佛書其妙至此易簀時召子弟切誡曰吾生以文章名當世力詆浮圖今此衰殘忽聞奧義方將研究命也柰何汝等勉旃無蹈後悔於是捐酒肉徹聲色灰心默坐令老兵近寺借華嚴經讀至八卷乃安坐而逝

范鎮字景仁累官翰林學士或問鎮何以不信佛鎮曰爾必待我合掌膜拜然後爲信耶黃庭堅一日過鎮終日相對正身端坐未嘗回顧亦無倦色鎮曰吾二十年來胸中未嘗起一思慮二三年來不甚觀書若無賓客終日獨坐夜分方睡雖兒曹歡呼咫尺皆不聞堅曰公却是學佛作家

司馬光字君實封溫國公初不喜禪自富韓問法於圓照後忽有所契范鎮以爲譏光曰吾豈謂天下無

禪但吾儒所聞有不必捨我而從其書耳後因鎮論空相遂以詩戲曰不須天女散巳解動禪心鎮不納復戲之曰賤子悟巳久景仁今復迷又曰到岸何須筏揮鋤不用金浮雲任來往明月在天心作解禪六偈曰忿怒如烈火利欲如銛鋒終朝長戚戚是名阿鼻獄顏回安陋巷孟軻養浩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弟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降百祥是名作因果言爲百世師行爲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名不壞身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光明藏道義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爲賢爲大聖是名佛菩薩

邵雍字堯夫范陽人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有學佛吟曰飽食豐衣不易過日長時節柰愁何求名壯歲投宣舉怕死老年親釋迦妄欲斷緣緣愈重邀求去病病還多長江一片平如練幸自無風又起波

呂公著字晦叔與司馬光並相光初不喜佛著勸之曰佛學心術簡要撮其至要而識之大率以正心無念爲宗非必事事服習爲方外人也光然之一日帝從容問治道遂及釋老著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著曰堯舜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爲急所以爲堯舜也屬纊時雖子孫滿前親朋遝至初不談及身世事

贊曰富鄭公嘗追念古尊宿奉侍本師動是三二十年方得透頂透底而自恨其請益日淺此豈空腹高心認鍮作金者哉所謂研窮至理以悟爲則生生居學地而自鍛鍊者殆其人矣古德云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予於鄭公不能無低徊焉

又贊曰文潞公歐陽永叔范景仁司馬君實邵堯夫呂晦叔皆焜燿史冊振世人豪也乃考其生平靡不洞明佛理無異作家禪客永叔始雖力排終能開悟又詎可與淺根者同日道哉

潘興嗣 黃龍慧南禪師法嗣

潘興嗣字延之南州人初調德化縣尉同郡許瑊始拜江州守嗣往見之瑊不爲禮遂懷刺歸竟不之官問道於慧南獲其印可嘗曰我清世之逸民故自號

清逸居士嘗是時黃龍法道大振四方學徒竭蹙恐後雖自謂飽參者至則撫然就弟子之列嗣問其故南曰父嚴則子孝今日之訓後日之範也譬諸地隆者下之窪者平之彼將登於千仞之上吾亦與之俱困而極於九淵之下吾亦與之俱伎之窮則妄盡而自釋也又曰姁之嫗之春夏之所以生育也霜之雪之秋冬之所以成熟也吾欲無言得乎南又嘗以佛手驢脚生緣三語勘問學者莫能契其旨天下叢林目為黃龍三關脫有詶者南無可否斂目危坐人莫涯其意嗣又問其故南曰已過關者掉臂徑去安知有關吏從吏問可否此未透關者也嗣自嘉祐以來公卿交薦章數十上堅不就隱居豫章東湖琴書自娛一日潛菴源來訪見其拂琴次源曰老老大大猶弄箇線索在嗣曰也要彈教響源曰也不少嗣曰知心能幾人

贊曰覺範題公畫像云毗盧無生之藏震旦有道之器談妙義借身為舌擘大千以手為地機鋒不減龐蘊而解文字禪行藏大類孺子而值休明世舒王疆之而不可神考致之而不起此天下士大夫所共聞然公豈止於是而已哉噫豈止於是四箇字分明畫出潘延之

◆演一作演

張商英 兜率從悅禪師法嗣

張商英字天覺號無盡居士童兒日記萬言年十九應舉入京道經向氏先一夕向夢神告明日接相公英至向異之遂妻以女一日遊僧舍見藏經裝演嚴麗怫然曰我孔聖之書乃不及胡人歸坐書室吟哦至三鼓向氏曰夜深何不睡去英遂以前意對曰正此著無佛論向氏應聲曰既是無佛何論之有須著有佛論始得英疑其言乃止後訪一同列見佛龕前維摩經信手探閱到此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處輒歎曰胡人之言亦能爾耶遂借歸閱次向氏問讀何書曰維摩經曰可熟讀此經然後著無佛論也英悚然異其言於是深信佛乘留心祖道元祐七年漕江西首謁東林總總詰英所得見與已符合因印可之且曰吾有得法弟子住玉溪可與語暨英按部過分寧諸禪迓之先致敬玉溪最後問兜率從悅悅為人

短小英嘗見襲德莊說其聰明可人乃曰聞師聰敏善文章悅笑曰運使失卻一隻眼也從悅臨濟九世孫若以聰敏對運使論文章政如運使對從悅論禪也英默識之乃遊兜率悅謂首座曰張運使過此吾當深錐痛劄若肯回頭則吾門幸甚座曰今之士大夫受人取奉慣恐其惡發別生事也悅曰正使煩惱祇退得我院也別無事英與語至更深論及宗門事悅曰東林既印可運使運使於佛祖言教有少疑否曰比看傳燈錄尊宿機緣惟疑香嚴獨脚頌德山托鉢話悅曰既於此有疑其餘則是心思意解何嘗至大安樂境界且如巖頭言末後句是有耶是無耶曰有悅大笑歸方丈閉卻門英一夜睡不穩至五更下床趯翻溺器忽大省發喜甚即扣方丈門曰已捉得賊了也悅曰賊在甚麼處英無語悅曰都運且去來日相見翼日遂獻頌曰鼓寂鐘沉托鉢回巖頭一拶語如雷果然只得三年活莫是遭他授記來悅曰參禪祇爲命根不斷依語生解如是之說公已深悟然至極微細處使人不覺不知墮在區宇乃作頌證之曰

等閑行處步步皆如雖居聲色寧滯有無一心靡異萬法非殊休分體用莫擇精麤臨機不礙應物無拘是非情盡凡聖皆除誰得誰失何親何疎拈頭作尾指實爲虛翻身魔界轉脚邪塗了無逆順不犯工夫悅室中嘗設三語以驗學者一曰撥草瞻風祇圖見性即今上人性在甚麼處二曰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麼生脫三曰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離向甚麼處去英各答之頌一曰陰森夏木杜鵑鳴日破浮雲宇宙清莫對曾參問曾晳從來孝子諱爺名二曰人間鬼使符來取天上花冠色正萎好箇轉身時節子莫教閻老等閑知三曰鼓合東村李大妻西風曠野淚沾衣碧蘆紅蓼江南岸卻作張三坐釣磯未幾悅入滅英拜相奏謚眞寂出知河南府聞悟克勤謁之於荊南劇談華嚴旨要曰華嚴現量境界理事全眞所以即一而萬了萬爲一一復一萬復萬浩然莫窮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卷舒自在無礙圓融此雖極則終是無風匝匝之波英於是不覺促榻悟遂問曰到此與祖師西來意爲同爲別曰同矣

悟曰且得沒交涉英有慍色悟曰不見雲門道山河大地無絲毫過患猶是轉句直得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向上全提時節彼德山臨濟豈非全提乎英乃首肯翼日復舉事法界理法界至理事無礙法界悟又問此可說禪乎曰正好說禪也悟笑曰不然正是法界量裏在蓋法界量未滅若到事事無礙法界法界量滅始好說禪如何是佛乾屎橛如何是佛麻三斤是故眞淨偈曰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手把猪頭口誦淨戒趂出淫坊未還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英嘆曰美哉之論豈易得聞乎覺範慧洪會英於峽之善溪英自謂得龍安悅禪師末後句叢林畏與語因夜話及之曰可惜雲菴不知此事洪問所以英曰商英頃自金陵酒官移知豫章過歸宗見之欲爲點破方敘悅末後句未卒此老大怒罵曰此吐血禿丁脫空妄語不得信既見其盛怒更不欲敘之洪笑曰相公但識龍安口傳末後句而眞藥現前不能辨也英大驚起執洪手曰老師眞有此意耶洪曰疑則別參乃取家藏雲菴頂相展拜贊之書以授洪其詞曰雲菴綱宗能用能照天鼓希聲不落凡調冷面嚴眸神光獨耀孰傳其眞覿面爲肖前悅後洪如融如肇宣和二年春館大慧宗杲於府第西齋爲法喜遊一日語杲曰余頃在江寧戒壇院寓居再閱雪竇拈古至百丈再參馬祖因緣雪竇云大冶精金應無變色投卷曰審如是豈得有臨濟今日耶遂作一頌曰馬師一喝大雄峯深入髑髏三日聾黃檗聞之驚吐舌江西從此立宗風因舉似平禪師平後致書云去夏閱臨濟宗派知居士得大機大用愍諸方學語之流來求頌本乃成頌寄之曰吐舌耳聾師已曉趯胸祇得哭蒼天盤山會裏翻筋斗到此方知普化顚今又數年諸方往往以余爲聰明博記少知余者公自江西法窟來必辨優劣試爲老夫言之杲曰居士見處與眞淨死心合近世得此機用獨二老矣曰何謂也杲乃舉眞淨頌曰客情步步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現突然一喝雙耳聾那吒眼開黃檗面死心拈曰雲巖要問雪竇既是大冶精金應無變色爲甚却三日耳聾諸人要知麼從前汗馬無人識祇要重論

蓋代功英躍然撫几曰不因公語爭見眞淨死心用處若非二老難顯雪竇馬師乃述偈曰馬師喝下立宗風嗟我三人見處同海上六鰲吞餌去棲蘆誰更問漁翁杲別去英囑必見圓悟遂津致行李到京一見便授大法宣和四年十一月黎明口占遺表命子弟書之作偈曰幻質朝章八十一漚生漚滅無人識撞破虛空歸去來鐵牛入海無消息言訖取枕擲門窓上聲如雷震衆視之已逝矣有頌古行於世

贊曰張無盡欲造無佛論自向氏激發始知留意宗乘然當其受印可於東林猶未廓然也迨參龍安得末後句復與勤巴子理會華嚴四無礙而鼻孔依然向下垂矣此時若喚作無佛一莖草忽現丈六金身若喚作有佛丈六金身又現一莖草畢竟如何龜毛拂子兎角拄杖

往生集云商英嘗著發願文云思此世界五濁亂心無正觀力無了因力自性惟心不能悟達謹遵釋迦世尊金口之教專念阿彌陀佛求彼世尊願力攝受待報滿時往生極樂如順水乘舟不勞自力而至矣蓮池本師贊曰無盡悟禪宗於兜率悅公而拳拳乎安養是念其爲計審矣雖西方瑞應史未詳錄而據因以考果不生西方將奚生哉

蘇軾東林常總禪師法嗣

蘇子瞻眉山人名軾號東坡初母程氏方娠夢一僧至門瘠而眇後弟轍官高安時眞淨文聖壽聰時時相過從一夕三人同夢迎五祖戒俄而軾至理夢事軾曰某年七八歲嘗夢身是僧往來陝右眞淨曰戒禪師陝右人也暮年棄五祖來遊高安終於大愚逆數蓋五十年而軾時年四十九又戒眇一目乃悟軾前身卽戒和尙云嘉祐初登進士直史館元豐三年謫黃州時佛印了元住歸宗軾與酬酢妙句烟雲爭麗自黃徙汝因遊廬山宿東林與照覺常總論無情話有省黎明獻偈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淸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擧似人又曰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看山了不同不識廬山眞面目祇緣身在此山中抵荊南聞玉泉承皓機鋒不可觸擬抑之卽微服求見皓問尊官高姓軾曰姓秤乃秤天

下長老底秤皓喝曰且道這一喝重多少軾無對自此益重禪宗於幾歸陽羨舟次瓜步以書抵金山了元曰不必出山當學趙州上等接人元得書徑來軾迎笑問之師說偈曰趙州當日少謙光不出山門見趙王爭似金山無量相大千都是一禪床軾拊掌稱善知登州石塔戒來迎軾軾曰吾欲一見石塔以行速不及往戒起曰看這箇是磚浮圖耶軾曰有縫柰何戒曰若無縫爭解容得世間螻蟻軾爲首肯元祐丙寅除翰林學士已巳出知杭州復過金山謁了元留數月元所居方丈名妙高臺軾有詩曰我欲乘飛車東訪赤松子蓬萊不可到弱水三萬里不如金山去淸風半帆耳中有妙高臺雲峯自孤起仰觀初無路誰信平如砥臺中老比丘碧眼照窓几巉巉玉爲骨凜凜霜入齒機鋒不可觸千偈如翻水何須尋德雲只此比丘是長生未暇學請學長不死壬申知揚州一日石塔遣侍者求解院事軾問長老何往對欲歸西湖遂率僚佐同至石塔令擊鼓袖中出疏使晁無咎讀之曰大士何曾說法誰作金毛之聲衆生各自開堂何關石塔之事去無作相住亦隨緣惟戒公長老開不二門施無盡藏念西湖之久別亦是偶然爲東坡而少留無不可者一時稽首重聽白槌渡口船迴依舊雲山之色秋來雨過一新鐘鼓之音九月召爲禮部尚書兼端明侍讀學士甲戌安置惠州舟次金陵阻風江滸迎蔣山泉萬卷至問曰如何是智海之燈泉以偈對曰指出明明是甚麼舉頭鷂子穿雲過從來這盌最希奇解問燈人能幾箇軾欣然亦作偈曰今日江頭天色惡砲車雲起風欲作獨望鍾山喚寶公林間白塔如孤鶴寶公骨冷喚不應却有老泉來喚人電眸虎齒霹靂舌爲余吹散千峯雲南來萬里亦何事一酌曹溪知水味他年若畫蔣山圖仍作泉公喚居士泉說偈曰脚下曹溪去路通登堂無復問牖風好將鍾阜臨岐句說似當年踏碓翁軾在惠州了元致書云子瞻中大科登金門上玉堂遠放寂寞之濱權臣忌子瞻爲宰相耳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三十年功名富貴轉眄成空何不一筆勾斷尋取自家本來面目萬劫常住永無墮落昔有問

師佛法在甚處師曰在行住坐臥處著衣喫飯處屙屎撒尿處沒理沒會處死活不得處子瞻胸中有萬卷書下筆無一點塵到這地位不知性命所在一生聰明要做甚麼三世佛則是一箇有血性的漢子子瞻若能脚下承當把三二十年富貴功名賤如泥土努力向前珍重珍重庚辰復朝奉郎辛巳度嶺北歸中止常州請老以本官致仕南遷日携阿彌陀佛像一軸曰此軾生西方公據也至是疾革徑山惟琳來候曰端明勿忘西方軾曰西方不無但箇裡著力不得語畢而逝嘗題自己照容曰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瓊州

贊曰坡公出世一番與佛印法泉諸老宿互相提唱闡揚佛法棠栢云東坡老賊以文字爲緣林出沒於峰前路口荊棘叢中竄弓藥箭無處不藏專候殺人不眨眼索性漢一觸其機刀箭齊發尸橫血濺碧流成赤你且道他是賊不是賊試辨驗看若辨得管取從來攔路石沸湯潑雪

又贊曰古德云東坡門外漢耳夫以坡公見地猶在門外則佛法豈易言乎雖然千載而下讀公之文因而知有佛法殆以文章作佛事也意其人亦乘願而來乘願而往者耶是又惡容輕置喙矣

蓮池本師贊曰老泉爲薦先亡嘗於極樂院造六菩薩像而子由往來法門亦甚密邇蓋蘇氏之皈心三寶素矣世有刻西方公據者增以俚語謂出自坡公此誣也具眼者勿因僞而併棄其眞師又曰愚聞之古德云士大夫英敏過人者多自僧中來然嘗疑之迷而不返者什九不負宿因者什一其故何也五濁惡世多諸退緣賢者所難免也故戒禪師後身爲東坡青禪師後身爲曾魯公喆禪師後身耽富貴多憂苦夫東坡最爲親近法門而魯公已不之及彼喆老之後身其迷抑又甚矣古今知識所以勸人捨五濁而求淨土也然則劉遺民而下諸君子所得不旣多乎

黃庭堅 黃龍祖心禪師法嗣

太史黃庭堅字魯直號山谷以般若夙習雖膴仕澹如也出入宗門未有所向好作艷詞人爭傳之嘗謁

圓通秀秀呵曰大丈夫翰墨之妙甘施於此乎秀方戒李伯時畫馬事堅笑曰又當置我於馬腹中耶秀曰汝以艷語動天下人婬心不止馬腹中正恐生泥犁耳堅悚然悔謝綠是絕筆惟孳孳於道著發願文痛戒酒色日止朝粥午飯而已元祐間丁家艱館黃龍山參晦堂祖心乞指徑捷處堂曰祇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太史居常如何理論堅開口便道不是不是正窘迫次適有一人至堂問誰遣汝來其人曰大林葉秀才又問有書否曰有又問書何在其人卽引手背抽衣領擧書呈堂堂曰學道到此人田地方可堅有愧色一日侍堂山行次時巖桂盛開堂曰聞木樨花香麼曰聞堂曰吾無隱乎爾堅欣然領解卽拜曰和尙得恁麼老婆心切堂笑曰祇要公到家耳時與堂高弟死心悟新靈源惟淸尤篤方外契久之謁心於雲巖隨衆入室心見張目問曰新長老死學士死燒作兩堆灰向甚麼處相見堅無語心約出曰晦堂處參得底使未著在後左官黔南道力愈勝於無思念中頓明死心所問報以書曰往日嘗蒙苦口提撕長如醉夢依稀在光影中蓋疑情不盡命根不斷故望崖而退耳謫官在黔南道中晝臥覺來忽然廓爾尋思平生被天下老和尙謾了多少惟有死心道人不肯乃是第一相爲也靈源寄以偈曰昔日對面隔千里如今萬里彌相親寂寥滋味同齋粥快活談諧契主賓室內許誰參化女眼中休去覓瞳人東西南北難藏處金色頭陀笑轉新堅和曰石工來斲鼻端塵無手人來斧始親白牯貍奴心卽佛龍睛虎眼主中賓自携瓶去沽村酒却著衫來作主人萬里相看常對面死心寮裏有淸新堂入寂堅作塔銘復弔以偈曰海風吹落楞伽山四海禪徒著眼看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烟搭在玉欄干嘗以書勉胡少汲曰公道學頗得力耶治病之方當深求禪悅照破生死之根則憂畏淫怒無處安脚病既無根枝葉安能爲害投子聰老海會演老道行不媿古人皆可親近殊勝從文章之士學妄言綺語增長無明種子也聰老猶喜接高明士大夫開卷論說便穿諸儒鼻孔若於義理得宗趣却觀舊所讀書境界

廓然六通四闢極省心力然有道之士須以志誠懇惻歸向古人所謂下人不精不得其眞此非虛語

侍郎韓宗古嘗以書問晦堂曰昔聞和尙開悟曠然無疑但無始以來煩惱習氣未能頓盡爲之奈何堂答曰敬承中書諭及昔時開悟曠然無疑但無始以來煩惱習氣未能頓盡然心外無剩法者不知煩惱習氣是何物而欲盡之若起此心翻成認賊爲子也從上以來但有言說乃是隨病設藥縱有煩惱習氣但以如來知見治之皆是善巧方便誘引之說若是定有習氣可治却是心外有法而可盡之譬如靈龜曳尾於塗拂迹迹生可謂將心用心轉見病深苟能明達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心法既無更欲教誰頓盡耶

九江守彭器資每見尊宿必問道人命終多自繇或云自有旨決可聞乎往往有妄言之者器資竊笑之暮年守湓江延晦堂至郡齋日夕問道從容問曰臨終果有旨訣乎曰有之曰願聞其說曰待公死時卽說器資不覺起立曰此事須是和尙始得洪覺範嘆賞其書作偈曰馬祖有伴則來彭公死時卽道睡裏虱子咬人信手摸得革蚤

王正言問死心悟新曰嘗聞三緣和合而生又聞卽死卽生何故有奪胎而生者新曰如正言作漕使隨所住處卽居其位還疑否曰不疑新曰復何疑也王於言下領解

顯謨朱世英問眞淨克文佛法大意文以書答曰屛書以佛法爲問佛法至妙無二但未至於妙則互有長短苟至於妙則悟心之人如實知自心究竟本來成佛如實自在如實安樂如實解脫如實清淨而日用惟用自心自心變化把得便用莫問是非擬心思量已不是也不擬心一一天眞一一明妙一一如蓮花不著水所以迷自心故作衆生悟自心故成佛而衆生卽佛佛卽衆生繇迷悟故有彼此也如今學者多不信自心不悟自心不得自心明妙受用不得自心安樂解脫心外妄有禪道妄立奇特妄生取捨縱修行落外道二乘禪寂斷見境界英得書有省後覺範至臨川與英遊相好俄上藍長老至謂英曰覺範

閒工詩耳禪則其師猶錯糾弟子耶英笑曰師能勘驗之乎上藍曰諾居一日同遊疎山飯於逆旅上藍以手畫案謂洪曰經軸之上必題卜字是何義洪即畫圓相橫一畫曰是此義也上藍愕然洪為作偈曰以字不成八不是法身睡著無遮蔽衲僧對面不知名百衆人前呼不起上藍歸舉似英英拊手曰孰謂詩僧亦能識字義乎

衛州王大夫遺其名以喪偶厭世相遂參元豐清滿言下知歸滿一日謂曰子乃今之陸亘也王便掩耳既而回壇山之陽縛茅自處者三載偶歌曰壇山裏日何長青松嶺白雲鄉吟鳥啼猿作道場散髮采薇歌又笑從教人道野夫狂

贊曰黃山谷護戒如護明珠參禪如參鐵壁事師友不啻事父兄勸同志不啻勸子弟現宰官身續佛慧命若而人者庶幾無愧

又贊曰韓宗古彭器資王正言朱世英各有入頭處且道衛州王大夫掩耳是有語是無語

吳恂 黃龍祖心禪師法嗣

吳恂字德夫與元府人任豫章法曹時郡帥王韶迎晦堂入城咨決心要恂亦往參堂曰公平生學解記憶多聞即不問父母未生已前道將一句來恂窘無以對遂日夕提撕此語忽自知有而機未發偶閱鄧隱峯傳見其倒卓化去衣亦順身不褪忽疑曰彼化之異固莫測而衣亦順之何也趨問堂堂曰公今侍立是順身逆曰是順曰還疑否曰不疑曰自既不疑何疑於彼恂言下開解連呈三偈曰中無門戶四無旁學者徒勞捉影忙珍重故園千古月夜來依舊不曾藏盧峯居士舊門人邂得師眞的的親大地撮來成箇眼翻騰別是一般新咄這多知俗漢咬盡古今公案忽於狼藉堆頭拾得蜣蜋糞彈明明不直分文萬兩黃金不換等閑拈出示人秖為走盤難看晦堂答偈曰水中得火世還稀看著令人特地疑自古不存師弟子如今却許老胡知後別去堂又送偈曰海門山險絕行蹤踏斷牢關信已通自有太平基業在不論南北與西東

王韶 晦堂祖心禪師法嗣

學士王詔字子淳帥西塞自以殺業重祈爲湶雪請佛印了元說法上藍印炷香曰此香爲殺人不眨眼將軍立地成佛大居士衆稱善詔亦悠然意消出剌洪州時延晦堂問道默有所契因述投機頌曰晝曾忘食夜忘眠捧得驪珠欲上天却向自身都放下四稜榻地恰團圓呈堂深肯之

合贊曰吳德夫拾得蜣蜋糞彈後不直分文王子淳却向自身放下時驪珠何在心空要斷這不平公案各各放伊三頓痛棒且道是賞伊是罰伊

郭祥正 白雲守端禪師法嗣

郭祥正字功甫母夢李白而生皇祐四年守端寓歸宗時正任星子主簿往叩心法迨端住承天遷圓通正復尉於德化往來尤密端移白雲海會正自當途往謁端曰牛醇乎曰醇矣端厲聲叱之正不覺拱而立端曰醇乎醇乎南泉大溈無異此也於是鳴鼓陞座曰牛來山中水足草足牛出山去東觸西觸夜來枕上作得箇山頌謝功甫大儒廬山二十年之舊今日遠訪白雲之勤請已後分明舉似諸方直要與天下有鼻孔衲僧脫却着肉汗衫莫言不道乃曰上大人丘乙已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正切疑後聞小兒誦之忽有省以書報端端答偈曰藏身不用縮頭斂跡何須收脚金烏半夜遼天玉兎趕他不着元祐中往衢之南禪謁泉萬卷請陞座正趨前拈香曰海邊枯木入手成香爇香爐中橫穿香積如來鼻孔作此大事須是對衆白過始得雲居老人有箇無縫布衫分付南禪禪師着得不長不短進前則諸佛護位退步則海水澄波今日嚬呻六種震動遂召曰大衆還委悉麼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泉曰遮相鈍置正曰因誰致得崇寧初到五祖請法演陞座正趨前拈香曰此一瓣香爇向爐中供養我堂頭法兄禪師伏願於方廣座上劈開面門放出先師頂相與他諸人描邈何以如此白雲巖畔舊相逢往日今朝事不同夜靜水寒魚不食一爐香散白蓮峯演遂曰曩謨薩怛哆鉢囉野恁麼恁麼幾度白雲谿上望黃梅花向雪中開不恁麼不恁麼嫩柳垂金線且要應時來不見龐居士問馬

大師云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大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大衆一口吸盡西江水萬丈深潭窮到底略彴不是趙州橋明月淸風安可比又到雲居請了元陞座正拈香曰覺地相逢一何早鶻臭布衫今脫了要識雲居一句玄珍重後園驢喫草召大衆曰此一瓣香爇天炙地去也元曰今日不着便被這漢當面塗糊便打乃曰謝公千里來相訪共話東山竹徑深借與一龍騎出洞若逢天旱便爲霖霔拄杖下座正拜起元曰收得龍麼曰已在這裏元曰作麼生騎正擺手作舞便行元拊掌曰祇有這漢猶較些子正隱靑山所著有醉吟菴詩文三十卷號靑山集

贊曰無影樹無縫塔從何處描邈

周敦頤 佛印了元禪師法嗣

周敦頤字茂叔春陵人初見晦堂心問教外別傳之旨心諭之曰只消向你自家屋裏打點孔子謂朝聞道夕死可矣畢竟以何爲道夕死可耶顏子不改其樂所樂何事但於此究竟久久自然有箇契合處又扣東林總禪師總曰吾佛謂實際理地卽眞實無妄誠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資此實理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正此實理天地聖人之道至誠而已必要着一路實地工夫直至於一旦豁然悟入不可只在言語上會又嘗與總論性及理法界事法界至於理事交徹冷然獨會遂著太極圖說語語出自東林口訣因遊廬山樂其幽勝遂築室焉時佛印了元寓鸞溪頤謁之相與講道問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禪門何謂無心是道元曰疑則別參頤曰參則不無畢竟以何爲道元曰滿目靑山一任看頤豁然有省一日忽見窓前草生乃曰與自家意思一般以偈呈元曰昔本不迷今不悟心融境會豁幽潛草深窓外松當道盡日令人看不厭遂請元作靑松社主以媲白蓮故事頤嘗嘆曰吾此妙心實啓廸於黃龍發明於佛印然易理廓達自非東林開遮拂拭無繇表裏洞然頤後倡明道學學者稱爲濂溪先生

程顥字伯淳洛陽人神宗朝進士以道學爲己任世稱明道先生嘗曰佛說光明變現初莫測其旨近看

華嚴合論却說得分曉應機破惑名之爲光心垢解脫名之爲明只是喻自心光明便能教化得人光照無盡世界只在聖人一心之明所以諸經之先皆說放光一事顥每見釋子讀佛書端莊整肅乃語學者日凡看經書必當如此今之讀書者形容先自怠惰了如何存主得一日過定林寺偶見衆僧入堂周旋步武威儀濟濟一坐一起並準淸規乃嘆曰三代禮樂盡在是矣侯世與問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顥引禪語曰心則不有事則不無侯當下有省又問儒佛同異顥曰公本來處還有儒佛否顥弟程頤伊川先生或問佛說生死事如何頤曰譬如水上漚又問佛說生死輪迴可否頤曰此事說有無皆難須自見得聖人只一句斷盡了曰未知生焉知死

游酢字定夫官監察御史師事二程嘗致書開福寧禪師曰儒者執五常欲各盡其分釋氏謂世間虛妄要人反常合道旨殊用異何歟寧答曰人溺情塵愛網晝思夜度無一息之停須力與之決收其放心死生乃可出若只括其同異揭揭焉盡分於郛郭之間我習內薰愛緣外染於道何能造合能反厥常則心自通道自合不然難以口舌爭也又問造道必有要法寧曰道不在說與示也說示者方便耳須用就已知歸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也酢默然呂居仁以書問酢曰定夫既從二程學後又從諸禪遊則儒釋兩家必無滯閡敢問所以不同何也酢答曰佛書所說世儒亦未深考往年嘗見伊川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所從出哉此事須親到此地方能辨其同異前輩往往不曾看佛書故詆此如此而其所以破佛者乃佛書正不以爲然者也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與游酢楊時呂大臨在二程之門號四先生有問求仁如何下工夫佐曰如曾子顏色容貌辭氣上做亦得出辭氣者猶佛所謂從此心中流出今人唱一喏不從心中出便是不仁不識痛癢了也時呂大忠理會仁字不透佐曰世人說仁只管著愛上怎生見得仁只如力行近乎仁力行關愛甚事忠起立悟曰公說仁字正與尊宿談禪一般

楊時字中立從二程游得河洛之傳世號龜山先生嘗曰微生高乞醯與人孔子以爲不直維摩經云直心是道場儒佛至此實無二理時與東林總禪師友善謂總曰禪學雖高却於儒道未有所得總曰儒道要緊處也記得些子且道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得箇甚麼時默然嘗論形色天性一章曰此與釋氏色空之論何異一日過詹季魯家魯問易時取紙畫一圈於上曰此便是易又和陳瑩中絕句曰畫前有易方知易曆上求玄恐未玄白首紛如成底事蠹魚徒自老青編又曰盈科日進幾時休到海方能止衆流只恐達多狂未歇坐馳邀愛鏡中頭

贊曰濂溪開伊洛之傳而考其淵源實自佛印黃龍點破所著太極圖亦得之東林老於兩程師弟靡不從禪門中印證然則佛氏何負於儒而儒者乃忍爲入室之戈耶善乎伊川之言曰吾所攻者迹也然迹安所從出哉知此可與談儒釋一貫宗趣矣

戴道純 靈源惟清禪師法嗣

戴道純字孚中官寺丞一日咨扣靈源惟清有省乃呈偈曰杳冥源底全機處一片心花露印文知是幾生曾供養時時微笑動香雲

高世則 芙蓉道楷禪師法嗣

高世則字仲貽號無功以節度使判溫州參芙蓉道楷一日忽造微密呈偈曰懸崖撒手任縱橫大地虛空自坦平照壑輝巖不借月菴頭別有一簾明

合贊曰心花印文虛空坦平洞山臨濟是一是二

陳瓘 靈源惟清禪師法嗣

陳瓘字瑩中號了翁又號華嚴居士立朝骨鯁剛正有古人風烈留神內典議論奪席獨參禪未大發明禪宗因緣多以意解酷愛南禪師語錄詮釋殆盡惟金剛與泥人揩背注解不行嘗語人曰此必有出處但未有知之者諺云大智慧人面前有三尺暗果不誣也後謁靈源惟清執聞見以求解曾清曰執解爲宗何日偶諧瓘乃開悟寄清偈曰書堂兀兀萬幾休日暖風柔草木幽誰識二千年底事如今只在眼睛頭

劉安世字器之號元城從司馬光受學嘗曰老先生

於佛法極通曉但不言耳又嘗曰孔子佛氏之言相爲終始孔子之言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佛之言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其言次第若出一人但孔子以三綱五常爲道故色色空空之說微開其端令人自得耳孔子之心佛心也假若天下無三綱五常則禍亂又作人無噍類矣豈佛之心乎故儒釋道其心皆一門庭施設不同耳嘗謂弟子馬永卿曰禪之一字於六經中亦有此理但佛法既敝人皆認著色相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上根聰悟多喜其說故禪道大行若渠不來佛法之滅久矣予之南遷雖平日於吾儒喫緊處得力然亦不可謂此事不得力世間事有大於死生者乎而此事獨一味理會生死有箇見處則於貴賤禍福輕矣又嘗取楞嚴經示永卿曰觀音大士熏聞成聞六根銷復同於聲聽能令衆生臨當被害其兵戈猶如割水亦如吹光性無動搖蓋割水吹光而水火之性不動搖耳猶如遇害而吾性湛然此觀音無畏之力也又云音性圓銷觀聽返入離諸塵妄能令衆生禁繫枷鎖所不能著謂人得無畏力則枷鎖不能爲害吾友可以此理諭人使後人不至謗佛

贊曰了翁了翁執解爲宗若非靈源點破一生狂走鏡中頭

又曰李屏山鳴道集說曰劉元城謂司馬溫公極通佛理但不言耳所以然者蓋爲孔子地也吾謂佛書精微幽隱之妙合於世典者亦惟世儒能發揮之與其秘而不言不若從其原本合一處著力闡揚使天下萬世咸知六經中有禪而吾聖人已爲佛也其爲孔子地不亦大乎屏山此論最高人莫之及

蘇轍 洪州順禪師法嗣

蘇轍字子由號潁濱累官翰林學士門下侍郎佛印住金山轍獻偈曰麤沙印佛佛欣受怪石供僧僧不嫌空手遠來還要否更無一物可增添印答曰空手持來放下難三賢十聖聚頭看此般供養能歆享木馬泥牛亦喜歡元豐三年轍謫高安會黃檗全於城寺全熟視曰君靜而慧苟留心宗門何患不成此道轍識之因習坐數求決於全無契後省聰居壽聖轍

以此事往問聰不答轍又問聰徐曰圓照未嘗以道語人吾今亦無以語子轍於是得言外之旨又嘗咨心法於洪州順順示以搐鼻因緣轍言下大悟作偈呈曰中年聞道覺是非邂逅相逢老順師搐鼻徑參眞面目掉頭不受別鉗鎚枯藤破衲公何事白酒靑鹽我是誰慚愧東軒殘月上一杯甘露滑如飴

贊曰溪聲山色白酒靑鹽難爲兄難爲弟

胡安國 上封秀禪師法嗣

胡安國字康侯崇安人紹聖中進士累官給事中幼時便有出塵之趣彊學力行以聖人爲標的久參上封秀得言外之旨崇寧中過藥山有禪人舉南泉斬猫話問安國安國以偈答曰手握乾坤殺活機縱橫施設在臨時玉堂兎馬非龍象大用堂堂總不知又寄上封有曰祝融峰似杜城天萬古江山在目前須信死心元不死夜來秋月又團圓馮當世京晩年好佛嘗以書寄安國曰并州歌舞妙麗閉目不窺日以談禪爲上安國曰若如所論未達禪理閉目不窺已是一重公案

贊曰識塵中主得教外傳死心不死安國常安

范沖 圓通旻禪師法嗣

范沖字謙叔一字致虛綠翰苑守豫章過圓通謁旻禪師茶罷曰某宿世作何福業今生墮在金紫行中去此事遠稍旻呼內翰沖應諾旻曰何遠之有沖躍然曰乞師再垂指示旻曰此去洪都有四程沖佇思旻曰見卽便見擬思卽差沖豁然有省

吳居厚

樞密吳居厚擁節歸鍾陵謁旻曰某往赴省試過趙州關因問前住訥老透關底事如何訥曰且去做官今不覺五十餘年旻曰曾明得麼曰八次經過常存此念然未甚脫灑在旻度扇與之曰請使扇吳卽揮扇旻曰有甚不脫灑處吳忽有省曰便請末後句旻揮扇兩下吳曰親切親切旻曰吉獠舌頭三千里

彭汝霖

諫議彭汝霖手寫觀音經施旻旻拈起曰這是觀音經那箇是諫議經曰此是某親寫曰寫底是字那箇是經霖笑曰却了不得也曰卽現宰官身而爲說法

日人人有分曰莫謗經好曰如何即是旻舉經示之
霖拊掌大笑曰嗄旻曰又道了不得霖禮拜

盧航

中丞盧航與旻擁爐次航問諸家因緣不勞拈出直
截一句請師指示旻厲聲揖曰看火航急撥衣忽大
悟謝曰灼然佛法無多子旻喝曰放下著航應諾諾

都貺

左司都貺問旻曰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如何
湊泊旻曰全身入火聚曰畢竟如何會旻曰驀直去
貺沈吟旻曰可更喫茶麼曰不必旻曰何不甚麼會
貺契旨曰元來太近旻曰十萬八千貺占偈曰不可
思議是大火聚便恁麼去不離當處旻曰咦猶有這
箇在貺曰乞師再垂指示旻曰便恁麼去鐺是鐵鑄
貺頓首謝之

合贊曰可惜五箇赤梢鯉魚向圓通虀甕裡醃殺

徐俯 圓悟克勤禪師法嗣

樞密徐俯字師川號東湖居士每侍其父龍圖禧謁
法昌及靈源語論終日俯聞之藐如也迨法昌歸寂
在笑談間俯異之始篤信此道後丁父憂念無以報
罔極請源至孝址說法源登座問答已乃曰諸仁者
只如龍圖讀萬卷書如水傳器涓滴不遺且道尋常
著在甚麼處而今捨識之後還著萬卷書底又却向
甚麼處著俯聞豁然有得遂曰吾無憾矣源下座問
曰學士適來見箇什麼便恁麼道俯曰若有所見則
鈍置和尚去也源曰恁麼則老僧不如俯曰和尚是
何心行源大笑靖康初爲尚書外郎與朝士同志者
挂鉢於天寧寺之擇木堂力參圓悟克勤悟亦喜其
見地超邁一日堂書記寮指悟項相曰這老漢腳跟
猶未點地在悟頰面曰甕裡何曾走却鱉俯曰且喜
老漢腳跟點地悟曰莫謗他好俯休去

贊曰徐師川悟旨於靈源而又挂鉢於圓悟腳跟猶
未點地在

趙令衿 克勤禪師法嗣

郡王趙令衿字表之號超然初任南康多與禪衲游
公堂間爲摩詰丈室適圓悟居歐阜衿往參欣然就
其鑪鞴悟不少假衿固請悟曰此事要得相應直須

是死一回始得衿默契嘗自疏略曰家貧遭劫誰知盡底不存空室無人幾度賊來亦打悟兒囑令加護謁大慧慧聞令擊鼓入室衿袖香趨之慧曰趙州洗鉢盂話居士如何會衿曰討甚麽椀拂袖便出慧起搊住曰古人向這裡悟去你爲甚不悟衿擬對慧掀之曰討甚麽椀衿曰還這老漢始得悟嘗示法語曰曹山辭悟本問向甚處去云不變易處去不變異處豈有去耶云去亦不變異自非脚蹈實地安能透徹如此豈以語言機思所可測量哉蓋履踐深極到無可滲漏之致然後羅籠不住學道之士立志外形骸一死生混古今絕來去要須攀上流造詣至眞諦實淵奥閫域打辦自己脫白露淨無絲毫意想墮在塵緣直下心如枯木朽株如大死人無些氣息心心無知念念無住千聖出來移換不得乃可以向枯木上生華發大機起大用興慈運悲乃無功之功無作之作豈落得失是非哉纔留一毫毛則抵捂於生死界自己未能度安能度人維摩大士不住金粟住入酒肆淫坊作大解脫佛事龐老子補處遂身不住兜率陀棄却珍寶漢江織笊籬與大宗師擊揚與奪此段從上體裁莫不皆爾要須滴水滴凍不拘朝野陶冶煅煉如曹山摩詰老龐乃可以不廢悲願不亦宜乎自餘人間世紛紜塵坌何足置胸次哉

贊曰心空敢問超然既是空室無人喚誰作賊賊來要打底又是誰

李彌遜 克勤禪師法嗣

侍郎李彌遜號普現居士少時讀書五行俱下年十八中鄉舉登第京師旋歷華要至二十八歲爲中書舍人參圓悟一日蚤朝回至天津橋馬躍忽有省通身汗流直造天寧適悟出門遙見便喚曰居士且喜大事了畢遜厲聲曰和尚眼花作麼悟便喝遜亦喝於是機鋒迅捷凡與悟問答當機不讓及遷吏部方在壯歲遽乞詞祿歸閩連江築庵自娛一日示微恙索湯沐浴畢趺坐作偈曰謾說從來牧護今日分明呈露虛空撲倒須彌說甚向上一路擲筆而逝

贊曰見馬躍而有省不是和尚眼花却是侍郎眼花直饒撲倒須彌也是眼中金屑

張浚 克勤禪師法嗣

張魏公浚字德遠南軒之父官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嘗問道於圓悟悟曰巖頭云却物爲上逐物爲下若能於物上轉得疾一切立在下風復示偈曰收光攝彩信天眞事事圓成物物新內若有心還有物何能移步出通津浚伏膺投偈曰教外單傳佛祖機本來無悟亦無迷浮雲散盡青天在日出東方夜落西

贊曰國一禪師云出家乃大丈夫之事非將相之所能爲張德遠出將入相而又與聞單傳之旨非大丈夫而何雖然向上一著還曾夢見也未

馮楫 佛眼清遠禪師法嗣

馮楫字濟川遂寧人壯歲偏參後依佛眼遠一日同眼經行法堂偶童子趨庭吟曰萬象之中獨露身眼拊楫背曰好聻楫於是契入紹興丁巳除給事會大慧就明慶開堂慧下座楫挽之曰和尚每言於士大夫前曰此生決不作這蟲豸今日因甚却納敗闕慧曰盡大地是箇杲上座你向甚處見他楫擬對慧便掌楫曰是我招得時群寮失色楫大笑曰長老與楫佛法相見越月特丐祠坐夏徑山榜其室曰不動軒一日慧陞座舉藥山問石頭曰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承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慈悲示誨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儞作麼生山罔措頭曰子緣不在此可往江西見馬大師去山至馬祖處亦如前問祖曰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不是山大悟慧拈罷楫隨至方丈曰適來和尚所舉底因緣某理會得了曰你如何會曰恁麼也不得囌嚧娑婆訶不恁麼也不得唵唎娑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囌嚧唵唎娑婆訶慧印之以偈曰梵語唐言打成一塊咄哉俗人得此三昧楫後知邛州所至宴晦無倦嘗自詠曰公事之餘喜坐禪少曾將脇到床眠雖然現出宰官相長老之名四海傳二十三年秋預報親知期以十月三日報終至日令後廳置高座見客如平時辰巳間降階望闕肅拜請漕使攝邛事著僧衣履踞高座囑官吏道俗各宜向道扶持教門建立法幢漕

使請曰安撫去住如此自繇何不留一頌以表罕聞楫張目索筆書曰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老人言盡龜哥眼赤書畢拈拄杖按膝而化楫嘗以建炎後名刹教藏多燬於兵給俸補印凡一百二十八藏有偈曰我賦兢痴癖視財等虛空不作子孫計不爲聲色娛所得月俸給惟將贖梵書庶使披閱者咸得入無餘古佛爲半偈尙乃捨全軀是以不惜財開示諸迷途借問惜財者終日較錙銖無常忽到日寧免生死無

贊曰馮濟川不動軒千尋雪嶺萬丈寒潭嘆著甚來繇佛眼會中竊得些小活計一齊斷送徑山老漢

往生集云馮楫初訪道禪林晩年專崇淨業作西方文彌陀懺儀初帥瀘南率道俗作繫念會蓮池本師贊曰傳燈錄載公初參龍門遠次參妙喜各有證悟臨終刻期陞座拈拄杖按膝脫去其自在顯赫宛有宗門諸大老操略然都不言念佛往生何也良繇著述家彼此立義爲門不同各隨所重而已彼重直指人心自應專取了明心地而略淨土如懷玉金臺再至圓照蓮蕋標名皆不錄是也此重指歸淨土故詳其生平念佛報盡往生而了明心性自在其中如所謂既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是也喩如重德則顏子列德行之科而不言政事重才則顏子具王佐之器而不言德行亦爲門不同耳淨業人願篤信無惑

王古字敏仲官侍郎嘗參黃龍晦堂翠巖楊岐又悟淨土法門古祖父七世不殺又好放生至古乃自生疑問小法華曰不殺不放一切付之無心可乎華厲聲曰公大錯豈作空解耶面前露柱亦自無心著幾箇露柱能救得世間一箇苦惱衆生古始發心放一百萬命平生精勤念佛數珠未嘗去手行住坐臥悉觀想西方有僧神遊淨土見古與葛繫在焉

張九成 妙喜宗杲禪師法嗣

張九成字子韶錢塘人幼時父積書坐旁命客就試成置卷歛衽曰精麤本末初無二致勿謂紙上語不足多下學上達某敢以聖賢爲法諸老驚嘆曰眞奇童子也十四遊郡庠閉閤終日寒折膠暑爍金不越

戶限比舍生穴隙視之則歛膝危坐對賓大編若與神明伍乃相驚服而師尊之遊京師從龜山楊時學然心慕楊文公呂微仲諸名儒所造精妙皆從禪學中來於是往謁寶印楚明請問入道之要明曰此事惟念念不捨久久純熟時節一到自然證入復舉趙州栢樹子話令時時提撕久之無省辭謁善權清成問此事人人有分箇箇圓成是否清曰然成曰爲甚麼成無箇入處清出袖中數珠示曰此是誰底成俛仰無對清復袖曰是汝底則拈取去纔涉思惟即不是汝底成悚然未幾留蘇氏館一夕如廁因思惻隱之心乃仁之端忽聞蛙鳴豁然契悟不覺自舉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不覺大笑汗下被體述偈曰春天月夜一聲蛙撞破乾坤共一家正恁麼時誰會得嶺頭脚痛有玄沙紹興初成狀元及第授鎮東軍簽判遷著作郎未幾除宗正少卿兼刑部侍郎趙鼎罷相成因再章求去丁巳秋大慧宗杲說法於徑山成閱其語要歎曰是知宗門有人恨不一見遂往謁一日問格物之旨杲曰公只知有格物而不知有物格成聞之頓領微旨題於壁曰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箇五百從是參叩擊揚得法自在號無垢居士辛酉因飯僧徑山杲以無垢禪如神臂弓遂說偈曰神臂弓一發透過千重甲仔細拈來看當甚臭皮韈秦檜疑其議已令言官論列杲追牒責衡州成編置南安軍既謫居談經自若手不停披庭石歲久足蹟依然丙子春蒙旨守永嘉杲亦放還相會於瀔川留連款語聯舟東下劇談宗要未嘗及往事成嘗令甥于憲拜杲憲曰素不拜僧成曰汝姑叩之憲遂舉天命之謂性三句問杲杲曰凡人不知本命元辰下落又要牽好人入火坑如何於聖賢打頭一著不鑿破憲曰吾師能爲聖賢鑿破否杲曰天命之謂性便是清淨法身率性之謂道便是圓滿報身修道之謂教便是千百億化身憲以告成成曰子拜何辭戊寅杲復領徑山成曰某每於夢中必誦語孟何也杲舉圓覺經曰繇寂靜故十方世界諸如來心於中顯現如鏡中像成曰非老師莫聞此論也成後設心六度不爲子孫計因取華嚴善知識曰供其

二同食以飯緇流又嘗供十六大天而諸供茶盃悉變爲乳作偈曰稽首十方佛法僧稽首一切護法天我今供養三寶天如海一滴牛一毛有何妙術能感格試借意識爲汝說我心與佛天無異一塵纔起大地隔儻或塵銷覺圓淨是故佛天來降臨我欲供佛佛卽現我欲供天天亦現佛子若或生狐疑試問此乳何處來狐疑卽塵塵卽疑終與佛天不相似我今爲汝掃狐疑如湯沃雪火消氷汝今微有疑與惑鍋子便到新羅國嘗頌黃龍三關曰我手何似佛手天下衲僧無口縱饒撩起便行也是鬼窟裡走（諱不得）我脚何似驢脚又被黐膠粘著翻身直上兜率天已是遭他老鼠藥（吐不出）人人有箇生緣處鐵圍山下幾千年三災直到四禪天這驢猶自在旁邊（煞得工夫）

贊曰妙喜云無垢禪如神臂弓神臂弓一發透過千重甲又曰無垢老子一點也瞞他不得然考當日參尋良亦勤苦初參寶印再參善權至月夜蛙鳴恍然契悟而猶未也推倒臺盤掣去火抄而猶未也格物物格領微旨於畫像入佛入魔得自在於料揀始自肯云九成了末後大事實在徑山老人處故曰不入驚人浪難逢稱意魚

李邴（宗杲禪師法嗣）

李邴字漢老任城人崇寧中官翰林學士後拜參知政事邴醉心祖道有年聞大慧杲力排默照爲邪禪心疑且怒過慧觀聽値慧方示衆舉趙州栢樹子話垂語曰庭前栢樹子今日重新舉打破趙州關特地尋言語敢問大衆既是打破趙州關爲什麼特地尋言語良久曰當初只道茆長短燒了方知地不平邴忽領悟謂慧曰無老師後語幾蹉過別後以書咨決曰某近扣籌室乘擊發蒙滯忽有省入顧惟根識暗鈍平生學解盡落情見一取一捨如衣壞絮行草棘中適自纏繞今一笑頓釋所疑欣幸可量非大宗匠委曲垂慈何以致此慧答書曰示諭自到城中著衣喫飯抱子弄孫色色仍舊既亡拘滯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宿習舊障亦稍輕微三復斯語歡喜踊躍此乃學佛之驗也儻非過量大人於一笑中百了千當則不能知吾家果有不傳之妙若不爾者疑怒二字

法門盡未來際終不能壞使太虛空爲雲門口草木瓦石皆發光明助說道理亦不奈何方信此段因緣不可傳不可學須是自證自悟自肯自休方始徹頭公今一笑頓亡所得夫復何言又曰此事極不容易須生慚愧始得往往利根上智者得之不費力遂生容易心便不修行多被目前境界奪將去作主宰不得日久月深迷而不返道力不能勝業力魔得其便定爲魔所攝持臨命終時亦不得力千萬記取前日之語理則頓悟乘悟幷銷事非頓除因次第盡行住坐臥切不可忘了其餘古人差別言句皆不可以爲實然亦不可以爲虛久久純熟自然默默契自本心矣不必別求殊勝奇特也邴又具書曰比蒙誨答備悉深旨邴自驗者三一事無逆順隨緣卽應不留胸中二夙習濃厚不加排遣自爾輕微三古人公案舊所茫然時復瞥地此非自昧者慧又答曰不識日來隨緣放曠如意自在否四威儀中不爲塵勞所勝否寤寐二邊得一如否於仍舊處無走作否於生死心不相續否但盡凡情別無聖解公旣一笑豁開正眼消息頓忘得力不得力如人飲水冷煖自知矣然日用之間當依黃面老子所言刳其正性除其助因違其現業此乃了事漢無方便中眞方便無修證中眞修證無取捨中眞取捨也後邴病將革以偈寄彌光曰矍巖曾經渡厄津深賴法力荷雲門知今稍覺神明復擬欲酬師不報恩光答曰胡床穩坐已通津何處還尋不二門八苦起時全體現不知誰解報深恩邴得報閱罷而逝

贊曰一笑頓亡所得那裡有什麼正性可刳助因可除現業可違妙喜老人只管扶人上壁不知自巳脚跟下泥深數丈

吳偉明 宗杲禪師法嗣

吳偉明字元昭邵武人久參眞歇得自用三昧爲極致嘗跋華嚴梵行品自言於梵行品有悟入處大慧見之笑曰此人只悟得箇無梵行而已已被邪師印破面門了也雲門若見須盡力救他明遂至長樂隨衆入室慧曰公所悟者永嘉所謂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耳遂爲引梵行品中錯證據處曰若

依此引證謂無梵行是眞梵行則是謗大般若入地獄如箭射又今諸方邪說各各自言得無上道欺胡謾漢將古人入道因緣妄生穿鑿又有一般於座主處作短販違得一言半句狐媚聾俗臨濟曰有一般瞎禿兵向教乘中取意度商量成於句義如將屎塊子口中含了却吐與別人明聞之心疑當晚入室慧舉狗子無佛性話問之纔擬答慧便打遂留咨參一日慧曰不須呈伎倆直須啐地折曝地斷方敵得生死若只呈伎倆有其了期即辭去道次延平忽然契悟連書數頌寄慧皆室中所聞者有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通身一串金鎖骨趙州親見老南泉解道鎭州出蘿蔔慧證偈曰通身一串金鎖骨堪與人天爲軌則要識臨濟小廝兒便是當年白拈賊

吳潛字毅夫號履齋理宗朝拜相參禪有得嘗作大慧正法眼藏序曰此事亘古亘今漫天漫地端視側視直視橫視開視闔視明視暗視無不視亦無所視亦無無不視無所視直敢道謂正即離謂法即塵謂眼即瞖謂藏即塞是故這四箇字直須擲向大洋海

裡方免擔枷帶索受人圈繢然雖如此利機鈍根也要得一則半則胡言漢語覷來覷去綻些光景此時正好拚命捨身單鎗直進如老鼠入牛角挨墻拶壁更無去處正迷悶中猛忽地頭破額裂通身流汗得箇休歇始知法眼慧眼天眼佛眼只是一雙凡眼到這裡說道學人事畢也且未在履齋老子即說偈言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潛後爲賈似道所排謫循州宿楓亭接待寺語僧曰昔文殊告世尊曰我初入不思議三昧繫心一緣所謂繫心一緣如日觀月觀眉間毫相與鼻準白之類事雖淺近理實幽微如趙州云老僧十二時惟粥飯二時是雜用心潙山問懶安云汝十二時當作何務安云牧牛潙云作麼生牧安曰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來此皆繫心一緣也自後尊宿又生巧妙方便令學者看箇話頭如狗子佛性麻三斤乾屎橛青州布衫庭前栢子之類都是理路不通處教人取次看一則看來看去疑來疑去十二時中常不放捨忽然鼻孔噴地一下即是當人安身立命處此皆繫心一緣

之證據也潜於法門得大自在其在循州預知亡日
語人曰吾將逝矣夜必雷雨已而果然作詩端坐而
逝

呂正巳官顯謨學士參長蘆仁禪師問衣裡藏珠是
甚麼人仁起抖擻曰一物也無巳唯唯仁贈偈曰君
今親切到長蘆抖擻衣衫一物無此去逢人如有問
但云風急浪花麤巳答偈曰鍼芥相投夙有緣千年
孤立雪庭寒禪人若問前程事萬里長安到不難仁
肯之

張鎡號約齋官直秘閣學士聞鍾聲悟道偈曰鍾一
擊耳根塞赤肉團邊去箇賊有人問我解何宗舜若
多神面門黑

呂本中字居仁官侍讀嘗致書問大慧禪要慧答書
曰千疑萬疑只是一疑話頭上疑破則千疑萬疑一
時破若一向問人佛語如何祖語又如何諸方老宿
語又如何永劫無悟時也中自是有省

陸游字務觀自號放翁官待制嘗問松源嶽禪師曰
心傳之學可得聞乎嶽曰既是心傳豈從聞得游頷
解呈偈曰幾度驅車入帝京逢僧一例眼雙青今朝
始覺禪家別說有談空要眼聽

尤袤字延之梁谿人紹興中進士聞釋氏出世之法
見歸宗禪師欲謀隱計朱元晦寄詩有逃禪公勿遽
且畢區中緣之句出守台州孝宗臨軒親遣曰南台
有何勝槩曰太平洪福國清萬年上曰聞石橋應眞
是五百强漢時忽出現卿以何法處之袤執拳曰臣
有金剛王寶劍在上喜書遂初老人四字賜之到台
一以慈愛涖民官至禮部尚書謚文簡

葉適字則正號水心官寶謨學士嘗以佛書條項多
相反處亦不少往問石巖璉璉曰佛以戒定慧爲宗
心境不感諸緣水流花開鳶飛魚躍皆吾性眞要在
千差一照事理渾融日久月深眞空妙智自印本心
矣若能收視返聽心外原無別物不必問條項多言
相反也適繇是知歸

陳貴謙官樞密使答眞西山問禪書略曰所問話頭
合看與否予謂一念無生全體是佛何處更有話頭
祇因背覺合塵念念生滅佛祖方便令咬嚼無義味

語然須徹見自己本地風光方爲究竟此雖人人本有但妄想所覆若不痛加煆煉終不明淨

贊曰一串金鎖骨正眼看來也是屎塊子○吳履齋呂居仁呂正已張約齋陸放翁尤延之葉水心陳貴謙皆出入儒佛宋以後何示現說法者之多耶

劉彥修 宗杲禪師法嗣

劉子羽字彥修出知永嘉問道大慧慧曰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但恁麼看羽後乃於栢樹子上發明頌曰趙州栢樹太無端境上追尋也大難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首透長安慧嘗答書曰老龐云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無亦不拘不是聖賢了事凡夫若眞箇作得箇了事凡夫釋迦達磨是甚麼泥團土塊三乘十二分教是甚麼熱椀鳴聲公既於此門中自信不疑不是小事要須生處放教熟熟處放教生始與此事少分相應耳往往士大夫多於不如意中得箇瞥地處却於如意中打失了不可不使公知在如意中須時時以不如意中時節在念切不可暫忘也但得本莫愁末但知作佛莫愁佛不解語這一著子得易守難切不可忽須教頭正尾正擴而充之然後推已之餘以及物

黃彥節 宗杲禪師法嗣

黃彥節字節夫號妙德於大慧一喝下疑情頓脫慧以衣付之嘗擧首山竹篦話至葉縣近前奪得拗折擲向堦下曰是甚麼山曰瞎節曰妙德到這裏百色無能但記得曾作蠟梅絕句曰擬嚼枝頭蠟蘂香却肯蘭前村深雪裏莫作嶺梅看

合贊曰劉子羽綠楊繫馬黃節夫深雪嶺梅趙州栢樹話首山竹篦話且將這一絡索分付來日待心空瞌睡起來再商量看

錢端禮 景元禪師法嗣

錢端禮字處和號松隱仕至參政嘗參護國景元發明己事後於宗門旨趣一一極之淳熙丙申冬簡堂行機歸住平田遂與往來丁酉秋示微恙修書召機及國清瑞巖主僧有訣別之語機與二禪詣榻次禮起趺坐言笑移時卽喜曰浮世虛幻本無去來四大五蘊必歸終盡雖佛祖具大威德力亦不能免這一

著子天下老和尚一切善知識還有跳得過者無蓋爲地水火風因緣和合暫時湊泊不可錯認爲己有大丈夫磊磊落落當用處把定立處皆眞順風使帆上下水皆可因齋慶贊去留自在此是上來諸聖開大解脫一路涅槃門本來清淨空寂境界無爲之大道也今吾如是豈不快哉塵勞外緣一時掃盡荷諸山垂顧咸願證明伏惟珍重置筆顧機曰某坐去好臥去好機曰相公去便了理會甚坐與臥耶禮笑曰法兄當爲祖道自愛遂斂目而逝

錢象祖 景元禪師法嗣

錢象祖字公相號止菴錢塘人參護國景元元曰欲究此事須得心法兩忘乃可法執未忘契理亦非悟也祖曰纔涉唇吻便落意思如何元曰本自無瘡勿傷之也祖渙然有得守金陵日以淨土眞修爲念常於鄉州建接待十處皆以淨土極樂等名之創止菴高僧寮爲延僧談道之所自左相辭歸益進淨業嘉定四年二月微疾書偈曰菡萏香從佛國來琉璃地上絕纖埃我心清淨超於彼今日遙知一朶開僧有問疾者祖曰我不貪生不怕死不生天不爲人惟求生淨土耳言訖跏趺而逝後有人夢空中云錢丞相已生西方蓮宮爲慈濟菩薩

贊曰兩錢公皆元和尚法門高弟一辭相位修淨業親近極樂世尊一臨寂時召簡堂囑以宗門大事談笑而去且道二老漢是同是別咄切忌錯認

潘良貴 守珣禪師法嗣

潘良貴字義榮金華人官龍圖年四十回心祖闈所至挂鉢隨衆參叩後依佛燈守珣久之不契因訴曰良貴只欲知死去時如何珣曰好箇封皮且留著使用而今不了不當忽被他換却封皮卒無整理處又以南泉斬猫兒話問曰某看此甚久終未透徹告和尚慈悲珣曰你只管理會別人家猫兒不知走却自家狗子貴於言下如醉而醒珣復曰不易公進此一步更須知有向上事始得如今士大夫說禪說道只依著義理便快活大率似將錢買油餈喫了便不飢其餘便道是瞞他亦可笑也貴唯唯

贊曰南泉猫趙州狗一有多種二無兩般潘公既會

自家狗子豈獨不會別人猫兒如何是別人猫兒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

曾開 慧遠禪師法嗣

曾開字天游久參圓悟大慧之門紹興辛未佛海慧遠補三衢光孝開與趙令衿同訪之問曰如何是善知識遠曰燈籠露柱猫兒狗子開曰爲甚麼贊即歡喜毀即煩惱遠曰侍郎曾見善知識否開曰某三十年參問何言不見遠曰向歡喜處見煩惱處見開擬議遠震聲便喝開擬對遠曰開口底不是公開罔然遠召曰侍郎向甚麼處去也開猛省遂點頭說偈曰咄哉瞎驢叢林妖孽震地一聲天機漏泄有人更問意如何拈起拂子劈口截遠曰也祇得一橛

葛郯 慧遠禪師法嗣

葛郯字謙問號信齋少擢上第志慕禪宗首謁無菴全全令究即心即佛久無契入請曰師有何方便使某得入全曰居士太無厭生已而慧遠來居劍池郯因從游乃舉全之所示語請爲衆普請遠發揮之曰即心即佛眉拖地非心非佛雙眼橫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留旬日而後返一日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豁然有省說偈曰非心非佛亦非物五鳳樓前山突兀艷陽影裏倒翻身野狐跳入金毛窟全肯之即遣書頌呈遠遠報曰此事非紙墨可既居士能過我當有所聞也遂復至虎丘遠迎之曰居士見處止可入佛境界入魔境界猶未得在郯禮拜遠正容曰何不道金毛跳入野狐窟郯乃頓領淳熙六年守臨川八月感微疾索筆大書曰大洋海裏打鼓須彌山上聞鐘業鏡忽然撲破翻身跳出虛空召僚屬曰生之與死如晝與夜無足怪者若以道論安得生死若作生死會則去道遠矣語畢端坐而化

贊曰曾天游久參圓悟父子葛信齋久參無菴和尚卻於佛海會下打失鼻孔要知端的意北斗面南看

莫將 元靜禪師法嗣

尚書莫將字少虛豫章分寧人官西蜀時謁南堂元靜咨決心要堂使其向好處提撕適如廁聞穢氣急以手掩鼻遂有省即呈偈曰從來姿韻愛風流幾笑時人向外求萬別千差無覓處得來元在鼻尖頭堂

●顏一作同

答曰一法纔通法法周縱橫妙用更何求青蛇出匣魔軍伏碧眼胡僧笑點頭

王簫 元靜禪師法嗣

龍圖王簫字觀復留照覺日聞開靜板聲有省問南堂曰某有箇見處纔被人問却開口不得未審過在甚處堂曰過在有箇見處堂却問朝旆幾時到任簫曰去年八月四日堂曰自按察幾時離衙簫曰前月二日堂曰爲甚麼道開口不得簫乃契悟

贊曰兩箇俗漢一人病在鼻孔裏一人病在舌頭上只消南堂一味藥管取兩箇面目如舊不見道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

張栻 道顏禪師法嗣

張栻字敬夫累官吏部侍郎嘗問道於道顏曰見即便見擬思即差又作麼生顏曰還●問不知有栻曰政當知有時如何顏曰聞聲見色只如常栻豁然有省乃留偈曰聞聲見色只如常熟察精麤理自彰脫似虛空藏碧落曾無少剩一毫芒顏然之後方病革定叟求教栻曰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語訖而逝栻平生潛心經史動以古聖賢自期所著有論孟太極諸書學者稱爲南軒先生

贊曰碧落虛空蟬蛻春融點顏川眼挺濂溪松且道是禪學是聖學一任天下人摸索

李浩 天童曇華禪師法嗣

侍郎李浩字德遠號正信建昌人紹興中進士嘗閱楞嚴經如游舊國應菴曇華說法於衢之明果浩投誠入室華揕其胸曰侍郎死後向甚麼處去浩駭然汗下華喝出浩退參不旬日覓躋堂奧以偈寄同參嚴康曰門有孫臏鋪家存甘贄妻夜眠還蚤起誰悟復誰迷菴見之稱善有鬻胭脂者亦久參應菴頗自負浩贈偈曰不塗紅粉自風流往往禪徒到此休透過古今圈繢後却來這裡喫拳頭

吳十三 道謙禪師法嗣

建寧府仙州山吳十三道人每以己事扣諸禪及開善謙歸結茅於其左遂行給侍一夕忽然啓悟占偈呈善曰元來無縫罅觸著便光輝既是千金寶何須彈雀兒善答曰啐地折時眞慶快死生凡聖盡平沈

仙州山下呵呵笑不負相期宿昔心

合贊曰無悟迷無縫罅新婦騎驢阿家牽

朱熹 道謙禪師法嗣

朱熹字元晦號晦菴婺源人少年不樂讀時文因聽一尊宿談禪直指本心遂悟照照靈靈一著年十八從劉屏山游山意其留心學業搜之篋中惟大慧語錄一帙而已熹嘗致書道謙曰向蒙妙喜開示從前記持文字心識計較不得置絲毫許在胸中但以狗子話時時提撕願投一語警所不逮謙答曰某二十年不能到無疑之地後忽知非勇猛直前便是一刀兩段把這一念提撕狗子話頭不要商量不要穿鑿不要去知見不要強承當熹於言下有省有齋居誦經詩曰端居獨無事聊披釋氏書暫息塵累牽超然與道居門掩竹林幽禽鳴山雨餘了此無爲法身心同晏如又曰佛氏之學與吾儒甚相似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看他是甚麼見識又曰佛家有三門曰教曰律曰禪禪家不立文字直下識心見性律法甚嚴毫髮不容罪過教有三項曰天台教曰慈恩教曰延壽教延壽教南方無傳其學近禪天台教專理會講解慈恩教亦只是講解吾儒若見得道理透就自已心上理會得本領便是兼得禪的講說辨訂便是兼得教的動繇規矩便是兼得律的看來今人多言爲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皆是不能使船嫌溪曲耳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語有之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世間萬事顛倒迷妄就嗜戀著無一不是戲劇眞不堪著眼也瑞巖和尚每日間常自問主人公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今時學者却不如此

陸九淵字子靜金谿人生三四歲問其父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乾道中進士官至知荊門軍居象山教授生徒數十百人學者稱爲象山先生嘗謂孔子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今世類指佛老爲異端不知當孔子時佛教未入中國雖有老子其說未著苟術與吾儒不類即是異端非指佛

老也一日門人朱季繹云近日異端邪說害道使人不知本淵曰如何繹曰如禪家之學人皆以爲不可無者又以謂形而上者所以害道使人不知本淵曰吾友且道甚底是本又害了吾友甚底來自不知已之害又烏知人之害包顯道嘗云人皆謂禪是人不可無者今吾友又云害道兩箇却好縛作一束今之所以害道者却是這閑言語又劉淳叟參禪其友周姓者問之曰何故捨吾儒之道而參禪淳叟曰譬之於手釋氏是把鋤頭儒者是把斧頭所把雖不同然却皆是這手我今只要就他明此手周答曰若如淳叟所言我只就把斧頭處明此手不願就把鋤頭處明此手淵曰淳叟亦善喩周友亦可謂善對（心空曰人有兩手屈伸在我要把鋤頭便把鋤頭要把斧頭便把斧頭何用明他明他何用今有病夫兩手俱廢盡世明醫咸不能治忽遇仙人來遊人間授以靈丹還復如故就此就彼自然明白淳叟亦不善喩周亦可謂不善對）淵嘗終日默坐阜民一見謂曰子以何束縛如此淵因自吟曰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趙東山贊淵曰儒者曰汝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卒謚文安有詩文語錄傳世

眞德秀字景元浦城人四歲受書過目成誦慶元中第進士累官參知政事世稱西山先生儒以朱文公爲宗慨然以斯文自任又深於禪學嘗謂遺教經以端心正念爲首而深言持戒爲智慧之本至謂制心之道如牧牛如御馬不使縱逸去瞋止妄息欲寡求然後繇禪定造智慧又云予讀楞嚴經觀世音以聞思修爲圓通第一其曰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現前若能如是圓拔一根則諸根皆脫於一彈指頃徧歷三空即與諸佛無異矣又讀金剛經至四果乃廢經而嘆曰須陀洹所證則觀世音所謂初於聞中入流亡所者耶入流非有法也惟不入六塵安然常住斯入流矣至於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阿那含名爲不來而實無不來蓋往則入塵來則返本斯陀含雖能來矣而未能無往阿那含非徒不往而亦無來至阿羅漢則往來意盡無法可得然則名雖四果實一法也但歷三空有淺深之異耳又跋蓮經普

門品曰予自少讀普門品雖未能深解其義然嘗以意測之昔唐李文公問藥山儼禪師如何是惡風吹船飄落鬼國師曰李翺小子問此何爲文公惕然怒形於色師笑曰發此瞋恚心便是黑風吹船飄入鬼國也吁藥山可謂善啓發人矣以是推之則知利欲熾然卽是火坑貪愛沈溺便是苦海一念淸淨烈焰成池一念儆覺船到彼岸災患纏縛隨處而安我無怖畏如械自脫惡人侵凌待他橫逆我無忿嫉如獸自奔讀此經者作如是觀則知補陀大士眞實爲人非浪語也（黑風吹船是予頌事）

贊曰紫陽闢佛人爭效顰殊不知紫陽見地雖未直捷而平生問學靡不暗通佛理況㝡初入道原得之禪門而晩年又有六祖眞聖人之嘆則非闢佛乃闢其捨自心佛而外求有相佛者也陸象山渾身是禪眞西山全體是教三公之於佛門雖隱顯讚揚不同而極力崇護則一雖然向上一著猶未夢見在

放牛居士（無門開禪師法嗣）

放牛余居士古杭人宋淳祐間參無門開道者豁然大悟嘗曰佛法如海皆從細流而入如人破竹纔透一節其餘皆迎刃而解不勞餘力予自小便有此志參訪名人與諸方禪者打一世口鼓自謂佛法止如此便都放倒了後參無門開公佛眼禪師凡開口便被他劈面門截住連道不是不是退而思之許多年下工夫豈無歡喜處也曾零零碎碎悟來終不服無門道不是不是及見臭菴遂叩之吾師得無門甚麼見解敢對人天顚倒是非臭菴曰我在無門座下無法可得無道可傳只得兩箇字予問兩字如何說曰不是不是予因此而知無門老人爲人處一點惡水不曾輕灑著人予雖不敏被臭菴連狀領過抱屈不少因述是非關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回光返照逈絕遮攔纔擬思量白雲萬里逢人品藻遇物雌黃重古輕今貴耳賤目任伊卜度沈吟未夢見是非關在作麼生透且看安吉州沈道婆問有因果否曰有曰參學人實無悟處師家敢言不是有因果否曰佛法不順人情豈無因果百丈錯答一轉語五百生墮野狐佛說一切法爲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

●樣疑作

法曰是非關有幾句曰有四句曰四句●樣麼生學曰第一句有是有非則不可第二句無是無非又不可第三句是是非非也不可第四句非是是非亦不可若得離此四句始見本地風光曰我離得否曰你離不得曰人人有分我何離不得曰嫁鷄逐鷄飛嫁狗隨狗走曰如何是本地風光曰月子灣灣照幾州幾人歡樂幾人愁曰不問這箇風光曰問那箇本地風光曰無男女相底曰既無男女相底問甚是非關曰別有向上事也無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曰馬蝗丁住鷺鷥脚你上天時我上天

王日休字虛中號龍舒居士端靜簡潔博極經史一旦捐之曰是皆業習非究竟法吾其爲西方之歸自是精進念佛年六十布衣蔬食日課千拜夜分乃寢作淨土文勸世將卒三日前偏別親識有此後不復再見之語至期讀書罷如常禮念忽厲聲稱阿彌陀佛唱言佛來迎我屹然立化如植木然邦人有夢二青衣引向西行者自是家家供事云蓮師賛曰龍舒勸發西方最爲激切懇到非徒言之亦允蹈之至於臨終之際殊勝奇特照耀千古嗚呼豈非淨土聖賢入鄽垂手者耶

賛曰甚矣參禪之難不難於口鼓而難於心悟也昔香嚴參潙山問一答十問十答百山皆不許一日山謂曰不問汝平生學解汝未出胞胎時本分事道將一句來嚴茫然無對後因擊竹省悟遂遥禮山曰和尚大悲恩踰父母當時若爲我說却何有今日事耶放牛居士與諸方打一世口鼓及參無門開口便道不是復見臭菴始豁然得自在法門今是非關現在口鼓耶心悟耶咦爛泥裏有刺

又賛曰是非關千波競起淨土文一亘晴空且道兩者是同是別若道是同顢頇佛性儱侗眞如若道是別徐六擔板各見一邊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畢竟如何看取其下註脚

宋濂　千巖元長禪師法嗣

宋濂金華人母夢一異僧手寫華嚴經來謂母曰吾乃永明延壽願假一室以終此卷覺巳濂卽生因名曰壽後更名濂字景濂別號無相居士六歲日記二

千餘言九歲能詩入青蘿山三閱大藏嘗往謁千巖元長長吐言如奔雷濂欲屈之相與詰難數千言不契而退越二年又謁長長曰聞君閱盡一大藏經有諸曰然曰君耳閱乎抑目覷也曰亦目觀耳曰使目之能觀者君謂誰耶濂揚眉向之於是相視一笑長初答濂書曰前日承一宿山中今日有書來報云云無明讀一過不覺失笑笑箇什麼笑景濂坐井觀天又如貧兒拾得錫說與人要作銀子賣只是自不識貨教別人不識貨則不可何以故景濂嘗在塵勞聲色境界中輥得爛骨地熟了思量計較文字語言弄聰明業識多了乍聞吾輩說一箇放下可以做寂靜工夫透脫生死暫時起一念厭離心回頭乃見無思量無語言處便錯認作法身喻如玲瓏八面窓喻如須彌山言說不得這箇只是暫時岐路如何便喚得佛贊得祖贊得無明耶贊罵憎愛心不除但增長我見我見未忘目前只見別人過失不知自家過失要成辦透脫生死大事難矣景濂果欲辦這件事只向無思量無言語處便好仔細推窮不用說向人驀忽

命根斷偷心絕絕後更甦欺君不得却來求印可亦不遲他日又答書曰承叙自幼讀佛書領其要旨出入有無空假中中至於中且不有有無何在三復斯言此今之士夫執有執無離邊離中分彼此儒釋之異如左右儒釋一貫者能有幾人人言爲不虛矣張無盡云余因學佛然後知儒古德云居無爲界中不斷滅有爲之法居有爲界中不分別無爲之相暗合道妙不易不易審如是則有爲底便是無爲底左右已百了千當何處更有身心之慮未來事物之來未息又何處更有眞實工夫可做而後出離有爲了生死大事耶只如左右未動念未操觚拂紙未陳一言及寫在紙上了是有爲是無爲是生是死是生死法是出生死法這些子直是誵訛故孔子謂子路曰未知生焉知死孔子底說話莫道子路不知落處盡大地人都不知落處豈不見黃山谷訪死心死心云我有一問問公公試答看彼此燒作一堆灰在甚處相見山谷茫然後參晦堂示吾無隱乎爾一言聞桂花香打破漆桶鼻孔撩天大丈夫欲成辦箇事自有箇

般時節山谷雖是一塊精金須是死心晦堂作家爐鞴惡辣鉗鎚煅得這一隊漢若到無門明下更須一一勘過何也不是弄潮人休入洪波裡濂又嘗慕楚石琦參見護龍河相與談玄因出臆語一編求正琦覽已嘆曰不意儒者所造直至於此善自護持濂初見　太祖即勸不嗜殺人及佐　太祖定太平興禮樂辟不原本一大事因緣而佛法遂賴以重光鑾江坐脫後百餘年有見之終南山者文集八十二卷撰塔銘三十餘篇堪續傳燈嘗作永明贊曰我與導師有宿因般若光中無去來今觀遺像重作禮忽悟三世了如幻靈山一會猶儼然願證如如大圓智

贊曰蓮池本師頌云至人無已妙應斯圓一鏡虛明萬象畢現以此知宋文憲眞不可測地位中人也公方墮地時母夢異僧手寫華嚴而曰我乃永明延壽願假一室以終此卷噫豈眞紙筆和墨然後謂之寫經蓋永明傳佛心印以後一生行華嚴行而殘燈欲燼之時菩薩度生尤急則昔現比丘今現宰官昔現拄杖鉢囊今現婬坊酒肆正華嚴事事無礙法界耳或者以善公血書之事當之誤矣雖然塵剎無盡衆生無盡寫經無盡而此假室以終卷者亦無盡

青蓮居士對

居士分燈錄下卷終

分燈錄補遺

呂巖眞人黃龍誨機禪師法嗣

呂巖字洞賓京兆人也唐末三舉不第偶於長安酒肆遇鍾離權授以延命術自爾人莫之究嘗遊廬山歸宗書鍾樓壁曰一日清閑自在身六神和合報平安丹田有寶休尋道對境無心莫問禪未幾道經黃龍山覩紫雲成蓋疑有異人乃入謁值誨機禪師擊鼓陞堂機見知是呂公也欲誘而進厲聲曰座傍有竊法者巖毅然出曰雲水道人機曰忽遇雲盡水乾時如何巖無對求代語巖如前問機曰黃龍出現巖曰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內煑山川且道此意如

何機指曰這守屍鬼嚴曰爭奈囊有長生不死藥機曰饒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亡嚴溥訝飛劒脇之劍不能入遂再拜求指歸機詰曰半升鐺內煮山川即不問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嚴於言下頓契作偈曰棄却瓢囊摵碎琴如今不戀汞中金自從一見黃龍後始覺從前錯用心機囑令加護後謁潭州智度覺禪師有曰余遊韶郴東下湘江今見覺公觀其禪學精明性源淳潔促膝靜坐收光內照一衲之外無餘衣一鉢之外無餘食遠生死岸破煩惱殼方今佛衣寂寂兮無傳禪理懸懸兮幾絕扶而興者其在吾師乎聊作一絕奉記達者推心方濟物聖賢傳法不離眞請師開說西來意七祖如今未有人

張伯端字平叔天台人得仙道作悟眞篇又徧參禪門有省後讀祖英集頓明心地乃曰獨修金丹不悟佛理即同楞嚴十種仙趣又詞云丹是色身至寶鍊成變化無窮更能性上悟眞宗決了無生妙用後趺坐而逝火化得舍利千百粒旣而又有人見之者

贊曰首楞嚴經云有十種仙皆於人中鍊心不修正覺別得生理壽千萬歲休止深山或大海島絕於人境斯亦輪迴妄想不修三昧報盡還來散入諸趣夫報盡則非無量還來則非常住地行絕行安知其不爲蝼蟻蚊蝱三島十洲安知其不爲鐵床銅柱何以故迷正覺故或有人問洞賓參黃龍而悟道平叔讀祖英而明心此又如何但對他道蟠桃三千年一熟還會麼若也不會問取西漢東方朔

居士分燈錄補遺卷終

分燈錄後序

唐世豪傑之士皆去而主法席非但儒門淡泊收拾不住也當其時內而妖牝雄貂外則叛藩悍將皆手懸富貴以鼻息籠天下士士之無識者爭趨焉顧可以籤龍檻象乎趙州臨濟諸人皆具王侯將相之才而息心歸佛大機大用殺活自繇無俟外學相助也五季以後辨藻轉高然往往從義理窟中翻駁而出是衲子反帶書生氣矣宋世諸公則又以儒者操衲

子之戈陰咀其腴陽樹爲敵試問晦翁科舉擔中所挾何牘而嘶嘶異教不止末後一著遷化露奇又向何地歸宿也當其時不昧本領直擧家風者固自有人如劉元城謂孔佛之言相爲終始投荒之日得力此事了不自諱張子韶格物明遜妙喜物格至謂必學佛然後知儒及撞破乾坤推倒食案叢林欽服無敢相謾何其光明偉烈也末法陵夷孤燈絕照而分其枝影代不乏人夫體權應道薦學尊聞歸列金湯廣施津筏雨花室裏不礙維摩雲黃山中詎掩大士源流承接髓血貫通吾讀分燈一錄而顯密證現道籍人弘果無憾矣或謂心空居士家視樂邦神怡蓮乘既括萬善之旨盡歐諸方之狂而意存該綜條分指授豈持名反念而外又別有正法眼藏在乎余曰居士擧無義味話演出從上綱宗不說義理禪教壞人家兒女唐宋以來精靈果位處處逢著亦言言印著卽謂七十二家隨身竿木皆資淨土舟航可也若猶帶水拖泥則九品不生卽使擊石敲火而五燈亦終暗矣必如居士脚踏實地口宣妙音乃謂之不昧本領乃謂之大闡宗風愼勿向靈知分段際錯認其婆心所寄也　壬申仲秋　許經　謹識

分燈錄跋

自廬山諸賢以還開士棲托耽玄味勝蓋亦代不乏人巳第不過逸情遠韻翛然埃墻之外焉爾迨柳州臨川涪翁無咎輩始暢發西方宗旨而眉山公尤縱橫解脫掀翻寶藏光流電騖然人亦僅以文言悅之不必於心性領入也惟陶元亮晃明遠差得輕安境地廼如裴公美之爲相趙閱道之爲執政元城横浦之爲碩儒而孟無菴之爲大將所謂實修寔證不捨塵勞而圓通應現者安在夫動寂異源而緇白殊塗也哉社兄朱我沾氏三明八解夙契鍼水顧以引掖同志爲拳拳而又慇睠爲口頭禪巳也尙友遥啻勘辯根乘必取傳授昭灼依歸的切者方許分般若一燈堪竪人天榜樣若覽者膚剽瀋拾止作一番義學理會卽七十二大德總未夢見在

偶諧居士　黃廷鵠　題

居士分燈錄勸緣引

宋洪覺範禪師著僧寶傳林間錄智證傳三書昔人比之貫高程嬰公孫杵臼之用心茲朱心空居士力扶正法猛發弘願自庚戌迄今越二十年許纂就佛祖綱目四十一卷擬照藏板募梓流通又輯分燈錄二卷今先付剞劂凡居士七十二人俱師承有據及應化再來者仍請七十二位居士各捐貲五錢或三錢助刻此錄即註姓氏庶符往哲共續禪燈其用心更勤且苦矣僭爲勸緣敢云導引

崇禎辛未一陽生日勸緣友末章台鼎頓首拜啓

中峰和尚閱林間錄有感而說偈曰林間編此錄深夜剔殘燈慧命微如線人心冷似氷祖庭空積雪古路不逢僧追跂前賢轍思歸一念增噫嘻可勝嘆哉今不佞之輯分燈也特竭微誠敢有禱於居士夫繹孔孟之微言窺佛祖之命脈原無二道豈有兩心第直探本根而剪除纏蔽之荊棘深窮教典而遁出自已之家珍提獎實心實行緇流而使空門不至冷落魔外不至充盈則在今日尤爲急務耳一時勠梓宰

官居士例得並書以植殊因

張所望　陳繼儒　張翼軫　黃廷鵠　徐兆禎
王元瑞　李凌雲　莊元禎　馮明玠　沈匡濟
王獻吉　姚士芳　葉師曾　章台鼎　杜麟徵
鄒孟仁　章輔世　許　經　陸景暉　徐爾鉉
董祖和　馮鼎弼　唐允諧　馮鼎位　葉有英
吳蹈昌　張天夔　陸慶麟　陸慶紹　鄒孟浩
屠　旭以上各捐貲五錢
蔣日華　唐允恭　徐仕傑　張方陽　屠洪謨
章台鉉　姚世祥　沈鳴鐘　李中梓　唐允懷
馮鼎鐘　章　闓　陸景象　章　簡　陸景行
張安苞　李是楫　褚　瓚　章　甲　陸景俊
陸慶裕　楊方榮　唐國讚　董文洪　周孔易
高孟弢　馮鼎祿　馮鼎彥　馮鼎芬　陸慶期
陸慶顧　陸慶恒　陸慶泰　吳汝昌　大　烱
王乃欽　王行弘　張駿聲　張鴻聲　唐居仁
陳有年　朱時恩以上各捐貲三錢

崇禎壬申八月朔日心空居士朱時恩謹識